

武俠世界

第32年

13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靈芝

（野生萬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注册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尙推崇。稱之為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複方 **片仔癀** 軟膏（外用）

治療皮膚病良葯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癀」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複方「片仔癀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癀爲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龍江牌
LONG JIANG BRAND

適應：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病種，如痤瘡、暗瘡、脂性皮炎、單純疱疹、瘡癤及凍瘡、痔瘡、燒傷、蚊蟲咬傷等，均有特佳療效。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經銷處：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1-4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所著「雷音降龍」，閻羅手秦獨夫奉了翻江倒海龍廷威之命，想降服關洛道上的映霞山莊莊主方慕山和榆林莊莊主畢京舟，二人不服，聯絡道上幫派反對，結果那些幫派未出師便被征服或遭殺戮，畢、方兩人只能邀得韋一滔夫婦、張活等聯手作戰，因寡不敵衆，非死即傷，終於被擒，龍廷威以爲大功告成，可以控制整個武林，豈料無崖大師在涅槃後，將雷音神功秘傳明空大師，使到龍廷威的陰謀不能得逞……故事情節緊張曲折，離奇怪誕，道出了江湖上的重重危機，更刻劃出世人的險惡，詭計多端的醜陋面貌……

* * *

司空羽先生的長篇連載小說「夢中劍手」由今期起刊出，雲飛雁所著「塔底乾坤」、劉滾先生所著「玄門十八抓」，以及石中蓮所著「血洗四覇天」均在今期刊出，名家佳作，篇篇精彩！另「溫柔鄉是英雄塚」因續稿未到，暫停刊出。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顯新著「鳳迷燕痴」。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13期

（總號161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

馬騰・文／可飛・圖

雷音降龍

燬莊殺人

張活自岸上一躍，飛掠落江邊的一隻小舟上，一掌削斷繫舟的繩子，顧不了抄起舟中的木槳，一掌劈在岸壁上，脚下的小舟有如離弦的箭矢般，往江中滑射出去。

驀地背後破空聲銳响，張活神色遽變，身形急往前撲倒下去。

「颯」地一下銳响，一支激矢般的物事自他背上掠射過，「通」一聲，射落五六丈外的水面上，看清楚，原來是一根拇指粗細的樹枝。

能夠用手擲出一支去勢如此勁疾的樹枝，而且擲得那麼遠，那就顯出擲出樹枝之人手勁內力的强勁！

撲倒在小舟上的張活瞥到那根在前面五六丈外漂浮的樹枝，眼色驚變了一下，並沒有再挺起身來，就那樣趴在小舟上，以雙手作槳，一陣急划。

小舟立時如飛般向前滑射。

惡煞逞兇

「張活，就算你潛入水底去找海龍王求救，某家也不會放過你！」隨着這一聲暴喝，一大一小兩件物體自岸上凌空飛擲向江中，一條身形緊接着向江中飛掠。

張活聞聲渾身一震，扭頭回望，霎時間臉色急變，身形疾往左邊，一個橫滾，「噗通」一聲，滾落水中。

「轟」然一聲大响，水花碎木破板四濺，那隻小舟被那比磨盤略小的物體砸中，頓時四分五裂，散碎開來。

張活要是慢一點自小舟上滾落水中，肯定會與那隻小舟一樣，被那物體砸中，有死無活。

砸碎小舟的物體原來是一塊大石。

也就是當先從岸邊擲出的物體中的頭一件。

一陣暴雨梨花般，附近的水面上，落滿了碎木破板，張活自滾落水中後，便沒了影踪。

一個中年漢子脚下踏着一根五尺長短、手臂粗細的樹枝，有如在雪中滑行一樣，飛滑至小舟被砸碎的水面前，倏然停下來，穩穩當當地站着。

不用說，此人就是先以樹枝擲射向張活，繼之以大石砸碎小舟的人。

只不知，他爲何要追殺張活。

那中年漢子生得身材結實，蠶眉鳳眼，鼻子略勾，白面無鬚，乍然看上去，倒是一表人材，看清楚，威儀中隱隱透出一種陰鷙。

此人不但手勁內力强勁深厚，而且在江面上脚踏樹枝如履平地，顯示出其內功及輕功造詣之高明！

在江湖上、武林中，能夠練成那中年人那樣的輕功造詣的人，還沒有多少個。

此人是誰？

以此人之一身武功修爲，應該不是無名之輩。

驀地，三十多丈外的江面上，冒起一圈很大的漣漪，那中年人目光瞥及之下，立時鼓動雙袖，催動脚下那截樹枝，飛一樣滑射前去。

那處泛起漣漪的水面上水花翻冒，突地冒起一顆腦袋來，看清楚，正是張活。

張活一顆腦袋才冒出水面，立時瞥到那中年人踏「木」滑射過來，其勢有如飛魚破浪，他却夷然不懼，張口放聲朝那中年人叫道：「秦獨夫，張某這就到海龍王那裏，你快落水來找我呀！」說話時，朝那滑射前來的中年人做了個鬼臉！

秦獨夫！

那中年人原來是江湖上人稱閻羅手的秦獨夫。

閻羅手秦獨夫與魔幻刀郝飛鷹、毒龍佟萬兆被江湖中人合稱武林三煞，其人之厲害可想而知。

也幸好武林三煞這多年來，都是各行其事，要不，武林中、江湖上只怕會永無寧日。

＊　＊　＊

張活在水中似乎不怎麼懼怕秦獨夫，直到秦獨夫催動脚下的樹枝滑射到相距丈許左右，才暗笑一聲：「秦獨夫，有種的，落水跟我去見海龍王！或是在水中大戰八百回合。」話聲未落，腦袋往下一沉，迅快地沉沒入水中。

秦獨夫氣怒得雙眉陡剔，厲喝一聲：「張活，不殺你，某家不姓秦！」雙掌破袖連環擊出，只聽「轟轟」連聲，張活沉沒之處的水面，被他劈出的無儔掌勁擊得水柱激射，波翻浪湧！

秦獨夫站在那截樹枝上，穩如泰山。

一口氣，秦獨夫起碼劈出二三十掌，弄得那一片水面上水柱暴竪，遠處的人看到，驚爲奇觀。

「轟轟」兩聲，他接着在自己左右的水面劈了兩掌，兩股水柱暴升中，他藉那兩股反震之力，連人帶樹椏暴騰起來。

最妙的是，他脚下的那截樹椏，仿似鐵附磁般，緊緊地附貼在他的脚底下，沒有墮落水中。

身形才騰起來，秦獨夫又向下劈出兩股强勁無儔的掌力，藉勢向前翻掠開去。

這一翻，只翻掠出五六丈外，剛好掠過那被水柱激射的水面，飄然落在水面上，身子穩穩的。

張活自沉沒在水中後，可能像他所說的那樣，潛到水底去找海龍王，沒有再露面。

原來張活精於水性，江湖上人稱水中蛟，人在水中，如魚得水，得其所哉；而閻羅手秦獨夫却是個旱鴨子，不懂水性，要不是他的輕功高明，他才不敢追落江中，欲殺張活。

一個是水中蛟，一個是旱鴨子，在江中，旱鴨子自然奈何不了水中蛟。

秦獨夫身子才落在水面上，還未

透過一口氣，身形驀地一晃，腳下的樹椏硬是往外一拖一沉，驚得他臉上變色，悶吼聲中，一掌拍落水面上，「啪」的一聲暴响聲中，整個人飛了起來。

但是，踏在他腳下的那截樹椏，卻不見了。

秦獨夫的身形才飛起來，自水中「奪」地一聲，飛射出一根樹椏來，疾射向秦獨夫！

秦獨夫不愧是武林三煞之一，反應之快，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只見他的身子在空中陡地一扭，衣袖翻飛中，不但避過那截射向他的樹椏，還一手將之抄攫住。

「啪」地一聲，秦獨夫抄攫住樹椏的手一抖，一截短短的樹椏激矢射入穿射出樹椏的那處水面中。

那截樹枝激射入水中，好一會，才冒出水面，大概沒有射中潛在水中的張活。

而秦獨夫在擲出那截樹枝的同時，亦向江岸那邊擲出另一截樹枝——他在攫抄住那根樹枝時，經已運勁將之折斷，身形凌空一翻，掠落那截落在水面的樹枝上，雙袖向後連續揮動，腳下的樹枝像游魚一樣，劃破水面，滑射向江岸。

張活沒有再露面。

秦獨夫亦安然抵達江岸邊，雙臂一振，掠上岸上。

掠上岸後，扭頭往江面上掃了一眼，只見江水滾滾東流，除了流水之外，那有張活的影踪。

重重地哼了一聲，眼中閃現出一抹狡詐之光，身形一動，秦獨夫直向東南方掠去。

* * *

丹霞鎮並不是在丹霞山下或是附近，而是在洛水南岸約二十里左右，一座叫神女山的山腳下，依山面水，房屋一片連着一片，好大的一個鎮集。

在丹霞鎮的東面，有一座大莊院，名叫映霞山莊。

映霞山莊的主人姓方，名慕山，年紀約四十五六，交遊廣闊，不但在丹霞鎮，就在這方圓百里的地面上，也是一個大大有名的人物！

這一日，曾經於江上被秦獨夫追殺的張活，突然來到映霞山莊。

他此行是要找方慕山。

但方慕山卻不在莊內。

張活着急地對總管劉重慶道：「劉兄，方莊主去了哪裏？張某有極重要的事告知他。」

劉重慶一邊招呼張活坐下，一邊道：「張兄，敝莊主到鎮上……」

不等劉重慶說下去，剛坐下去的張活馬上跳起身來：「劉兄，張某到鎮上去找方莊主。」說着便往外走。

劉重慶忙將他攔住。「張兄，別急，你到鎮上那個地方去找敝莊主？」

張活頓時怔住：「劉兄，方莊主在鎮上甚麼地方？」

「敝莊主與幾個朋友在鎮上的望霞樓喝酒。」劉重慶說道：「張兄，劉某陪你到鎮上去找敝莊主。」

張活求之不得，連連點頭，與劉重慶急急往莊外走去。

* * *

丹霞鎮確是很大，幸好望霞樓就在鎮口那條大街上。由於樓高四層，在鎮外老遠的地方便可以看到那比附近的房屋高出一大截的紅墻綠瓦。

映霞山莊的莊主方慕山與幾位朋友在最高那一層——第四層樓上喝酒。

劉重慶與張活在四樓找到方慕山等人。

在走上樓頂，張活一眼便看到方慕山與四個人坐在臨窗的一副座頭上，喝酒談天。

他認出那四個人皆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頓時目光一亮。

劉重慶幾步搶到桌前，垂手向警覺地扭轉頭看着他的方慕山道：「莊主，張兄有急事趕來找您。」

不等劉重慶說完，張活已抱拳朝方慕山一拱。「方莊主，找到你，太好了。」跟着朝另外四個人拱拱手。「張某見過四位。」

方慕山與那四個人急忙站起來，抱拳還禮：「原來是張兄，快請坐。」

他們在說話時，一個伙計已乖巧地拿了兩張椅子前來，張活客氣了一句，才坐下來。

劉重慶不敢坐。

方慕山看他一眼，說道：「重慶，別拘禮，坐下吧。」

劉重慶這才坐下來。

另一個伙計即時送上兩副杯筷。

劉重慶站起來，執起酒壺，替各人斟滿酒，才替自己斟酒。

方慕山對張活道：「張兄，請喝杯酒潤潤喉，才說話。」

張活也不客氣，拿起酒杯朝五人道：「各位，張某不客氣了。」一口氣將杯中的酒喝乾。

劉重慶馬上替張活斟滿酒。

「張兄，到底有何事，急急趕來找方某？」方慕山這才開口問張活。

張活砸砸嘴唇，緊張地道：「方莊主，張某打聽到一個消息，閻羅手秦獨夫會在八月中秋那一日，襲擊洛陽畢大俠家！所以，張某特來相告，望方莊主趕快派人去通知畢大俠提防！」

方慕山等人聽聞張活那麼說，莫不悚然動容：「張兄，消息確實？」方慕山神色緊張地瞧着張活。

張活吐口氣，正容道：「方莊主，消息確實無誤，張某親耳聽聞秦獨夫對餓虎項青城說的，被兩人發覺，秦獨夫一直追殺張某到江邊，還不罷休，若不是張某精於水性，只怕逃不過秦獨夫的毒手！」將在江上被秦獨夫追殺的情形，說了一遍。

方慕山與劉重慶等五人聽得爲之

聳然動容。

「張兄，你能夠逃過秦獨夫的毒手，眞教人替你捏把冷汗。」坐在方慕山左首那人舒了口氣。

那人年約四十上下，國字口臉，直鼻厚唇，給人一種穩重的感覺。

此人不是別人，就是江湖上人稱穩如泰山的趙重岳！

「趙兄，張某要不是精於水性，肯定逃不過秦獨夫的毒手！」張活猶有餘悸：「秦獨夫居然練成了登萍渡水輕功身法，渡水如履平地，要不是張某溜滑得緊，準會被他擊殺於掌下。」

「方兄，聽張兄那麼說，張兄聽到的話，應該是眞的！」坐在方慕山對面的一個虬髯漢子睜目道。

這虬髯漢子也不是簡單人物，外號猛龍，姓郭，名杰，在江湖上名頭响亮。

方慕山凝重地道：「郭兄，你所說極是，方某也認爲，張兄所說可信。」

語聲一頓，轉對張活道：「張兄，多虧你不避險阻，趕來相告……」

張活忙擺手道：「方莊主別這麼說，咱們既然同是武林同道中人，那當然要同仇敵愾，怎能見危不顧！」

「張兄，方某代畢兄感謝你仗義相告。」方慕山向張活抱拳一禮。「張兄高義，眞教方某感佩。」

張活忙道：「方莊主過奬了，畢大俠望重武林，急公好義，武林同道誰不景仰，張某應該那樣做的，要不，豈不是豬狗不如？」

「方兄，此事關係畢大俠一家生死，咱們可要火速通知畢大俠防備。」坐在郭杰下首的灰衣人緊張地道。

「嗯！」方慕山點頭：「燕兄所言極是，咱們這就趕回莊中，派人趕去洛陽通知畢兄。」

說去就去。方慕山等人立刻結了賬，離開望霞樓，趕回映霞山莊。

* * *

回到莊中，方慕山決定親自趕去洛陽畢家，通知把兄畢京舟。

原來，方慕山與畢京舟不但是生死交，還是拜把兄弟，兩人的關係，江湖上武林中人盡皆知。

丹霞鎮距洛陽百多里路，快馬也要跑一日才能趕到去。而這一日已是八月十二，距中秋佳節只有三天。

這時候雖然已近黃昏，爲了早日趕到洛陽，方慕山決定立刻起程。

郭杰四人這一次來到映霞山莊，本來是想於中秋那一天，與方慕山到神女山上的望月峯喝酒賞月的，如今怎有興趣再去賞月，四人與方慕山不但是好友，與畢京舟亦交情不惡，如今畢京舟有事，他們怎能袖手不顧，四人也要跟方慕山趕去洛陽，助畢京舟一臂之力。

方慕山知道四人都是俠骨義膽之人，若勸四人留下賞月，只會白費唇舌，當下一口答應四人與他一道趕去洛陽畢家。

張活也想趕去洛陽助畢京舟一臂之力，結果，六人一道趕去洛陽。

方慕山交代了莊中的事務，與張活等人走出莊院的時候，已是日落西山時分。

六人翻身坐上座騎後，各自吆喝一聲，催動座騎，箭一樣向通往洛陽的那條驛道飛馳前去。

急驟如雷的馬蹄聲漸去漸遠，終於不聞，只有飛揚的塵土，與暮色混爲一體，加深了暮色。

* * *

洛陽乃是歷朝建都之地，不但城墻高厚，也是熱鬧繁華的所在。

方慕山六人在翌日中午時分，趕到洛陽城去。

一行六人進入洛陽後，並沒有被城內的繁華景象吸引。一逕從北門穿城而去，往二三里外的一片樹林馳去。

原來，畢京舟的莊宅並不是在洛陽城內，而是在北門外約二三里遠的那片榆樹林的前面。

六人顧不了又飢又渴又累又睏，一逕馳到榆林莊前，跳下馬背，方慕山領頭向莊門走去。

榆林莊就是畢京舟的莊宅。

莊宅的大門半掩着，六人才牽馬走了幾步，一個漢子已從莊門內走出來，一眼看到走在頭前的方慕山，頓時色然而喜，急步迎上去，高興地道：「方二爺，是您啊！莊主與三爺昨天還在說起二爺您，想不到您今日便來了，莊主要是見到二爺您，一定高興得不得了。」

方慕山笑對那漢子道：「林勝，莊主與三爺在莊內？」

那漢子——林勝點點頭。

「快帶我去見莊主！」方慕山道：「這一次來，是有要緊事相告。」

林勝聽方慕山那麼說，忙道：「方二爺，還有幾位大俠，請跟小的進莊。」

方慕山一行六人跟着林勝，在內堂中見到畢京舟與三爺梁寒操。

畢、梁兩人緊緊地握住方慕山的雙手，高興得直笑：「慕山，我與三弟昨天才說起你，想不到你今天便來了，哈哈……咱們弟兄三人又可以把酒暢談了。」畢京舟搖動着握住方慕山的手。

老三梁寒操也道：「方二哥，你來得好啊，再過三日，便是中秋佳節，到時，咱們兄弟三人又可以團聚，把酒賞月了！」

方慕山忙道：「三弟，中秋喝酒賞月，只怕不成了。」

「二哥，爲何這麼說？」梁寒操驚問。

畢京舟也疑惑地看着方慕山。

方慕山神色一凝，沉重地道：「大哥、三弟，我這一次與郭兄等五人趕來這裏，實是有要緊事相告。」

「二弟，是何要緊事？」畢京舟從

方慕山的神色，看出事不尋常，雖然極想盡快知道，但他仍然不想失禮：「三弟，快招呼郭兄五位坐下，再說話。」

跟着忙與梁寒操、方慕山兩人招呼趙、郭、燕、陳、張五人坐下。

互相見過禮、落座後，不等畢、梁兩人發問，方慕山開口說道：「大哥、三弟，我得到一個消息：閻羅手秦獨夫會於八月十五之日，率衆襲擊榆林莊！」

畢、梁聽得聳然動容：「二弟，這個消息從何而來？」畢京舟緊張地看着方慕山。

方慕山轉眼看着張活：「大哥，這個消息，是張兄親耳聽秦獨夫對餓虎項青城說的，張兄爲此差點死在秦獨夫的掌下！」

張活接口道：「畢大俠，這個消息千眞萬確，張某絕無加一言減一語。」

「張兄的說話，畢某信得過。」畢京舟道：「難得張兄不顧生死，將消息告知方二弟，畢某感激不盡。」

梁寒操道：「張兄，你能夠逃過秦獨夫的毒手，實在值得慶幸。」

「三弟，張兄能夠逃過秦獨夫的追殺，全仗他精通水性！」方慕山將張活對他與郭杰等人描述的險況，向畢、梁兩人轉述一遍。

畢、梁兩人聽完，不由都透口大氣：「張兄不愧水中蛟之稱號，聽二哥所說，可知當時的情形如何兇險，也幸得張兄你在水中如魚得水，若換轉是梁某，只怕逃不過秦獨夫的毒手！」梁寒操由衷地說。

畢京舟接說道：「秦閻羅之所以要殺張兄你，一定是不想消息外洩，免得張兄將消息告知畢某，有所防備，他便不能依照計策行事。」

頓一下，站起來，朝張浩抱拳深深一拱，感激地道：「張兄，畢某代表莊中上下，感謝你的仗義相告。」

張活慌忙站起來，還禮不迭。「畢大俠，張某不過做了認爲應該做的，請畢大俠不要這麼多禮，張某當受不起。」

「張兄，你是敝莊的大恩人，若不是你冒險趕到方二弟那裏相告，咱們還懵然不知大禍將至，在毫無防備的情形下，實在不敢想像秦獨夫率衆來敝莊的後果！」畢京舟激動地道。

張活道：「畢大俠，依張某之見，還是請盡快商議一下，如何應付秦獨夫之侵襲。」

一直沒有開口的郭杰四人中的燕北天開口道：「畢兄，張兄說得對，秦獨夫既然膽敢侵襲貴莊，一定會糾集足夠的人手，其中可能不乏黑道中的高手，因此，姑不論其是否因爲消息外洩而打消侵襲貴莊的計劃，仍然要嚴加提防，免得吃虧！」

「嗯！燕兄與張兄所言極是！」畢京舟道：「三弟，你馬上召集莊中所有的人手，依照原先的部署，佈置人手！同時，派出一些人手，到城裏外查探一下，是否突然間有了可疑的武林人出現。」

梁寒操答應一聲，向郭杰，張活等人說了聲「失陪」，快步走出內堂。

待梁寒操走出外面，方慕山才開口說道：「大哥，據我所知，大哥你從來沒有惹上秦獨夫這個惡煞，無緣無故的，他爲何要對付大哥你？」

畢京舟皺着眉頭想了一會，搖了頭。「二弟，我也不明箇中原因。」

郭杰開口道：「畢兄，方兄，像秦獨夫這種人，他要……對付甚麼人，大概不會理會甚麼原因的！」

引刀一快陳迅接道：「郭兄所言極是，秦獨夫這個惡煞，他要殺人，才不跟你講甚麼道理！」

趙重岳道：「秦獨夫這一次要對付畢兄，說不定，是要對道上的同道來個下馬威，又或是想取榆林莊而代之。」

燕北天點頭道：「趙兄所言，與燕某所猜，不謀而合。」

畢京舟掃了各人一眼。「無論秦獨夫這一次要對付敝莊是何意圖，敝莊誓必全力應付，與秦獨夫見個眞章！」

方慕山道：「大哥，我與燕、趙、郭、陳、張五位，正是來助大哥你一臂之力！」

畢京舟忙站起來，抱拳朝郭杰五人環拱一匝，激動地道：「郭兄等五位高義相助，畢某銘感中心，但是，畢某不想五位因此而惹上秦閻羅這個惡煞，五位的高義畢某心感了。」

不等畢京舟說完，郭杰已霍地站起來，激昂地道：「畢兄，咱們既然忝爲同道中人，與秦獨夫可謂勢不兩立，他如今要對付畢兄你，也就等於要對付咱們，咱們若不同仇敵愾，袖手不顧，那惡煞若是對付了畢兄你，說不定，下一步就會對付咱們，因此，咱們必須同心協力，一起對付那惡煞，畢兄，咱們在趕來途中，已向方兄表明了咱們的心意，無論結果怎樣，咱們也不會退縮！」

趙、燕、張、陳四人齊聲附和郭杰的說話。

畢京舟對五人之慨然仗義相助，大爲感動。「五位高義，畢某不知怎樣說，才能表達畢某對五位的感激之意。」

方慕山道：「大哥，郭兄五位高義感人……有郭兄五位相助，無論秦獨夫這一次糾集了多少人進襲榆林莊，咱們也足以應付。」

郭杰五人齊聲道：「就算拚却一死，也不讓秦獨夫惡毒陰謀得逞！」

畢京舟猛地想起一事，看着方慕山道：「二弟，我差點忘了，你與郭兄燕兄等急急趕來，一定還未吃午飯，我馬上叫人去送飯菜來。」

說完，高聲朝堂外叫道：「高榮，快到廚下去，叫他們送飯菜來！」

堂外有人應了一聲：「是，莊主！」跟着一陣脚步聲快速遠去。

「二弟，五位兄台，慢待了，請原諒則個。」畢京舟朝六人抱拳環揖，臉上露出抱歉之色。

衆人一迭聲說：「畢兄客氣了，咱們打擾畢兄才是眞的。」

＊　＊　＊

吃過午飯，衆人閒着無事，很自然的，又扯到秦獨夫糾衆進襲榆林莊這件事。

趙重岳將他在吃飯時想到的說出來。「各位兄台，趙某心裏有一個疑問，秦獨夫既然……殺不了張兄滅口，也就等於消息外洩了，那他會不會改變主意，打消於八月十五偸襲榆林莊的計劃？」

「極可能會取消。」燕北天道：「既然消息外洩，那秦獨夫不會想不到，張兄極可能兼程趕到榆林莊，告知畢兄，那自然有所防備，秦獨夫若是仍然依計行事，怎會討得了好，肯定會吃大虧，他不是白痴或是瘋子，因此，燕某估計，他會改變主意，不肯硬碰硬！」

郭杰却說道：「燕兄、趙兄，兩位所說，只是常情常理之言，而秦獨夫這種人不是尋常人物，行事可能不按常理，說不定，他會覷準了咱們以常情常理去猜度他，因而不怎麼着緊去防備，他却眞的依計而行，來一個冷不防，那就會吃了他的虧！」

郭杰外號猛龍，人也生得粗豪，單看他的外表，一般的人以爲他是一個不愛動腦筋的人，若眞的那樣看他，那就大錯特錯了！其實，他是一個心思精細的人。

畢京舟極之贊同郭杰所說。「郭兄與趙、燕二兄說的都有道理，不論秦獨夫是否依計而行，咱們這幾日都要嚴加防備，以防萬一，那就萬無一失！」

方慕山接口道：「大哥所言極是，總之是有備無患，當然，秦獨夫要是知『難』而退，那是最好，起碼免却傷亡，若然硬碰硬，咱們也不會吃虧！」

張活道：「但願秦獨夫改變了主意，免得造成死傷。」

陳迅道：「就算秦獨夫那惡煞知難而退，他必然不會甘心，一定會伺機再向榆林莊下手的，因此，無論秦獨夫是打消於八月十五偸襲榆林莊，畢兄也不要放鬆警戒，提防他突然偸襲！」

畢京舟看着陳迅。「陳兄，畢某會記着你的話，從今日起，一刻也不敢放鬆警戒。」

方慕山道：「秦獨夫不來則已，若膽敢明知故犯，給他一個好看的。」

梁寒操也道：「管教他來得去不得！」

衆人越說越興奮，倒渴望秦獨夫不要改變主意，於八月十五那日偸襲榆林莊，與他見個眞章。

衆人正在說得高興，一個漢子驀地急匆匆走入來，衆人驚覺地拿眼瞧着那漢子，不知怎的，心裏生出一絲不祥的感覺。

「馬進，甚麼事？」畢京舟看那漢子，心裏有點緊張。

——不會是秦獨夫率衆來犯吧？

那漢子——馬進垂手躬腰，惶急地道：「回莊主，二爺的……劉總管飛馬趕來……全身浴血，還未下馬，便昏了過去，從馬上跌下來……」

方慕山一聽，彷如被兜胸打了一拳，着忙地道：「馬進，劉總管可說甚麼？」

說着話，他已霍地站起來。

衆人也是吃驚不已。

馬進道：「二爺，劉總管甚麼也沒有說，不知他發生了甚麼事。」

「莫非莊中出了事？」方慕山心裏卡忑不安。「馬進，快帶我去看劉總管！」

「是，二爺。」馬進轉身往外走。

方慕山心頭打鼓，也跟着馬進往外走。

畢京舟等人紛紛起身，跟着往外走。

＊　＊　＊

劉重慶躺在前面一個偏廳的敞椅上，方慕山等人走進去時，他剛好被救醒過來。

馬進並沒有誇大，劉重慶確是渾身是血，臉色蒼白。

看到莊主與方慕山等人走進來，圍着劉重慶的那幾個人馬上讓開，站到一邊。

「重慶，發生了甚麼事？」方慕山急叫一聲，三步併作兩步，搶前去。

「莊主……」劉重慶雙眼陡睜，顯得很激動，胸膛急劇起伏，下面的話說不出來。

方慕山一把執住劉重慶一隻手，壓抑住心中的不安放緩語氣道：「重慶，別激動，慢慢說。」

站在方慕山背後的畢京舟等，都緊張地看着躺在敞椅上的劉重慶。

好一會，劉重慶氣息才平復下來，可以說話，「莊主……莊子……被毀了……」

劉重慶說的幾個字，就像一個個焦雷般，在方慕山的頭上炸响，震得他渾身大震了一下，神色遽變。「重慶，你說莊子毀了，到底是怎麼回事？」方慕山再也無法鎭定，搖着劉重慶的手，慌急地叫起來。

劉重慶呻吟一聲，兩眼一翻，似要暈過去。

畢京舟急忙閃身搶前去，伸手按住劉重慶的心坎，輸出一眞氣。好讓劉重慶不會暈過去，同時方慕山道：「二弟，冷靜點。」

方慕山聽畢京舟那麼說，長長地吸了口氣，壓下心頭那股激動慌恐，神色緩和下來。

劉重慶在畢京舟輸入眞氣後，氣息恢復過來，臉色也好看了一點。

「劉總管，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畢京舟放緩語聲。「你慢慢說，不要激動。」

劉重慶眼中淚光閃現，氣息又顯得急促起來，畢京舟忙溫聲道：「劉總管，別激動啊，慢慢說，慢慢說。」

劉重慶的氣息慢慢平息下來，語聲嘶啞地道：「莊主……秦獨……夫率眾襲擊……咱們……全莊的人奮起抗擊……結果，全莊中人……都戰死了……」

方慕山聽着，恍如晴天起了個霹靂，身子晃了晃，暈死過去，要不是站在他身後的梁寒操手急眼快，搶前一步將他扶住，才沒有跌倒下去。

眼見方慕山暈倒，眾人都忙亂起來，本已重傷力竭的劉重慶眼見莊主暈倒，驚急之下，亦暈了過去。

這一來，眾人更加忙亂。

* * *

經過一番擾攘救治，眾人終於將方、劉兩人救醒過來。

在與劉重慶敷紮傷口時，畢京舟等人發現他身上一共有十四處傷口，其中最嚴重的是左背上那道傷口，足有寸許深，看那個傷口，應該是被刀斬傷的，身負十數處傷，又策馬奔馳了百多里路，居然沒有倒下去，可算是奇跡了。

方慕山一醒過來，立時霍地坐起來，瘋了般叫道：「我要回去，我要回去看看。」

畢京舟忙將他按住。「二弟，冷靜點，事情已經發生了，你這樣子……於事無補，若是被秦獨夫知道，他不……大笑才怪。」

「秦獨夫，我與你勢不兩立。」方慕山兩眼充血，瞪目大叫。

梁寒操沉重地道：「二哥，別這樣，這個仇，咱們一定要報！」

郭杰五人紛紛出言安慰方慕山。

方慕山漸漸平復下來。

躺在敞椅上的劉重慶難過地道：「莊主，屬下不能保護夫人與小姐及少莊主等……屬下對不起莊主，無面目見莊主你！」舉起受傷的右手，拍向自己的太陽穴。

「重慶，不要！」方慕山聞言驚得疾叫出聲，卻撲下床，阻止劉重慶自戕。

一條人影及時閃撲到敞椅前，伸手一把執住劉重慶的右手，「劉總管，你這是何苦？秦獨夫殺不死你，你卻自己殺死自己，豈不是正中秦獨夫下懷？值得嗎？你不想替死去的人報仇？」

及時阻止劉重慶自戕的，是燕北天。

燕北天距劉重慶最近，而且他的輕功也最好，所以，才能夠及時阻止劉重慶自戕。

劉重慶流下淚來，激動地道：「我該死，我保護不了夫人小姐她們……」

「不！該死的是秦獨夫，不是你！」郭杰暴喝一聲，「殺人者秦獨夫，不是你！該死的是他！」

郭杰這一聲暴喝，有如當頭棒喝，震得劉重慶立時驚醒過來。

畢京舟也道：「重慶，你若一死，更加對不起死去的人！」

劉重慶正想說話，方慕山已開口說道：「重慶，你不想替死去的人報仇？」

劉重慶頓時雙眼一睜，捏着拳頭道：「對，我要替死去的夫人、小姐、少莊主，還有所有被殺的人報仇！」

看到方、劉兩人漸漸冷靜下來，畢京舟等人暗中鬆了口氣。

「重慶，你將昨晚發生的事情，詳細地，慢慢說出來。」方慕山極力壓抑着心中的巨大創痛。

「二弟……」畢京舟擔心地叫一聲。

方慕山朝畢京舟搖搖手。「大哥，這……一點……我還挺得住，不用擔心。」

畢京舟深深地看了方慕山一眼，欲言又止。

劉重慶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努力壓抑下激盪的心潮，悲痛地將昨晚發生的慘事，詳細說出來。

原來，於昨晚二更時分，秦獨夫率領三十多名手下，偷襲映霞莊，先是以火箭射入莊中各處，令到莊中大亂，繼之分四面撲入莊中，見人便殺，莊中各人奮起抗擊，無奈敵勢兇猛，加上來犯的敵人中，不乏黑道高手，莊中人雖然奮力抗擊，仍然不敵，結果，莊中上下近四十口人，除了他——劉重慶及三四個護院捨命衝殺出莊外，其餘的人——包括方慕山的妻子及二兒一女，皆慘死在秦獨夫與幾名黑道高手的刀下，整座莊子也被燒毀。他負傷找到一匹馬，夤夜飛騎趕來報訊。

聽完劉重慶的描述，眾人都心頭沉重悲憤，捏緊拳頭，沒有吭聲。

劉重慶喘息了一會，說道：「莊主，屬下如今想起來，秦獨夫極可能是故意放走屬下的……其中可能有甚麼陰謀。」

一言提醒眾人，梁寒操道：「二哥，劉總管所疑不無道理，秦獨夫可能在玩甚麼花樣……」

畢京舟擊掌道：「二弟，這件事，秦獨夫要對付的，是你！他故意放出消息……將你引開，然後乘虛偷襲映霞莊……下一步，會對付我。」

眾人將整件事情想一遍，覺得畢京舟說的甚是，紛紛點頭同意畢京舟的話。

一直沒有出聲的張活忽然神情激動地道：「方莊主，是張某害了貴莊中人，張某一死不足以補償貴莊之損失，張某實在無顏以對方莊主你！」

話聲未落，舉掌擊向自己的天靈蓋！

眾人大驚急喝：「張兄不可！」站在張活身旁的趙、陳兩人左右走上前，阻止張自戕。

幸好趙、陳兩人動作夠快，險險阻止了張活的自戕，救回他一命。

方慕山惶急地搶到仍在掙扎的張活面前，懇切地道：「張兄，你不要怪責自己，那不是你的錯，說到底，你不過上了秦獨夫的當，被他利用了！你若一掌劈死自己，那無異是方某害死了你！方某這輩子也不會安樂，只怕秦獨夫在知道後，會掩嘴暗笑！張兄，殺我全家及莊中上下的，是秦獨夫，害你的也是他！方某不會責怪你，咱們的仇人是秦獨夫，你千萬不要做傻事！令親者痛，而仇者快。」

趙重岳等人跟着紛紛勸解張活。

經過眾人的一番勸解，張活才冷靜下來。「方莊主，難得你明白事理，但是，張某卻耿耿於懷。是張某糊塗，上了秦獨夫的當，被他利用了。張某拚却一死，也要找那惡煞拚命！否則怎對得起貴莊死去的人！」說着話，張活又激動起來。

「秦獨夫這惡煞不但惡毒，也很陰險。」畢京舟故意將話題扯到秦獨夫的身上，免得張活又激動得做出傻事來。「他明知張兄俠肝義膽，於是利用張兄施展其調虎離山之計，對於他，咱們要小心應付，要不，又會中了他的陰謀。」

「畢兄、方兄，若秦獨夫確是有意放走劉總管，依郭某猜測，這可能是引蛇出洞之計，方兄於驚聞噩耗之下，必定會急急趕回映霞莊，說不定，他在途中設伏，又或者，若畢兄與方兄一同趕去映霞莊，秦獨夫則乘虛偷襲榆林莊，這都是極有可能的，所以，咱們若要行動，必須計議周詳，免得又中了秦獨夫的詭計。」

梁寒操道：「大哥，二哥，小弟想的與郭兄一樣，秦獨夫若是眞的其中有甚麼詭計，咱們就來個將計就計！替二嫂及姪兒女等死去的人報仇！」

「三弟，我也是這麼想。」畢京舟道：「秦獨夫既然耍陰謀詭計，咱們就與他鬥鬥智！」

「畢兄，你有甚麼好主意？」趙重岳忙問。

畢京舟笑笑，低聲將他的主意說出來。

* * *

日頭開始西墜。

十數騎從榆林莊大門馳出，穿城而過，往通向映霞莊的那條道飛馳而去。

為首一騎的騎者是神色悲痛氣憤的方慕山。

稍為墮後的一騎，馬上的騎者是畢京舟。

後面跟着的，是張活及郭、趙、燕、陳五騎，押後的六騎，是畢京舟的手下——榆林莊的護院高手。

十三騎快馬如飛往前馳去，馬蹄掀起的塵土，有如一條翻滾的黃龍，在十三騎馳過的地方翻揚。

日頭墜落西邊山頭了。

十三騎仍然蹄聲迅驟如雷，往前飛馳。

暮色漸濃。

十三騎奔勢依舊。

凄淡的最後一抹殘霞終於被暮色掩遮了。

計算一下，十三騎大約飛馳出五十里過外，看他們的奔勢，似乎沒有停下來的意思，會夤夜趕回映霞莊。

前面不遠處是一個山坳。

十三騎依然全速往前馳。

驀地，坳口上人影閃現，弓弦聲驟響中，一陣箭雨飛射向十三騎。

同時間，「隆隆」聲中，從坳口上滾下一陣檑木石頭。

這一下突變，似乎大出方慕山等人的意料之外，只見一馬當先的方慕山驚叫一聲：「小心，有埋伏！」猛地一勒馬韁，胯下座騎「唏律律」一聲驚鳴，前蹄揚起，人立起來！

馬上的方慕山就在那剎那自馬上飛拔起來，緊跟在後面的畢京舟等人的反應也好快，有的離鞍往上拔起，有的自馬股上滑落地上，有的一扯馬鞍，往斜裏衝出去，剎時間人馬一片慌亂。

漫天雷木滾石過處，起碼有五六匹馬怪嘶聲中倒下，特別是首當其衝的方慕山那匹座騎，起碼中了七八支箭，復被來勢兇猛的檑木滾石砸中，慘嘶聲中，重重地摔倒下去。

幸好死傷的只是馬匹，方慕山等人一個也沒有損傷。

「射！」坳口上發出一聲疾喝。

一陣箭雨飛蝗一樣，朝方慕山等人激射！

騰掠上空中的方慕山等人急不迭往外斜掠開去，避過那陣箭雨。

滑墜落地上的則緊緊地趴在地上，不敢動一下。

又有兩匹馬中箭倒下。

「殺……」一聲厲喝響起，在坳口上居高臨下的人吶喊一聲，往下衝，閃閃的刀光在四合的暮色中，發出寒光！

伏在地上的郭杰等人吼喝一聲，竄躍起來，撲向那些衝殺下來的灰衣人。

斜掠開去的方、畢、趙三人，亦一個後翻，凌空撲掠向那些來勢洶洶的灰衣人。

驀地，「颼颼」連聲，自驛道的兩邊飛擲起二三十支短矛，攢射向方、畢、趙三人！

三人大吃一驚，急忙舞動手中兵器，欲撥擋飛射過來的短矛！

可是，人在空中，畢竟不及在地上那樣靈活多變，三人雖然武功高強，恐怕也不可能完全將那些飛矛撥擋擊落。

說眞的，他們三人也沒有把握。

驀地，自一匹馬上，騰掠起一條

人影，手上執着一個馬鞍，連人帶鞍掠撲向左邊擲來的那片飛矛。

「張兄，小心啊！」方慕山一眼認出那人是張活，急得張口大叫。

叫聲未過，他已無暇顧及張活是否應付得了那一片飛矛，因爲，他要應付從右邊射過來的飛矛。

連人帶鞍掠起的，正是張活，眼見已截住那片飛矛，忙舞動手上的馬鞍，只聽「啪啪噗噗」聲中，起碼有五六根飛矛射在馬鞍上，穿透馬鞍。

驀地，他「呃」地叫了一聲，一個身子急墜下去。

原來，他左臉被一根短矛射中，右腰側也被另一根飛矛擦傷，痛得他眞氣一散，墜跌下去。

他這一下捨身截擊，總算替方、畢、趙三人擋下了大半飛矛。

趙、畢、方三人由於張活替他們截擋了左邊射來的大部份飛矛，令到他們可以全力應付右邊射來的飛矛，那就輕鬆多了，雖然還要應付左邊射來的零星飛矛，三人仍然應付得了，有驚無險。

他們都聽到張活發出的那聲痛叫，心裏都爲之一緊，但却無法救援。

郭杰等人又與從坳口上衝殺下來的灰衣人接觸上，雙方廝殺起來。

受了傷的張活直向地上墜落。

驀地，廝殺的人羣中，一條身形疾掠起來，撲向張活。

張活咬着牙，將手上的馬鞍向那條身形擲去。

那條身形怪叫一聲，身形一歪，斜掠開去，避過那個擲來的馬鞍。

第二條身形冷不防自廝殺的人羣中掠射起來，手上寒光急閃，撲斬張活。

張活冷不防之下，無從閃避，眼看着會喪生在那條人影的刀下，一道比電光還要迅疾的閃芒挾着破空銳嘯，颯地射入那條人影的身上。

那條人影慘叫一聲，被射入身上的利器射得猝然斜墜下去。

張活死裏逃生，有一種再世爲人的感覺。

將那條人影射跌的利器，是一根短矛。

救了張活一命的，是畢京舟！

在張活遇險這刹那，他恰好攫住一根從他身側激射過的短矛，一眼瞥到張活瞬間便會喪生在那條人影的刀下，情急之下，奮力將手上的短矛擲向那條人影，險險救了張活一命。

張活墜落地上，咬着牙，嘿地一聲將射入腿上的短矛拔出來，痛得他差點沒有暈厥過去，吸口氣，瞥到一個傢伙向他撲來，怒哼了一聲，運勁將手上的短矛向那個傢伙擲去。

由於距離頗近，那傢伙一個閃避不及，那根短矛射入胸腹間的部位上，慘叫一聲，仰跌下去。

「颼颼」兩聲，趙、畢兩人飛掠張活的身前護着他。

方慕山掠撲落廝殺的人羣中，揮動手中的闊刄劍，懷着滿腔憤恨，一口氣劈倒兩個灰衣人。

這時候，夜色漸濃。

一聲厲聲突然間劃空响起。

與郭杰等人廝殺的灰衣人立時像退潮一樣，急退散開。

夜色茫茫中，霎時間火光四起，照得附近一片明亮。

方慕山等人定神瞧着，只見四下裏圍着不下三十多個灰衣漢子，其中一半手上擎着熊熊火把，另一半的手上拿着匣弩，對準了他們！

畢京舟等人不由暗吸一口氣。

火光下，他們急忙點算一下已方的人數。

十三人中，只有十個活着。

換言之，三個戰死了。

戰死的是三個護院高手。

那些灰衣人也傷了七八個。

雙方雖然衆寡懸殊，但剛才廝殺的結果來看，佔優勢的是畢京舟那一方。

乘着那些灰衣人散退開去的刹那，趙重岳飛快地替張活包紥好腿腰上的傷口。

其他的人則嚴陣以待。

驀地，坳口頭上閃現出四支火把，當中站着三個人，一前兩後，火把光照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三個人的樣貌。

畢、方、趙、郭等人立時認出，站在坳口上當中的那個人，就是秦獨夫！

閻羅手秦獨夫！

十個人二十道目光，都射向坳口上的秦獨夫。

方慕山目眥欲裂，雙拳緊握，血紅的雙眼怒視着秦獨夫，一個身子微微顫抖！

——妻兒被殺之仇，不共戴天！

「秦獨夫，我跟你拚了！」方慕山突然間嘶吼一聲，往坳口上衝去。

郭、燕、陳等人急忙將他攔住：「方兄，冷靜點，千萬不要衝動！」陳迅勸解道。

郭杰接口道：「方兄，小不忍，則亂大謀。」

站在張活身邊的畢京舟也說道：「二弟，這時候不是與秦閻羅拚命的時候，你的血海深仇，總有機會洗雪的！」

方慕山咬得牙關格格作响，臉上肌肉一陣搐動，氣息粗促，眼中像有火噴出來那樣，好一會，才强自壓抑下心頭翻湧的怒火。

「嘿嘿嘿……」站在坳口上的秦獨夫笑聲難聽極了。「方慕山，你要與秦某拚命，歡迎之至，來啊，怎麼不動了，懦夫！」

氣息漸漸平復的方慕山被秦獨夫那一說，又激動起來，燕北天忙道：「方兄，別中了他的激將之計，眼下的情形，主要冷靜！」

方慕山粗重地呼了幾口氣，平復下來。

「秦獨夫，你好陰險惡毒！」畢京舟振聲道：「施展調虎離山之計，乘虛摧毀映霞莊，畢某與你勢不兩立！」

秦獨夫又乾笑了幾聲，才大聲道：「畢京舟，你說秦某陰險惡毒，怎不說你們是傻瓜！居然被秦某略施小計便騙倒了，哈哈哈……秦某果然猜得不錯，像你們這些自命俠義道中人，果然很易騙，特別是那個傻瓜張活，哈哈哈……」

張活氣忿得一個身子直抖，瞋目厲叫：「秦閻羅，你是故意讓我偷聽到你與項青城說的話……」

「張活，你這時候才想到，太遲了！」秦獨夫仰天大笑。

張活氣得不得了，幾乎說不出話來，「秦獨夫，你爲何揀上我。」

秦獨夫止住笑聲，得意地道：「因爲你愛管閒事，又自命俠義過人，再加上你與方慕山是素識，你聽到那個消息後，一定會趕去映霞莊告知方慕山，而映霞莊乃是趕去洛陽榆林莊的必經之地，你果然依照秦某的意思去做，所以，秦某怎會不揀上你，是了，秦某可要謝謝你的幫忙！」居然抱拳向張活遙遙一揖。

張活氣恨得七竅生烟，大吼一聲：「秦閻羅，張某與你拚了！」口中噴出一口血來，身子一倒，昏死過去！

幸好趙重岳眼快手急，站得很近，慌忙伸手一把將他扶住，才沒有跌倒下去。

眼見張活被秦獨夫說的話氣得昏死過去，方慕山再也無法壓抑下去，猛地大吼一聲：「秦獨夫，今晚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身形疾縱起來，掠撲向站在坳口上的秦獨夫。

郭杰等人竟然來不及攔阻方慕山。

秦獨夫大笑：「方慕山，你要拚命？正合秦某之意，不過，秦某不會與你動手，因爲，不用秦某動手，你們也死定了。」

「二弟，沉住氣！」畢京舟喝叫聲中，長身斜掠，堪堪將方慕山截下來。「二弟，就算是拚命，也要弄清楚因由，才拚命也不遲。」及時將方慕山截下來。

方慕山仍然意氣難平，畢京舟死死地拉住他，勸說了好一會，總算將他勸住。

秦獨夫眼見畢京舟將方慕山勸住，眼中閃過一抹失望之色，冷冷道：「畢京舟，你想知道秦某爲何要對付方慕山，本來秦某打算說的，如今改變主意，教你們悶在葫蘆裏，心癢難搔！」

「秦獨夫，你到底想怎樣？」郭杰睜目大喝。

「想你們死！」秦獨夫猛地發出一聲烈嘯！

圍堵着畢京舟等人的灰衣人猝然扣動機簧。

同時間，火光驟滅。

只有站在坳口上面的秦獨夫那面，四支火把仍然熊熊燒着。

那霎間，弓弦聲疾响，慘叫聲連起。

由於畢京舟等人被圍堵的地方距坳口上面約十丈過外，因此，火把熄滅後，那一片地方頓時陷於黑暗之中，只有坳口上面仍然光如白晝，但却無法照及畢京舟等人站立的地方，因而一時間無法看清楚雙方的情形。

只不過，就在箭矢聲不絕於耳，慘叫頻頻中，有三條人影幾乎是貼着地往前掠射，撲向坳口上面。

坳口上面的秦獨夫面色驟變，疾喝一聲：「退！」左右四支火把有如流星飛螢般，向那三條人影擲去。

那三條人影身形一長，向上掠起，分別抄接住三支飛擲過來的火把，擰身往身後兩邊擲去。

就這刹那之間，坳口上面的秦獨夫等人已然失了影踪。

那三條人影隨即繼續向坳口上面掠撲上去。

三支火把有兩支擲落左面，一支飛落右面，仍未熄滅，火光閃閃中，隱約可以看到，左右兩邊的灰衣人倒下了一大半，其餘的抱頭鼠竄，幾條人影從路面的地上掠起來，追逐那些鼠竄的人影。

這情形，眞教人大惑不解，本來，那些手持匣弩的灰衣人佔了上風才是，而且，機簧聲連响，發出弩箭的，應該是他們，郭杰等人就算有三頭六臂，縱使應付得了那些如牛毛攢射的密集弩箭，却不可能擊殺得了那些灰衣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說穿了，原來就在火把熄滅的刹那，畢、方、趙、郭，燕等人立時疾撲落地上，以屍體，馬屍作掩蔽物，同時間，他們亦飛快地從身上取出匣弩，向那些灰衣人發射。

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那些灰衣人作夢也想不到，畢、方、趙、郭、燕等人身上帶着一發十二支的連弩匣，加上又在黑暗之中，那裏能夠及時發覺，待到他們警覺的時候，欲避已不及，紛紛中箭倒下。

而畢、方、趙、郭、燕、陳等人由於有人馬屍體掩蔽，都沒有被弩箭傷及，但也驚險百出。

這一次畢京舟等人身上暗中帶着匣弩，乃是郭杰的主意，他認爲，匣弩力强大，易收藏，在遭到伏擊的情形下，是最佳的反擊武器，一匣弩箭足抵五六個人手，因此，各人都同意郭杰提議，果然派上用場，而且反敗爲勝。

本來，梁寒探提議暗中派出一撥人手，尾隨着他們，隨時加以接應，那就萬無一失，但畢京舟、郭杰、方慕山三人認爲，這太露行跡，若秦獨

夫在途中伏擊他們，肯定會在沿途派人監視他們的行踪，那就很容易被秦獨夫派出的手下發現，改變主意，他們這一着誘敵之計白費心機了，所以，他們沒有採納梁寒操的提議。

掠撲上坳口上面的三條人影原來是畢京舟，方慕山、趙重岳三人。

他們看不到秦獨夫幾人的影踪，但却聽到暗黑的夜空中，傳來的聲音：「畢京舟，你們雖然應付得了秦某這一次的伏擊，仍然中了秦某的計中之計，表面上秦某是想在途中伏擊你們，實則，兵不厭詐，秦某施的仍是調虎離山之計，哈……這個時候，只怕榆林莊已血流滿地，被大火燒毀了！哈……」

說話的人是秦獨夫！

畢、方、趙三人站在坳口上，聽得清清楚楚，三人相顧一眼，無聲地笑起來。

三人沒有追下去，因爲，他們聽出，秦獨夫說話時，起碼在二十丈過外，待到他說完，應該在三四十丈外，要追，徒費氣力！

三人在坳口上站了一會，轉身掠回原地。

在那裏，已有三個護院高手撿起那些灰衣人丟棄的火把，點燃了，照得那裏一片光亮。

火光下，他們看到各人皆沒有被弩箭所傷，頓時放下心來。

張活由於腿上受了傷，站不起來，就坐在地上，看到三人掠回來，第一個開口道：「秦獨夫那惡煞溜了？」

畢京舟點點頭。

張活一拳撞落地上，不甘心地道：「被他逃了，眞不忿！」

陳迅道：「張兄，別氣忿，總有一日，他逃不了的！」

畢京舟看一眼方慕山，見他緊咬着嘴唇，緊捏着雙手，忙拍拍他的肩頭：「二弟，我知道你心裏很難過，恨不得將秦獨夫活劈了，你別着急，總有一日，我也會與你報那血海深仇，助你手刄那個惡煞！」

方慕山長長吁口氣。「大哥，我沒事，你放心吧。」

張活却連連以拳捶地洩恨。

燕北天邊快步從左邊路旁走回來，邊道：「畢兄、方兄，剛才燕某抓住一個傢伙，從他的口中逼問出，秦獨夫的巢穴在筆桂峯下的一座寨中，燕某已將那傢伙點倒，四個時辰之內不會醒過來。」

「既然知道他的巢穴所在，咱們何不直搗黃龍，殺他一個落花流水？」張活握着拳頭力晃着！

對於映霞莊被毀，方慕山妻兒被殺之事，他一直耿耿於懷，總覺得是他害了莊中各人，因此，對於秦獨夫，他是恨之入骨，只要有機會殺秦獨夫，縱使粉身碎骨，也不放過。

方慕山首先贊成：「秦獨夫極可能溜回那裏，就算不能殺他，毀了他的巢穴也是好的。」

畢京舟知道方慕山心意已決，只好道：「好，咱們就趕去筆桂峯中搗毀秦閻羅的巢穴！」

頓一下，轉對郭杰、燕北天、趙重岳四人道：「四位與張兄這一次仗義相助，畢某兄弟感激不盡，請四位護送張兄回敝莊療傷，畢某兄弟……」

郭杰立時打斷畢京舟的話：「畢兄，郭某不是貪生怕死之輩，江湖有謂：爲朋友兩脅插刀，在所不辭！何況，我們已淌了這趟渾水，縱使我們就此撒手不理，秦獨夫也未必放過我們！畢兄，我們不想落得一個有始無終，無情無義之名……」

張、陳、燕、趙四人紛紛附和郭杰的話。

畢京舟聽着，又感動又慚愧，抱拳向五人深深一揖。「五位之高義，畢某好生感佩，也令畢某愧疚不已，畢某再向五位謝過。」又向五人深深一揖。

郭、燕、趙、張，陳五人還禮不迭。「畢兄別這麼說，我們知道畢兄那樣說，是一番好意，我們都心領了。」

方慕山道：「好了，咱們別說這些了，還是商議一下，如何摧毀秦獨夫於筆桂峯脚下的巢穴吧。」

趙重岳提出他的憂慮：「方兄，就憑咱們幾人，是否足夠摧毀秦獨夫的巢穴？」

燕北天接口道：「趙兄所慮極是，這一次的行動，咱們決不能一點把握也沒有，便貿然行事。」

方慕山與畢京舟都點頭表示同意趙、燕兩人的話。「趙兄、燕兄，咱們如今對秦獨夫的巢穴一無所知，這個時候說甚麼也作不得準，依方某之見，咱們先趕去那裏查探一下，再見機行事，如何？」方慕山提議。

畢、趙、郭、張、燕、陳六人想一下，覺得方慕山所說頗是，都沒有異議。

於是，就這樣決定了。

由於張活腿上受的傷頗重，行動不便，畢方六人都同意將張活送回榆林莊，張活也知道自己若跟着去，只會拖累他們，幫不了忙，所以沒有堅持，畢京舟便吩咐那三個護院護送張活回榆林莊。

看着三個護院策馬護送張活往來路馳去，畢京舟再也按捺不住心裏的掛慮，自語般說道：「不知三弟他們是否應付得了秦獨夫那伙人的侵襲？」

方慕山等人聽畢京舟那麼說，心裏都有點掛慮。

雖說在他們離開榆林莊之前早有準備，在莊內佈置妥當，但由於不知榆林莊的情形如何，自不免心裏有點惴惴不安，不知留守莊內的梁寒操是否應付得了。

爲免畢京舟心裏牽掛不安，方慕山忙安慰畢京舟：「大哥，咱們在離開前，經已佈置妥當，再加上有三弟留

守指揮一切，秦獨夫的手下若是眞的妄想乘虛而入，他們一定討不了好，莊子不會有甚麼事的。」

趙、郭等人紛紛出言安慰畢京舟。

畢京舟長長地透了口氣，抬頭望一眼半掩於雲中的月亮，揮揮手，慨然道：「畢某既然與秦獨夫幹上了，早已本着豁了出去的決心！縱使敝莊被夷爲平地，畢某也顧不了，誓與姓秦的拚到底！」

「對，咱們誓與秦閻羅拚到底！」方慕山等人齊齊舉臂揮拳，顯示他們的心意。

闖入賊巢　死傷枕藉

榆林莊被毀去一半。

而侵襲榆林莊的人，却吃了個大虧，幾乎傷亡殆盡！

這情形，可是秦獨夫意想不到的。

也是負責指揮這一次侵襲行動的餓虎項青城意料不到的！

他是看準了畢京舟等一行十三人離開莊子後，於三更時分發動進攻的。

而他以爲，縱使畢京舟在離莊前有所安排，以他們的人手，足以夷平榆林莊，殺盡莊中的人！

那知道，事情並不如他想像的那樣，將莊子毀掉一半的，不是他們，而是守留在莊內的梁寒操等人。

畢京舟在離莊前，佈下的一着妙計是：引蛇入洞，聚而殲之！

而他在離開前，早已將莊中的婦孺老弱及妻兒等人從地道中暗中轉移到另一處安全的地方，在莊中的重地——後進的房舍中，埋下了炸藥，若秦獨夫眞的派人侵襲莊子，那就將之誘入後進，然後，引爆埋下的炸藥，來個玉石俱焚！

若秦獨夫親自率衆侵襲榆林莊，那可是求之不得，可以將之一舉解決了，要不，也可以重重地挫敗他的銳氣。

畢京舟這一着，乃是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

自從方慕山爲了趕去榆林莊急告秦獨夫會來偷襲，以致中了秦獨夫調虎離山之計，弄到莊毀家亡之後，他便暗自決定，縱使拚了這條命，莊子被毀，他也無所惜，誓與方慕山向秦獨夫討還血債！

他認爲，方慕山是爲了他才被秦獨夫乘虛而入，莊毀家亡的，他若不傾盡全力替他討還血債，怎對得起把弟方慕山！

他與方慕山等人都認爲，秦獨夫對付方慕山，極可能也會對付他，因此，他們決定盡力應付，不惜與秦獨夫來個玉石俱焚！

他們的猜料果然沒錯，秦獨夫果然要對付榆林莊，來個一箭雙鵰！

幸好他們早已猜料到，並且作了應變的佈置，要不，他們又會再次中了秦獨夫的詭計！

項青城率衆偷襲榆林莊與偷襲映霞莊的手法一樣，先是發射火箭入莊內，引起莊內人的慌亂，然後乘亂一舉攻入莊內，那知道莊內早有準備，留守莊內指揮一切的梁寒操依照預先商議好的計劃，在火箭射入莊內時，故意做出慌亂的情形，並抵拒兇猛殺入莊內的項青城及其手下將之引入後進，退守入內堂之內，一面將人手自地道中撤退，一面燃着了火藥引綫……在一連串的爆炸聲中，莊院的後進被炸爲平地，項青城的手下幾乎死傷殆盡，項青城雖然倖逃一命，却少了一條手臂，負傷竄遁。

榆林莊雖然毀了一半，但却重創了來犯之敵，算起來，仍然値得。

＊　＊　＊

筆桂峯有如一支筆管般，直插向天，晨間雲霧繚繞，峯頂一片迷濛，頗具意境。

筆桂峯下面是起伏的丘陵地帶，峯脚下被蒼葱的林木掩沒了，就在峯脚的南面，茂密的林木邊沿，一個山丘上，有一座寨子，名叫青鋒寨。

青鋒寨其實是一伙强盜的巢穴，寨中的强盜頭兒姓徐，名鳴鏑，外號神箭天王，精擅用手箭，據說，五丈之內，百發百中。

徐鳴鏑在黑道上算得上是一個人物，手下有近五十人，專幹沒本錢的買賣，一向爲我獨尊，不知怎的，他的寨子却變了秦獨夫的巢穴。

日頭漸爬漸高，陽光也越來越猛烈，繚繞在筆桂峯頭的雲霧，漸漸消散，露出他的本來面目。

筆桂峯的峯頭仿似一支筆的筆峯那樣，尖而削，其形確是像一支倒插的毛筆。

「筆桂峯原來就是這個樣子的，看上去確是像一支毛筆！」陳迅悄聲對身旁的燕北天說。

燕北天「嗯」了一聲沒有說話，雙眼定定地望着隔了一個山丘頭的青鋒寨了。

由於他們所在的這個山丘比青鋒寨所在的那個山丘略高，因此，他們可以清楚地望到寨子內一部份的情形。

青鋒寨顯得很平靜，在寨內走動的人不太多，他們窺望了這麼久，只望到六七個人進出寨子。

快近晌午了。

酷熱的太陽直射下來，畢京舟等六人雖然隱匿於草叢中，仍然感到一陣酷熱。

「瞧！」郭杰突然疾聲說，並伸手一指！

其餘五人同時雙眼一睜，只見青鋒寨外，有一伙人正雜亂地向寨子走去，領頭的一個人，赫然是秦獨夫！

秦獨夫走得很快，將後面的人拋

開三四丈遠。

被他拋開的那伙人有的腳步一拐一拐的，有的被人攙扶着，大部份穿的都是灰衣，只有幾個身上穿着不同的衣衫。

「郭兄，他們怎麼這個時候才回來。」燕北天詫異地道：「照說，他們熟悉地方，又比我們溜得早，應該比我們走得快回到寨子才是，你們說是不是？」

方慕山道：「依照燕兄你說的，應該是，但有可能他們在溜走後，恐怕我們暗中跟踪，於是繞路走，兜圈子，因此，他們便比我們走得慢，比我們遲到。」

郭杰接口道：「方兄所說甚是，郭某也是那樣想。」

畢京舟道：「看來，那個被燕兄抓住的傢伙沒有撒謊，這裏確是他們的巢穴！」

「我們如今怎辦？」趙重岳與陳迅齊聲問。

一時間，六個人都沒有吭聲。

因爲，六人都無法一下子說出一個好辦法來。

六人都在轉着腦筋。

陳迅突然道：「我們可以回去召集多些人手，然後一舉鏟平秦獨夫的老巢！」

「陳兄，若回去召集人手，最快要多少天？」郭杰問。

陳迅呆了一呆，才說道：「這可說不定，若是順利的語，可能要二三天……要不，遲怕要……五七天。」

郭杰道：「陳兄，你認爲秦獨夫會不會呆在寨子內，一直不出外？」

陳迅抓抓下巴，苦笑道：「郭兄，陳某又不是他，怎知道他的想法。」

頓一下，又道：「那是說不定的，他或許會外出，又或許一直呆在寨子內。」

「既然不能肯定，我們便不能那麼確定。」郭杰道：「正所謂擒賊擒王，難得知道他的老巢在這裏，他又在寨子內，無論如何，我們也要趁這個機會，全力殲殺秦閻羅，要不，縱使毀了他的老巢，只要他還在，他一樣會對付我們，始終是心腹之患！」

畢、方、燕、趙等人，連陳迅也聽得連連點頭。

方慕山道：「郭兄所言極是，難得有這麼一個網打盡的機會，我們決不能錯過，全力對付秦獨夫，正所謂蛇無頭不行，只要秦獨夫一死，樹倒猢猻散，這個禍患便可以除去！」

其餘五人連連點頭。

畢京舟掃了其他五人一眼，「若是沒人反對，就這樣決定！」

方慕山五人用力點一下頭。

「各位有甚麼好主意，能夠一舉殲殺秦獨夫？」畢京舟問。

久久互相覷看了一眼，趙重岳道：「畢兄，秦獨夫是個扎手人物，若是一對一，我們任何一個也奈何不了他，而我們只有六個人，寨子內的人數起碼十倍於我們，若我們全都對付秦獨夫，怎樣應付他的手下？」

「咱們可以放火燒他的寨子，然後乘亂全力擊殺秦獨夫！」燕北天提議。

「燕兄，這個辦法只怕行不通。」方慕山道：「放火燒寨子，自然可以令到寨內的人慌恐混亂，但也會打草驚蛇，萬一秦獨夫躲匿起來，我們豈不是白費一番手脚，令到秦獨夫提高警覺？」

畢京舟四人都點點頭，認爲燕北天的提議行不通。

燕北天也覺得方慕山所言有理，狠狠地道：「殺不了秦獨夫，毀了他的老巢也是好的！」

郭杰道：「燕兄，這不是洩憤的時候，我們必須要一舉殲殺秦獨夫，徹底解決這件事！」

「郭兄，你有甚麼好主意？」畢京舟瞧着郭杰。

郭杰想一下，道：「畢兄，我們只有六人，寨子內的人却十倍於我們，因此之故，我們決不能被秦獨夫的手下纏住，要不，不但無可能殺得了秦獨夫，只怕我們也脫身不得。」

「郭兄，快說出你的主意來。」趙重岳心急地道：「你到底想到甚麼好主意？」

「偷襲。」郭杰說時掃了畢京舟五人一眼，見他們都在看着自己，沒有吭聲，於是說下去：「我們只有六個人，一定不能明着幹，爲了可以保証殺得了秦獨夫，我們選派四個人偷偷潛入寨子內，摸到秦獨夫的居處，合力殲殺他，留在外面的兩個人則負責接應，並在適當的時候擾亂寨內的人，並接應潛入寨內的四個人撤出寨外，五位認爲這個主意怎樣？」

方慕山首先叫好。「郭兄，這個主意好妙，就這麼辦。」

畢京舟與趙、燕、陳三人都用力點一下頭。

郭杰道：「五位若想到比我還好的主意，不妨說出來，大家參詳一下。」

畢京舟五人都搖搖頭。

方慕山道：「秦獨夫那傢伙很扎手，要對付他，必須事先商議好行動的細節步驟，務必做到一擊必殺秦獨夫！」

「二弟，這一點確是很重要，」畢京舟道：「不過，還是先選出四個人，再從長計議不遲。」

「畢兄，燕某算上一個。」燕北天馬上道。

陳、岳兩人也爭着要去。

畢京舟爲難地道：「有那一個願意留下的？」

沒有人開口說話。

畢京舟看了五人一眼。「郭兄的主意是四個人潛入寨子內對付秦獨夫，如今我們六個人都爭着要去，怎成？總要有兩個人留下做接應啊。」

方慕山捏着拳頭道：「秦獨夫與方

某有不共戴天之仇，方某一定要手刃他，方雪心頭大恨。」

郭杰突然道：「畢兄，郭某留在外面負責接應。」

「那還有一個要留下啊。」畢京舟道，兩眼望着燕，趙，陳三人。

三人都不吭聲。

郭杰笑笑，看着趙重岳道：「趙兄，我知道你不願意留下，但是，總要有人留下啊，你還是勉爲其難，與郭某留在外面負責接應吧！」

一頓，又道：「其實，留在外面的責任更重大，必須要盡力牽制住寨內的人手，一個弄不好，不但接應不了潛入寨內的四個人，甚至連自己也脫身不得。」

趙重岳咬咬咀唇。「郭兄，趙某留下。」

趙重岳答應留下，這個難題便解決了，接下來，六人商議行動的步驟。

六人說着話時，不知不覺太陽巳爬到中天，於是取出帶備的乾糧及酒水，邊吃邊商議。

* *

今晚的月色很好。

大約是晚飯後，畢、方、燕、陳四人成功地潛入青鋒寨內。

四人於潛入寨子後，制住一個漢子，從那漢子的口中，逼問出秦獨夫的寢居之處，將那漢子點倒，直撲向寨子後面。

四人摸到寨後幾叢竹樹旁邊一座小屋子前。

據那個漢子說，秦獨夫在吃晚飯時，一個人待在那座屋子內用膳。

那座屋子本來是青鋒寨的寨主徐鳴鏑的起居之處，自從秦獨夫來了後，徐鳴鏑便讓出來，給秦獨夫作起居之用。

那座屋子只有一廳一房，秦獨夫由於心情不好，自回到寨子後，便一直呆在小屋子內，只在晚飯前，召了徐鳴鏑進去，大約一頓飯工夫，徐鳴鏑才走出屋子。

這些，都是那個漢子對畢京舟四人吐露出來的。

畢京舟四人打量了那座小屋一會，看清楚了四周的地形，然後四個人悄聲說了幾句話，便悄沒聲息地散開來——四個人分散到四邊。

畢京舟悄然掩到屋子前，在一些竹樹下抄起一塊大石，吸口氣，奮力將之擲向兩扇閉着的屋門。

同時間，他引吭發出一聲烈嘯！

「轟」地一聲，那塊大石砸破兩扇門板，飛入屋內！

屋內有人發出一聲驚叫。

畢京舟疾往屋子衝去。

只聽「轟轟」兩聲，夾着嘩啦一聲大响，三個人分別從屋子的左右兩邊，以及屋頂上面，穿墻而入！

那三個人是燕、陳、方三人。

四人這種「入屋法」，是事先商議好的。

屋子內的秦獨夫縱使再厲害，也無法應付得了四人的這種突如其來的襲擊！

四人衝入屋內，首先與秦獨夫動上手的，是從屋頂上穿入屋內的方慕山！

所謂仇人相見，份外眼紅，方慕山大喝一聲，手上的闊刃劍兜頭劈向秦獨夫。

秦獨夫慌不迭急閃開去，反手一掌劈向方慕山。

從前面衝入屋內的畢京舟霍地一拳疾擊向秦獨夫的右脅！

秦獨夫不得不橫閃開去，但左肩上却中了從左邊穿墻而入的陳迅一刀！

秦獨夫痛得怪叫一聲，身子往下一矮，却被從右邊穿墻而入的燕北天一脚踢得像個滾地葫蘆般斜滾出去。

方慕山手上的闊刃劍有如風雷驟發，追斬地上的滾球——秦獨夫。

畢京舟已亮出他的兵器——九節精鋼鞭，疾往滾動中的秦獨夫砸去。

「住手！」地上的秦獨夫陡地嘶吼一聲。

方、畢四人怎會聽秦獨夫的，四人刀、劍，鞭、掌齊下，地上的秦獨夫饒是有三頭六臂，也無法避得過四人的全力一擊！

秦獨夫發出一聲慘叫，滾動的身形猛地停下來。

畢京舟四人先後住手，透口氣。

方慕山猶有餘恨，掌劍斬向秦獨夫的頸脖！

——他要斬下秦獨夫的首級，帶回去，祭奠家人及莊中死難的人的亡魂。

「我……」地上的秦獨夫居然未死，身子晃動一下，說出聲來。

畢京舟伸手一把架住方慕山的右手。「二弟，聽他說甚麼，再斬下他的首級不遲！」

方慕山硬生生停住手，怒喝：「秦閻羅，有甚麼話快說！方某要親手送你到閻王那裏！」

「我……不是……」地上的秦獨夫噏動咀唇，無力說話。

「不是甚麼呀？快說！」趙重岳不耐煩地喝叫。

「不……是……秦獨……夫……」地上的秦獨夫終於說出下面三個字來。

「甚麼？」方慕山失聲疾叫，他與畢，趙、陳三人一時間盡不明白秦獨夫的話意。

「我……」秦獨夫口中溢出血來，極力想說話，却說不出來。

畢京舟驀地心頭一震，疾聲道：「你不是秦獨夫？」

此言一出，方、燕、陳三人臉色驚變。

「呃……」地上的秦獨夫用力張開眼，馬上重重地合上。

「不會，他怎會不是秦獨夫！」方慕山激動地大叫。

畢京舟忙道：「二弟，冷靜點。」

陳迅突然失聲道：「畢兄，他可能眞的不是秦獨夫，閻羅手秦獨夫的身手，我們當然未見識過，但却聽聞過，豈會這麼容易便被我們殺死？」燕北天頓時怔住。

畢京舟與方慕山同時心頭一震，方慕山頓時冷靜下來。

「陳兄，快摸摸他的臉孔！」畢京舟急聲道。

燕北天搶在陳迅之前，蹲下來，伸手往秦獨夫的臉孔上摸揑。

「畢兄，他……這人臉上戴着人皮面具！」燕北天在秦獨夫的臉上及頸後飛快地摸揑着，突然失聲叫起來。

「燕兄，快撕下他的人皮面具，瞧瞧是誰！」陳迅急叫。

畢京舟却十萬火急地叫：「快離開這間屋子！」用手一推方慕山，身子一竄，向背面斜對着的那個破墻洞射去！

方慕山身子一震，急往門外掠去。

燕，陳兩人當然一時間省悟不到畢京舟的話意，但却意會到他那麼說，必有道理，先後標射向右邊那個破墻洞！

四個人先後險險標射出屋外，一聲「轟」然巨响乍然响起，震得四人血氣翻湧，神眩魄盪，耳鼓嗡嗚，被一股激盪的氣勁推撞得仆倒地上。

繼那一聲巨响後，跟着是一陣暴雨冰雹般的物事四射暴落，四人只覺身上一陣砸痛，差點便暈死過去。

那陣暴雨冰雹般的物事砸落得兇猛，消失得也快，畢京舟最先跳起身來，他身上被砸中四處地方，幸好傷得不太重，但被砸中的地方却隱隱作痛！

方慕山也掙扎着站了起來，他却沒有畢京舟那麼幸運，左手臂近肩處被一塊物事重重地砸中，骨裂般劇痛，整條左臂無力動彈。

他的左肩臂骨可能被砸斷了。

燕、陳兩人却沒有動靜的伏在地上。

那座屋子却忽然間消失了。

畢、方兩人還未回過神來，夜空中突然响起一陣厲笑聲。

方、畢兩人被那陣笑聲震得回過神來，猛吸一口氣，睜眼往笑聲响起的地方望去。

黑暗中，只見丈外的地方，隱約站着一些人影，那些人影之前，站着一個身材健碩的人影，笑聲就是從他口中發出來。

兩人這一掃瞥之下，亦發覺到身後那間屋子沒有影踪。

不，說得眞確一點，是仍有一些突現在地面上，參差不齊的。

眼前的景象，不用說，那座屋子是被炸藥爆炸得崩碎倒塌。

他們若是慢一點才離開屋子，肯定會被炸得粉身碎骨！

既然在屋內被殺死的人不是秦獨夫，那麼，畢京舟四人這一次是踏入了秦獨夫佈下的陷阱中。

從這方面去猜測，畢京舟等人的行動，早已落在秦獨夫的算計中。

而他們之所以沒有被炸死，可以說得上是那個假的秦獨夫救了他們一命。

至於那個假的秦獨夫爲何在臨死時向畢京舟等人說出他是假冒的，那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那個假冒秦獨夫的人到底是誰？

那個發出厲笑聲的是否秦獨夫？

* * *

發出笑聲的那個人，確是秦獨夫。

就在畢、方兩人望向他的時候，他倏地止住笑聲，兩道兇厲的目光在兩人的身上溜來溜去，厲聲道：「畢京舟、方慕山，你們兩個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嘿嘿！剛才居然炸不死你們，算你們走運，只不過你們仍然脫不出秦某的五指山！」

話聲一落，疾喝一聲：「亮火把！」

如响斯應，火光乍亮，在秦獨夫身後的那些人中有七八個擎着火光熊熊的火把，照得附近一片光亮。

方、畢兩人一眼便認出，說話的人確是秦獨夫。

方、畢兩人先不理會秦獨夫，火光映照之下，只見燕、陳兩人倒伏在兩邊的地上，沒有動靜，不知是暈了過去，還是死了。

「燕兄、陳兄！」兩人驚叫一聲，各自向燕、陳兩人撲過去。

秦獨夫看着，嘿嘿冷笑兩聲。「兩位自顧無暇，還有心情理會那兩個傢伙的死活。這大概就是你們這些自命俠義道的人口裏常說的俠義所爲吧！」頓一下，又道：「秦某勸兩位還是提起精神，看看怎樣才能保住自己一命，闖出寨外去吧！」

畢、方兩人沒有理會秦獨夫的話，各自撲到燕、陳兩人倒伏之處，蹲下來，察看燕、陳兩人是生是死。

「燕兄，燕兄，你醒醒！」方慕山扶起燕北天，搖動着他，只見他身上有幾處地方在流血。

那邊的畢京舟也在呼叫陳迅。

燕北天終於發出一聲呻吟，悠悠醒轉過來。

「燕兄，你醒了，沒甚麼吧？」方慕山驚喜得連聲呼叫。

燕北天張開眼，緩緩地轉了轉眼珠，兩道目光落在方慕山的臉上，嘴唇嗡動：「方兄……燕某仍未死麼？」

方慕山點點頭。「嗯。」

燕北天的眼皮眨動一下，目光亮起來，似乎淸醒了很多。「方兄，你……好嗎？」

燕北天用力點點頭。「燕兄，我們都命大，死不了！」

「畢兄與……陳兄呢？」燕北天轉動着眼珠。

「他們在那邊，沒事。」方慕山不想燕北天擔心，沒有說出實情。

燕北天喘口氣，咬牙切齒。「方兄，不殺……秦……閻羅，燕某咽不下那口氣。」

方慕山附和他。「燕兄，你放心，不殺秦獨夫，方某決不生離這裏。」

「方慕山，你不怕風大閃了舌頭？」秦獨夫兇狠地叫：「憑你們這幾個半死不活的傢伙，也想幹掉秦某？眞是天大的笑話！」

方慕山不理會秦獨夫的話，自顧自對燕北天道：「燕兄，你還能挺得住嗎？」

燕北天吸口氣，掙扎着想站起來。「方兄，燕某誓要與你秦閻羅拚個死活！」

方慕山勸他。「燕兄，你好好地躺着別動，有方某與我大哥，足以殺死秦獨夫。」

燕北天看來傷勢頗重，掙扎不起來，只好聽從方慕山。「方兄，燕某……好抱歉，不能……」

方慕山忙道：「別這麼說，該說抱歉的是方某。」

「方慕山、畢京舟，你們說夠了沒有？」秦獨夫忽然暴喝一聲。「你們不是要殺我嗎？快動手啊！要不，我動手了！」

方慕山低聲對燕北天說了幾句話，跟着霍地站起來，轉對着秦獨夫憤怒地道：「秦獨夫，你毀我莊院，殺我妻子兒女及莊中上下老幼，這筆血債一定要你用血來償還。今晚，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二弟，還有我！」身旁人影閃現，原來是畢京舟。「咱兄弟兩人足夠能耐擊殺你這個惡煞！」

方慕山急忙低聲問：「大哥，陳兄怎麼樣了？」

畢京舟沉重地道：「陳兄傷得很重，腦袋左邊被砸破了，身上也被砸傷多處地方，一直昏迷不醒，我已替他將頭上的傷包紮好，眞擔心他挺不住……」

「畢京舟、方慕山，還說甚麼廢話，動手吧！」秦獨夫彷似吃定了方、畢兩人，一再催促兩人動手。

畢、方兩人仍然沒有理會秦獨夫，方慕山低聲道：「大哥，外面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郭兄與趙兄不知……」

那知道他說的話被秦獨夫聽到，發出一串冷笑聲，打斷了方慕山的說話。「方慕山，你們的一切行動皆在秦某的算計中，郭杰與趙重岳已被秦某的手下擒獲。不瞞你說，秦某是故意讓手下洩露秦某的所在的，目的就是要引你們自投羅網，哈哈，你們倒眞聽話，依照秦某的意思去做，你們潛入寨子，以爲神不知鬼不覺？那個被你們制住的手下，是秦某叫他故意在那裏走過，好讓你們將他捉住，他說的話都是依照秦某的吩咐，一字不漏對你說出來，可笑你們還懵然不知，一步步踏入秦某佈下的陷阱中，要不是你們命大，那根藥引不知怎的燒到半途熄滅了，你們還有機會逃出來？早已經被炸得粉碎了！」

畢、方兩人聽着，禁不住捏把冷汗，原來自己的行動完全落在對方的眼中，怪不得能如此順利潛入寨子，摸到這裏來，在衝入屋子時發生那麼大的聲响，居然沒有人趕來查看，原來屋子內早已埋下炸藥，所以，寨子內的人自然不敢接近屋子。

想到他們這時候還能夠活着，實在是命大，畢、方兩人禁不住冒出一身冷汗，暗自慶幸不已。

眼下，已經身陷重圍，只怕沒有機會全身而退，方、畢兩人不由生出拚命之心。

方慕山更是豁了出去，正所謂仇人相見，份外眼紅，恨不得一口吞了秦獨夫，縱使千刀萬剮，亦在所不計。

「秦獨夫，你爲何要毀我莊院，殺我全家？」方慕山雖然心裏怒恨之火高燒，但仍然想在拚命之前，知道秦獨夫對付他的原因，要不，他會死不瞑目。

秦獨夫眯着眼，看了方慕山一眼，可惡地笑着道：「本來，秦某不耐煩說的，既然你想知道，那就讓你死得瞑目吧，秦某之所以要對付你與畢京舟，是要取代你們在道上的地位，有了立足之地，才能夠大展鴻圖！」頓一下，又道：「你們在關洛道上稱雄得太久了，皇帝老兒也要輪流坐朝，你們也應該退下來，讓秦某在關洛道上大展拳脚！」

秦獨夫說得沒錯，映霞莊與榆林莊在關洛道上，乃是扭成一股的强大勢力，自兩莊創立迄今，經已雄霸關洛道有十五年，道上的同道都尊他們爲領袖。

而畢、方兩人一向急公好義，因此而得到道上同道的推崇，才能夠領袖同道，若兩人是邪魔黑道，那就會搞到道上腥風血雨，受其荼毒了。

方慕山聽秦獨夫那麼說，頓時氣往上衝，瞋目怒喝道：「秦獨夫，你以爲憑這血腥手段，便可以懾服道上的武林同道，哼哼，那就大錯特錯了，你就算殺了我們，亦無法稱霸關洛道，道上的武林同道會前仆後繼與你抗爭，直至將你淹沒，才會罷休！」

「方慕山，你倒會大放厥詞！」秦獨夫嘿嘿冷笑兩聲：「你不怕死，別的人也不怕死？就算別的人都不怕死，秦某也有辦法要他們變得怕死，像狗一樣跪在秦某脚下，搖尾乞憐！」

一直聽着的畢京舟突然開口道：「秦獨夫，屋內那個替死鬼是誰？」

秦獨夫眼珠一轉，淡淡道：「畢京舟，你死到臨頭，還貓哭老鼠假慈

悲？你白費心機了！」

畢京舟確是想利用那個替死鬼——假的秦獨夫挑起秦獨夫那些手下的離心，想不到秦獨夫如此狡猾，猜到他的用心，一語便帶過，令到他無法再說下去。

「秦獨夫，有種的，與我拚個死活！」方慕山一心只想殺死秦獨夫，好替家人及莊中死難者報仇，又怕秦獨夫驅趕手下與他們廝殺，是以想拿話套住他。

秦獨夫這一次似乎沒有猜到方慕山的心意，傲然道：「方慕山，既然你想趕着到閻王老五那裏，秦某怎不遵命！」話聲才落，跟着又道：「畢京舟，你不是也想殺死秦某麼？以方慕山的本領，未必奈何得了秦某，你還是與他一同聯手，說不定，可以殺了秦某，一洩心頭之恨！」

畢京舟冷笑一聲：「秦獨夫，你以為畢某不知道你打的是甚麼餿主意？畢某不會上你的當！」

，秦獨夫乾笑兩聲。「方慕山，既然你的把兄不肯與你聯手，秦某只好與你來個單打獨鬥。」

話落，身形一動，撲向方慕山。

方慕山沉喝一聲，揮動手上的闊刃劍，迎向秦獨夫。

方、秦兩人一動手，便兇猛地鬥在一起，但見劍光人影縱橫閃電交錯，看得人心裏不由自主緊張起來。

方、秦兩人的身手似乎不相伯仲，看兩人鬥得那樣激烈，誰也佔不到上風，便看出兩人旗鼓相當。

秦獨夫的外號是閻羅手，原來他的兵器是一隻精鋼打造的鐵手，長短與人的手臂一樣，鐵手的手掌部分成拳頭狀，但是，中指却能夠在對敵時冷不防的情形下彈伸出來，有如劍指一樣，出其不意地傷敵奪命。

激鬥中，方慕山曾經兩次幾乎着了秦獨夫鐵手的道兒——被其猝然彈伸的鐵指刺傷太陽穴及腰部，幸好他反應敏捷，要不，早已敗在秦獨夫的鐵手之下。

畢京舟在方、秦兩人動上手後，立刻掠到昏迷不醒的陳迅身前，一把將他抱起，疾掠到另一邊的燕北天身前，將陳迅放下，守護着兩人。

燕北天已經能夠坐起來，忙對畢京舟道：「畢兄，你去照應方兄，陳兄有燕某看着。」

畢京舟搖搖頭。「燕兄，慕山足以對付秦獨夫，你受傷不輕，畢某怎能放下兩位不顧……」

話未說完，情勢突變。

兩條人影掠撲向激鬥中的秦、方兩人，與秦獨夫聯手對付方慕山。

方慕山暴吼一聲，劍芒暴漲，逼得秦獨夫與兩個幫手閃退開去，但很快，便被秦獨夫三人逼得劍芒漸縮。

畢京舟大吃一驚。

他認出加入戰圈與秦獨夫聯手的兩個人，都是黑道上的扎手人物，一個叫黑煞神楊光，另一個叫恨天無環余過！這兩個傢伙雖然名頭略遜秦獨夫，但與秦獨夫聯手，方慕山肯定應付不了多久。

畢京舟的猜測沒有錯，十招不到，方慕山身形一晃，發出一聲悶哼，着了秦獨夫的鐵手一記鐵指彈刺。

所幸他閃得快，只是被鐵手驀然彈伸的鐵指刺破了左臂的皮肉，傷勢不算重，但接下來，被秦獨夫三人逼得連連閃退。

畢京舟又驚又急，一時間委決不下——是撲上去援救方慕山，還是留下照顧燕、陳兩人好呢？

燕北天看着，心裏也是大急，急道：「畢兄，你不用理會我們，快去幫方兄。」

畢京舟仍然猶豫不決。

燕北天着急地道：「畢兄，快去吧，若方兄有甚麼閃失，剩下我們三人一樣無法離開這裏，只有你與方兄活着，我們才有機會離開這裏！」

畢京舟聽到燕北天那麼說，不再猶豫，急嘯一聲，長身撲掠向方慕山那邊。

颼颼連聲中，六七條身形自拿着火把的那些漢子中掠撲出來，分別撲向畢京舟與燕北天。

畢京舟怒吼一聲，鋼鞭疾揮，企圖逼退那四條欲截住他們的身形，但却不成功，硬生生被截住！

截住畢京舟的四人中，他認出其中兩人乃是黑道上的有名人物，最毒婦人心花艷儂、雙槍追魂梁決，另外兩個傢伙却面生得很，畢京舟並不認識。

若單是花、梁兩人，畢京舟足以應付裕餘，但加上那兩個傢伙，畢京舟却有點吃不消。

原來，那兩個傢伙畢京舟雖然不認識，但兩人的身手與花、梁兩人差不了多少，畢京舟縱使身手再高明，在雙拳難敵四手的情形下，他應付起來自然感到艱難。

花艷儂四人纏着畢京舟，令到他無法脫身，援救方慕山，亦無法救護受了傷的燕、陳兩人。

驀地，燕北天發出一聲震撼人心的嘶吼！

畢京舟心頭大震，急忙扭頭瞥望，只見燕北天一拳將一個傢伙擊得斜飛出去，閃電般撲抱住另一個傢伙，一口咬落那個傢伙的喉頭上，但却被第三人一掌擊在背心上，震得他與被他抱着的那個傢伙摔落地上。

但他仍然死抱着那個傢伙，咬着那傢伙喉頭的嘴巴也硬是沒有張開，那傢伙手腳掙動了幾下，雙眼一翻，咽了氣。

燕北天也沒了動靜。

那個一掌劈倒燕北天的傢伙不再理他，閃身撲向躺在地上、昏迷未醒的陳迅。

畢京舟眼睜睜看着，欲救無從，

方慕山及畢京舟等人突聞洞外叫罵之聲。

急得眼中噴火。

陡地，另一邊的方慕山發出一聲慘叫。

畢京舟接下花、梁四人一招，乘隙往方慕山那邊瞥去，只見方慕山踉蹌地退出五六步，左脅上鮮血暴湧，幾乎站不住腳。

不過，黑煞神楊光也歪跌在地上，大腿近股處鮮血湧流，秦、余兩人窒了一窒，跟着又撲向方慕山。

却原來，方慕山心知今晚決不可能全身而退，希望可以脫出秦、余、梁三人的糾纏，拚了一條命，也要令到畢京舟能夠突圍脫走，拚着捱了秦獨夫一記鐵指，終於傷了楊光的大腿——削斬下他股腿上一塊皮肉來，總算脫出了秦獨夫三人的糾纏。

一口氣還未喘過，眼見秦、余兩人疾撲過來，他不由怒叱一聲，脫手將手上的鐵劍射向秦獨夫，同一時間，有如一頭雄獅般撲向余過！

秦獨夫料不到方慕山居然將手上的兵器擲射過來，吃驚之下，忙以鐵手一擋，擋開射來的闊刃劍，但也被震得身形一窒，落在地上。

而余過眼見方慕山一副拚命的樣子，來勢洶洶，禁不住心神一凜，心中一怯，不敢攖其鋒銳，急忙橫閃開去。

方慕山乘那稍縱即逝的機會，撲向畢京舟那邊。

畢京舟剛好也盡力施展了一招風雨漫天，硬是逼開了花艷儂四人，亦向方慕山那邊縱撲過去。

兩人剎那間會合在一起。

「颼」地一下疾响，一道烏芒電疾般戳向方慕山的後背，畢京舟一眼瞥及，大喝一聲：「二弟，小心背後！」

方慕山那剎那身形倏地向下一伏。

「嗤」地一聲，一隻鐵手幾乎是貼着方慕山的頭頂擦過。

只聽錚地一聲，那隻鐵手彈伸的鐵指與畢京舟的鋼鞭相擊，兩件兵器同時被震得彈了開去。

方慕山在伏下去的剎那，乘勢一招虎尾撐，右腳閃電般撐向秦獨夫的下盤。

秦獨夫怪叫一聲，乘勢暴退開去。

方、畢兩人似乎心意相通，幾乎是在同時，急縱起來，撲向陳迅躺着的地方。

「給我停下來！」秦獨夫眼見無法阻截，張口厲叫一聲。

畢、方兩人心頭一震，並沒有停下來。

「是否想陳迅死？」秦獨夫又暴喝一聲。

畢、方兩人身子一震，硬生生煞住身形。

事實上，那個撲到陳迅身前的傢伙，在秦獨夫暴喝聲中，手上的利刃作勢欲斬到陳迅的身上。

畢、方兩人只想救陳迅，並不是想他死，而兩人的身法無論如何迅疾，也無法快得過那個傢伙手上的利刃，所以，兩人不得停下來。

「秦獨夫，你好卑鄙！」方慕山目眥欲裂。

秦獨夫哈哈一笑。「果然不愧是俠義道中人，眞敎秦某佩服！」

「秦獨夫，你想怎樣？」畢京舟雙目圓睜。

「兩位既然自命爲俠義道中人，一定不會見死不救吧？是不是？」秦獨夫狡猾地笑着。

「廢話少說，只是你放了陳迅兄，要殺要剮，悉隨尊便！」方慕山吼叫，眼中似要噴出火來。

「好，只要你兩個束手待縛，秦某便放了陳迅。」秦獨夫目光閃閃。

「一言爲定！」畢京舟咬着牙道。

「那還不將手上的兵器扔掉？」秦獨夫無法掩飾心中的興奮。

畢京舟將手上的鋼鞭扔掉。

「哈哈……」秦獨夫狂笑起來。

「笑甚麼？還不放了陳兄？」方慕山怒吼一聲。

秦獨夫被吼得笑聲中斷，臉色一沉。「世上那有這麼便宜的事，扔了兵器，便放掉陳迅！哼哼，待秦某派人點了你們的穴道，才放走陳迅。」

畢、方兩人互相看了一眼，臉上了無懼色，各自點點頭，跟着畢京舟才大聲道：「我們答應你，不過，我們却信不過你，萬一我們被你點了穴道制住，你却反悔不放走陳迅兄，我們豈不是……」

秦獨夫一擺手，打斷畢京舟的話。「畢京舟，你們不信也要信，你們已經是阱中之獸，逃不了，何不賭一賭，說不定，秦某眞的會放了陳迅。」

畢、方兩人對望一眼，然後，畢京舟猶豫了一下，終於咬着牙道：「秦獨夫，希望你守諾。」

秦獨夫咧嘴一笑。「好，看在你兩位是大丈夫的份上，秦某答應兩位，只要你兩位束手待縛，秦某保証放了陳迅。」

畢、方兩人沒有再說話，雙手垂下來。

「崔洪，上去點了兩人身上五處大穴！」秦獨夫扭頭朝手下喝叫。

「是！」人羣中應聲走出一個四十不到的漢子來，往畢、方兩人走去。

惡獅崔洪，在黑道上名頭不弱，想不到他也成了秦獨夫的手下，看來，黑道上不少人物，都歸附在秦獨夫麾下，替他賣命。

崔洪大步向畢、方兩人走去，走到兩人的身前，沒有馬上出手，似笑非笑地看了兩人一眼，說道：「兩位，請轉過身來。」

畢、方兩人對望了一眼，沒有說甚麼，慢慢地轉過身。

就在兩人轉身的刹那，崔洪閃電般雙手齊出，點向兩人背上的背心大穴。

畢、方兩人就在這刹那身子向兩邊一歪一偏，反手扣向崔洪的左右手。

崔洪本以爲這一着出奇不意，可以將方、畢兩人制住，那知道畢、方兩人早已有所準備，加上崔洪意料不到兩人有此一着，因而無法躲避得過兩人的出手反制。

結果，崔洪被畢、方兩人扣住左右手，頓時動彈不得。

秦獨夫及其手下余過、花艷儂等人眼睜睜地看着崔洪被畢、方兩人制住，俱來不及應變，那刹那呆了一呆。

秦獨夫很快便回過神來，怒喝道：「畢京舟，方慕山，你們不想陳迅活了？」

畢京舟冷冷道：「我們正是想陳兄能夠活下去，才這樣做。」

秦獨夫陡地哈哈大笑起來，好一會，才止住笑聲。「畢京舟，你以爲秦某會用陳迅來交換崔洪？」

方慕山冷冷地道：「你若是不會，那做你的手下不心寒才怪。」

秦獨夫陡地又大笑起來。「方慕山，你想挑撥離間？白費心機了。」跟着沉聲向崔洪喝道：「崔洪，你願意爲聖君死嗎？」

崔洪大聲道：「願意。」

「死而無怨？」秦獨尖接問。

崔洪又大聲道：「爲聖君而死，心甘情願。」

「你們聽到了嗎？」秦獨夫對方、畢兩人說。

方、畢兩人不由倒吸一口氣，互相望了一眼，畢京舟道：「誰是聖君？」

「這你管不着。」秦獨夫避而不答：「再不放開崔洪，束手受縛，立刻殺死陳迅。」

方、畢兩人對看了一眼，猶豫不決。

「殺！」秦獨夫厲喝一聲。

用刀指着昏迷不醒的陳迅的那個傢伙手起刀落，斬在陳迅的身上。

「住手！」方、畢兩人齊聲斷喝。

「且慢！」秦獨夫緊接着疾喝一聲，接對方、畢兩人道：「還不放了崔洪。」

那個舉刀斬落陳迅身上的漢子聞喝及時收住刀勢。

方、畢兩人放了崔洪。

崔洪甩甩手腕，哼了一聲，突然間雙手齊出，點了方、畢兩人胸前三處大穴。

方、畢兩人沒有反抗，一動不動，任由崔洪制住他們。

「秦獨夫，希望你言而有信。」畢京舟沉聲道。

「哈哈……」秦獨夫陡地大笑起來，半晌，才止住笑聲。「畢京舟，你們不是說秦某是黑道中人，兇神惡煞？兇狠殘暴，像秦某這種人最不講信

用？出爾反爾？哈哈哈，說對了，秦某正是這種人，因此，秦某不守諾言，乃是天經地義的事，否則，不被人說是大傻瓜才怪。」

「秦獨夫，你……你敢……」方慕山氣得身子直抖，幾乎說不出話來。

「有甚麼不敢，」秦獨夫眼中兇光乍閃，疾喝一聲：「殺。」

那個停刀沒有斬下去的傢伙聞喝右手一沉，停住的利刀斬落陳迅的身上。

陳迅就在昏迷中，被那個傢伙一刀斬死，身體幾乎被斬開兩截。

方慕山與畢京舟眼見陳迅死在那個傢伙的刀下，目眥欲裂，狂吼一聲：「秦獨夫，與你拚了。」一頭衝向崔洪的是方慕山，畢京舟狂衝向秦獨夫。

「殺！」秦獨夫暴喝一聲，撲向過去的畢京舟。

畢、方兩人已不想活了，方慕山一頭撞在崔洪的身上，乘勢將他抱住，張口往他的喉頭上咬去。

崔洪痛叫一聲，急忙將頭往左邊一擺，同時一掌擊向方慕山的天靈。

若不是身上三處大穴被點，無法提聚功力，方慕山早已擊殺崔洪，何用像不懂武功的蠻牛打架那樣，手抓口咬。

衝向秦獨夫的畢京舟亦被陡然縱掠起來的秦獨夫那隻鐵手凌空砸落他的頭頂，由於穴道被封，與普通人無異，根本避不開秦獨夫那隻迅猛地砸下來的鐵手。

眼看着畢、方兩人喪生在秦、崔兩人的鐵手及手掌之下，兩人也以爲，這一次死定了。

兩人雖然不怕死，却死得不甘心。

「呃」、「唷」兩聲悶叫同時響起，却不是方、畢兩人發出的，而是秦、崔兩人。

在一旁瞧看的花艷儂、余過等人，都被眼前的突變驚駭得目定口呆。

崔洪擊向方慕山天靈上的那隻手，堪堪將要擊在天靈上的刹那，奇異地齊腕脫飛而去。

由於突變太快了，崔洪駭然窒住，望着自己的斷手，目瞪口呆，竟然感覺不到痛，直到手腕斷口洩射出血泉，他才痛得慘叫出聲。

方慕山也被那突變弄得回不過神來，直到崔洪發出一聲大叫，他才驚覺到自己仍未死，右膝一抬，狠命撞向崔洪的下陰要害。

崔洪下陰被撞個正着，殺豬般慘嚎一聲，弓着腰，軟倒下去。

而凌空一鐵手砸落畢京舟頭頂的秦獨夫那隻鐵手像被無形的鬼魅猝然抓住般，走勢陡窒，跟着被一股巨大的力道將那隻鐵手硬生生從他的手中扯脫，飛了出去，同時間左肩背上被一股大力撞擊了一下，劇痛如肉裂骨碎，驚得他顧不了擊殺畢京舟，凌空斜掠開去。

這一下突變，說起來很長，實則其間的經過，比眨一下眼還快。

「颯颯」兩聲，兩條人影有如自天外飛來般，在花艷儂等人還未回過神來的時候，電掣般掠落方、畢兩人的身前，一把抄挾起兩人，身形一縱，掠射起來，凌空幾個起落，頓失所踪。

那兩條人影身法之快，簡直可以用驚鴻一瞥來形容。

待到花艷儂等人回過神來，要追，已不及，但他們仍然追下去，却被秦獨夫喝住。

花艷儂等人紛紛刹住身形，不解地看着秦獨夫。「總堂主，爲何不追？」花艷儂忍不住問。

這花艷儂雖然年近四十，依然風韻猶存，風騷撩人，由於與秦獨夫有一手，所以才敢開口問。

秦獨夫沉着臉，吸口大氣，才沒好氣地道：「追？追得上嗎？」

花艷儂等人面面相覷，不敢作聲。

他們都知道，無法追上那兩條人影。

既然追不上，那還追甚麼？

「總堂主，是否受了傷？」花艷儂那雙桃花眼滴溜溜一轉，嗲着聲問。

余過等人都感到一陣肉麻。

秦獨夫哼了一聲。「一點傷，沒甚麼大礙的。」

花艷儂橫了秦獨夫一眼，知道他心情不好，加上在人前，不會吃她那一套的，只好不再賣弄風情。

梁泱開口道：「總堂主，那兩條人影身法如此快疾，不知是甚麼人？」

秦獨夫哼了一聲：「你們都看不到他們是甚麼人，本總座怎知道。」

梁泱口裏連說兩個「是」字，不敢再說話。

秦獨夫掃了衆人一眼，冷冷地道：「將兩條屍體扔出寨後，餵野狗。」

立時有幾個漢子應了聲「是」，走前去，將陳迅、燕北天的屍體拖着往寨後走去。

秦獨夫一揮手。「都回去。」大步向寨子當中的一列房屋走去。

其他的人跟着散去，各回宿處。

創立邪教　脅逼服從

畢京舟、方慕山看着救了他們一命的兩個人，有一種不敢相信的感覺。

於生死一髮間救了兩人的兩個人，是一雙男女。

那雙男女的年紀都在六十開外。

從那雙男女出手救走方、畢兩人的情形，足以顯出那雙男女無論是在輕功身法及武功方面，皆極之高明，猶在秦獨夫與畢、方兩人之上，具有如此高明身手的人，應該不是無名之輩，但是，方、畢兩人却不認識那雙

男女。

這也是兩人發怔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從拚命到被救，其間的經過，確是匪夷所思，令人意想不到，因而令到方、畢兩人有一種如在夢中的感覺。

「兩位，沒甚麼事吧？」那個老者見畢、方兩人直勾勾地看着他們，微微一笑，開口說話。

畢、方兩人這才如夢方醒，忙抱拳向那雙男女深深一禮。「兩位前輩，救命之恩，不敢言謝，區區兄弟沒事。」

「瞧你們怔呆的樣子，可是有一種如在夢中的感覺？」那個老婦莞爾道。

畢、方兩人同時點點頭。「前輩，區區兄弟仍然活着，實在不敢相信。」

「還有令兩位不會相信的事情。」那老者拈鬚微笑，神情洒脫，看來，他年輕的時候，一定是個風流瀟洒的人物。

方、畢兩人瞧着那老者。「前輩請說。」

「老伴，別賣關子了，快說吧。」老婦輕輕碰一下老者的手肘。

聽那老婦對老者的稱呼，兩人是一對夫婦。

老者輕憐蜜愛地看老婦一眼，才對方、畢兩人道：「來，老朽帶兩位去見兩個人。」

說完，朝兩人點下頭，與老婦向一個山洞走去。

原來，他們置身的地方，乃是一處山腰，這座山距青鋒寨不過隔了一個山頭。

方、畢兩人不知兩個老人葫蘆裏賣甚麼藥，好奇地跟着他們往那個山洞走去。

那個山洞不太大，進去時，要彎腰低頭才成，但進洞後，豁然高大起來，可以挺直身軀。

山洞似乎頗深，而且不是直入的，轉了一個彎，眼前又低矮了很多，若不小心，便會撞上洞頂。

這對老夫妻似乎對這個山洞很熟悉，裏面雖然漆黑，但他們却不用燃着火摺子，就那樣摸黑走進去。

轉個彎後，那對老夫妻便停下來，男的從身上摸出火摺子，晃亮了，火光中，照得眼前一片光亮。

「兩位上前去看一下。」那老者扭頭對畢、方兩人說，閃開身子。

畢、方兩人狐疑地走上前去，一眼看到靠裏的地方，躺着兩個人，兩人頓時驚喜得失聲叫出來：「郭兄！趙兄！」

原來，躺在洞裏地上的兩個人，是趙重岳與郭杰。

畢、方兩人於失聲喜叫中，急忙撲前去，那老者急叫一聲：「小心碰頭。」

叫聲中，畢京舟砰地一聲，前額碰在一塊突垂下來的石上，幸好他在碰上時，腰身往後一拗，才沒有碰得那麼猛，要不，準會碰破頭。

躺在地上的趙、郭兩人沒有動靜，這令到畢、方兩人驚怔住。「兩位前輩……他們……怎麼了？」方慕山扭頭問那對老夫婦，一顆心提到嗓子眼。

「沒甚麼，他們受了頗重的內傷，老朽夫婦已餵他們吃下養心補氣丹，並點了他們的黑甜穴，讓他們好好地睡一覺，好讓藥力發揮，這時候，他們應該沒事了，兩位請將他們的穴道解開。」

畢、方兩人聽那老者那麼說，才放下心來，同時省起自己身上有三處大穴被封，忙對那對老夫婦道：「兩位前輩，可否替區區兄弟解開被封的穴道。」

「可以，當然可以！」那老者連聲道。「老朽不知兩位身上穴道被點，不然，早已替兩位解開。」

問清楚了方、畢兩人身上被點的穴位，那老者立刻出手替兩人解開被封的左右肩井及心坎三處穴道。

畢、方兩人穴道才解，來不及向那老者道謝，立刻搶到趙、郭身前，蹲下來，替兩人拍開被封的黑甜穴。

郭、趙兩人立時從甜睡中醒過來。

「趙兄！」

「郭兄！」

畢、方兩人看到郭、趙兩人眼皮顫動，似要張開眼來，一陣興奮。

郭、趙兩人終於張開眼來。

「郭兄，趙兄，你們醒了。」畢、方兩人高興得像小孩子一樣叫起來。

那對老夫婦看着，不由都笑起來。

——他們曾經年輕過。大概，也曾經經歷過，看到方、畢兩人那樣子，怎會不笑。

郭、趙兩人睜開眼，起先表情有點呆滯，但跟着便驚喜地叫道：「畢兄、方兄，是你們。」

四個人緊緊地互相握着手。

半晌，畢京舟第一個開口道：「郭兄、方兄，覺得怎樣？」

郭、趙兩人深吸一口氣，伸動一下雙手，驚奇地道：「沒事啊，這是怎麼回事？我們記得，挨了一個傢伙的重掌，傷得很重，當場昏倒過去，以後的事便不知道了……如今一點也沒有，眞奇怪。」

「郭兄、趙兄，是那兩位前輩救了你們，並治療好你們的傷。」畢京舟扭頭笑望着那對老夫婦。

郭、趙兩人這才發覺到，洞內還有兩個人——那對老夫婦，忙跳起來，抱拳向那對夫婦深深一禮。「兩位前輩救治之恩，在下兩人永銘中心。」

兩個老人忙道：「兩位別多禮，俗語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應該的，應該的。」

畢、方兩人直到這時，才猛省起，還未請教兩個老人的尊姓大名，心中一陣慚愧。「兩位前輩請恕過區區兄弟失禮，忘了請教兩位前輩大名怎樣稱呼。」

「沒關係，沒關係，」那老者含笑道：「老朽韋一滔，那是老朽老伴……」

畢京舟四人忙向兩個老人深深一禮。「原來是韋前輩夫婦，區區失敬了。」

韋一滔還了一禮。「四位不用客氣，老朽夫婦名不見經傳，難怪四位不認識。」

郭杰道：「韋前輩夫婦一定是隱世高人，比起我們這些沽名釣譽之人，高明多了。」

韋一滔的老伴葉賽鳳露齒一笑。

「四位別太謙，老身與外子怎當得高明二字，比起四位，老身夫婦差多了。」

趙重岳突然說道：「兩位前輩，在下與郭兄怎會被兩位前輩救出來的？」

韋一滔道：「兩位在寨外被擊傷暈倒時，老朽夫婦就匿在附近，當時不便出手救兩位，因爲當時對方有頗多人，老朽夫婦暗中跟踪入寨子內，待他們將兩位關入一處石室後，才將兩位救出來，帶到這個山洞中，餵兩位吃下愚夫婦秘製的救傷丹藥，在兩位被老朽點封黑甜穴之前，那位老弟忽然發出囈語，提及兩個人，大概就是這兩位吧(指一下畢、方兩人)說甚麼要去接應他們，愚夫婦猜測可能有人潛入寨子內行事，於是潛入寨內，恰好發覺這兩位老弟情勢危急，便出手救了兩位老弟。」

韋一滔雖然說得不怎麼詳細，但四人都大概明白當時的情形。

四人在韋一滔說話時，才省起還未報上自己的姓名，待韋一滔說完，四人忙各自向韋一滔夫婦報上姓名。

韋一滔夫婦可能是隱世高人，並沒有在江湖上經常行走，對畢、方四人一無所知。

若是在江湖上經常走動的人，斷不會不知道畢京舟四人的大名。

郭杰突然看着畢、方兩人，說道：「畢兄、方兄，你們是否殺了秦獨夫？咦！怎麼不見了陳、燕二兄？」

趙重岳着急地道：「兩位是否殺了秦獨夫？」

畢、方兩人對看一眼，神色沉重起來，方慕山咬着牙，沉痛地道：「兩位，起先，我們以爲殺了秦獨夫……後來發覺不是……差點被炸死……」將潛入寨子內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說給郭、趙兩人聽。

當然，韋一滔夫婦也在聽着。

待方慕山說完，畢京舟咬牙切齒地道：「燕兄與陳兄不會白死的，只要畢某還有一口氣，誓要向秦獨夫討還這筆血債。」

郭、趙兩人聽說燕、陳兩人慘死，都顯得很激動，緊緊咬着嘴唇，眼中射出怒光，臉上露出悲痛的神色，半晌也沒有話說。

韋一滔嘆口氣。「方老弟，聽你這麼說，你們的行動，全都落在秦獨夫的眼中，亦在他的算計之中，據老朽所知，秦獨夫雖然兇殘惡毒，却不是一個深沉陰險之人，說不定出主意的另有其人？」

「韋前輩，莫非您們知道一些甚麼事情？」郭杰心頭一動，看着韋一滔。

畢、方、趙三人聽郭杰那麼說，不由都心頭一動，齊齊看着韋一滔。

韋一滔仰天吸一口氣，伸手緊緊地握住妻子的手，夫妻兩人都顯得頗激動，半晌，才沉重地道：「四位，不怕對你們實說，老朽夫婦是專誠來此找一個人，也可以說是來對付一個人，才會那麼巧救了四位。」

畢京舟接口道：「韋前輩，區區也想到這一點，要不，這附近方圓二十里之內，沒有村鎮人家，前輩您斷不會無緣無故在這裏出現的，兩位前輩又救了我們，那肯定不會是秦獨夫的朋友，換言之，兩位前輩是他們的對頭人，是嗎？」

韋一滔夫婦點一下頭。「畢老弟，可以這麼說，老朽要對付的那個人，與秦獨夫有關連，因此，也可以說，老朽要對付的人中，包括秦獨夫！」

葉賽鳳接口道：「老身夫婦在這附近經已查探了近十日，這個山洞是老身夫婦無意中發現的，可惜，一直沒有發現那個對頭人的踪影，不過，老身夫婦敢肯定，那個對頭人藏匿在青鋒寨內。」

畢京舟四人聽韋一滔夫婦那麼說，感到一陣振奮，韋一滔夫婦的武功那樣高明，若與他們聯手，足以對付秦獨夫有餘！

方慕山道：「韋前輩，聽您這麼說，咱們可是同仇敵愾！不怕對您說，方某與秦獨夫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兩立！」

韋一滔道：「方老弟，這個麼，老朽早已想到，只不知四位因何要對付秦獨夫！」

「秦獨夫施展詭計，不但毀了區區家園，還殺了區區的家小及莊中數十人，韋前輩，你說，秦獨夫該不該殺？」方慕山說着又激動起來，無法再說下去。

畢京舟代他將秦獨夫施計燬莊殺人的經過，詳細地向韋一滔夫婦說了一遍。

韋一滔夫婦聽着，神情漸漸激動起來：「好奸險兇殘的手段！方老弟，秦獨夫爲何要對付你？」

畢京舟代方慕山答道：「韋前輩，據秦獨夫說，他之所以要對付區區兄弟，就爲了取代區區兄弟在關洛道上的地位，所以，不惜任何手段，也要打垮區區兄弟，務必除之而後快！」

「畢老弟，秦獨夫之對付你們，其實，並不是他的主意，是在背後指使他的那個人要他這樣做的！」韋一滔道：「也就是老朽夫婦要對付的那個人的主意。」

「那個人才是罪魁禍首！」葉賽鳳氣恨恨地道。

「韋前輩，那個人到底是誰？」趙重岳開口問。

「那個人能够指使秦獨夫，一定不是簡單人物！」畢京舟接口道。

「嗯！」韋一滔用力點一下頭，神色凝重。「說出來，你們一定知道這個人！也會大大地吃一驚！」

「前輩，到底是甚麼人？」郭杰追問。

「龍廷威！」韋一滔緩慢地說出三個字來。

「翻江倒海龍廷威！」畢京舟四人幾乎是同時脫口失聲驚叫。

「就是這條孽龍！」葉賽鳳恨恨地道。

「他不是在九年前，發下毒誓，不再重出江湖了嗎？」方慕山驚詫地道。

「是啊，他當年跪在無崖大師的脚下，指天誓日，永不再涉江湖，當時在場的武林人，沒有一百，也有五十！」

趙重岳道：「他怎敢反悔？難道不怕無崖大師找他嗎？」

韋一滔長嘆一聲。「趙老弟，無涯大師早已圓寂了，要不，龍廷威怎敢毀諾重出江湖！」

畢、方、趙，郭吃了一驚，齊聲問道：「韋前輩，無涯大師圓寂了？」

「嗯！」韋一滔哼了一聲。「無涯大師在半年前，經已在金剛寺圓寂了。」

「江湖上怎麼沒有一點消息？」方慕山疑惑地問。

「那是無涯大師的主意。」葉賽鳳道：「無涯大師恐怕龍廷威殺性未消，若知道他的死訊，便再涉江湖，攪得風雨滿江湖，所以，在圓寂之前，囑咐寺中的主持等人。隱下他的死訊，所以，他的死訊一直沒有在江湖上傳開來。」

「原來是這樣的，無涯大師說得上是用心良苦了。」畢京舟感喟地道：「可惜，仍然被龍廷威知道了。」

「龍廷威怎會知道無涯大師的死訊的？」方慕山疑惑地問。

「這個麼，老朽也不知道。」韋一滔道。「大概只有龍廷威才能够回答了。」

「韋前輩，您又是怎樣知道無涯大師的死訊的？」郭杰看着韋一滔。

韋一滔臉上的皮肉抽搐了一下。「老朽是在知道龍廷威再出江湖作惡，欲知會無涯大師一聲，請他出面制服龍廷威，老朽夫婦找到金剛寺，起初，主持大師仍然隱瞞着無涯大師的死訊，待到老朽將來意說明，主持明空大師才對老朽透露無涯大師的死訊。老朽夫婦起先還不相信，若不是親眼看到無涯大師圓寂後的法身，老朽怎也不相信確實圓寂了。」

「無涯大師乃一代高僧，想不到……圓寂了，眞教人可惜。」趙重岳一臉悲戚之色。

「韋前輩，有一件事在下想請問，前輩因何要對付龍廷威？」郭杰問。

韋一滔夫婦臉上頓現悲痛之色，葉賽鳳更是連眼圈也紅了，泫然欲泣，四人看着，猜到韋一滔夫婦與龍廷威之間必是有甚麼深仇大恨的恩怨，要不，夫婦二人不會如此悲憤傷痛。

四人猜得果然沒有錯。

只聽韋一滔抖着聲道：「龍廷威在三個月前，殺了犬兒！」

四人聽着，彷佛心頭突然被大石壓住，感到一陣難過。

葉賽鳳眼中流出淚水。

半晌，畢京舟才沉重地道：「韋前輩，挑起您倆的傷心事，對不起。」

韋一滔仰天悲嘆一聲，喃喃道：「老朽夫婦膝下只得一子，本以爲可以繼承香燈，那知道却死在龍廷威這條孽龍的手上，每想及犬兒慘死，老朽夫婦便痛不欲生。」

四人聽着，心裏更覺難過，而韋一滔夫婦這刹間彷佛佝僂衰老了很多。

良久，郭杰噓口氣，問道：「韋前輩，令郎怎樣稱呼？」

「犬兒韋元浩！」韋一滔强抑悲痛。

「辟邪刀韋元浩大俠原來是前輩的令郎！」畢京舟四人幾乎回聲說道：「韋前輩，眞是失敬了！」

「四位老弟認識犬子？」韋一滔一點也不感到詫異。

「趙某久聞令郎大名。」趙重岳道。

「二年前，區區在長安曾與令郎有一面之緣。」畢京舟道：「令郎嫉惡如仇，急公好義，江湖上的同道，誰不想與令郎結交，萬萬想不到，韋大俠乃是兩位前輩的令郎。」

「兩位前輩的身手那麼高明，咱們怎麼沒有聽聞過兩位前輩的大名？」方慕山好奇地問。

「老朽夫婦一生淡泊，好靜懶動，年輕時曾在江湖上走動過，老朽自與拙荊結褵後，便隱居在洞庭湖邊，一直沒有再涉江湖，所以，老朽夫婦說不上是江湖中人，難怪四位沒有聽聞過老朽夫婦的賤名。」

「兩位前輩，龍廷威因何對令郎下毒手？」郭杰問。

「據老朽夫婦查知，犬子欲阻止龍廷威再亂江湖，屢屢出手破壞他的好事，破除了他幾處秘密成立的分堂，惹怒了他，不幸遭了他的毒手！」

「兩位前輩，令郎雖然不幸遭了龍廷威的毒手，但他的所作所爲，實在令人敬佩。」畢京舟感佩地道。

「犬兒行道江湖，只不過做了他應該做的事，畢老弟你謬奬了。」韋一滔謙道。

方慕山突然一拍腦袋，疾聲道：「大哥，我們與秦獨夫拚命之前，不是聽秦獨夫說……聖君甚麼的？秦獨夫口中的聖君，會不會就是龍廷威？」

「極有可能！」畢京舟道：「我聽秦獨夫說甚麼聖君時，還以爲秦獨夫信口胡謅，如今想來，龍廷威極可能就是聖君！」

「龍廷威若是自稱聖若，不知他又搞甚麼名堂！」趙重岳道。

「龍廷威創立了混元一聖教，他就是混元一聖教教主，在教中自稱聖君。」韋一滔道。

「哈……」山洞外面突然响起一陣震耳欲聾的轟笑聲，迴聲在洞中嗡嗡作响。「韋老兒，你夫婦對本教的事，知道得不少啊！」

郭杰手上的火摺子突然熄滅，洞中一片漆黑。

韋一滔手上的火摺子早已燒完，郭杰手上的那一個是第二個，接着韋一滔的是畢京舟隨身帶着的那個火摺子。

韋一滔夫婦與郭杰四人俱被那一笑聲震得心頭氣血浮盪，同時也暗暗心驚。

發出笑聲的人絕無疑問，一身功力深厚無比，否則，焉能發出令到六人心頭氣血浮盪的笑聲，更教六人心驚的是，敵人掩到洞外，將洞口堵起來，他們一點也不知覺，萬一洞外的人把洞口堵死，那就活活困死在洞中。

「發出笑聲的人會不會是龍廷威？」方慕山低聲問。

「一定是！」韋一滔道：「武林中，除了無涯大師及有數的幾個門派的掌門人外，就數龍廷威的內功渾厚了。」

「老伴，他們怎會知道我們在這裏的？」葉賽鳳奇怪地道：「我與你一路上都留意身後是否有人跟踪，一無所覺，憑妾身與你的一身修爲，斷不會察覺不到有人跟踪的！」

「老伴，這個麼，我無法解答。」韋一滔雙眼精光閃閃。「或許，在青鋒寨周圍，他們都佈下了暗樁，那麼巧，落在那些暗樁的眼中，因而知道我們的所在。」

「咱們怎辦？」趙重岳着急地問。

「衝出去！」方慕山沉聲道：「難道白白地困死在洞中！」

「二弟，別衝動！」畢京舟忙道：「這個時候衝出去，只怕我們一個也衝不出去！堵在洞外的人若不將洞口堵死，必定設下重重埋伏，我們衝得破一道兩道埋伏，只怕衝不破後面的幾道埋伏！」

「難道我們就這樣束手待斃？」方慕山很不以爲然。「就算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的，拚個够本！」

畢京舟冷冷道：「二弟，就算被你拚個够本，還有賺，那又怎樣？被你拚掉再多人，也拚不掉秦獨夫、龍廷威，那筆血仇誰報？值得嗎？」

方慕山頓時啞口無言。

郭杰道：「兩位前輩有甚麼高見？」

韋一滔道：「咱們稍安勿躁，更不要慌亂，沈住氣，以不變應萬變，看看他們能够玩出甚麼花樣來。」

郭杰第一個贊成韋一滔的高見。

畢、趙、方三人亦沒有異議。

刹時間，六個人都靜下來，黑暗中，只有眼睛閃閃發亮，還有各人的呼吸聲。

「韋老兒、畢京舟，方慕山，快出來，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輩子，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何不乾脆點！」洞外倏地又响起叫聲，一聲聲傳入洞內，有如鐵錘撞擊在大鐘上那樣，震人心弦。

「龍廷威，你終於出現了！」韋一滔以綿密的語聲，抗擊從洞外傳入來的金鐘之聲。

洞外陡地响起一陣狂笑。「韋老兒，你夫婦不是要找本聖君，替你們的死鬼兒子報仇嗎？本聖君如今就在洞外，出來啊！」

韋一滔他們沒有猜錯，在洞外說話的那個人，確是翻江倒海龍廷威！

畢京舟四人不由暗吸一口氣。

若堵在外面的是秦獨夫及其手下，說不定還能够衝出去，突破圍堵，還有一綫生望，如今堵在外面的是江湖上令人聞名色變的龍廷威，他們連一綫生望也沒有！

「龍廷威，老朽與你誓不兩立！」韋一滔振聲大叫。

「韋老兒，你龜縮在洞內鬼叫甚麼？你不是要殺本聖君，替你的兒子報仇嗎？本聖君如今就在洞外，何不出來一刀殺了本聖君！」龍廷威使的是激將法。

韋一滔的老伴葉賽鳳居然按捺不住，厲聲恨叫中，往外衝出。「龍廷威，老身與你這條孽龍拚了！」

幸好韋一滔眼快手急，一把將老妻抓住，壓着聲道：「老伴，妳怎麼沉不住氣，若衝出去，等如送死，不但報不了殺子之仇，還會死不瞑目，遂了那條孽龍斬草除根之歹毒心願。」

畢、方四人也紛紛勸說葉賽鳳務必冷靜，不可衝動。

「韋老兒，你夫婦一直像陰魂般跟着本聖君，無非是想找機會殺死本聖君，如今本聖君就在你們眼前，却不敢出來拚個生死，莫非你兩個只是做做樣子，免得江湖中人耻笑你兩個連殺兒之仇也不敢報？」龍廷威又在使激將法。

「孽龍，殺子之仇不報，誓不罷休！」葉賽鳳嘶聲厲叫，掙扎着欲往外衝。

看來，她的性子比丈夫火爆多了。

韋一滔緊緊地拉住她，硬是不肯讓她走出外面。「老伴，妳聽我說好嗎？咱們若衝出去，有死無生，那時候，有誰替浩兒報仇？妳不是想浩兒死不瞑目吧？」

韋一滔這句話奏效了，葉賽鳳頓時冷靜下來，但却也觸動她的傷心處

，悲哭起來。

「韋老兒，再不出來，本聖君便放火燒了！」龍廷威在洞外大叫。

「方慕山，畢京舟，你們不是要殺我報仇嗎？秦某就在這裏，快出來拚個生死啊！」是秦獨夫的聲音。

方慕山顯得很冷靜，沒有理會秦獨夫的話。

趙重岳着急地道：「憑咱們六人之力，難道不可以拚一拚，突圍而出嗎？」

郭杰道：「趙兄，眼下，他們一再使出激將法，擺明了是想咱們衝出去受死，咱們若上當，只怕衝出去後，根本就沒有拚命的機會，你明白嗎？」

「趙兄，郭兄說得對。」畢京舟道：「咱們不出去，可能還有一絲生望，若衝出去，只怕沒有一個活得了。」

趙重岳被畢、郭兩人說得心服口服，不敢再說甚麼。

「放火！」洞外的龍廷威聽不到洞內的韋一滔六人有甚麼動靜，於是發出一聲大喝。

洞外立時响起一陣抛擲物事的聲音，跟着是必必剝剝的火燒聲。

洞內的韋一滔六人聽着，一顆心頓時收緊。

六個人都沒有吭聲，定定地注視着洞口那邊，雙手緊緊地拳握着。

「老伴，他們放火了。」葉賽鳳終於忍不住地輕聲說。

韋一滔沒有吭聲，一雙眼灼灼有光。

畢、方四人心裏都很焦急，若再不想辦法，他們肯定會被烟火燒死或是薰得窒息而亡！

一縷烟飄入來了。

他們都嗅到那陣烟硝味，心頭不由又一驚。

硝烟一陣接着一陣攻入去，烟氣越來越濃，終於，有人發出嗆咳聲。

那是葉賽鳳。

就像會傳染一樣，其他五人跟着先後發出嗆咳聲。

他們開始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

韋一滔就在這時悶聲道：「咱們往外衝！」

趙重岳詫異地道：「前輩，這個時候才往外衝？」

「趙老弟，聽老朽說！」韋一滔壓着聲，將他想到的主意說出來了，問一聲：「怎樣？」

「只要有一綫生機，都要試一下，總好過被烟火燒死！」畢京舟四人齊聲說。

「有布巾的用布巾，沒有的撕下衣布，將口鼻捂起來，快！」韋一滔疾聲說。

各人立刻動起來。

「走！」韋一滔待各人用衣布掩住口鼻，第一個往外走。

各人緊跟着韋一滔。

* * *

山洞的外面，人影幢幢的，這只是看到的，看不到的不知有多少。

洞口堆滿了柴草等物，火光熊熊，將整個洞口封住。

離洞口約丈許兩丈外，站着十數人，當中的一個年約五十出頭，頷下留着倒捲的短鬚，豹頭環眼，形貌威猛。

站在那豹頭中年人右首邊的是秦獨夫，左首邊的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白臉無鬚，相貌頗英俊，可惜神色陰冷。

在三人的身後，一排站着五六個人，其中有花艷儂、梁決、余過等人。

火光映照下，清楚地顯出他們的形貌來。

這時候的火勢不怎麼猛，大概是剛燃燒的關係吧。

「哼哼，本聖君倒要看看他們在洞內蹩得多久！」當中那個環眼豹頭錦衣人低沉地說，雙眼一直注視着洞口。

聽他自稱，這人不就是翻江倒海龍廷威！

不錯，他就是曾經被無涯大師制服，發誓永不再涉江湖的龍廷威！

「聖君，他們不出來倒好，不燒死也被薰得窒息而亡！省了咱們一番手脚！」秦獨夫陪着笑道：「若他們蹩不住衝出來，就算他們有三頭六臂，也應付不了聖君佈下的天羅地網！」

「嗯！」龍廷威滿意地點一下頭。

「韋老兒與畢京舟等人躲入山洞之內，有如甕中之鱉，除非他們遁地穿山，要不，死定了！」那個白臉無鬚的傢伙說話時語聲陰冷。

龍廷威雙眼煞芒閃現，雙眉突然剔揚了一下。「宋護敎，被你一言提醒，韋老兒等人蹩在洞中不出來，遁地他們肯定不會，但是，洞內是否有一條通往外面的暗道，咱們可是不知道啊！」

秦、宋兩人聽龍廷威那麼說，頓時呆了一呆，兩人同時奉承地道：「聖君所慮極是，若不是聖君頭腦精明，提醒屬下，屬下才想不到呢！」

龍廷威被兩人奉承得一陣飄飄然的，自得地挺挺胸，「秦總堂主，宋護敎，本聖君其實多此一慮，你們看一下，洞口的烟火雖然一直往內吹，但也有一部份往外竄，而且，烟火往洞內竄得並不猛，這情形，只有一個可能，洞裏面沒有通往別處的暗道，要不，那些烟火被扯吸之下早已一古腦兒竄攻入洞內！」

「聖君賢明神武，屬下等不及萬一。」秦、宋兩人齊齊向龍廷威讚頌。

龍廷威一臉得色。「秦總堂主、宋護敎，本聖君縱使怎樣賢明神武，若沒有你們的輔弼，還不是獨木難支，俗語有謂，牡丹也要綠葉扶持！他日本教發揚光大，征服武林，本聖君不會忘了你們的功勞！」

「謝聖君！」秦、宋與後面的花艷

儂等人一齊拜下去！

龍廷威樂得仰天大笑。

驀地，「噗拉」聲中，堆塞在洞口、越燒越猛烈的柴草往外飛散開來，有幾團黑忽忽的物事疾射出來，其中有兩團物事直往龍廷威等人站立的地方射去。

那幾團物體大小不一，最大的有木桶般大，最小的也有椰子般大。

龍廷威的反應最快，疾喝一聲：「一個也不能讓他們衝出來！」雙掌連發，劈向兩團激射過來的物體！

兩股强勁的掌風撞擊在那兩團飛射過來的物體上，發出兩聲炸响聲，看清楚，原來是兩塊大石，被那兩股掌風擊得爆碎開來。

「聽令動手！」秦獨夫暴喝一聲。

山洞前面附近一帶的暗影中，刹時人影閃動。

洞內接連飛射出石塊來，將堵塞在洞口的柴草擊得散射倒塌，露出不少破口來。

龍廷威與秦、宋等人這時已躲避起來，緊緊地注視着山洞口。

只要山洞內有人衝出來，龍廷威便會立刻下令發動埋伏！

驀地，一條人影從一個最大的破口中飛射出來！

「射！」龍廷威親自下令！

一陣急勁的機簧聲乍响，自附近那些陰影中，閃射出一簇簇的箭矢，攢射向那條飛掠出來的人影。

在那陣箭雨之後，是一陣飛矛。

這兩種攻擊，縱使射出來的人是一個絕世高手，也無法應付得了。萬一應付得了，龍廷威還有第三道殺手鐧——黃蜂針。

黃蜂針乃是江湖上一種極之歹毒的暗器，像弩箭一樣以機簧發射，形狀却不同，那是一個圓筒形，筒內裝五十支黃蜂針，可以在眨眼之間，將之悉數發射出去，也可以一次發射十支，發射黃蜂針的部位在筒頭，分佈了十個是梅花形的孔洞，由於用機簧發射，可達十丈之外，十五丈之內，這種黃蜂針之所以歹毒，不但發射勁疾繁集極難應付，特別是在黑夜中，很難一眼便悉數瞥及，稍有一點疏忽，便會着了道兒，而且針尖上淬了劇毒，只要中上一針，就算你功力再高，在一個時辰之內，也會毒發身亡，而在中針之後，會立時全身痲軟，無法動彈，要想跑也跑不了！

由於這種暗器太歹毒的關係，武林中人皆深惡痛絕，於二十年前，黑白兩道破天荒聯手對付創製出黃蜂針的玲瓏手班弄斧，結果，黑白兩道中人起碼有二十多人死在黃蜂針下，才誅殺了班弄斧，並毀了可以依圖製造的那疊圖像！

自班弄斧死後，確是沒有人能夠再製造黃蜂針，但是，據說有十筒黃蜂針流散在江湖上，黑白兩道中人追查了兩年，也不得要領，只好不了了之。

想不到，龍廷威持有絕跡江湖近十多二十年的黃蜂針！

對於龍廷威來說，那是一個秘密，為免成為江湖黑白兩道的衆矢之的，他一直秘不外洩，非到不得已，不會輕易動用！

由於這一次可以一擧殲殺韋、畢等六人，一方面可以根除後患，二方面可以於殺了畢、方兩人後，輕易地取代了兩人在關洛道上的地位，進而向外擴張，遂其野心，所以，他才動用了黃蜂針。

這個秘密，只有秦、宋兩人才知道。

至於他擁有多少筒黃蜂針，只有龍廷威自己才知道，秦、宋兩人也不清楚。

兩人還知道的是，龍廷威這次動用了三筒黃蜂針。

* * *

從破口中射出來的人影似乎是銅鑄鐵打的，對於那些急驟密集如飛蝗暴雨般激射過去的箭雨飛矛一概視如不見，既不閃避，也不封擋，一任那些弩箭飛矛攢射在他的身上。

龍廷威首先發覺不對勁。「小心防備，那是個假人！」氣怒地暴喝出聲。

龍廷威沒有看錯，那確是一個假人！

一個頭上幪了頭巾，穿了衣衫的草人！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洞內的韋一滔等人在火燒烟熏之下，那麼快便做出一個草人來，而且似模似樣的！

那個假人身上滿是箭矛，密痲痲的，少說點，也中了二三十支箭矛，若是活人，有九條命也活不了。

就在那個草人摔落地上的刹那，洞內又飛射出數塊石頭。

龍廷威與秦、宋等人，還有那些埋伏在附近的「教徒」，都全神貫注地注視着洞口，以防洞內的韋一滔等人使詐之後，跟着竄出來！

「轟」地一聲巨响，洞口的左邊壁沿崩塌了一大塊！土石激射中，迅疾地掠射出數條人影。

看清楚，一共是六條人影。

不用說，是韋、畢、方、趙、郭六人！

六條人影才自左邊洞口邊沿那個崩塌的缺口掠射出去，立時墜落地上，往橫裏貼地竄前去！

龍廷威等人一直只留意洞口正面的情形，雖然也顧及洞口的兩邊，但怎也料不到，洞內的韋一滔六人衝是衝出來了，却不是直衝出來，而是不知用什麼手段，擊崩了洞口邊沿，於土石激射中，自那個崩塌的缺口衝出來，他們雖然反應夠快，竟也被那一聲巨响震得怔了一怔，待到回過神來，疾聲喝令埋伏的手下發射弩箭及擲短矛，企圖堵截射殺六人，但已慢了那麼一點點。

箭雨飛矛激射過去的時候，韋一滔六人已墜落地上，貼地向前標竄！因此，那些箭矛都射了個空。

待到龍廷威想喝令手下發射黃蜂針，韋一滔六人貼地標射出去的身影突然間消失了！

就像是驀然間遁入地下那樣。

龍廷威與秦、宋等人看着，禁不住呆了一呆。

這太神奇了！

莫非韋一滔六人眞的會土遁術不成？

那當然不是，否則，韋一滔六人何須冒險從洞中衝出來，在洞內便可以利用土遁術遁走。

韋一滔六人既然不會土遁，那其中一定有古怪！

「颼」地一聲，龍廷威第一個從掩蔽處掠射出來，急掠向韋一滔六人消失之處。

秦、宋等人紛紛往那邊掠射過去。

韋一滔六人消失的地方距洞口約五六丈遠，那個方向與崩塌了一大片的洞口邊沿成一直線，是在龍廷威佈下的埋伏之外。

而龍廷威所佈置距洞口最近的埋伏，也在丈外，他之所以不將手下埋伏得太過接近洞口及左右邊，是方便埋伏的手下發射弩箭飛矛，截擊企圖衝出山洞的韋一滔六人。

想不到，洞口邊沿與埋伏之間，替韋一滔六人留下了脫身的空隙，事實上，他們也料不到韋一滔六人能夠將洞口左面邊沿弄得崩塌了一大片，從那個缺口中衝出來，那一面雖然有埋伏，而且距離最近，由於事出意料之外，應變不及，加上當中及右邊的埋伏變得距離遠了，並不是首當其衝，那自然發揮不出原先應有的威力，在這種情形下，才會被韋一滔六人輕易衝出洞外，並衝出埋伏之外。

事後，龍廷威也暗地裏大大佩服韋一滔六人突圍計策之出奇制勝！

也因此，龍廷威視韋一滔六人爲心腹大患，誓要除去六人而後快。

龍廷威掠到韋一滔六人消失的地方，脚才沾地，陡覺脚下一虛，吃了一驚，急忙提氣橫移開去！

緊接着紛紛掠到的秦、宋等人看到龍廷威那樣，以爲他着了道兒，都吃了一驚，秦、宋兩人閃掠到龍廷威的身邊，驚急地道：「聖君，你沒……」

龍廷威暴躁地一揮手，沒好氣地道：「沒事，通統都是飯桶！居然被韋老兒他們走脫了！」

秦、宋等人都不敢吭聲，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

龍廷威氣吁吁地吐口氣，伸手指着剛才落脚的地方，「你們看看那邊是什麼啊！」

秦、宋兩人如奉綸音，馬上閃身上前，察看那處地下有什麼古怪。

那處地方乍看上去——特別是在黑夜中，一點看不出有什麼古怪，只不過長滿了野草及低矮的荊樹，如此而已。

既然龍廷威要他們去看，其中必有古怪，秦、宋兩人脚撩手撥，看看那些草叢中到底有何古怪。

原來，草叢中有一個坑口，那是被山洪雨水衝擊出來的，坑口的下面是一條山坑，順着山勢往下延伸，由於坑口上及下面很長的一段坑面長滿了茂密的野草荊樹，將坑面遮掩了，因此，不知底細的人，斷料不到，野草荊樹的下面，是一條山坑！

秦、宋兩人頓時恍然明白，韋一滔六人並不會土遁，是竄落坑口下，順着山坑往下溜了。

秦獨夫氣忿地罵了聲娘，才轉對龍廷威道：「聖君，那……下面是一條山坑，韋老兒他們竄落山坑下面溜走的！」

姓宋的護教接口道：「聖君，屬下立刻帶人追下去……」

龍廷威沒好氣地道：「追？還追得上嗎？省點氣力，回去睡覺吧！」

「是，聖君。」姓宋的碰了個釘子，訕訕的，却不敢表露出不滿。

龍廷威哼了一聲，一摔袖子，往寨子那面掠去。

「回寨子！」秦獨夫喝叫一聲，緊跟着龍廷威。

喝聲中，黑暗中人影閃現，一眼看去，少說也有三十多人，龍廷威這一次動用了這麼多的人手對付韋一滔六人，雖然勞師動衆，但也顯出他要殺六人的決心！

可惜，仍然被韋一滔六人逃脫了，怎不令到龍廷威大是氣怒！

* * *

韋一滔夫婦與畢、方、郭、趙四人自龍廷威及其手下的圍堵火攻中成功地衝破包圍，溜脫後，都有一種死裏逃生，再世爲人的感覺。

他們能夠逃出生天，全仗韋一滔夫婦。

原來，全部的主意都是韋一滔夫婦出的——以假人誘敵並吸引龍廷威及其手下的注意，再合六人之力，擊崩洞口左面的邊沿，從缺口中衝出去。還有、韋一滔夫婦由於熟悉山洞附近的地形，知道洞口左邊約五六丈外的那片草叢中，有一條山坑，可以從那裏溜走，避過射來的箭雨飛矛，才成功地逃脫了龍廷威及其手下的圍堵，要不，就算他們能夠成功地衝出洞外，也不可能應付得了箭雨飛矛，還有那三筒黃蜂針。

經過山洞那一役後，既然大家都是同仇敵愾，畢、方四人決定與韋一滔夫婦聯手對付龍廷威。

能夠扭成一股對付龍廷威，總比分散開來，力量強大得多，這個道理，只要不是白痴傻子，都會明白，因此，六人決定是共同進退。

不過，單憑六人之力，根本無法打垮龍廷威新創的混元一聖教，所以，六人經過一番商議，決定將龍廷威再涉江湖，創立混元一聖教的消息傳到江湖上，並邀集武林中的同道，共同對付混元一聖教！

畢京舟掛念家人及莊宅的情形，極想回去看一下，而方慕山想回去看一下被殺的家人及莊中慘死的上下人等是否安葬了，韋一滔夫婦與趙、郭兩人自然不好說什麼了，便決定先到被毀的映霞莊去看一下，再去榆林莊，然後才去邀集武林同道。

* * *

站在變成一片廢墟的映霞莊前，方慕山悲憤塡膺，一個身子不住發抖。

韋一滔夫婦、畢京舟、趙重岳、郭杰五人看着那一片頹垣敗瓦，焦樑炭柱，禁不住一陣唏噓難過。

特別是趙、郭兩人，數日前，才在莊子內做客，如今，偌大的一座莊院，已成廢墟，令到兩人感觸更深。

畢京舟伸手輕輕執住方慕山的手，沒有說話。

方慕山長長地透口氣，感激地看了畢京舟一眼。

跟着，在三個幸保一命，一直守候廢墟旁的莊僕的帶領下，來到死難者的墳前拜祭。

莊中的死難者——方慕山的妻子兒女及上下十多口，都是那三個忠心耿耿的莊漢殮葬了的。

看着那一簇新墳，畢、趙、郭三人及韋一滔夫婦心頭沉重，站在那一大片新墳前，默然垂下頭。

方慕山用力咬嘴唇，咬破了也不知道，噗地跪倒在妻兒的墳前，雙眼紅紅的，像要滴出血來。

沒有人吭聲，墳前一片沉靜，靜得教人感到一陣窒息！

三個莊漢將帶來的香燭冥鏹等擺在墳前，方慕山默默地上香，奠酒、燒冥鏹，待畢京舟等五人上過香後，一直默不作聲的方慕山才低沉地對着那片墳墓道：「這個仇，我一定要報，等着吧！」

方慕山雖然只說了簡短的一句話，但畢京舟等人都感到語意之堅決，禁不住心裏一陣激動。

在丹霞鎭住宿了一晚，翌日，六人起程趕往榆林莊。

在趕往榆林莊的途中，畢京舟心裏一直忐忑不安，不知莊中情形如何，越接近莊院，心裏越加恐怯。

殘陽落在西邊山頭上的時候，六人終於趕到莊院前。

一眼看到莊院前沒有損毀，兩扇莊門雖然關着，但大門上掛着的兩個大燈籠仍在，畢京舟頓時放下心頭那塊大石！

急踢一下馬腹，畢京舟催騎越前，一馬當先，馳向莊院大門。

驀地，關着的兩扇大門一下子拉開來，從門內閃出兩個漢子來，一眼看到一騎當先馳來的畢京舟，頓時歡叫起來：「莊主回來了！」興奮地奔前去。

平靜的莊院內頓時起了一陣騷動，先後跑出十多人來，蜂湧迎上前去。

畢京舟立刻勒停坐騎，翻身下馬，緊緊地執住那兩個最先迎上來的漢子的手，激動地道：「周勇、馬進，各人都好吧？」

「好，好！」周勇、馬進兩人連聲道：「莊主，咱們一直盼你回來……莊主平安回來，咱們就放心了。」

後面的韋一滔五人看到那些莊漢歡欣高興的樣子，都受了感染，臉上露出笑容來。

後面迎上去的人發出一陣歡呼聲，將畢京舟團團圍擁着。

畢京舟高興得只是笑，忘了說話。

事實上，他也不知說什麼好。

那些人簇擁着畢京舟往大門走去。

畢京舟雖然高興，並沒有忘了方慕山等人，忙吩咐幾個莊僕招呼方慕山五人進莊。

才走到大門前，門內走出六七個人來，領頭的一個是梁寒操！

後面跟着的，是張活、劉重慶，還有莊內的護院教頭蔣捷等人。

「大哥！你回來了！」梁寒操歡叫一聲，搶前去。「二哥呢？」

「三弟，看到你們無恙，我眞高興。」畢京舟緊緊握住梁寒操的手，接着扭頭向後望一眼。「二弟就在後面！」

「二哥！」梁寒操朝後面的方慕山招呼一聲。

「三弟！」方慕山大聲回應。

梁寒操看到與方慕山一起走來的只有趙、郭兩人，燕、陳兩人都不在，還有一男一女兩個老人，不由問道：「大哥，怎麼不見了陳兄與燕兄？還有……」

畢京舟打斷梁寒操的說話：「三弟，我們趕了一天路，都累了，進去坐下再慢慢說吧。」

梁寒操雖然心急想知道畢京舟等人離開莊子後，這幾天的經歷，聽畢京舟那麼說，只好按捺下心中的好奇，點頭道：「大哥，快請進莊，好好歇一歇。」

一行人走入莊內。

* * *

內堂中，擺放了一桌酒菜，畢京舟、方慕山、韋一滔夫婦，還有趙、郭兩人，張活、梁寒操、劉重慶等人，坐滿了一桌，桌上的酒菜已吃喝得七七八八。而在開席之前，畢京舟已將韋一滔夫婦介紹給梁寒操等人認識。

梁寒操等人當然沒有聽聞過韋一滔夫婦的大名，但却久聞韋元浩的俠

名，對韋一滔夫婦自然尊敬有加。

席間，梁寒操將畢京舟等人離開莊子後，遭到餓獅項青城率衆襲擊莊院，被他們擊退的經過，說出來。

畢京舟、方慕山等人也將這幾天的經歷，一五一十說出來，聽得梁寒操、張活等人魄動心驚。

對於陳、燕兩人的慘死，他們都感到悲憤不已。

畢京舟對於能夠擊退並重創項青城等來犯之敵，感到好高興，雖然毀了莊院的後進，他一點也不覺得痛心，認爲得比失大。

接下來，他們商議如何邀集武林同道一事，商議起來。

經過一番商議，他們擬出一張名單。

之後，他們有見於對付龍廷威的混元一聖教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俗語謂蛇無頭而不行，環顧衆人，韋一滔年高德劭，武功最高，畢京舟提議由韋一滔做帶頭人，主持大局，衆人齊聲擁戴。

韋一滔却謙辭不就：「各位對老朽的厚愛，老朽感銘於心，只不過，老朽還是第一次涉足江湖，對於江湖上的人事，雖然說不上一無所知，也是所知極少，武林中的同道也不認識老朽這個人，甚至沒有聽聞過老朽的賤名，若由老朽主其事，那肯定會事倍功半，甚至沒有人會聽老朽的！不是老朽不想負此重任，老朽實在不是適當的人選。因此，老朽建議，還是由畢老弟與方老弟主持大局最好，起碼，兩位老弟在道上名頭響亮，道上的同道大概沒有多少個沒聽聞過兩位老弟大名的，兩位老弟出面邀集道上同道，肯定會事半而功倍。」

衆人聽韋一滔那麼說，深覺他說得有理，一致推舉兩人主持大事。

畢、方兩人推不掉，只好答應下來。

跟着，他們又商議如何應付混元一聖教襲擊，跟踪監視等事宜，直談到二更過後才就寢！

* * *

根據擬好的那份名單，畢京舟他們第一個要去拜訪的人，是紫金刀徐泰。

徐泰在關洛道上的名頭僅次於畢、方兩人。

他住在洛陽西面七十里外的玉門鎮上。

其實，論到實力，徐泰的宏武堂與映霞、榆林兩莊不遑多讓，堂中人手不下五十人。

畢、方兩人與韋一滔夫婦，郭、趙兩人這一日來到玉門鎮。

由於恐怕龍廷威不死心，會派人再次襲擊榆林莊，畢京舟費了一番唇舌，才勸說了梁寒操、張活兩人與劉重慶、蔣捷等人留守在莊內，嚴防混元一聖教侵襲莊院。

六人來到玉門鎮，一經往宏武堂拜訪紫金刀徐泰。

徐泰聽聞方、畢等人來訪，親自到大門前揖迎六人進內，在閱武廳內分賓主坐下。

待堂下弟子奉上茶後，徐泰向畢、方兩人道：「畢兄、方兄，未知六位光臨敝堂，有何指教？」

方，畢兩人當下向徐泰道明來意。

其實，對於映霞、榆林兩莊遭到侵襲的事，徐泰早已聽聞，聽兩人說完後，慨然道：「畢兄、方兄，徐某兩莊發生的事情，早有所聞，本擬派人到兩莊問實情，兩位已先到敝堂，徐某萬料不到，侵襲兩莊的人乃是龍廷威的混元一聖教所爲，俗語有謂，唇亡齒寒，龍廷威這一次毀諾再涉江湖，創立混元一聖教，証明了是要對付道上的武林同道，咱們若不同仇敵愾，敝堂遲早也會被混元一聖教所吞併，這不但關係到武林同道的生死存亡，也關係到敝堂的存亡，因此，敝堂義無反顧，誓與六位及道上的武林同道聯手對付混元一聖教！」

「難得徐兄如此深明大義，無懼龍廷威之兇名，畢某感佩不已。」畢京舟朝徐泰抱拳一拱。

徐泰還禮不迭。「畢兄怎麼客氣起來了？從今後，咱們都是自己人了，請畢兄不要再客氣。」

「徐兄確是一條豪爽的漢子！」方慕山由衷地道。

「方兄，你又說客氣話了。」徐泰笑道。

一句話，說得衆人都笑起來。

徐泰待衆人笑聲稍停，詫異地道：「龍廷威怎會突然毀諾重出江湖？並創立混元一聖教，企圖取代畢兄與方兄在道上的地位？他的野心似乎不少，說不定，他並不是意在關洛道這一塊地方，仍是志在整個武林！」

頓一下，接道：「難道他不怕無涯大師出頭，教訓他嗎？」

韋一滔嘆口氣，道：「徐堂主，無涯大師經已圓寂了，要不，龍廷威怎敢如此放肆！」

「無涯大師圖寂了，怎麼江湖上一點消息也聽聞不到？」徐泰驚詫得雙眼霍然大睜。

「千眞萬確！」畢京舟沉重地道：「韋前輩爲了龍廷威再出江湖這件事，曾到金剛寺面見無涯大師，結果，看到的是無涯大師圓寂後的法身！」

韋一滔接口道：「徐堂主，老朽親眼看到無涯大師的法身，不得不相信無涯大師確實圓寂了，至於江湖上爲何沒有傳聞，那是因爲寺中的主持大師遵照無涯大師圓寂前的囑咐，爲免龍廷威聽到無涯大師的死訊後『靜極思動』，再出江湖，攪得江湖腥風血雨。所以，主持大師才沒有將無涯大師的死訊宣揚出去。」

「前輩，既然金剛寺主持大師將無涯大師的死訊秘而不宣，那龍廷威怎會知悉？」徐泰疑惑地問。

「這個麼！老朽無法回答，大概要問龍廷威，才有答案。」韋一滔道。

「畢兄，這位前輩怎麼稱呼？」徐泰早就想請教畢京舟，因爲，六人中，只有韋一滔夫婦是陌生人。

畢京舟忙道：「徐兄，韋一滔前輩及葉前輩乃是辟邪刀韋元浩的高堂！」

徐泰一聽，忙不迭站起，向韋一滔夫婦深深一揖，「韋前輩，請恕徐某眼拙，失敬了！」

韋一滔夫婦忙站起來，還禮不迭。

徐泰感嘆地道：「兩位前輩，徐某與令郎——韋兄有數面之緣，就在去年元宵，徐某於洛陽城內，還與韋兄在第一樓上喝酒，如今想來，彷彿是昨天的事，令郎好麼？」

韋一滔聽徐泰提及愛兒，不禁悲從中來，葉賽鳳更是悲傷盡顯，差點滴下淚來。

「犬兒已於三個月前，於淮水邊，死於龍廷威那孽龍的毒龍掌下！」韋一滔悲痛地道。

「韋前輩，韋兄……死於龍廷威掌下？」徐泰震驚得失聲驚叫。

「徐兄，韋前輩就是爲了報殺子之仇，才與咱們走在一道！」方慕山道。

徐泰顯得很激動，喃喃道：「想不到，眞想不到！那一日，在第一樓上韋兄還與徐某約定，於中秋後，來敝堂一聚，與徐某切磋刀法，言猶在耳，韋兄已……」

「徐堂主，犬兒有你這種豪爽高義的朋友，也不枉他這一生！」韋一滔道。

「韋前輩，比起韋兄，徐某不及萬一。」徐泰道：「是了，韋前輩，龍廷威爲何殺韋兄？」

「因爲犬兒知道他再出江湖的野心，並一再摧毀了混元一聖教的兩處分堂，所以，那條孽龍對犬兒恨之入骨，殺死犬兒！」韋一滔悲憤地道。

郭杰道：「韋兄之死，顯示出龍廷威的混元一聖教是一個邪惡的組合，跟着又用惡毒的手段取代方兄與畢兄在關洛道上的地位，暴露其狠子野心，咱們若不在混元一聖教羽翼未豐前，將之瓦解，那整個武林將會受其荼毒，因此，咱們必須盡快對付他們！」

「郭兄說得對。」畢京舟道：「既然徐兄慨允加入對付混元一聖教的行動，那咱們明天馬上到其他同道那裏，聯絡他們。」

衆人點頭稱是。

* * *

翌日，畢京舟六人辭別了徐泰，趕往日照山，拜訪百禽觀的五禽道人。

百禽觀在關洛道上頗有名，觀中的住持五禽道人更是道上的知名人物。觀中連火工道人在內，一共有十九個道人，全都會武功，修習的是百禽身法與五禽拳術，而五禽拳乃是五禽道人所創，因而得名。

五禽道人今年已經七十出頭，仍然老當益壯，臉色紅潤，頭上沒有一絲白髮，看上去只像五十許人。

百禽觀距玉門鎮不很遠，約五十里遠，畢京舟六人策騎只需一個時辰左古。

就在畢京舟六人離開玉門鎮宏武堂約半個時辰左右，宏武堂外突然出現一批不速之客！

那批不速之客，團團將宏武堂圍起來。

那批人穿一式的灰衣，只有站在宏武堂大門前的五個人穿着錦衣長袍。

當中那一個年約四十出頭，身形頎挺，蠶眉鳳眼，頗具威儀，此人正是秦獨夫！

站在秦獨夫左右邊的，分別是梁決、余過、花艷儂等人。

站在大門前當值的兩個宏武堂弟子驟見秦獨夫等人來勢洶洶，顯然來意不善，其中一個喝道：「呔！來者何人！膽敢將本堂大門圍堵着！」

另一個立刻跑入堂內告警。

秦獨夫只是哼了一聲，沒有理會那個守門弟子。

余過瞪眼喝道：「不知死活的小子，死到臨頭，還敢裝腔作勢，快叫徐泰出來說話！」

那個守門弟子聽到余過直呼堂主大名，生氣地道：「你是甚麼傢伙，膽敢在此大呼小叫？」

「小子，你大概不想活了！」余過怒喝一聲，便欲撲上去，出手斃了那個守門弟子。

秦獨夫手一伸，攔住余過。「余堂主，還不是動手的時候，忍耐一下，待徐泰出來，看他如何說話，再動手不遲！」

余過應了聲「是！」悻悻地瞪了那個守門弟子一眼，退回原位。

那個守門弟子夷然不懼，怒聲道：「快說，你們是甚麼人？膽敢來本堂撒野！」

「小子，你聽着，別嚇破了膽！」梁決語聲又冷又硬。「站穩了！咱們乃是混元一聖教教主麾下，秦總堂主率屬下四堂堂主暨四堂教徒，特來找徐泰說話！」

「赫！原來是混元一聖教的傢伙來本堂撒野！」一把沉宏的聲音從裏面傳出來。

答話的當然不是那個守門弟子。

隨着話聲，從大門內走出一個人來。

「堂主！」那個守門弟子垂手叫一聲。

那人正是徐泰。

宏武堂堂主紫金刀徐泰！

徐泰朝那守門弟子點點頭，雙眼溜了秦獨夫等人一遍，心頭頓時往下一沉，臉上却神色不動，暗忖道：「混元一聖教的人來得眞快，方兄他們才

走了不久，他們便來了，看來不能善了。」

「赫！原來是閻羅手秦獨夫，最毒婦人心花艷儂，還有余過，粱決！本堂何幸如之，幾位黑道上的惡煞等人，全來了！」徐泰口裏一點也不示弱。

說話間，從大門內走出三個人來，一字排開，站在徐泰的後面。

那三個人分別是付堂主唐寧、教頭崔灝中、井深。

秦獨夫雙眼一翻，一副不將徐泰看在眼內的樣子。「徐泰，你有種！」重重地哼了一聲，說下去。「你可知道，剛才那樣對本總座說話，足以要你死五次，哼哼，你今日走運，本總座網開一面，只要你答允本總座提出的條件，本總座擔保你日後地位比如今高得多！」

徐泰冷笑一聲，「說來聽聽。」

秦獨夫道：「只要你答應投在本教聖君麾下，你馬上便是本教設在玉門鎭的分堂堂主，仍是統領貴堂中的弟子；日後，待本教征服武林後，你便是關中道上的中州堂堂主，關中道上的所有幫派組合，皆歸你統轄，怎麼樣？」

徐泰翻翻眼。「秦獨夫，你說的條件頗動聽。」

秦獨夫皮笑肉不笑。「本教教主聖君一向都厚待麾下，你若是能夠屢建功績，說不定，將來你的地位還在本總座之上。」

「秦獨夫，別再說了。」徐泰咧嘴一笑，「再說，徐某受不了誘惑，馬上率領本堂上下，投效貴教主麾下！」

「徐泰，你敢耍秦總堂主？」余過怒叫。

秦獨夫的臉色刹時陰沉下來。

徐泰仍然咧嘴笑着：「徐某耍你們？哈哈，是你們討徐某的便宜才是，徐某辛苦建立的宏武堂，你們動動嘴皮子，便將徐某一生心血據爲己有，還口口聲聲說甚麼厚待徐某，眞是天大的笑話，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徐泰，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秦獨夫眼中煞光暴射！

「徐某人頂天立地，寧折不彎，豈會與你們這些惡煞兇人，邪魔外道，同流合汚！」徐泰正氣凜然。

「徐泰，本總座再給你一次機會！」秦獨夫臉上突然木無表情。

徐泰决絕地道：「徐某敬謝不敏！」

一頓，重重地道：「徐某絕不會給你們機會！」

「好！」秦獨夫陡地狂笑起來，好一會，才止住笑聲：「你聽着，你想與畢京舟等人聯手對付本教，嘿嘿，你是自取滅亡。只因你一念之差，害死了貴堂所有人！」

跟着，又惡狠狠地道：「聖君嚴諭，凡不肯投效本教的人，一律格殺，絕不許其爲敵方所用！」

徐泰了無懼色，昂然道：「秦獨夫，別說大話，縱使本堂今日玉石俱焚，也要撈個夠本！」

「殺！」秦獨夫暴喝一聲，當先撲向徐泰！

徐泰也大喝一聲：「拚！」掣出紫金刀，迎向秦獨夫。

刹那之間，「殺」聲震天，混元一聖教的教徒蜂湧撲向宏武堂，宏武堂的弟子則自堂內撲出來，截擊混元一聖教的教徒。

這一戰，據躲在遠處窺看的路人及僥倖沒有戰死的宏武堂衆事後述說，戰況之慘烈，有如兩軍短兵相接那樣激烈兇猛，不少看到的人都被那血腥的場面嚇得以後好長的一段日子，仍然發噩夢！

那一戰的結果，徐泰慘死在秦獨夫與花艷儂兩人的聯手夾攻之下，身負七處傷，戰至最後一口氣爲止。

說起來，徐泰並不是白賠上一條命，起碼，他在拚命中，殺了兩個混元一聖教的徒衆，削下秦獨夫左臂膀一些皮肉，斬傷花艷儂的右大腿處。

只不過，那一戰令到宏武堂幾乎全軍盡墨——只有五六個弟子僥倖逃脫。

宏武堂亦被秦獨夫下令手下放火燒毁了。

而秦獨夫這一次只可以說慘勝——折損了近二十名手下，連粱決也戰死了，余過亦受了重傷。

宏武堂雖然全軍覆沒，但正如徐泰所說，他們總算撈回來！

* * *

畢京舟與韋一滔六人在百禽觀只逗留了二個時辰，便辭別五禽道人，趕往落馬坡。

他們之所以急着離開百禽觀，一是因爲五禽道長在他們道明來意，說出龍廷威毁諾重出江湖，創立了混元一聖教及一連串所作所爲後，五禽道人一口便答允加入他們對抗混元一聖教的行動，二來，他們想爭取時間，盡快聯絡上要聯絡的同道，因此，他們在百禽觀吃了一頓飯後，便趕往落馬坡。

落馬坡上有一個莊堡，名叫天馬堡，堡主姓燕，名冲，外號雲裏鵰，一身輕功據說比秦獨夫還要高明，堡中上下合計起來有近六十口人，實力與宏武堂相當。

畢京舟六人趕往落坡，就是要到天馬堡見燕冲，邀他相助，共同對付龍廷威的混元一聖教。

畢京舟六人是在午後離開百禽觀的。

大約黃昏時分，百禽觀左右兩邊的圍墻在一片「轟轟」的這巨響聲中，穿崩倒塌！

觀內的道士大吃一驚，不知發生了甚之麼事，慌急地撲出去察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那些道士才衝出去，一眼便看到

不少灰衣人抬着六根合抱粗的巨木，自倒塌的圍墻決口中衝入來，衝向道觀的左右兩邊側墻，企圖將墻撞穿崩塌。

那些道士怒不可遏，叱喝連聲，撲向那些抬着檑木的灰衣人。

但立刻便被另一批手持兵器的灰衣人截住，雙方厮殺起來。

五禽道人與幾個弟子急匆匆走出觀外，才走出門外，便被一伙人堵着。

五禽道人一眼看到那伙人，頓時倒吸一口氣，臉色微變，雙眼直瞧着當中那個穿着綉金錦袍、豹頭環眼、頷下髫子倒捲的那個人，脫口失聲道：「龍廷威，是你這條孽龍！」

五禽道人沒有認錯人，那人確是翻江倒海龍廷威！

龍廷威居然親自來百禽觀對付五禽道人，看來，他不敢小覷百禽觀的實力！

再瞧瞧他身後的那些人，其中不乏黑道上的有名人物，諸如鬼影林火、湘西惡客何必生、笑裏藏刀蔣匡、殺人不見血郝百川，這幾個都是黑道上有名的惡煞兇神。

「五禽老道，看到本聖君，很意外嗎？」龍廷威一笑，「本聖君不想多費唇舌，相信畢京舟等人經已將本聖君重出江湖的因由，都對老道作加鹽加醋地說了出來，也明白本聖君來這裏的來意吧？」

五禽道人暗吸一口氣，平靜地道：「龍廷威，貧道生性愚純，猜不到你光臨敝觀的來意。」

龍廷威冷笑一聲，「老道，別裝糊塗了，你如今有兩條路好走，一是歸順本教，本聖君委你爲本教護教之職，另外一條路，本聖君不說，老道你也心知肚明。」

「是不是死路一條？」五禽道人仍然喜怒不形於色，一派心平氣和的。

「嗯！」龍廷威顯得有點不耐煩。

「老道，你已活了一把年紀，不想看到百禽觀玉石俱焚，臨老不得善終吧？」

五禽道人仍然氣不浮，意不動。

「正邪不兩立，若要貧道助紂爲虐，有虧道行，倒不如一死！」

「老道，你忍心看到觀中弟子遭殃嗎？」龍廷威雖然心裏大不耐煩，仍想說服五禽道人。

「與其苟活，不如痛快一死！」五禽道人淡淡道。

「老道，既然冥頑不靈，本聖君只好成全你！」龍廷威跟着提氣暴喝一聲：「殺！」衝着五禽道人撲過去。

五禽道人也喝一聲：「寧爲玉碎，不作瓦全！」

站在他身後的九個親傳弟子齊聲呼應，一擁而上，迎向撲過來的湘西惡客何必生，笑裏藏刀蔣匡等黑道惡煞。

兩下裏才動上手，驀地响起三四聲「轟」然巨响，整座道觀爲之震晃起來。

原來，那些抬着檑木的灰衣人在衝到道觀兩面側墻時，並沒有馬上撞墻，而是停下來，等待命令，龍廷威那一聲「殺」，就是命令，那些灰衣人聽聞那一聲「殺」，才呼喝一聲，用檑木撞墻！

五禽道人與觀中道士又驚又怒，但却無法阻止混元之一聖教的教徒摧毁道觀，因爲，觀中上有五禽道人，下至火工道人，都被龍廷威及其麾下的教徒糾纏住，無法抽身保護道觀。

在一聲聲轟然聲中，驀地响起一下震天動地的聲响，沙土飛揚，瓦礫濺射，好不驚人！

原來，整座道觀已被那些抬着檑木的灰衣人撞得倒塌崩頹！

五禽道人雖然修爲有年，但眼見祖師創下的百年基業毁於一旦，也不由動了眞氣，施展一身所學，與龍廷威拚個生死！

這一戰，百禽觀玉石俱焚，上自五禽道人，下至火工，無一倖免，全部戰死！

而混元一聖教那方面，由於有龍廷威親自出馬，再加上何必生、蔣匡等黑道高手的相助，在人數上佔了優勢，因此，傷亡不算嚴重。

就這樣，百禽觀繼宏武堂之後，毁於混元一聖教血腥手段下。

* * *

畢京舟六人依照名單上開列的姓名，全都拜訪過了，得到那些武林同道的慨然允諾，加入對付混元一聖教的行動！

對於這個結果，六人感到滿意，興奮。

六人估計，所有被邀的武林同道聯合起來足够實力對付龍廷威的混元一聖教，對於這一戰，他們充滿了信心。

甘家堡的堡主甘寧，是畢京舟六人拜訪的最後一個武林同道，難得甘寧一口便答應加入對付混元一聖教的行動，六人懷着興奮的心情，辭別甘寧離開甘家堡趕回榆林莊。

他們急着趕回榆林莊，是要着手準備於五日後，接待趕去榆林莊的武林同道，共商對付混元一聖教的行動。

身爲東道主，當然要好好準備一番，以便招待到來趕會的武林同道。

這一路上，六人一直加倍小心，以防混元一聖教會在路上襲擊他們，幸好，一直沒有發生意外。

六人於慶幸之餘，心裏感到奇怪，龍廷威怎會放過他們，任由他們聯絡道上的同道對付他們。

直至在趕回榆林莊的途中，相繼聽到宏武堂、百禽觀，天馬堡被毁，徐泰、五禽道人、燕冲三人及其弟子手下全部戰死的消息，他們才恍然明白，混元一聖教不對付他們，轉而對付他們連絡的武林同道，這一着比對

付他們還要惡毒！

殺鷄儆猴，從來都比直接對付的人收效更大，龍廷威這一着，確是高明！

畢京舟六人聽到那接連傳來的壞消息後，又驚又怒，急忙改變路綫，轉往天馬堡等三處地方察看一下。

三人馬不停蹄，趕到落馬坡上的天馬堡，只見原本堡牆聳立的莊堡，已變成一片廢墟，盡是頹垣敗瓦、焦木斷樑，屍骸滿佈，大部份經已燒焦了。

六人看着眼前的情景，心頭一陣沉痛，用力咬着牙，默然看着眼前的慘況，半晌，也沒有人吭一聲。

驀地，方慕山仰頭發出一聲悲憤的烈嘯。

烈嘯聲劃破沉靜的氣氛，激盪起各人心頭翻湧的氣血！

「燕兄，還有堡中死難的弟兄，這個仇，咱們一定會替你們報！」方慕山激昂憤慨地揮動拳頭。

畢京舟與韋一滔夫婦，還有趙、郭兩人，沉痛地垂下頭。

「大哥，韋前輩，我去找龍廷威拚命，替燕堡主及其他的死難者報仇！」方慕山似乎控制不了自己，激動得說話的聲音有點顫抖。

畢京舟一把抓住方慕山，沉聲道：「二弟，千萬別衝動，這個時候，最需要冷靜沉着，要不，不用龍廷威來對付我們，我們已經垮了！」

郭杰也道：「方兄，要報仇，就要沉住氣！你的心情郭某很明白，咱們誰不心裏悲痛難抑，咱們若是連這種打擊也經受不起，還奢言甚麼對付混元一聖教？」

韋一滔連連點頭。「方老弟，忍耐點，只不過還有五日，咱們便要聯合起來，對付龍廷威及其混元一聖教，你不是連這幾日也等不及吧？」

方慕山待韋一滔說完話，感慨地道：「韋兄，方某不是忍耐不了，對於燕堡主的死，方某總覺得是咱們害了他們，若咱們不來找他們，說不定他們便不用死，天馬莊也不會被燒毀。說實話，是咱們害了燕堡主他們，咱們若不替他們報仇，怎對得起他們？」

「二弟！你說得有對有不對！」畢京舟沉聲道：「當然，如你所說，咱們若不找燕堡主，龍廷威不會這麼快便對天馬堡下手，我是說，那不過是快與慢之分！咱們都知道！龍廷威創立混元一聖教，其目的是江湖武林，就算咱們不去找燕堡主，龍廷威遲早也會找他，要他歸附其教，燕兄一定不會屈服，龍廷威一樣不會放過他，是不是？」

韋一滔夫婦與郭、趙兩人都連連點頭。

方慕山聽着畢京舟的話，激動的神色漸漸放緩下來，待到畢京舟說完，已經完全平復下來。

「大哥，我實在壓抑不了心頭翻湧起來的怒憤之氣，才會那樣說。」

「方兄，希望你以後遇到事情，不要再那麼衝動。」趙重岳道。

方慕山用力點一下頭。

「四位老弟，龍廷威這一着異常惡毒，老朽眞擔心，其他的武林同道聽到這個消息後，會否改變主意？」韋一滔一臉憂色。

「韋前輩所慮的是！」郭杰道：「但願其他的武林同道不會被龍廷威這着殺鷄儆猴的手段嚇倒！」

畢京舟遲疑地道：「甘堡主、齊兄等人不像是貪生怕死之人，我看，他們不會被龍廷威的那種手段嚇得退縮的！」他口裏那麼說，心裏却沒有多大信心。

「這時候胡猜亂說，有甚麼用？」葉賽鳳開口說道：「到了約定的那一日，看看有多少人到來，不就知道是否有人改變主意了麼？」

畢京舟五人都點頭同意葉賽鳳的話。

「燕堡主是爲了不屈服於混元一聖教的淫威之下，才慘遭酷劫的，咱們說甚麼也要將堡中那些死難者殮葬，五位說是嗎？」郭杰看着韋一滔五人。

五人一齊點頭。

＊　＊　＊

畢京舟六人趕回榆林莊時，距「同盟」大會還有一天。

他們這麼遲才趕回榆林莊，是因爲他們於埋葬了天馬堡的死難者後，還到百禽觀與宏武堂去看過，若不是宏武堂有幾個弟子倖逃一命，早已將徐泰等人的屍體收殮埋葬了，要不，只怕過了大會之日，他們還趕不回去。

對於宏武堂三處地方被混元一聖教摧毀，畢京舟六人都很難過及憂慮，但在他們趕回榆林莊的這一段時間內，叫他們略爲放下心的是：並沒有再聽到壞消息，再有那一個武林同道遭到混元一聖教的屠殺！

其實，他們一路上也在擔心榆林莊是否會遭受到混元一聖教的攻擊，與宏武堂、百禽觀、天馬堡一樣，灰飛烟滅。

看到莊子安然無恙，畢京舟才鬆口氣，提起的一顆心利時放下來。

留守在莊內的梁寒操、張活、劉重慶三人聽聞畢京舟六人回來了，急急迎出去。

相見後，自有一番問長問短，畢京舟六人雖然很累，不得不提起精神與梁寒操幾人說話。

梁寒操幾人聽了畢京舟六人的述說後，既興奮，又悲憤難過。

「大哥，明天甘堡主等同道到來赴會，商議好對付混元一聖教的行動後，咱們便不用再害怕混元一聖教對付咱們，哈哈，混元一聖教的末日到了！」梁寒操興奮得壓抑不住，笑起來。

「三弟，別高興得那麼早。」方慕山道：「混元一聖教以血腥手段，摧毀了宏武堂、百禽觀、天馬堡，難保其中有人怯懼於混元一聖教的淫威之下而改變主意，因此，對明日之會，別太樂觀。」

張活道：「方兄，那些武林同道都是俠義之人，依張某之見，他們不會退縮的。」

梁寒操馬上接口道：「張兄說得對，他們若怯於混元一聖教的淫威，改變主意，日後還有臉在武林中立足麼！」

「梁兄，你這麼說，未免太樂觀了，要知道，人在面對生死時，會完全變成另一個人的！因此，咱們別那麼樂觀，要不，失望會越大！」郭杰道。

「郭老弟所言甚是。」韋一滔道：「漂亮話誰不會說！誰是不怕火的眞金，那要經過火煉，才能辨別出來！」

畢京舟不想再在這上面說下去，說道：「明日便是同道大會之日，時間倉促，要盡快準備一下，免得到時招待不週，壞了大事。」

頓一下，看着梁寒操，說道：「三弟，你去準備一下。」

梁寒操答應一聲，離座往外走。

方慕山對劉重慶道：「重慶，你去幫忙一下。」

劉重慶應一聲，跟着梁寒操往外走。

畢京舟看一眼韋一滔五人，說道：「韋前輩，趙兄，郭兄，咱們都累了，早點安歇吧。」

各人確是累了，紛紛站起來，各自回房歇息。

孽龍肆虐　神功降魔

甘家堡甘寧、鐵拳侯寶鈞、光華堂堂主夏中華、四海幫幫主齊先達、九環門門主楚漢水、錦衣堂主蔡洪、一刀斷魂包活、無影脚段迅、快意堂堂主唐快意，於午前，先後來到榆林莊。

這九個人與宏武堂的徐泰、百禽觀的五禽道人、天馬堡的堡主燕冲，合共十二人，都是畢京舟六人先後邀約共同對付混元一聖教的同道，由於百禽觀、宏武堂、天馬堡被混元一聖教毀了，因此，只有甘寧等九人依約趕來榆林莊相會。

說起來，這幾個人所代表的幫派堡寨，加上榆林莊，乃是關洛道上最具實力的門派堂口，若聯合起來，其實力足以對付任何勢力的進侵攻擊，說得上是關洛道上的精銳。

原先，畢京舟、方慕山、韋一滔、趙重岳、郭杰五人都以爲，經過宏武堂、百禽觀、天馬寨的事件後，九人之中，可能有人會打退堂鼓，想不到九個人都沒有因此而改變主意，令到畢京舟六人於甘寧九人先後到達後，既感到意外，亦感到振奮。

畢京舟與方慕山都很感動。

梁寒操與趙重岳感到慚愧。

因爲，他兩個曾對九人之是否不懼龍廷威之殺鷄儆猴手段，甚有懷疑，如今九個人都來了，怎不令到兩人大感慚愧。

對於甘寧等九人的到來，畢京舟等人都感到極之欣慰，九個人安然來到榆林莊，那顯示九人所代表的「勢力」沒有遭到混元一聖教的攻擊！

招呼甘寧等人吃過午飯後，歇了一會，畢京舟請衆人到大廳上商議對付混元一聖教的事宜。

在來商議之前，衆人自不免提到天馬堡、宏武堂、百禽觀被混元一聖教摧毀的事情，對於徐泰、五禽道人、燕冲三人之寧死不屈，衆人都欽敬萬分，反之，對混元一聖教的暴行，義憤塡膺！

看到衆人那種慷慨激昂的樣子，畢京舟與方慕山都感到極之興奮，兩人相信，就憑着這股敵愾同仇的氣概，足以對付混元一聖教。

待衆人激動的情緒稍減後，畢京舟掃了衆人一眼，抱拳道：「各位，混元一聖教欲侵佔吞掉咱們在道上的地位，這是關乎到咱們生死存亡的大事，除非各位中，有人甘願成爲混元一聖教的附庸，受其驅使，否則，咱們一定要聯合起來，對付混元一聖教！」

甘寧、齊先達、夏中華九人互相看了一眼，齊皆握拳振臂。「畢兄，咱們都是堂堂正正之輩，豈能卑躬屈膝，苟活於混元一聖教的淫威之下，豬狗不如！又怎對得起慘死在混元一聖教刀下的徐堂主、五禽道長及燕堡主？正所謂正邪不兩立，縱使玉碎，也不作瓦全！咱們誓與混元一聖教抗擊到底，不滅此邪教，誓不罷休！」

甘、齊、夏等九人皆慷慨激昂，一副義無反顧的樣子。

畢京舟與方、韋、趙、郭等人大感振奮，方慕山大聲道：「各位同道，難得咱們同心一志，龍廷威雖然厲害，根本不足懼！」

郭杰振聲道：「方兄說得對，俗語有謂，衆志成城！只要咱們齊心一志，無論再厲害的惡煞兇神，一樣對付得了！」

頓一下，又道：「但是，對付他們，還是要講究策略計謀，並不是一窩蜂便能對付得了，這一點，相信各位兄台皆明白，因此，咱們必須在行動之前，商議好對付混元一聖教的計策，未知各位以爲然否。」

衆人紛紛點頭稱是。

九環門主楚漢水道：「郭兄所言極是，各位若有甚麼高見，請說出來，大家共同參詳。」

這一參詳商議，結果談說了半日，才商議完。

對於商議好的一套對付混元一聖教的行動計策，衆人都沒有異議，就這樣決定了。

依照商議好的計策，由榆林莊畢

京舟代表衆人，向混元一聖教下戰書，於十月初十之日，對決於九陽山下的日照坪！

到時闕洛道大同盟聯合起來，與混元一聖教決生死，定存亡？

當然，他們不會將全部的人手放在日照坪那一戰上，爲防龍廷威耍陰謀，他們分出一部份人手，作爲應變之用！

而另外再撥出一小部分人手，作爲伏兵，於決戰時，來個奇兵突出！

按照他們商議好的計策，對付混元一聖教，應該穩操勝券。

他們還議決，於決戰混元一聖教那日，各自趕到日照坪左面的陽崗下會合。

一切商議好後，夏中華等九人在榆林莊住宿了一晚，翌日各自趕回去，準備十月初十那一戰。

夏中華等人辭別畢京舟，離開榆林莊之日，是八月二十七日，距十月初十這一日不過還有四十三日！

＊　＊　＊

日子一天接一天過去，算算日子，距決戰之日只有五天。

在這段日子中，榆林莊除了嚴加防範混元一聖教的襲擊外，還暗中秣馬厲兵，準備到時與混元一聖教一決生死！

莊內自上而下，每一個人都既興奮又緊張，巴望那一日快些到來。

但是，就在那一日，十月初五日，張活突然不見了。

張活失了踪！

張活在這個時候失踪，不免引起衆人的猜疑。

梁寒操與劉重慶認爲，張活在這個時候失踪，說不定賣友變節，投靠了混元一聖教，又或是臨陣退縮，害怕活不了，一走了之。

但郭杰、方慕山、趙重岳却認爲張活不是那種貪生怕死之輩，要不，他也不會冒死趕到映霞莊報訊，三人力言張活是一個血性漢子，決不會變節或是退縮，並猜測張活這一突然失踪，極有可能去探查混元一聖教的虛實，又或是先去對付混元一聖教，削弱他們的力量，有利於他們在十月初十那一日對付混元一聖教。

方慕山、郭杰、趙重岳三人之所以那麼信任張活，是因爲三人對張活認識頗深，對於張活的爲人頗了解。

畢京舟與韋一滔夫婦對張活認識不深，所以，他們不好妄加猜測，不過，韋一滔心裏頗同意方慕山三人的猜測，認爲張活不是那種貪生怕死之人。

十月初八了。

仍然沒有張活的消息。

方慕山與郭杰，趙重岳暗暗擔心張活的生死安危。

十月初九。

距離與混元一聖教決戰之日，只有一天。

就在這一日，終於有張活的消息了！

將消息帶來的，竟然是混元一聖教的人！

而且，還是混元一聖教的一個分堂主余過！

余過帶了兩個手下到榆林莊。

那兩個手下的其中一個，手上捧着一個木盒子！

畢京舟等人聽聞守莊門的莊丁報訊，有三個混元一聖教的人要見他，還帶來一件物件送給他，不禁大是疑惑，不知混元一聖教又要甚麼花樣，爲了安全起見，韋一滔提議，不要讓那三個傢伙進莊，就在莊門前與那三個傢伙說話。

又恐防是混元一聖教是聲東擊西之計，因此，只由郭杰與趙重岳陪畢京舟到莊門前見余過，其他的人在莊內各處加強戒備。

畢京舟與趙、郭兩人在莊門前見到余過。

「余過，這個時候來見畢兄，打退堂鼓，又或是想玩甚麼花樣，耍陰謀……」郭杰劈頭便對余過大聲說。

余過神色冷冷的，不等郭杰說完，便粗聲打斷郭杰的話。「放屁！聖君武功蓋世；神武英明，又豈會懼怕你們那個甚麼大同盟，聖君只恐你們臨陣退縮，明日一戰，本教穩操勝券！」

「余過，你來見畢某，到底有何事？」畢京舟問。

「畢京舟，聖君着余某送一份大禮給你！」余過冷笑一聲，笑得有點古怪。

趙重岳冷哼一聲。「龍廷威不是自忖明日之戰會敗，所以，教你送來大禮，收買畢兄，要他取消明日之戰，解散大同盟吧？」

「趙重岳，你眞是痴人說夢，自抬身價。」余過冷笑連聲，跟着扭頭對捧着木盒子的那個教徒道：「將大禮送給畢莊主！」

那個教徒應一聲，捧着木盒子向畢京舟三人走去。

郭杰疾喝一聲：「止步！」

那個教徒被喝得窒停下來。

「郭杰，你可是擔心盒子內有古怪了？」余過臉上露出不屑的顏色。「嘿嘿，你們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畢京舟沉聲道：「對你們這些邪教外道，怎能不小心！若不是你們施展陰謀詭計在先，咱們怎會思疑於後。」

「將盒子打開，讓他們看個清楚，才送過去！」余過朝那教徒喝叫。

就在他們說話時，守在莊門前的莊丁一直嚴加戒備。

那個教徒應一聲，將手上那個木盒子的蓋打開來。

畢京舟三人在那個教徒將盒蓋打開的刹那，暗中提聚起全身功力，以應付可能發生的突變。

三人最顧忌的是：木盒子內裝着

火葯，而那個木盒子足有尺半高，尺許長，若裏面裝滿火葯，爆炸起來威力十分驚人。

三人都緊張地瞧着那個教徒將木盒蓋打開來的動作。

沒有可疑之處。

盒蓋打開來！

畢京舟三人一眼看到盒子內裝着的物事，那刹那同時臉色遽變，失聲驚叫一聲，疾往前撲去！

撲前去的是畢京舟與趙重岳！

「提防有詐！」郭杰大驚急叫，一把將畢、趙兩人拉住。

畢、趙兩人心頭一震，急忙刹住身形，臉上滿是悲痛激憤之色。

你道盒子內裝的是甚麼東西？

人頭！

一顆人頭！

張活的人頭！

那就難怪畢京舟與趙重岳那麼悲痛激憤，不顧一切地撲前去！

「畢莊主，你們看清楚了吧？是張活的人頭！如假包換，你們放心吧，人頭內沒有古怪！不信麼？哈哈，李松，將人頭提起來，好讓他們看清楚！」余過連說帶喝！

那個教徒應一聲，用手抓住盒內張活人頭上的髮髻將人頭提起來。

「張兄！」畢、趙、郭三人再也按捺不住、悲憤地大叫一聲。

那顆人頭確是張活的首級，慘厲的臉上睜眉突眼，張口露齒，一副死不瞑目的樣子。

從他慘厲的死相看來，可以猜到張活死時，可能經受過慘酷的斷殺！

「怎麼樣？」余過冷笑連聲。「畢莊主，現在可以收回張活的人頭了吧？」

看着張活那樣瞪眉突眼的人頭，畢京舟三人心裏仿似被刀扎般。

「慢着！」郭杰喝一聲，「張兄怎會死在你們手上的？」

余過陰陰一笑！「郭杰，你想知道張活是怎樣死的嗎？好，余某告訴你們！」

頓一下，說下去：「張活於前晚潛入本教重地，意圖刺殺聖君，嘿嘿，眞是不自量力！他以爲身上有炸葯，就可以與聖君同歸於盡，那未免小覷了聖君的一身修爲了，他萬萬想不到，一掌便被聖君擊得飛出窗外，自己將自己炸死了，一個身子炸得血肉橫飛，那麼巧，他的人頭沒有炸碎，聖君便吩咐余某將他的人頭送回給你們！」

重重一頓，又道：「畢京舟，聖君着余某警告你們！別再在決戰之前，耍出這種陰毒下流的手較，妄圖……對聖君不利，以爲只要聖君有甚麼不測，你們便可以穩操勝券，那只會枉送生命，無法得逞的！」

一向穩重，不大愛說話的趙重岳，聽了余過的話，眼見張活形相凄厲的人頭，竟然無法按捺得住，驀地疾衝前去，從那個嚇得連退兩步，臉色大變的教徒手上，恭恭敬敬，小心翼翼地接過張活的首級，一步一步走回去，激動地對畢京舟道：「畢兄、郭兄，趙某很慚愧，爲昨日所說的話後悔不已，張兄，你英靈不泯，請原諒趙某對你的猜疑及不敬。」

郭杰也很激動：「張兄確是一個血性漢子，他這一次的所爲，教人肅然起敬！」

畢京舟長長地吐口氣，「張兄這一次的死，高義感人，畢某永銘於心！」

頓一下，誠敬地對着張活的首級禱告道：「張兄，您在天之靈若有知，請你瞑目吧，你的仇，咱們一定會替你向龍廷威討還！」

說出來眞難以令人相信，原本睜眉突眼，張口露齒的人頭，在畢京舟禱告完後，眉眼口慢慢地斂合起來，原本凄厲的死相變得一片安詳。

畢京舟與郭杰看着，驚奇不已，虔敬地向張活的首級拜了三拜。

「畢京舟，記着明日之戰！」余過忽然大聲道：「余某要回去上覆聖君，告辭了！」朝畢京舟抱拳一拱，帶着兩個教徒往來路走去。

趙重岳衝動地道：「余過，別走！趙某要你償張兄一命！」

才走了幾步的余過聞聲渾身震了一下，窒步扭身，色厲內荏地道：「畢莊主，俗語有謂：兩國交戰，不斬來使！你們不是連這點規矩都不懂吧？再說，余某將首級送回來，算得上是一番好意……」

畢京舟與郭杰急忙攔着趙重岳。「余過，你放心，我們不像你們那樣不講道理，請快走。」

余過一顆提到嗓子眼的心這才放下來，暗暗透口氣，哼了一聲，繼續往前走。

這一次，他走得很快。

「趙兄，郭某很明白你的心情，咱們進去吧，張兄雖然只剩一顆首級、咱們仍要好好地拜祭一番。」郭杰說完與畢京舟擁着趙重岳往內走。

＊　＊　＊

當中的祭桌上，放着盛載了張活那顆首級的上好檀香木匣，前面擺放了祭品，畢京舟等人頭上都纏着白布，在左右兩邊的地上坐着。

每一個人的臉色都很沉痛。

對於張活的死，他們確是很悲痛難過。

特別是梁寒操與趙重岳，還有劉重慶，對於曾懷疑張活變節或是臨陣退縮，一走了之的事，深感內疚。

也因此，三人在拜祭張活的首級時，特別激動，也特別恭敬，在心裏向張活的亡魂默禱，求張活在天之靈，原諒他們對他的猜疑不敬！

在張活的靈前守了一個時辰，由於明天的一戰關係到闕洛大同盟與混元一聖教的存亡，必須養精蓄銳，才能够應付明日之戰，因此，畢京舟等人向張活的靈前再拜後，便各自回房

安歇。

* * *

旭日東升。

一天又開始了。

這一日，是十月初十。

也就是關洛大同盟與混元一聖教的決戰之日！

距午前大約還有一個時辰，畢京舟、韋一滔夫婦，還有趙重岳、方慕山、郭杰、劉重慶率領莊中大部份人手，來到射日崗下的野地上。

這裏，是關洛大同盟集合的地方。

會合了十路人馬，關洛大同盟便會移師日照坪與混元一聖教決戰。

畢京舟這一路最先到達。

他們估計其他九路人馬在半個時辰之內，應該陸續到達。

天上的日頭不着痕跡地往中天爬去，大約等了一刻鐘左右，其他九路人馬仍不見到來。

畢京舟他們開始焦急與不安起來。

其他九路人馬會不會在趕來的途中，出了事？

梁寨操與劉重慶按捺不住，掠上射日崗，往九路人馬轉來的方向張望。

半個時辰終於過去了。

日頭只差一點點，便爬到中天。

可是，夏中華、楚漢水與九路人馬，仍然未見趕來，連一點踪影也不見。

「大哥，甘堡主等人這時候仍未趕來，不知是否在途中出了事！」方慕山再也忍不住，將心中的焦慮說出來。

畢京舟雙眉皺成兩團疙瘩，憂心忡忡地道：「二弟，不無可能！龍廷威這條孽龍爲了對付咱們，甚麼手段使不出來？」

郭杰道：「畢兄、方兄，甘堡主等人雖然有可能在路上出了事，但是，兩位有沒有想到，混元一聖教若是在路上截擊甘堡主他們，那要派出九撥人手去截擊甘堡主他們才成，那豈不是分散了他們的力？剩下的人手，恐怕不足以對付咱們這一路強敵！」

「郭兄，你這麼說，可是猜思甘堡主他們臨陣退縮？」趙重岳道。

「趙兄，郭某不敢肯定，郭某只是說，兩種猜測都有可能。」郭杰道：「還有一種可能，郭某還未說。」

「郭兄，快說。」方慕山急道。

「第三種可能就是混元一聖教的人在今日之前，暗中派出人手施展卑鄙惡毒的手段，對付甘堡主他們，令到他們不能在今日趕來與咱們會合，共同對付混元一聖教！」郭杰將他剛想到的第三種可能說出來。

「極有可能是郭兄所說的第三種情況！」畢京舟道：「甘堡主他們都不是貪生怕死，背信棄義之輩，他們不會臨陣退縮的！」

方慕山附和畢京舟的看法，「大哥，我也是這麼想！」

韋一滔道：「依老朽之見，咱們先別胡猜亂想，再等多一會兒，若仍不見夏堂主與人趕來，咱們再到日照坪去看一下，龍廷威那條孽龍是否依約到了那裏，帶了多少人手，那就可以猜到夏堂主等人不來的原因。」

「韋前輩這個主意很好。」畢京舟第一個贊成，「但願甘堡主他們並不如我們猜想的那樣，很快便趕到來。」

衆人的心裏都是那樣巴望。

約一頓飯的時間過去了。

甘寧、楚漢水、夏中華等人仍未出現。

日頭經已爬上中天，普照大地。

畢京舟等人心裏都有一種不祥的感覺。

眼前的情形，再等下去，九路人馬也不可能再出現了。

單憑他們這一批人，若與混元一聖教對決，那肯定應付不了，所以，畢京舟等人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孤軍作戰的滋味，並不好受，極可能會全軍覆沒。

「畢兄，甘堡主他們肯定不會來的了。」郭杰也沒了主意。「只剩下咱們孤軍與混元一聖教決戰，那無異以卵擊石。」

畢京舟也不敢拿主意，轉望着韋一滔。「韋前輩，請您拿個主意。」

韋一滔想不到畢京舟將這個難題拋給他，一時間感到很爲難，無意中瞥到畢京舟五人都巴巴地瞧着他，不由豪氣陡生，想了一下，說道：「幾位老弟，如今只剩下咱們一撥人，老朽知道大家都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但死，也要看看值不值得，咱們若不自量力，到日照坪與混元一聖教決一死戰，要是龍廷威由於要分派人手截擊甘堡主與九撥人手，因而力量單薄，說不定咱們可以拚掉他們，但是萬一混元一聖教傾巢而出，就憑咱們這一撥人手，無異以卵擊石，自取滅亡。俗語有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又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因此，依老朽之見，咱們可以偷偷溜去日照坪瞧一下，若龍廷威勢單力薄，咱們便與他拚個生死；若他們傾巢而出，聲勢強大，咱們便溜之乎也，保存力量，伺機再對付他們，未知幾位老弟意下如何？」

郭杰第一個贊同韋一滔的見解。

「韋前輩說得是，咱們一定要隨機應變，並拉下臉皮……別爲了那點自尊而固執拘泥於會害死自己的虛榮心，若是勢色不對，咱們便保存力量，只要咱們一日不死，就有機會對付龍廷威及其所創立的混元一聖教。」

「嗯！」畢京舟用力點一下。「咱們就照韋前輩所說的去做。二弟，趙兄，意下如何？」

方、趙二人點點頭。

「好！咱們這就偷偷趕去日照坪，隨機應變。」畢京舟下了決定。

方慕山立刻派人登上射日崗，要在崗上的梁、劉兩人立刻下來。

梁、劉兩人得到登上崗上的那個莊丁通知後，馬上下崗！

* * *

將所有的人手召集起來後，畢京舟等人往日照坪奔去。

才奔出不遠，前面陡地出現一大羣人，飛快地向他們逼過來，看那一片蜂湧般的人羣，少說點，也有上百人！

畢京舟等人看清楚那些飛快地壓迫過來的人羣後，禁不住臉色驟變。

迅快地湧迫過來的人羣，大部份穿着灰衣，只有當中那十多二十個傢伙，穿的是各式衣衫。

穿灰衣的人，不就是混元一聖教的教徒！

那伙穿各式衣衫的傢伙，正是秦獨夫、宋弘、余過、花艷儂與黑道惡煞凶神！

而當中那個穿繡金錦袍，頷下髯子倒捲的傢伙，不就是龍廷威！

混元一聖教的人似乎傾巢而出！

畢京舟等人不由停下來，看着飛快地向前壓迫過來的人羣……混元一聖教的人，呆住了。

這個時候想跑，經已來不及了。

眨眼間，混元一聖教經已蜂湧迫在前來，在距畢京舟等人約丈許外的地方停下來。

畢京舟等人看着來勢洶洶，聲勢逼人的龍廷威及其麾下的教徒，一顆心不由往下沉。

眼前的情勢，絕對是衆寡懸殊，正如韋一滔及郭杰所說，若與混元一聖教動手，無異以卵擊石！

既然逃不了，拚又拚不過，那只有死路一條。

擺明了是死路一條，畢京舟等人反而鎮定下來，既然活不了，害怕也於事無補，何不豁了出去！

畢京舟等人於定下神來後，都抱着豁了出去的決心，因而，他們都顯得很冷靜，一點也不驚慌。

「畢京舟、韋老兒，怎麼只有你們這些人？其他的人呢？本聖君怎麼看不到？哈……本聖君還以爲你們那個甚麼關洛道大同盟，會在今日傾出所有的力量，對付本教，却原來，你們不過是虛張聲勢，害得本聖君不敢不傾巢而出，早知你們是虛張聲勢，本聖君就不用勞師動衆，親自出馬對付你們！」

說完，又哈哈大笑起來。

畢京舟等握着雙拳，眼中射出怒火。「龍廷威，你別得意，咱們今日就算粉身碎骨，也要跟你們拚到底！」

「畢京舟，就憑你們這些人，也想拚掉本教？哈哈……可謂不自量力，」龍廷威笑得好開心。「嘖嘖！你們自己瞧瞧，只有你們孤零零的一撥人，可謂衆叛親離，反觀本教，陣容鼎盛，聲勢浩大，你們與本教作對，無異螳臂擋車，自取滅亡！」

「龍廷威，你別得意忘形。」韋一滔怒喝。「你不會沒有聽聞過，一夫拚命，百人莫敵這句話！咱們雖然勢單力孤，但每一個都抱着拚命之心，哼哼，你們不會討得了好的！」

趙重岳也振聲道：「龍廷威，你這條孽龍！趙某拚着一死，也要與你們周旋到底！」

方慕山紅着雙眼一吼道：「方某人今日就算上刀山下地獄，也要與你們這羣魔崽子拚個沒完沒了！」

秦獨夫厲笑道，「方慕山！說甚麼狠話，再怎麼說，也改變不了你們滅亡的命運！」

「龍廷威，我老婆子今日與你拚了！」葉賽鳳嘶叫聲中，突然飛撲出去！

誰也料不到葉賽鳳沉不住氣，撲出去與龍廷威拚命，因此，誰也來不及阻止，韋一滔急叫一聲：「老伴！」跟着撲出去。

龍廷威不屑地瞥了撲前來的葉賽鳳一眼，目中殺機陡現，但一現即隱，疾喝道：「花堂主，代本聖君收拾那老婆子！」

花艷儂答應一聲，腰肢一擰，迎向撲面前來的葉賽鳳。

葉賽鳳口裏罵一聲：「賤婦，擋我者死！」摟頭蓋面，一杖砸向花艷儂。

花艷儂嬌哼一聲，眼中兇光閃閃，偏身擰腰，避過葉賽鳳那一杖。

葉賽鳳志在龍廷威，眼見花艷儂被她一杖逼開去，不再理會她，猛撲向龍廷威！

花艷儂可不是好應付的，才偏閃開去，手中劍驀地往回一掃，劍尖劃起一道弧光，疾削向葉賽鳳的腰背！

由於花艷儂那一劍好快，比葉賽鳳的身法要快，因此，逼得葉賽鳳不得不霍然回身，手上的鐵杖隨勢回掄。只聽「噹」地一聲，硬生生將花艷儂的劍擋了開去！

葉賽鳳惱花艷儂纏着她，哼了一聲，緊接着一杖戳向花艷儂的大腿！

花艷儂身子一縱，向上縱躍起來，手中劍疾刺向葉賽鳳的左邊太陽穴。

葉賽鳳杖頭向上一挑，只叮的一聲，險險將花艷儂刺來的一劍挑開。

花艷儂的輕功似乎很高明，藉那一挑之力，身形翻彈起來，手中劍揮斬向葉賽鳳的左邊肩背。

葉賽鳳急忙往前搶出一步，身子疾旋，手中杖有如出洞飛蛇一樣，標向花艷儂的右手腕部。

花艷儂腰身一扭，竟然像飛鳥一樣，可以橫折掠飛開去。

就這樣，葉賽鳳被花艷儂纏住，無法追撲向龍廷威、與花艷儂鬥起來。

對於花艷儂的阻截，葉賽鳳恨不得一杖將她攔腰打折，但花艷儂的身手不亞於她，一時之間，奈何她不得

，兩人鬥得難分難解！

葉賽鳳與花艷儂鬥得難分難解，韋一滔與佘過的劇鬥，却分了勝負。

原來，在韋一滔撲出去時，佘過想在龍廷威的面前邀功，自告奮勇地馬上撲出去，將韋一滔截住，動起手來。

在他以為，韋一滔雖然是羣邪刀韋元浩的父親，但却名不見經傳，武功不會高到那裏去，所以，他才會自告奮勇，想撿個便宜。

那知道，動上手後，他才知道，韋一滔雖然在江湖上沒有名頭，身手却厲害得很，十招不到，他便感到有點吃不消，應付了二十招，已是敗像畢呈，守多攻少，勉强再應付了五招，險象環生，看的人都替他捏把冷汗。

龍廷威雖然看在眼內，却似乎不理會佘過的生死，沒有甚麼表示，倒是秦獨夫眼見佘過危殆，急忙喝令一個分堂主撲出去，救援佘過。

那個分堂主名叫白仁化，外號一劍穿心，論名頭，在黑道上與佘過不相伯仲。

白仁化才衝出去，與韋一滔鬥得險象迭生的佘過陡地厲吼一聲，一個身子倒飛出去，重重地飛摔在三丈過外的地上，口吐鮮血，活不成了。

白仁化一眼看到佘過被韋一滔一掌了結，嚇得他不由心頭劇跳了一下，倒吸口寒氣，心生猶豫，身形一窒，撲勢慢下來。

但當他想到，背後有那麼多人看着，特別是被聖君及總堂主看着，退縮不得，否則，只怕會沒命，只好硬着頭皮衝向韋一滔。

韋一滔本已蹩了一肚子仇恨，殺了佘過，悶在心中的仇恨總算渲洩了一些，眼見白仁化衝過來，不禁豪氣大發，振聲大叫道：「好痛快！來啊，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

白仁化被韋一滔那一叫，頓時膽氣為之一喪，撲勢又遲緩起來！

龍廷威就在這刹那大吼一聲：「停手。」

那一聲吼叫似虎嘯獅吼，教人心神震動。

白仁化如聞大赦，急不迭停下來。

韋一滔也不由停住撲勢。

酣鬥中的葉、花兩人亦陡然分了開來。

但是，韋氏夫婦才停下來，馬上又叱喝一聲，各自衝撲向龍廷威。

殺子之仇不共戴天，又說：仇人相見，份外眼紅，龍廷威這個殺子仇人就在眼前，韋一滔夫婦如何按捺得住心中那股要替兒子報仇的衝動。

花艷儂與白仁化叱喝一聲，欲橫身上去攔阻。

龍廷威陡地又發出一聲暴吼：「韋老兄，你夫婦想找死，本聖君一定會成全你們！等一等再動手。」

韋一滔夫婦被龍廷威那聲吼叫震得身形一窒，不由自主停下來。

那一邊，畢京舟等人自韋一滔衝撲出去，便一直替兩個老人擔心，恐怕兩老有甚麼閃失，本來，他們想撲上去，接應韋一滔夫婦的，但看到龍廷威沒有下令以多欺寡，下令手下出手援助花、佘兩人，他們礙於是俠義道的身份，不好意思上前去接應，一直看着韋一滔夫婦與佘過、花艷儂動手，以防發生突變。

名門正派，始終要顧及身份與自尊，畢京舟他們始終不能撕破那張臉。

反之，像龍廷威、秦獨夫，他們這些邪魔黑道上的人物，才不管你甚麼規矩、顏面，他們喜歡怎樣便怎樣，只要達到目的，才不管他該不該那樣做。

因此，吃虧的永遠是那些正派名門的人。

眼見韋一滔夫婦分別殺死佘過以及和花艷儂打個平手，而夫婦兩人沒有損傷，畢京舟等人都舒口氣，放下心來。

「龍廷威，你想要甚麼花樣？」郭杰大叫。

龍廷威皮笑肉不笑的。「郭杰，你們聽着，本聖君突然想起一件得意事沒有告訴你們，因此特意對你們說出來，要不，你們會死不瞑目的。」

頓一下，接道：「畢京舟、方慕山，你們可知道，被甘寧、楚漢水等人出賣了。」

話聲未落，陡地大笑起來。

畢京舟幾人聽龍廷威那麼說，不由互相覷看了一眼，梁寒操憤然道：「大哥、二哥，夏中華等人果然出賣了我們，怪不得一個人也不來。」

畢京舟沉着臉道：「三弟，別聽那孽龍一面之詞，他那樣說，極有可能是挑撥離間，擾亂咱們的心神，小心中了他的離間計。」

龍廷威聽到畢京舟的話，大聲道：「本聖君說的是真話，夏中華等人確是出賣了你們。」

語聲才落，他馬上又道：「夏中華等幾撥人手這時候大概都在他們的地方，吃着午飯，喝着酒，而他們之所以不赴約，會因為本聖君派人去勸說他們不要赴約，要不便教他們像宏武堂、映霞莊等處一樣，灰飛烟滅，斷子絕孫，他們驚怕起來，全都改變主意，答應在今日——決戰之日，留在自己的地方，免得被本教好好地收拾。」

畢京舟等人聽龍廷威說得言之鑿鑿，不由他們不信，梁寒操第一個憤然叫道：「大哥、二哥，甘堡主他們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不惜出賣咱們，簡直狗矢不如。」

方慕山憤慨地道：「想不到楚漢水他們是那種令人齒冷的人，他們這樣做，有甚麼好處？狗，他們都是狗，

不，比狗還不如。」

方慕山很激動。

事實上，這個消息對他，還有別的人的打擊實在很大。

郭杰感慨地道：「路遙知馬力，生死見人心，這句話確是至理名言！想起他們那一日全都慷慨激昂，義無反顧的樣子，眞噁心。」

趙重岳也激憤地道：「他們為了顧全自己及家人手下的生命，不惜出賣我們，眞叫人心寒，江湖上，武林中，從今後再無道義可言。」

龍廷威看着畢京舟等人激憤的樣子，陡地爆發出一陣狂笑，半晌，才止住笑聲，惡毒地道：「畢京舟，本聖君眞替你們可嘆復可悲，弄到衆叛親離這種田地，難道還冥頑不靈，繼續與本教為敵？」

韋一滔吼道：「龍廷威，只要老朽有一口氣在，也與你誓不兩立。」

方慕山也紅着眼道：「咱們寧做鬼，也不做狗。」

「好！好！」龍廷威臉色一沉。「本聖君就成全你們。」

畢京舟振臂高呼：「殺啊！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衆人齊聲呼應，氣勢奪人。

「殺，」龍廷威厲叱一聲，撲向韋一滔。

混元一聖教雖然在人數方面佔了優勢，但在聲勢方面，却遠不及畢京舟他們。

殺聲震天中，畢京舟他們與混元一聖教兇猛地厮殺起來。

*　*　*

韋一滔與畢京舟聯手對付龍廷威。

方慕山與秦獨夫拚命。

梁寒操、郭杰、趙重岳、劉重慶，還有幾個教頭，則與宋弘那些分堂主捉對兒激鬥起來。

那三十多個莊丁，也咬着牙，與混元一聖教的教徒混戰起來。

龍廷威不愧是黑道上的孽龍魔煞，一身武功厲害得緊，特別是那套龍掌，變幻詭奇，招式有如神龍在天，見首不見尾，又或是見尾不見首，教人無法捉摸應付。

畢京舟與韋一滔兩人起先還能夠與龍廷威拚個勢均力敵，你來我往，但在五十招後，兩人已處於守勢，無法反擊。

兩人雖然早已豁了出去，仍不免暗暗心驚。

怪不得當年五大門派，三大幫會的掌門人及幫主，都制服不了龍廷威這條孽龍，直至一代高僧無涯大師出手，才降服了這條孽龍。

可惜，無涯大師已涅槃了。

換言之，只怕沒有甚麼人可以再將這條翻江倒海的孽龍降服。

「呃！」地一聲，韋一滔被龍廷威一招雲裏探爪，擊中左胸近肩頭處，連退了兩大步，才站穩下來，張口噴出一口血來。

畢京舟眼見韋一滔着了龍廷威一掌，情急之下，捨死忘生地向龍廷威攻出一招。

那一招名叫簾捲西風，是一招拚命的殺着，鋼鞭斜斜地倒「捲」起來，一片鞭影有如一張倒捲的飛簾般，兜頭蓋面地罩向龍廷威的頭面。

龍廷威不敢輕敵——其實是不想兩敗俱傷，急忙橫掠開去，險險避過畢京舟那一招簾捲西風。

韋一滔却如影隨形，一記穿心掌，疾擊向龍廷威的背心。

龍廷威的反應好快，身形往前一伏，一招烏龍擺尾，掃向韋一滔的肚腹要害部位。

韋一滔急不迭往後躍退開去。

那知道龍廷威一個身子居然「颼」地向後倒射，只聽噗地一聲，韋一滔悶叫一聲，飛跌出去。

原來，韋一滔在意料不及之下，被龍廷威那一下倒射的左腳撐中腹部。

幸好，由於他是向後退，龍廷威也是向後飛踢，因此，並不怎麼着力，要不，豈止僅受輕傷。

若不是畢京舟一鞭捲向龍廷威的頭頸，逼得龍廷威忙於應付，韋一滔可能難逃他的毒手。

韋一滔穩住身形，急忙吸口氣，抑住肚腹上的劇痛，含恨撲向龍廷威。

龍廷威與畢、韋兩人又戰成一團，只不過攻勢大減，那是因為韋一滔腹部挨了龍廷威一脚的關係，影响了他的身手。

方慕山與秦獨夫動上手，可謂仇人相見，份外眼紅，才動上手，方慕山便與秦獨夫拚命，每一招皆是只攻不守，一時間逼得秦獨夫只有招架之力。

只不過，三十招之後，秦獨夫已扳回劣勢。

原來，秦獨夫的武功比方慕山高出半籌，武功之道，技不如人，便處處受制，方慕山正是這樣，五十招不到，經已處於守勢，想拚命也不成。

秦獨夫既然勝券在握，自然不會放過擊殺方慕山的機會，招式一着緊過一着，招招皆是殺着，逼得方慕山驚險百出。

「方慕山，你不是想拚命麼？拚啊，怎麼不拚了？」秦獨夫出言譏嘲。

他是想激起方慕山的怒火，令到他招法大亂，那就可以盡快擊殺方慕山。

原來，方慕山雖然處於下風，但由於與秦獨夫相差不遠，因此，秦獨夫想擊殺他，可不容易，更不是三招兩式便可以解決方慕山的，所以，他才會出言相激。

方慕山却悶聲不哼，全力應付秦獨夫排山倒海般的攻勢。

「方慕山，枉你自稱是一條漢子，

你不是要找秦某報仇麼?秦某如今就在你眼前，哈哈……瞧你這個狗熊的樣子，別說報仇了，只怕連秦某的一根頭髮也動不了，哈哈……」

一直沉着氣的方慕山似乎被秦獨夫的話挑起了心中的怒氣，驀地大吼一聲。「秦獨夫，與你拚了。」不要命地向秦獨夫狂攻。

秦獨夫招式一緊，封住方慕山的那一輪狂攻。「方慕山，你要拚命，那只會拚掉你的一條命，想拚掉秦某，沒有那麼容易。」

方慕山突然悶吼一聲，有如一頭狂牛般，衝向秦獨夫。

方慕山這一着，完全沒有招式可言，有如市井之徒拚命那樣，蠻來。

秦獨夫眼見方慕山被他激得失了理性，狂牛一樣衝過來，心中大喜，當然不會放過這個輕易擊殺方慕山的機會，一掌直擊向方慕山的頭額。

方慕山似乎眞的失了理性，居然不閃不避，仍然衝撞過去。

「噗」地一聲，秦獨夫一掌擊在方慕山的頭上。

那刹那，血漿暴濺。

也在那刹那，秦獨夫陡地像是被毒蜂螫了一下，驚叫一聲，往後暴退。

你道他爲何突然間像中了邪般，驚慌暴退，原來，他在一掌擊殺方慕山的刹那，突然省起張活欲刺殺龍廷威的手段，禁不住大吃一驚，正所謂寧可信其有，所以，他急不迭暴退。

令到他疑心大起的是：方慕山斷不會那樣輕易讓他一掌擊殺的。

他猜疑得沒有錯。

可惜，他驚覺得慢了一點。

就在他向後暴退的刹那，「轟」然一聲巨响，方慕山整個人突然爆炸開來，血肉橫飛！

秦獨夫暴退的身形在那聲爆炸聲中，猛地往外飛摔出去，重重地跌在地上。

看清楚，秦獨夫身上滿是血污，右手齊肘處不見了。

而方慕山整個人都不見了——炸得粉碎。

看來，方慕山這一次眞的死不瞑目。

他身上暗中藏着炸藥，拚着被秦獨夫一掌擊殺，引爆身上的炸藥，絕無疑問，是想炸死秦獨夫，來個同歸於盡，替妻子兒女及莊中死者報仇，那知道只炸斷了秦獨夫一隻右手，他當然死不瞑目。

秦獨夫右手炸斷，身上滿是血污，也不知那些是他身上流出來的，那些是沾上的，那個樣子很恐怖。

那一下爆炸聲响起後，畢京舟首先發覺方慕山炸死，心裏驚震傷痛莫名，大叫一聲：「二弟！」狂暴地向龍廷威出手。

韋一滔也被那聲爆炸震得心神震動，稍一分神，中了龍廷威一掌，口噴鮮血，飛跌出去。

龍廷威看準了這是個大好機會才趁着畢京舟心神驚亂之時，解決了畢京舟，要不，機會稍縱即逝。

招式一變一緊，龍廷威奇招連出，只聽畢京舟接連發出幾下悶哼聲，身上連中數招，栽倒地上。

原來，他一連中了龍廷威數招，再被點了身上兩處大穴，栽倒下去，動彈不得。

驀地，葉賽鳳發出一聲慘叫：「老伴，我先走一步，到地下與浩兒相聚了。」韋一滔聞聲忙掙扎着站起來，往葉賽鳳那邊望去，只見葉賽鳳頹然倒在地上，沒了動靜。

葉賽鳳是被宋弘擊殺的。

花艷儂死在她的杖下。

一命換一命，她總算沒有虧本。

「老伴！」韋一滔嘶叫一聲，眼前一黑，昏倒過去。

那一下爆炸雖然炸斷了秦獨夫的右手，但是，却令到畢京舟那方面的情形急轉直下——每一個人都受到方慕山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慘死所影响，心神震動傷痛之下，很自然地，影响到他們的身手，而他們本就在衆寡懸殊之下苦戰，這一來，更令到他們情形不妙。

先是韋一滔被擊傷，目睹妻子被殺昏倒，畢京舟亦被點倒，接下來，梁寒操也傷重暈死過去，趙重岳戰死，郭杰身負數傷，力竭被擒，劉重慶等人拚掉一命，三十多個莊丁只有七個人沒有戰死，但也逃不了，被混元一聖教的教徒擒下。

混元一聖教那方面的死傷也很慘重，由於榆林莊這方面每一個皆是抱了拚命之心，因此，一個個如狠似虎，拚死搏鬥，殺傷了混元一聖教不少教徒。

只不過，雙方的實力太懸殊了，榆林莊的人雖然豁了出去，仍然逃不過全軍覆沒的厄運。

龍廷威下令手下將擒下的人帶到他面前，看着畢京舟等人倒在他的脚下，想到從今後可利用關洛道這片地方立下根基，然後大展鴻圖，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 * *

「畢京舟，本聖君要用你們的人頭，於本教開基創教之日，作祭祀之用」龍廷威看着畢京舟、郭杰等人惡毒地笑着。「本聖君要夏中華、楚漢水等人看着，貼貼服服地歸附本教。」

畢京舟、郭杰兩人怒視着龍廷威，用力咬着嘴唇，恨不得將他生吞活咬了。

龍廷威嘿嘿連聲：「畢京舟，你們眞是不識時務，當初若是乖乖地讓出一切，夾着尾巴溜得遠遠的，又或是歸附本教，何至於落到這般田地？」

「呸！」畢京舟突然仰起頭，向龍廷威的身上吐唾沫。

龍廷威眼中殺機暴射，抬脚踢向畢京舟的頭臉，突然改變主意，踢在畢京舟的大腿上。

畢京舟被踢得翻了個身，痛叫出聲。

郭杰罵道：「龍廷威，有種的便一刀殺了我們，對動彈不得的人動拳脚，市井之徒不如。」

龍廷威陰陰笑道：「你們如今想死麼？本聖君偏不讓你們死！嘿嘿，想死得痛快？那有這麼便宜的事？本聖君要將你們當作鷄，在本教立教大典上，當衆殺了你們這些鷄！好讓夏中華楚漢水這些猴子警惕，服服貼貼地歸附於本教之下，哈哈……想不到你們這幾隻鷄，可以用來儆猴。」

郭杰破口大罵，惱得龍廷威咬牙切齒，點了他的啞穴。

「將他們這幾隻鷄抬回去！」龍廷威向手下喝令。

那些教徒答應一聲，動手將畢京舟、郭杰等人抬起來。

驀地，傳來一聲宏亮的佛號：喃嘸阿彌陀佛。

龍廷威及其手下聞聲驚怔了一下，急往佛號傳來的地方望去。

他們都望向射日崗頭。

佛號聲正是從射日崗頭上傳過來的。

崗上，站着一個中年和尚，佛相莊嚴，一手拿着一串佛珠，看上去有如佛祖下凡。

「明空禿驢！你在上面搞甚麼鬼。」龍廷威一眼便認出站在崗上的和尚是金剛寺的住持明空大師，眼中兇光暴射。

崗頭上的和尚，確是金剛寺住持明空大師，只見他不疾不徐地道：「龍廷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未爲晚也。」

「明空禿驢，放你的臭驢屁，哈哈……本聖君不想成佛！那有甚麼好處？本聖君要將本教發揚光大，將整個武林納於本教之下，創下萬世基業，那時候，多風光啊！明空禿驢，知機的快滾回金剛寺唸你的經，若惹惱了本聖君，將你拿下來，與畢京舟等人一併於本教開教大典上，瀝血剮心示衆。」龍廷威兇神惡煞的。

明空大師又唸了聲佛號。「龍廷威，你以爲無涯大師涅槃後，便無人可以制服你？」

龍廷威放聲大笑。「禿驢，放眼當今武林，除了無涯禿驢外，還有那一個可以奈可得了本聖君？」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孽障，你眞是不可藥救。」明空大師沉喝一聲，跟着又唸了一聲佛號。「今日，就由貧僧來收拾你這條孽龍。」

「明空禿驢，你正大言不慚！」龍廷威陡地狂笑起來，笑聲震野。

「喃——嘸——阿——彌——陀——佛——」明空大師合掌當中，一聲一字，喝出佛號。

從他口中吐出的佛號，一聲聲有如一個個驚蟄的春雷般，一下下直撞向龍廷威的心胸。

龍廷威刹時臉色大變，笑聲倏止，每一聲傳過去，身子便劇震一下，彷佛被巨力撞擊在身上那樣，待到空明大師喝出最後一個「佛」字，他的身子劇晃了一下，大吼一聲，噴出一蓬血箭來，雙眼一閉，栽跌落地上。

這一下變化，看得宋弘等一衆教徒驚駭不已，目定口呆。

令他們大感奇怪驚駭的是：空明大師喝出那句佛號，在他們聽來，平平無奇，一點異樣也沒有，但龍廷威却如受六下重擊，抵受不住，吐血昏厥過去。

以龍廷威的一身功力，若非受到巨大的無形撞擊，決不會抵禦不了，吐血暈厥過去。

但是，他們爲何又一點異樣的感覺也沒有？

莫非空明大師會唸咒傷人不成？

這情形，就連畢京舟也大惑不解，驚異不已。

看看空明大師，只見他一個身子也搖搖欲跌，顯然，他剛才喝出那句佛號，消耗了大量的內力。

秦獨夫在宋弘撲過去扶起龍廷威的時候，厲喝一聲：「衝上崗去，殺了那禿驢。」

那些教徒吶喊聲中，衝向射日崗。

驀地，崗頭後人頭湧冒，殺聲震天，一批人衝下崗頭，撲向衝上來的教徒！

其中有兩個人扶住空明大師。

秦獨夫與宋弘看着，驚得神色大變。

畢京舟眼中閃出興奮的光芒。

原來，他認出，從崗上衝下來的人中，當先掠得最快的三個人，乃是當今武林中三大門派的掌門人。

他們分別是少林掌門人明性大師，華山派掌門華光道人，九州派掌門黃宗元。

秦獨夫與宋弘亦認出明性大師三人，大驚失色，知道大勢已去，慌不迭溜之乎也。

可惜，他們却溜不了，另一面也殺來一批人，將他們截住。

那批人是丐幫的人。

領頭的一個，是丐幫九袋長老神丐獨孤鶴。

正所謂蛇無頭不行，那些教徒眼見大勢已去，無心拚命，一大半跪下舉手投降。

秦獨夫與宋弘及幾個分堂主，皆喪生在三派一幫的三個掌門人及獨孤鶴的手下。

混元一聖教土崩瓦解。

這一個意想不到的變化，令到畢京舟有如在夢中的感覺，不相信那是事實。

直到明性大師、華光道長、黃宗

元、獨孤鶴等人將他的穴道拍開，扶他起來，他才知道那是實實在在的事實。

郭杰、韋一滔等人也被救醒及拍開穴道站起來。

韋一滔才醒過來，一眼看到倒在地上的龍廷威，想到妻兒皆死在這條孽龍的手上，頓時怒火中燒，悲吼一聲，撲向龍廷威。

衆人驚覺時，欲阻已不及。

韋一滔懷着滿腔仇恨，拚盡全身之力，重重地一掌擊落龍廷威的頭上。

龍廷威一顆腦袋頓時應掌暴裂開來，血漿濺流，登時了賬。

韋一滔捋着鬍子，仰天長號：「老件，浩兒，我終於殺了龍廷威這條孽龍，替你們報了大仇。」

明性大師連喧佛號。

畢京舟看到龍廷威死在韋一滔的掌下，恨猶未消。「死有餘辜，一掌殺了他，便宜了他。」

這時，空明大師已被兩個弟子扶下崗來，衆人忙迎上前去，關切地道：「大師，你沒事吧？」

空明大師搖搖頭。「剛才以雷音神功擊傷龍廷威，由於貧僧功力有限，內力衰竭，沒甚麼的，調息一下就沒事了。」

衆人忙吩咐那兩個小和尚扶空明大師坐下來，讓他調息。

郭杰好奇地問：「幾位掌門，雷音神功是甚麼武功？怎會制服得了龍廷威？」

明性大師道：「畢施主，雷音神功乃是無涯大師所創，施展時，發聲如來，如無形巨杵撞擊向敵方，傷人於無影無形，當年，無涯大師就是以這種雷音神功，降服那條孽龍……這種神功極之難練，也因此，無涯大師一直沒有傳授給別人，直到他臨終之時，想到龍廷威可能在他圓寂後，毀諾再出江湖，所以，他將心法傳授給空明師兄……空明師兄潛心苦練……始終練不成，雖然明知龍廷威再出江湖，爲惡武林，也無能爲力制止他，直至十多日前，才參研出雷音神功心法的訣竅，練成了雷音神功，由於功力時日所限，他只練成第五層，自忖勉强可以對付龍廷威，於是知會了敝派與華山、九州兩派掌門人，還有丐幫獨孤長老，兼程趕來……可惜，仍然來遲半步，令到畢施主你們遭此殺劫。」

畢京舟仰天長長地吐出一口氣，向天禱告：「二弟、三弟，所有慘死……死難者，你們瞑目吧，龍廷威這條孽龍終於被宰了，在天之靈，安息吧。」

天上一片浮雲飄過，天色黯了一黯，隨即又復光明，陽光普照。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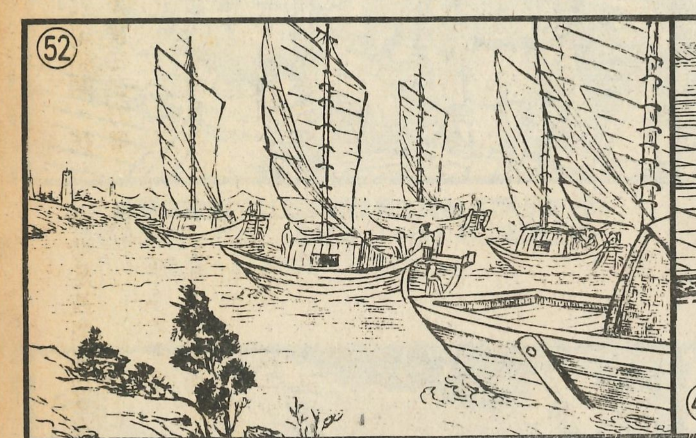
走麥城（二）

三國演義之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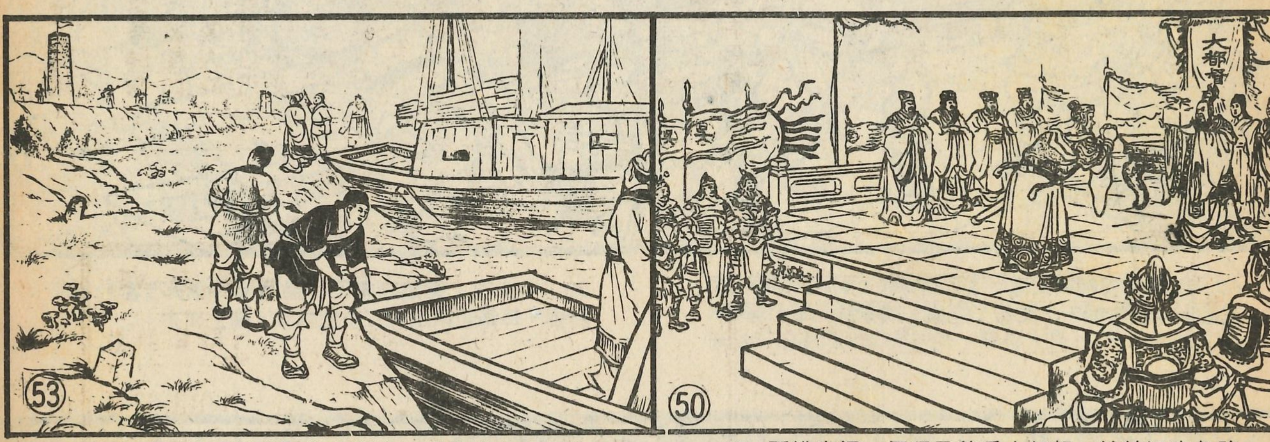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請主公专任一人，以免牵制，誤了大事。

49　呂蒙道：「從前周瑜和程普一同領兵，周瑜掌權，程普自以爲舊臣，心中不服。現在我的才能不及周瑜，孫皎又是主公親弟，一同領兵，有弊無利……」



52　第二天，大江上面，就有八十多條快船，向北行駛。船上搖櫓的穿着白衣，像是商人模樣。不過一天，駛進了荊州地界。



50　孫權省悟，便拜呂蒙爲大都督，總統江東各路軍馬，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又暗暗叫人送信給曹操，叫他進軍牽制關羽。

53　傍晚時候，那些船隻分頭在江邊的烽火台下停了下來。



51　呂蒙登帳發令，派大將韓當、蔣欽、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各領大軍，連夜向陸口出發，另派三千水軍，給了一條密計，教他們照計行事。

54　守台的荊州軍士過來查問，船上人說道：「我們是做生意的，遇到頂頭風，船不好開，到這裡避一下。」說着，就扛了許多禮物，送上岸來。



55　軍士們見他們都是商人，又送了這麼多禮物，一點也不疑心。



56　半夜裡，突然响起了一聲號炮。烽火台邊的商船裡，每條船鑽出四五十個精兵，衝上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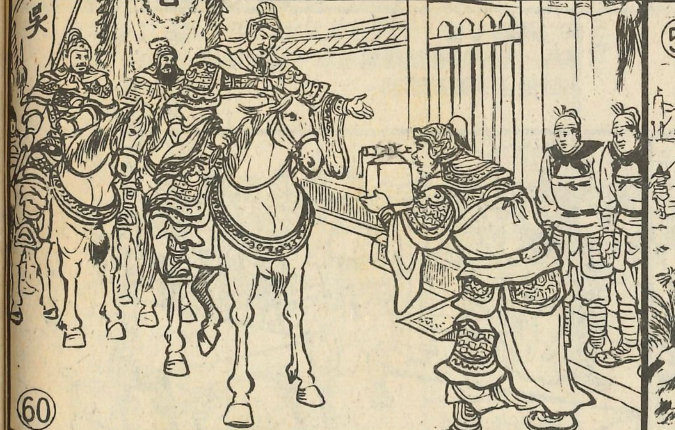


57　霎時衝進烽火台，把台裡的荊州兵全部活捉。呂蒙帶了大軍，已經渡過江來。他挑選了一伙精細軍士，穿上荊州兵服裝，敎他們在前引路，向荊州出發。

58　那伙兵士來到荊州城下，守城的只道是荊州兵，便開了城門。兵士們擁進城關，一聲鼓噪，就放起火來。



59　荊州城裡頓時大亂。留守荊州的潘濬從睡夢中驚醒，剛在查問，小軍報了進來，說東吳大軍已經佔領了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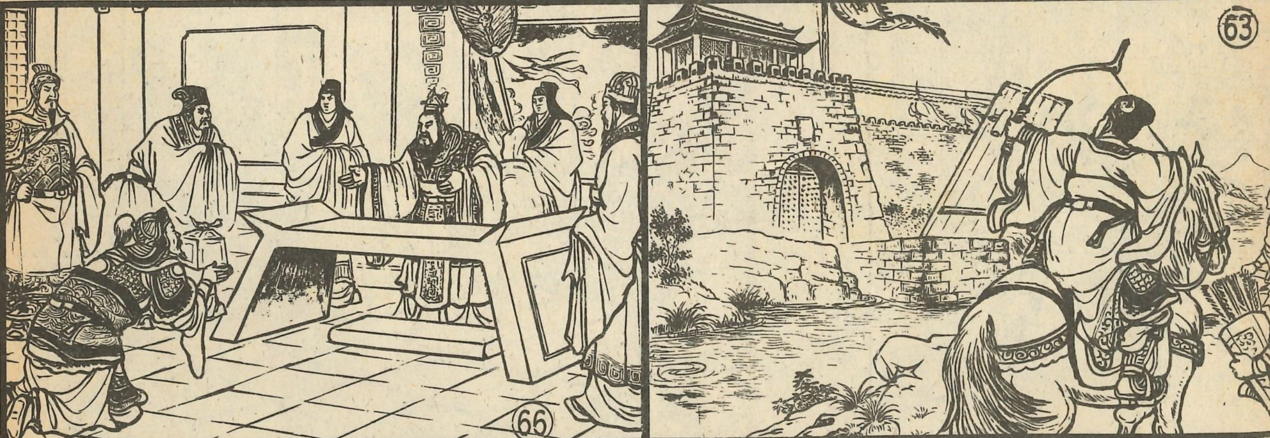
60　潘濬慌了一陣，不知如何是好，要戰，沒有兵；要逃，關羽軍法嚴厲，也難保性命。他想了再想，索性捧了印信，到呂蒙軍前來投降。



61　呂蒙大喜，叫他照舊供職。隨後，呂蒙傳令禁止擄掠、殺人，並把糧米分給隨關羽出征的荊州將士家屬。



62　過了一天，孫權領了后軍也到了荊州。一時安民賞軍，設宴慶賀，熱鬧得不得了。謀士虞翻又自願去公安說服傅士仁來投降，孫權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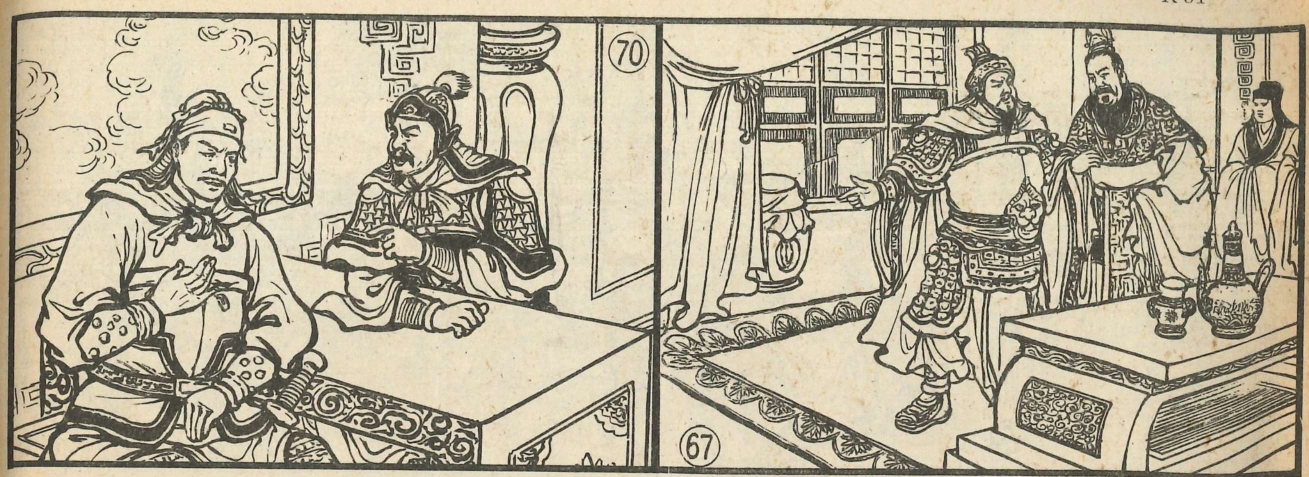


63　虞翻與傅士仁自小交好，他到了公安，見城門緊閉，便寫了封信綁在箭上，射進城中。

64　城內軍士拾了，送給傅士仁。傅士仁看了，乃是勸他投降，暗想：「吳軍勢大，關羽軍法嚴厲，戰也死，走也死，只有投降才能活命。」

65　他便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

66　傅士仁帶了印信，跟虞翻來到荊州，拜見孫權。孫權要他仍去駐守公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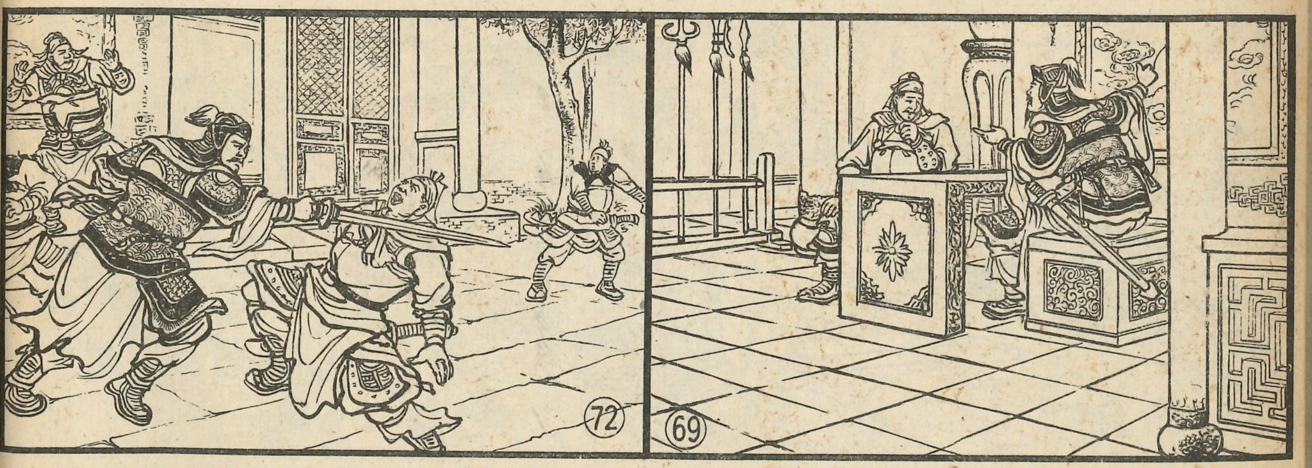
67　呂蒙密諫道：「留他在公安，要防有變化，還是使他往南郡去招降糜芳。」

70　傅士仁道：「關羽出兵的時候曾痛責我們兩人，如今失了荊州，他怎會饒恕我們？你要仔細想想……」糜芳道：「我們弟兄早就跟着漢中王，怎能一朝背叛他呢？」



68　孫權省悟，就把招降糜芳的意思對傅士仁說了，傅士仁一口答應。

71　正在這時，關羽派來了一個催糧官，要南郡和公安兩處馬上送上白米十萬石到樊城，違令按軍法處斬。糜芳一聽，不由大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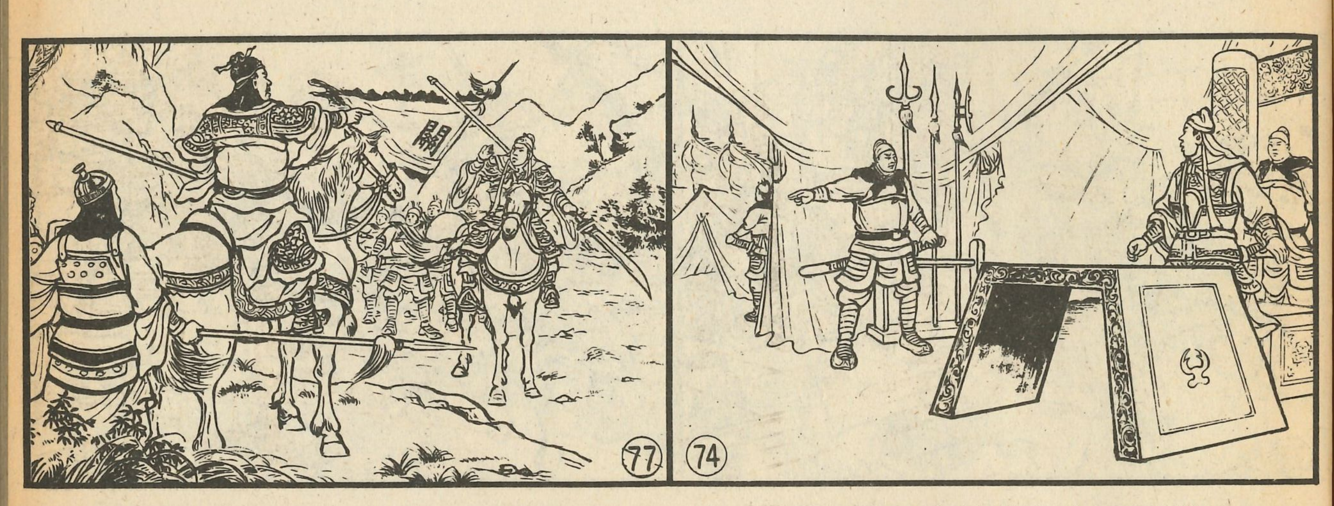
69　傅士仁來到南郡，見糜芳後說明來意，糜芳沉吟道：「漢中王待我們不差，怎好背他。」

72　糜芳還在猶豫，傅士仁已經拔出寶劍，把那個催糧官斬成兩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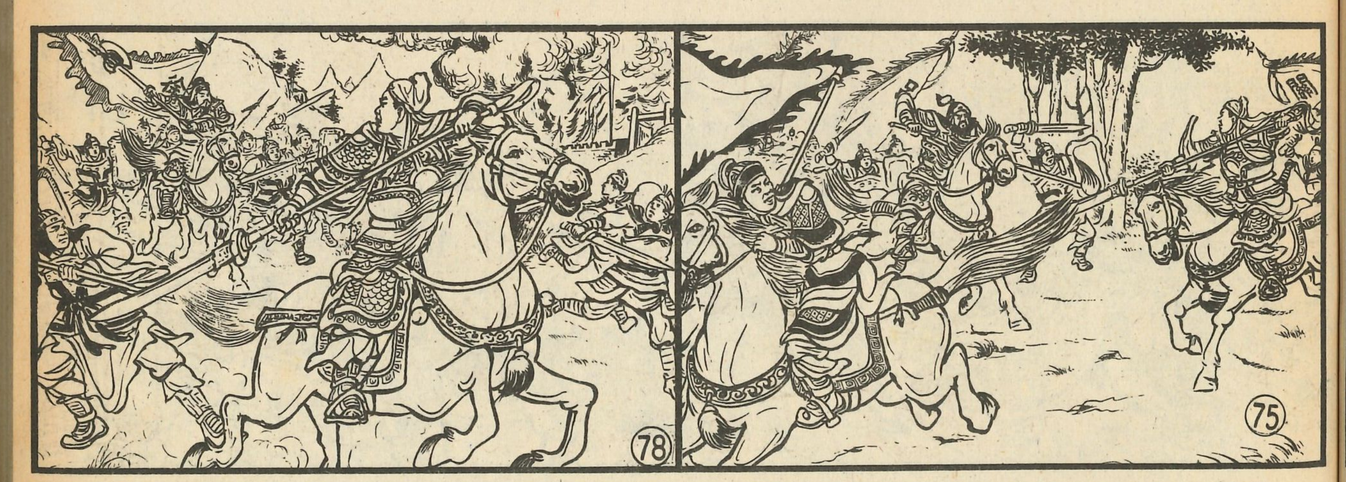
73　糜芳正在驚問，東吳兵已經殺到城下。他尋思無計，只得隨着傅士仁出城投降。

76　戰不到十合，呂建敗走。關平追殺了二十餘里，忽然哨探報來，說寨中起火了。



74　再說，關平正在攻打樊城，忽然聽到荊州失守的傳聞，正待到大寨去稟報關羽，小軍報進帳來，說曹軍打着徐晃的旗號，在寨前討戰。

77　關平知道中計，慌忙退兵。徐晃領了曹兵，截住去路，高聲叫道：「關平賢侄，你荊州已被東吳奪了，還在這裡逞甚麼威風？」



75　關平帶兵出寨，殺敗曹將徐商，拍馬追趕。曹將呂建出陣攔截，兩人殺成一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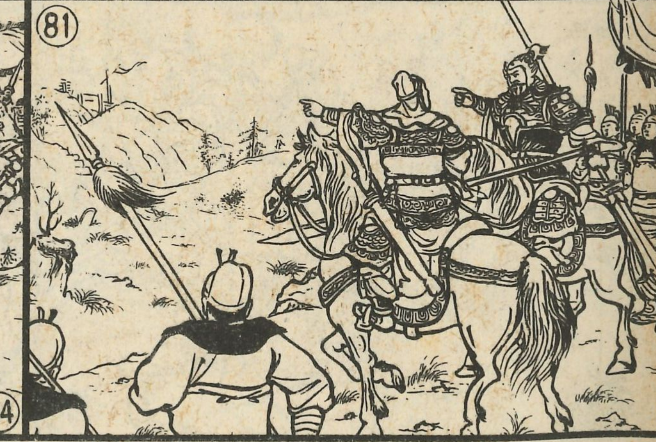
78　關平大怒，掄刀直取徐晃。戰了幾合，望見本寨中烟火騰天，便殺開一條大路，向紮在四冢地方的廖化營寨奔來。



79　廖化在四冢紮了十二個寨柵，前後連結，防範得十分嚴密。他接着關平，剛談起荊州消息，探馬報到：曹軍攻打正北第一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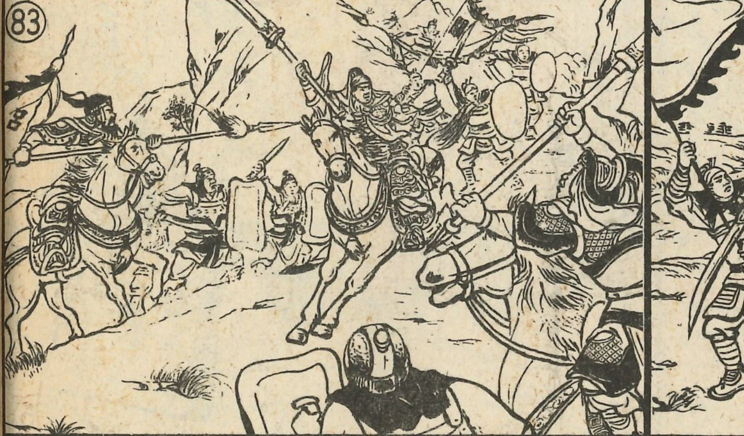


80　關平道：「失了第一寨，這十二個寨子都難保，要趕快去救。」廖化便教部將堅守營寨，自己挑選精兵，與關平回到第一寨來。



81　到了第一寨，已是傍晚時候。關平看見曹兵屯紮在一座小山頂上，便準備乘夜去劫營。廖化分了一半兵給他，自己帶了一半兵守寨。

82　關平帶兵搶上小山，殺進曹營，却是一座空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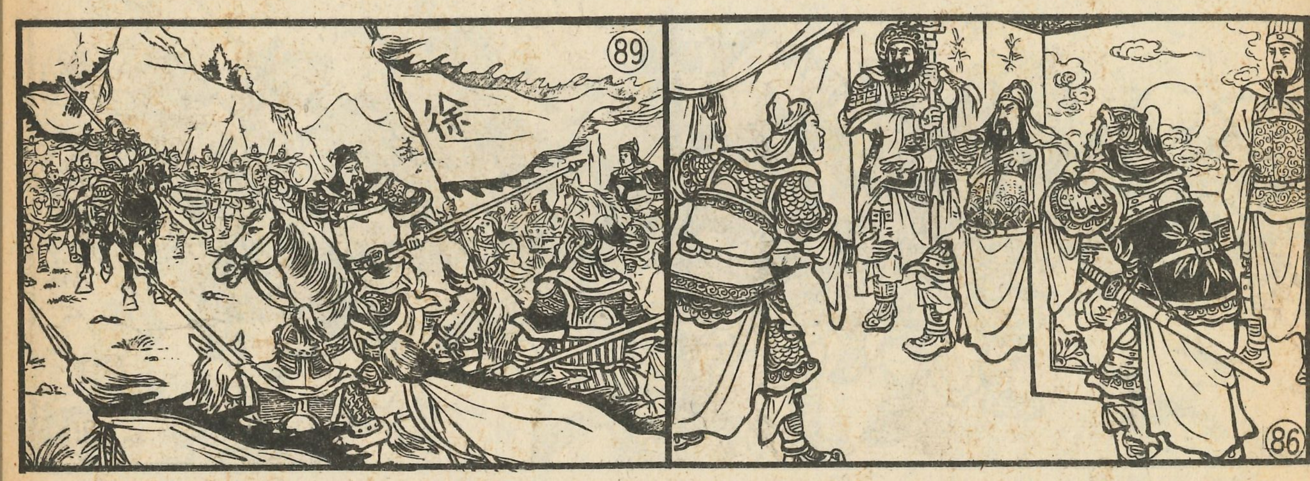
83　他知道中計，慌忙撤退，只聽見鼓聲大震，左邊殺出徐商，右邊殺出呂建，把荊州兵困在中間，大殺一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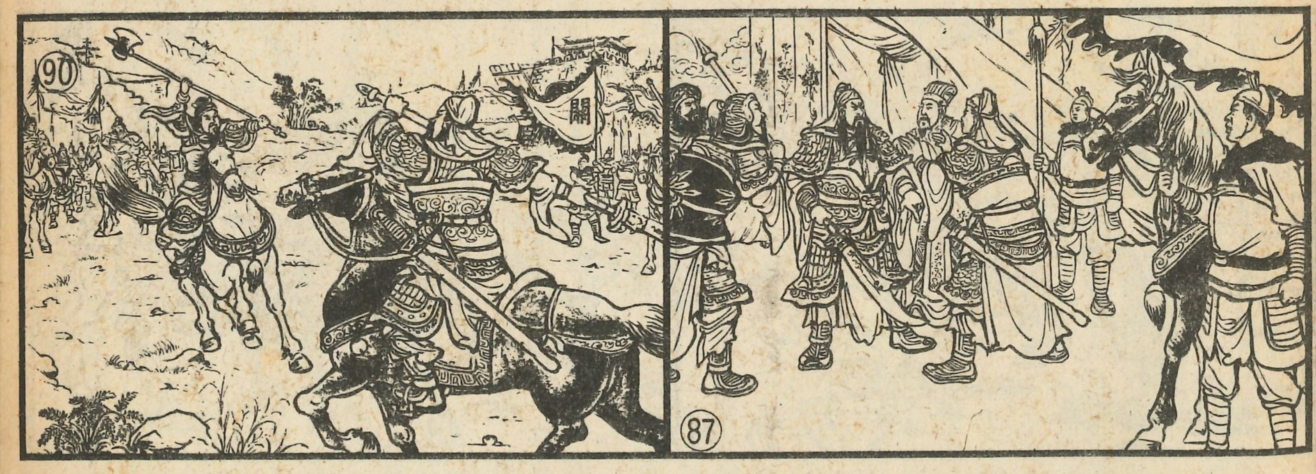
84　關平敗回寨中，曹兵乘勢追來，拼命攻打。荊州兵折了銳氣，支持不住，只得棄了第一寨，向四冢寨奔來。



85　剛到寨前，只見寨裡已經插了曹兵的旗號，原來早被徐晃乘虛佔了。哨探又來報告，說曹操親自帶了三路大軍來救樊城。關平、廖化心慌，只得帶了殘兵奪路而走。



86　奔到關羽大寨，道了戰敗情況，又說起荊州消息。關羽喝道：「這是敵人造的謠言，怎麼能信！東吳呂蒙病危，陸遜代他爲將，諒他怎敢進攻荊州！」



87　正在這時，徐晃兵到，在營前討戰，關羽便教備馬。關平諫道：「父親箭傷未癒，不可出戰。」關羽笑道：「我知道徐晃的本領，待我斬了他，挫一挫敵人的銳氣。」

88　關羽提刀出陣，徐晃施禮道：「幾年不見，想不到君侯鬚髮已蒼白了，今日得見一面，甚是欣慰。」關羽道：「我和你交情不薄，你怎麼窮追我兒呢？」

89　徐晃回顧衆將，大叫道：「誰能取得關羽首級，重賞千金！」關羽吃了一驚，忙道：「你怎麼講這種話！」

90　徐晃道：「今天是國家大事，我不能以私廢公。」說罷，揮動大斧直取關羽，關羽也揮刀相迎。戰了八十回合，只因爲關羽右臂箭傷未癒，所以不分勝負。



血洗四霸天

一期完短篇故事／石中蓮・文
可飛・圖

處心積慮報大仇　豪府一夜成焦土

月色皎潔，照在堡外深塹的水面上，猶如鋪上一層銀沙，微風起處，晃動的水面立即閃起了片片銀鱗，四週萬籟無聲，景色清幽已極，突然間「颼」的一聲，一條黑影，由堡外竄上二十丈多高的圍墻，這黑影膽大包天，屹立在圍場上，背負雙手，向堡內四處打量。

在堡角的更樓上，有人冷哼一聲道：「這斯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他也沒打聽打聽辰州曾家堡是個甚麼地方？居然膽敢這樣大模大樣的闖進來，李總管，你老料得不錯，這斯白天目空一切，說話時對你老的一副不敬態度，小的已看不過眼，想必事後探聽曾家堡不是好惹的，晚上便來探訪動靜，小的先給他一個下馬威，教他知道曾家堡的厲害！」

說完，就想由更樓中縱了出去，那個被稱為李總管的，低聲喝道：「站着，難道你想去送死不成？憑你也對付得了這個姓凌的？你沒想到塹濠有四丈多闊，這圍墻有二丈五尺多高，他有這份功力縱過塹濠竄上圍墻，豈是你能對付得了？再說難保沒有人在後面接應，堡主吩咐過，任何江湖朋友，若竄上第二度堡門，看到了豎立在堡頂的戟門標誌，倘不迴避，敢再直入堡內，始可動手，格殺勿論……」

正說到這裡，屹立在圍牆上的黑影已飛縱而下，二三個起落，縱上了第二度堡門，對堡頂豎立的二尺高上下的四級小戟門看了一眼，飛起一脚，把這曾家堡的標誌踢個粉碎，身形一起，便往堡內飛落。

就在這時，堡內「奔」地一陣梆子聲，隨聽弓弦之聲崩崩連着不斷四處亂响起來。

李總管才冷笑一聲，對身傍這人道：「張清，你由西南巡視過去，老夫由東北抄兜，看看有沒有同夥？這斯怕不成為一頭刺猬！」他又回顧另二個人道：「你們監視堡外，若有人竄進，就放信號示警。」

說完，便和張清二人，由更樓飛縱而出，分東西兜回堡內，剛縱出不遠，二道堡門後已傳來了連聲慘叫之聲，靜夜裡傳來這種嗥聲，是份外震人心弦，李總管一聽，身形立即轉向堡內直趕了過去。

二道堡門後，是個大院落，正中是堡中大廳，李總管越進內堡，一看正廳兩側花壇前，橫七豎八，已躺下十多具屍體，用不到走前去細看，李總管已知是埋伏在花壇後防守的堡中弟兄，不禁大驚，這十四個兄弟，都有極好的武功根基，想不到來人能避過這預先埋伏好的「滿天飛蝗」弩箭網，還將所有埋伏的弟兄全部擊斃，來人功力之强，手段之辣，眞是少見，這時張清也由後趕來，一見這等情況，「啊」的叫了起來。

大廳後內院中，傳來了聲聲慘叫，李總管和張清跟着慘叫之聲猛撲過



91　曹軍齊聲吶喊道：「你們荊州已被東吳奪了，還在這裡幹甚麼！」關羽手下的荊州兵聽了，登時慌亂起來。

92　關平怕父親有失，急忙鳴金，關羽撥馬回寨。這時四下裡喊聲大震，原來是曹仁引兵殺出城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

93　這時軍心已經動搖，擋不住兩路攻勢。關羽棄了大寨，親自斷後，緩緩向襄江撤退。

94　大軍渡過襄江，正要退守襄陽，忽然探馬報到，說呂蒙奪了荊州，將士家屬都被俘虜。關羽聽了，這才大吃一驚。

95　他不敢去襄陽，決定提兵回攻荊州；又派人往公安、南郡，教傅士仁和糜芳準備兵糧，聽候調遣。

96　走到半路，又有探馬報來，說傅士仁、糜芳降了東吳。關羽一聽，怒氣上冲，箭創迸裂，昏倒在地。

（待續）

去，一到當地，防守內院的弟兄也都橫屍在地，而在偏廂，又有慘叫之聲傳來，李總管咬牙一頓脚，身形如箭，越過屋脊直趨偏廂，可是見到的，又是屍骸遍地，個個頸折臂裂，爲人用重手法擊斃，靠近內院西北角後園，又傳來慘叫聲，相隔極遠，李總管知趕去也不及救援，忙對身後張清道：「快發信號，招集堡中弟兄，這樣爲來人個別出手，非全喪命不可，集中了還可抵抗。」

張清摸出了信號，往屋面一擲，嗤的一聲响，一道紅色火燄，衝天而起，這信號火燄極强烈，照得全堡通紅，刹那間有六七條黑影，全往這偏廂趕來，李總管一看，都是防守在四角更樓中人，而堡中另外弟兄，一個都未見露面，不禁心神大震，他對身傍各人道：「四位堡主俱不在堡中，偏有這等高手侵入內堡，看來其他弟兄，都遭了毒手，怎的堡外聚義廳中弟兄，見了堡中信號，也不來應援？來人只得一個，若爲他洗堡而去，這二十年來威鎭湘西的曾家堡也就完了。今晚好歹也要搜出這個姓凌的，問他究竟與曾家堡有甚麼仇怨？光是爲了替那鏢局出頭要鏢，也不應下這樣的毒手，問明了究竟，堡主回來，也好有個交代！」說完，把身外長衣一甩，露出一身勁裝，肩背上也撤出了一柄厚背刀，張清跟趕來的六七人，也紛紛撤出兵刃，跟隨這李總管向堡中各處搜索而去，到處所見到的，俱是堡中弟兄的屍體，這也是一場大浩劫，張清在旁，頓足叫道：「都是林虎這小賊惹出來的禍殃，這鏢局的姓武總鏢頭，按照規矩，前來投帖拜候，雖說堡主不在，沒接這個規矩，但姓武的總算有一份敬意，不能這樣乘人不備的把鏢留下，沒有他這等霸道，不會引惹出這個姓凌的來，罪魁禍首還是林虎這個小賊，如今這許多弟兄因此喪了命，看他如何交代？」

李總管叱道：「別多發這等嘮嚦廢話，事情怕不是這麼簡單，你快去聚義廳中看看情形去。」

張清聽了，忙即閃身上屋直向東南堡外飛趕而去。

張清才走，李總管剛踏進內院中花廳，取出火摺子一晃，想在廳中點起燈火，就在火摺晃亮之間，慌不迭的向後倒蹤而出，一橫手中厚背大刀，對廳內喝道：「朋友下這等毒手，究竟與曾家堡有甚麼過不去的事？」

廳內有人冷冷的接口道：「江西『知遠鏢局』的武文華，江湖上誰不知他是位義薄雲天的血性漢子，他這次走鏢入川，又是義務性質，所得保費，俱已賑濟了皖鄂一帶的災民，你們不是不知情，居然下手掠劫，堡中四個老賊遠出，你是堡中總管，怎不攔阻，你要問老夫與曾家堡有甚麼過不去？你先把『知遠鏢局』的鏢貨送回到辰州城中，老夫再回答你這個問題。」

李總管一聽這人口音蒼老，不似白天上門那個姓凌的口音，向前一探步問道：「我李化龍在江湖上也混了二十幾年，大大小小的世面也見得多了，難道就憑你這幾句話，就乖乖的替姓武的回鏢？任你這個老朋友亦坐在廳中等我回話不成？」

說完，冷哼一聲，就在他哼聲中，花廳內一點銀星疾射而出，我明敵暗，李化龍未曾瞥見，祇覺小腹氣衝穴下二寸之間一痲，接着混身經脈一震，眞氣似被隔斷，四肢無力，心中大駭，已聽花廳中蒼老口音冷冷的道：「老夫就憑這幾句話，要你乖乖回鏢，老夫就坐在廳中等你回話，此去辰州，不過五六里路，姓武的住在悅來客棧，限你一個時辰中辦妥，老夫這個獨門點穴法，只容你二個時辰活命，你若是硬漢，就挨命好了，老夫也不妨告訴你，所彈點你的，是『急脈穴』，你有方法，也自行去解救好了。」

李化龍一聽，心頭大震，這「急脈穴」是人生七大死穴之一，更是死穴中臨死時最痛若的一穴，到時每一寸經脈俱都脹痛，非死去活來幾次不可，這才失去知覺，想到這點，立即軟化，忙回顧身後六、七人道：「去馬廐地窖起鏢，備車趕進城去。」

他吩咐完後，對花廳中道：「在下受你暗算，祇得光棍顚倒爲止，老朋友，你若有信，就等在下回來！」

廳中人冷笑道：「老夫來到了，未遇到這四個老賊，意猶未盡，我怎肯就此上路？」

李化龍一聽，心中又是一震，來人在堡中已殺得屍橫遍地，還說意猶未盡，眞可說心狠手辣了，便也不打話，轉身就走，快步趕到堡門外，已是心跳氣促，心中大大惶恐，想起廳中這個强敵，不知與堡主有甚麼怨仇？論功力，若是四位堡主一齊趕到，怕也不是他的對手。

辰州與曾家堡，相隔不過是五六里路程，快馬急馳，不過是盞茶工夫，三輛大車，雙馬並馳，已來到城門外，早有堡中一個弟兄越前叫開了城門，率騎便直趨城內，來到了悅來客棧門前停下，客棧中人，還當是生意上門，慌忙亮燈相迎，客棧東家一看是曾家堡李總管，更爲巴結，恭迎他入內。

這時悅來客棧內「知遠鏢局」的鏢夥，聞聲起視，一看來人所運到的，正是這次被劫的鏢，忙報於總鏢頭武文華，武文華本已就寢，立即起身。

在大廳中，李化龍一見武文華，便拱手道：「在下兄弟魯莽，不知武總鏢頭此次押運之鏢，保費已賑濟了皖鄂一帶災民，長途跋涉，完全是爲了災民，在下得知內情，頗爲歉疚，現特將原鏢奉回，尚祈武朋友恕在下兄弟們魯莽！」說完，又一拱手道：「鏢貨原封未動，若有差池，武朋友可來

曾家堡，在下當短接補缺，深夜打擾，實是不當，在下先告退了！」

武文華還想客套幾句，這李化龍已一拱手而走，倒教武文華莫明其妙。

素聞辰州曾家堡叔侄四個，號稱「四霸天」是黑道上著名的吃了死人不吐骨頭的貪婪之輩，意料這次鏢貨爲他們所扣，若要回鏢，非經過大週折不可，今午在大街上得意樓上，遇到了多年老友，桂東和春坪的「雲中鵰」凌明道，承情拔刀相助，雙上曾家堡，這李化龍橫蠻無理，說話既不按照江湖規矩，乃使人沒個轉圜餘地，激怒凌明道，限他三日之內回鏢，否則，便動武解決。

當日黃昏回城，武文華曾在當地拜訪過一位江湖朋友，探知一點曾家堡內情，「四霸天」雖因去魯南祝一友好大壽，不在堡中，但這位總管李化龍，外號「八卦刀」，功力也不在堡主們之下，他手下有二個得力兄弟，一名「霹靂火」林虎，一名「沒心狠」張清，身手也都不弱，何况堡中有七八十名「四霸天」手下，都是跟隨二十多年的死黨，奸刁狡猾，聚衆出手，都是手段狠毒之輩。

因此，武文華和老友凌明道相商過一陣，準備明晨一早起身，到白馬山大風寨找幾位友好助陣，沒料在深夜，這李化龍突然前倨後恭，親自送回失鏢來，等李化龍一走，武文華一面檢視鏢貨，一面着人請凌明道商談，深恐這內中有詐，凌明道等檢視貨鏢後，得知正如李化龍所說，原封未動，乃道：「不管他們用甚麼詭計，既然沒有甚麼損失，那麼明晨就上道入川，小弟此次前來辰州，原想循浣水入洞庭一遊，並未有甚麼要事，明晨上道，小弟便同路入川，先去川中訪友吧！」

武文華聽了大喜，這時已是四更過後，便立即命夥伴準備，飽餐一頓，天光便即刻上道入川而去。

天色發曙，義寧「知遠鏢局」的鏢車行列，剛到了辰州城口，已有不少進城商客，在城門口圍聚着紛紛議論，似有事發生，武文華着令一鏢夥探問，始知四更時分，離此五里外的曾家堡，起火焚燒，一片火海，居於近處居民都前去救援，一到堡門前，堡門虛掩，堡中並無一人在救火，聽其自焚，村民向內探問，也杳無一人，乃開了頭道堡門，汲了塹口水去援救，進二道堡門，這般村民一見內裡情形，都丟了水桶、鐃鈎救火之物，逃了出來。

原來他們是見到內堡地上，躺滿了屍體，知是江湖上仇殺，這火顯見是有人縱放的，村民不敢招惹是非，故退了出來，到現在，曾家堡已燒成一片瓦礫了。

至始武文華和凌明道才知悉一點李化龍爲何突然親自前來回鏢，敢情堡中來了强仇大敵，脅逼他如此，這來人定必與武文華有舊，否則，李化龍不會知悉武文華此次所走之鏢的保費，已賑濟了皖鄂的災民。一時之間，決探不出，武文華祇得催鏢夥上道，此事將來回程時再行打聽。

且說李化龍自出悅來客棧後，便匆匆上馬，趕回曾家堡，還未到達，已遙見一片火光，照耀天際，知道堡中起火，心中瞭然，這火定是對頭所放，心中雖是急怒，但也無可奈何？自己死穴受制，連這一避都不敢，祇得一揮馬鞭，率手下急趕而去，他趕進了二道堡門處，堡中房屋已全是火舌，根本無從施救，正對火呆視之間，猛覺身後勁風襲來，他自知無法抵擋，聽其自然，站在他身旁六七個手下，都嗥叫了一聲，身形飛起，跌出一丈開外，落地抖戰一陣，便都不動。

他回轉身，見一老者，身材修長，一身黑色長衫，衣角都翻起塞在腰帶內，背負雙手，雙眼如電，對他注視着，在火光反映之下，這老者滿面殺氣，他仔細一看清老者相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老者把眼一瞪道：「你見了老夫，想是不必再要老夫回答這個問題了吧？老夫不但與曾家叔侄四個老賊，有這仇恨，就是曾家堡中人，無一非老夫的對頭，你們妄以爲老夫當年已喪了這條老命，你亦不用想逃走，不過老夫看在你乖乖聽命送鏢份上，死時不教你受痛苦便了。」他說完之後，後退了二步，身形輕輕一縱，已倒縱上二丈多高的第二道堡門之上，安閒地坐在那裡，看着曾家堡的房屋逐漸爲火燄所吞噬，並不去理會李化龍。

這位當年在江湖上也是聲名响亮的「八卦刀」李化龍，心中想硬朗，但眞氣運用不上，同時混身經脈已隱隱發脹，這般滋味眞是難以忍受，他知時間一長，這脹勢漸漸變成疼痛，非使自己痛得死去活來不可，便硬着頭皮，爬上了堡門，立在這位老者的身旁，對建築雄偉而已吞噬在火燄中的房屋看了一眼，同時也對滿地屍骸瞥上一眼，然後朗聲道：「大丈夫視死如歸，姓查的，你既來追魂索命，在下爲你暗算點了死穴，你就爽快一點，以你身份，說了的話，想來是不會不算。」

老者冷冷的說道：「現在你也覺得暗算是可恥了？好，老夫聽你要求早點死，便成全了你。」

說完，在堡門上用指夾下了一塊小瓦，對李化龍當胸彈了過去，李化龍不但不閃，反倒挺胸迎上，這一塊瓦又準又急，正彈在李化龍當胸乳中穴上，李化龍身形一幌動，雙手不期然捧到胸口，然後慢慢倒在堡門上，老者對他看也不看一眼，站了起來，看所有房屋已溶在烈火中，才長嘯一聲，身形突然飛起，轉眼之間，已隱

沒在堡外黑暗之中。

雄霸辰州多年的曾家堡，爲人襲擊放火，一夜之間燒成一片焦土，堡中之人，也爲前來襲擊之人擊斃了七十一名。這是近年來最轟動江湖大事之一樁。

曾家堡堡主共有四位，爲首的是曾中，江湖上外號是「閃電手」，另外三個，是曾飛熊，曾天驥，曾天傑，乃是兄弟，是曾中之姪，這叔侄四人出身黑道，仗着一身功力，所作所爲，都全不顧江湖道義，巧取豪奪貪婪驕狂，任何事落在他叔姪手中，從不留下餘地，獨霸一方，因此有「辰州四霸天」之稱。

爲了他們不顧道義，所積下的大小冤家，屈指難數，和他們結怨的江湖中人，都因爲他叔姪四人俱有一身絕高的功力，又忌他們出手毒辣異常，不敢輕易去捋他們的虎鬚，此次曾家堡爲人掃蕩而平，叔姪四人，還在魯南祝壽，聞訊連夜趕了回來，可是留在堡中之人，幾爲來人全數擊斃，翻閱屍骸，似祇「沒心狠」張清一人未曾發現，這是在人數上來說，因有一大半屍骸，已快燒成焦炭，難以辨認，祇從長短上分別出來，因爲張清在全堡所有人中，是身材最高的一個，同時建在堡外的聚義廳，雖也焚毁，但從聚義廳偏廳內有一秘密地窖，內中有一條地道，直通至堡中密室，這條秘密地道，除他們叔侄四人外，祇有李化龍、林虎、張清知悉，內中機關埋伏，秘密室內是曾家堡積聚財物之處，他叔侄幾十年掠劫所得，眞可說是「金銀珠寶，堆積如山」，他們一檢視這密室，堡內進口處，已爲倒下的瓦礫堆掩沒了，聚義廳偏廳入口，雖也掩沒，但有爲人扒開過跡象，內裡珠寶和黃金，都已取空，祇剩下笨重的白銀，內裡機關和埋伏，未經發動，已一一被破去，顯見是知悉這機關機要之人所爲，李化龍躺屍在堡門上，林虎也爲人重手法所斃，俯伏在花壇旁，地窖秘室中珠寶等物，看來祇有這個「沒心狠」張清所盜取了。

曾家叔侄四人，看見堡中這等屠殺情形，前來堡中襲擊之人，料定人手衆多，但奇怪的，對方與堡中人經過爭鬥，似乎是一個都未有死傷過，猜想起來，對方爲使不露痕跡，連屍骸都帶走，然也未必能把爭鬥時其他痕跡也掩飾掉，眞是百思不得其解，因爲他們過去冤家實在太多，任何一個，若要報復，都能這般大肆屠殺，蓋過往他們下手，也從不留餘地之故。

他們叔姪四個乃到處探問和偵查，探問的是張清踪跡，找到了他，才能知悉曾家堡是爲何人襲擊？偵查的，是他們認爲可疑的冤家而手下有實力能對他們報復的，故一時之間，湘、鄂、贛、皖各地，搞得鷄犬不寧。

半年之後，這叔姪四人，突然不見露面，過了幾個月，有人傳出音訊，才知這四人不知從那裡得到消息，聽說張清踪跡在關外被發現，他們便追踪到關外去了。

一晃眼又過了三年，曾家堡火焚的廢址上，又大興土木，日夜趕工，半年後重復舊觀，較前更爲壯觀。

在這新堡落成之前，「辰州四霸天」突然具備了大紅請帖，邀請各地的鏢局中人，前來曾家堡赴宴，這一着，大出各地鏢局中人意外，以「辰州四霸天」爲人，過去從不把各地鏢局中人看在眼內，同時鏢局中人，對他們亦視如蛇蝎，接到請帖的俱大惑不解，紛紛猜測這四霸天的用意，因此各地也都起了騷動。

邀請日期到了，曾家堡倒也羣英畢集，各地應邀前來的鏢局共有六十餘家，他們共發出七十張請帖，未曾前來的，祇有專走關外的幾家，其餘的全數到齊，每家鏢局來到的，有的二三人，但大半都祇是一人，不是總鏢頭，便是副總鏢頭，提起來，在江湖上都有點名望的。

曾家堡的大廳上，筵開二十餘桌，主桌上，正是名震湘西的四霸天，曾中雖忝屬長輩，年齡卻與三兄弟相仿，不少人久聞四霸天之名，却從未見過，見這曾中約六十左右年紀，身材魁梧，貌相威武，三兄弟中老大曾飛熊，修長身材，臉形瘦削，高聳的顴骨中，懸着一個鷹爪鼻，雙眼神光四射，可是閃爍不定，一臉陰森之氣，老二曾天驥，老三曾天傑，都是中等身材，相貌無一不是陰沉獰惡，照說如這等慶賀新堡落成的盛宴，理應賓主盡歡，可是來客之中，無一不惴惴於心，有「宴無好宴，會無好會」之感，而做主人的，都是神情冷漠，對來客有敵視之意。

酒過三巡之後，曾中率了三兄弟向來賓敬酒之後，曾天熊便代表說話，他起立對曾中看了一眼，然後對大廳所有賓客，又瞥上了一眼道：「家叔着在下向各位來客致意，路遠迢迢請各位來到辰州，祇備水酒一杯，實在不成敬意，故家叔曉諭在下兄弟，各位將來若爲客商走鏢，路過湘西，不必留名投帖，給甚麼規矩，家叔在下和兄弟，今後不再過問貴行之事，如往年一樣，有人詭言貴行中人，藐視我曾家堡，致起而與貴行故意留難，這算是我叔侄對各位一點敬意。」他所說雖則托大，在一般大鏢局的來客眼中，並不當一回事，而一般小鏢局都大爲樂聞。有不少人居然拍掌認爲是喜事，過了一會，曾飛熊又對各人一整臉色道：「不過在下有一件事，想請各位幫忙，便是四年前，我叔侄去魯南向『萬里飛虹』林老前輩祝壽，有人乘我叔侄不在堡中，黑夜尋仇，不但把在下曾家堡中弟兄屠殺，連喪七十一命，還把曾家堡燒成一片焦土，我叔侄聞訊趕回，却無法追查出這對頭

是誰，僥倖堡中尚有一個兄弟未曾喪命，經三年搜尋，總算搜到，他祇知曾家堡被焚之前，堡中兄弟曾攔住一注鏢，鏢頭姓武，却不知鏢局名稱，當日黃昏時，這姓武鏢頭邀來一位姓凌的朋友，向本堡總管李化龍要鏢，言語不合，他揚言三日內不回鏢，便動武解決，總管李化龍在江湖上也有點名望，但不知姓凌的來歷，聽他出言，似有小覷曾家堡之意，因我叔侄不在堡中，爲小心起見，當晚便全堡戒備，三更不到，果眞有人前來探堡，李總管因來人祇有一個，爲防尚有同夥，故並不上前攔阻，不道這人一入堡內，李總管便聞弟兄們慘叫之聲，乃率衆趕到內堡，不但見弟兄們屍骸狼藉，東西方更聞慘叫連連之聲，顯見來人定係不少，李總管乃發信號，召集散處各方弟兄，可是未見有人應召前來，乃命這個弟兄，去堡外聚義廳探視，這弟兄到了聚義廳，駐守那兒弟兄也一樣屍橫就地，一摸屍身，都已僵硬，顯見死去多時，這時堡中業已起火，這弟兄因自己這方面喪亡殆盡，獨力更難支，深恐對頭尋來，乃亡命而走，因與我叔侄失去聯絡，致相隔三年才見到面，我叔侄這才始得知這個內情，就因爲這弟兄沒記起當時這鏢局的名號，祇知押鏢武師是姓武的，但天下鏢局中的武師，姓武的怕不止一人，我叔侄爲使事情穩妥，不枉不矯起見，故特邀請天下各地鏢局中各位前來，當面談談，我叔侄不在堡中，手下弟兄擅自向鏢局朋友爲難，果是不應該，但鏢局朋友邀友前來說項不果，相信也不會下這等毒手，把全堡之人屠殺，更縱火焚堡，內中定有緣故，蓋這等行徑當與我叔侄有不共戴天之仇，才能下此毒手，可是堡中逃命的這個弟兄，事後也暗中搜索過，所劫留下之鏢車，於當晚也失踪，因我叔侄不在堡中，留下貨鏢，原封未動安置在馬廐內，當晚巡視時，還在原處，外堡馬廐雖也波及，但未見鏢車被火焚毁後的餘燼，這內中又大有可疑，至少對頭來人，必與這鏢局有關，但在下聲明，祇想問出這對曾家堡這等下毒手的究竟是誰？却並不與這位鏢局中武師爲難，今日來的各位之中，不知是那一位當年身歷其事的人？」

在場之人，一聽曾飛熊這等說，都在心中打鼓，這樣深仇大恨的血債，當年身歷其事的人，即使在場，有誰肯挺身而出？直承其事？以「辰州四霸天」的蠻橫，剛才雖說得光棍，保不定說了不算數，遷怒於這武師，大廳中原本寂靜無聲，在聆曾飛熊說話，至此，更無聲息，連輕微咳嗽的聲也停止了，各地來的鏢局中老一輩鏢頭之中，不乏有功力高强，並不忌憚「辰州四霸天」，但他們由於職責在替人走鏢，冤家是少一個好一個，早就修成一份深厚的涵養功夫，事情眞的犯在自己頭上，逼不得已，才始挺身而出之外，不是自己的事，也不願開口有所主張，看情形是「辰州四霸天」這次宴會，明擺着如「鴻門宴」般定下了暗計，故祇面色難看，沉默沒有出聲。

曾氏三兄弟的目光，却不住在所有賓客之間掃射，一副神情眞難看到極點。

突然之間，大廳右角，有個人起立高聲道：「這事當年是在下身經其事的人，曾堡主，有甚麼要在下說的，儘管發問，在下必以所知的回答堡主。」

衆人循聲而視，祇見那人是四十開外的中年人，貌相英俊，劍眉星目，鼻直口方，自有一股英悍之氣，坐在主席上的曾中，對這人一看，起立拱手道：「尊駕莫非是人稱『行雲龍』的武朋友嗎？久仰大名，請上座如何？」

衆人一看，這位正是名滿南北以仁義著名的江西義寧「知遠鏢局」總鏢頭武文華，他大踏步上前，曾中拉開坐椅，命手下在他身旁添一坐椅，曾氏三兄弟也都圍坐下來，武文華不等曾中開口，便拱手道：「在下乃義寧『知遠鏢局』武文華，四年前爲保一單紅貨，由臨安至川南隆昌，途經湘西，在下歷年都在東南走動，足跡頗西來，對各地朋友，致少拜候，因此事前早備好拜帖，每到一處，若有當地朋友開山立櫃，照例前去拜候，一來是敦睦友誼，二來是按照規矩尊敬，到了湘西，久仰「辰州四霸天」威名，故特親自上門，遞帖求見，堡中兄弟，推說堡主出門遠遊，一律不接外來拜帖，這亦是平常之事，蓋主人交遊廣闊，若有人上門拜訪，除本人在堡，當面接見，算是盡了一份友誼，若不在堡，容外來朋友留帖拜候，將來回堡時，按照規矩，也應前回拜，倘留帖朋友衆多，則將不勝其煩，不接拜帖乃是免了客套之簡便方法，在下聽說堡主不在堡中，湘西地面，又無第二位立櫃，因此放膽借道，不道中途却爲堡中兄弟『霹靂火』林虎所阻，逞强要留下鏢貨，在下卑詞相求，這位林兄弟却盛氣凌人，倚仗人多，搶先動武出手，在下想起，若是各走極端，與林朋友動上手，則對堡主們有不敬之嫌，故喝令夥伴退下，任令林朋友扣下鏢貨，在下則回辰卅城中，探聽近處有甚麼朋友，與堡中相稔，便邀他出面求情，誰知事有湊巧，午時在得意樓午膳，不期與一位相交多年老友相遇，他適來辰州小遊，一聽在下鏢局有事，他說與堡主曾前輩在鷄公山一位好友家中見過數面，願仗義去堡中替在下討份交情，當日在下午就趕到堡中，與總管李朋友見面，這位朋友提起了和曾前輩相識經過，不過李朋友不但不賣這個交情，反倒冷嘲說是只憑見過幾面之交，你要前來嚕嚇，簡直是不自量力，致激怒在下這位朋友，便責以堡主既遠遊，不

接外帖，他怎能破壞江湖規矩，擅自劫鏢？他不爲堡主尊重友情，在下這朋友也撇開堡主當這行徑是私人作爲，毋須存有顧忌，便揚言限他三日內回鏢，否則動武解決，不料，當日深夜，李朋友忽然親自送來鏢貨，自認不當，交代了幾句場面話而去。

「第二日清晨，在下起鏢趕程，這位朋友，因在下川中各地不常走動，深恐再引起誤會，乃陪同入川、鏢車剛到城口，有趕早入城的過客傳說，說是曾家堡四更左右，火燭冲天，附近居民前去救火，一見堡內屍骸滿地，知是仇家上門，引起屠殺，故都不敢近前，任其燒成一片瓦礫。這是在下身歷其事，絕對毫無一點詭言之處。」

曾中聽了，雙眉一皺問道：「你這位朋友是誰？」

武文華道：「乃是桂東凌明道。」

曾中沉思一陣道：「敢是外號人稱『雲中鵰』的凌朋友？」

武文華點頭道：「不錯，正是這位。」

曾中沒有開口，繼續在沉思，大廳中形勢，仍是極爲沉重緊張，曾飛熊突然問道：「武朋友，曾家在湘西，也算小有威名，你和凌朋友上門，李化龍雖語氣强横一點，凌朋友敢出口要他三日回鏢，否則動武解決，這份態度，凌朋友也似乎不把曾家堡放在眼內，老夫倒再要請問一句，事後凌朋友有否提起我曾家堡不滿之言？」

武文華微笑道：「在下素不打誑，大丈夫說話，要攤得開，捲得攏，凌朋友事後對在下曾經感嘆過說：『辰州四霸天』，平素已經太過霸道，手下再有這等跋扈驕横，遲早必招禍事，江湖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誰能霸絕一世？在下就祇聽他這樣說過，堡主聽這樣語氣，是否算是不滿？」

曾飛熊冷哼一聲道：「這位凌朋友，倒有先知之明，似知曾家堡必有禍事招惹似的，果然應了他的猜想，倒眞湊巧不過！」

武文華聽曾飛熊語氣之中有懷疑凌明道之意，便把面色一沉的道：「曾堡主，你說話得稍爲考慮一點，凌朋友這等說，不能算是對曾家堡不滿，不過當時李化龍一副驕狂之狀，却是令人難忍，說實在，如今雖由曾前輩買在場各位交情，今後不再向在下這一行爲難，若說過去，走鏢這一行，對曾家堡眞有天大的顧忌，以在下這一次來說，也可以說是極尊重曾家堡威名，事先登門投帖，結果還是爲李化龍留難，凌朋友借重前輩交情，上門說情，李化龍尚且不接這個人情，其他就可想而知了，凌朋友不過感嘆四位堡主手下，有這等驕横之輩，將來不免爲之牽累，現聽曾堡主之言，似在懷疑凌朋友不成？」

曾飛熊見武文華臉色沉下，便也一瞪眼冷冷的道：「曾家堡威鎭湘西一帶，江湖上總有個耳聞，李化龍驕狂無禮，這是我們叔姪御下過寬，不是外人所可顧問，不過既已攔下尊駕之鏢，自知理曲，但也該由我叔姪來擔當，不致於會因姓凌朋友用武來威脅，便乖乖的親自回鏢，故對尊駕所說，老夫實有極大懷疑，其次，曾家堡過去確是太『霸道』，無形中積下不少寃家，這晚適有仇家來襲，李化龍身爲曾家堡總管，當然起而抵禦，那裡還會親自來回鏢之理？何況李化龍功力亦不在老夫之下，多年相交，才屈就這個總管之職位，老夫叔侄不在堡中，他有資格全權處理堡中一切大小事情，以他的功候和威力，豈是姓凌的幾句話會使他認錯，這鏢貨究竟是怎得回的？尊駕乘早點說出眞相吧！」

這幾句話，說得武文華直跳了起來，對曾飛熊喝道：「姓曾的，你當我武文華是甚麼人？今日在場的各位老少朋友，一大半與武文華是知交，武文華平素爲人如何？各位諒都知道，我武文華言出如山，平生不作謊言，可惜李化龍已喪命，變成死無對証，但他當年送鏢來悅來客棧，悅來棧中夥伴，却還都是活口！」

曾飛熊也以惡言相加道：「李化龍當年受人暗算，被點了死穴，橫死在二道堡門上，請問你，他已横屍，怎能又再連夜親自替你回鏢？你這等說法，怎能使人入信？姓武的，你不必爲姓凌的飾詞掩過吧！」

武文華聽了，臉色被氣得發青，身形一動，已閃出座椅，手一指曾飛熊，剛想發言，廳外鑼聲驟起，一個堡中弟兄突然闖進過來道：「西南角糧倉起火！」

曾中一揮手道：「招呼弟兄救熄算了！」

那人立即回道：「有外人侵入堡中，佔據西南一排屋面上，弟兄們上前救火，他們便用暗器招呼，已傷了三個弟兄。」

曾氏兄弟一聽，立刻起身，大廳中亦一陣騷動，俱都詫異來人膽大包天，在這中午紅日當空，堡中大宴羣英之際，前來挑釁，故都紛紛跟隨曾氏兄弟而出，一出大廳，西南角濃烟蔽日，火燄竄起有三四丈高，同時靠東一帶，三四十間客房屋頂，也有濃烟冒起，曾氏兄弟面上立即變色，曾飛熊對曾天驥，天傑道：「你們往東面看看去。」

說完，身形拔起，由大廳屋面，直向西南角趕去，這裡曾天驥、曾天傑也上屋趕往東面一帶客房。

廳中所有賓客，都聽了兩方面鑼聲，離席走出了大廳，站在大廳前空闊的院落中，眺望兩面火燄，曾中神情憤慨地也走出了大廳。

這兩處火頭尚未救熄，堡中內院上房，也接連起了火，曾家堡化費了半年時間，日夜趕工，才落成的新堡，看來又將如四年前一般，要化爲一片焦土了。

正當這時，四外一聲吶喊，二道堡門的圍墻上，突然有二三十人現身，這夥人一律都是青布勁裝，紮了白頭巾，祇有二個少年都是白布衫褲，頭上紮的是蔴巾，立在二少年身旁的，是一個六十左右的老者，身材短小，鬢眉花白，他立在圍墻上，對大廳院落中所站立各地鏢客中人一拱手道：「各位請受禮，曾家堡老少四個惡賊，與在下一幫弟兄有血海深仇之恨，今日特來了此一筆血債，在下知道各位與這四個惡賊沒有甚麼淵源和交誼，應邀而來，也是敷衍性質，故還請各位袖手旁觀，所謂：『江湖自有恩怨，難理是非曲直。』，在下弟兄們對各位若有不敬之處，日後自當踵門一一賠禮……」

衆人一看這老者，老一輩的幾乎都認識他的來歷，乃是洞庭芷湖口水路之前輩，姓高名昆，外號「黑妖狐」。

他已是多年未在江湖上走動，今日突然出現，料知有一場好戲可看，因爲這高昆不但是水路洞庭二十七寨中第一號人物，更以機智過人著稱，若無十分把握，決不輕易冒險，今日既率衆侵入了曾家堡，看來早已佈置妥當。

來客中江都安泰鏢局總鏢頭鮑治中，與這位高昆是生死之交，亦是鏢局中前輩人物，便挺身上前招呼道：「高老兄，以你我交誼，本當相助一臂之力，惜小弟受邀而來，在此作客，不能作此不義之事，在場各位，由小弟招呼，決不管這雙方是非便了！」

高昆一見鮑治中挺身而出招呼，嚴肅神情立見鬆弛，聽他說完，便向他一拱手道：「有鮑老弟向各位招呼，小兄去了顧忌，今日看來要這四個老少四惡賊納命了。」

曾中聞言，在院中叱喝一聲道：「高老妖，你是吃的『燈草灰』，放的『輕巧屁』不成，當年老夫手下留情，網開一面，饒了你這老妖狐，你有多大功力？敢這等大言不慚？老夫正在追查四年前焚這曾家堡的兇徒，今日看你這等行徑，當年之事，必是你這妖狐所幹無疑，你說得不錯，這筆血債，今日是非了結不可了。」說完，一探腋下，撤出了一柄三尖兩刃刀來。

這時曾家堡一半的房屋已浸在火海之中，曾氏兄弟分兩頭趕去，佔據屋面上來人，早已撤走，曾飛熊見這火勢，已無法撲救，乃任其燃燒，召集手下向大廳趕回去。

那邊的曾天驥與曾天傑也趕了回來，到了廳前，見曾中已撤出兵刃，曾飛熊一縱落地，對曾中道：「三叔，殺鷄焉用牛刀，由姪兒來對付便了。」說完，伸手搭向肩背，這時一條白影，已由圍墻上向他疾撲而來，曾飛熊向斜移開二步，避過來勢，已由肩背撤下了一雙護手鉤了。

這白影一撲落空，身形一翻，一道寒芒已直射而出，正向曾飛熊胸前欺入，曾飛熊雙鈎一擺，一招「霸王開弓」，左右疾分，以鈎尖封鎖來人兵刃，寒芒略一閃動，由上而下，已向曾飛熊腹腰射到，曾飛熊身形一晃，急退了五六步，對白影打量。

原來是個二十多歲的少年，頭紮麻巾，一身縞服，手中却是一柄精光四射的雁翎刀，他對曾飛熊厲聲喝道：「曾老賊，你還記得二十年前芷湖口瀝青寨的二位呂家老太爺嗎？今日少爺來報這殺父之仇了。」

曾飛熊聽了，「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呂家二個小輩！」

他說話時對站立在墻頭上另一個穿白帶麻少年瞥上一眼，又道：「祇怕仇未報成，呂家却絕了後。」

這少年一聲怒叱，刀勢如虹，已朝曾飛熊疾劃而過，曾飛熊雙鈎一分，左鈎向來勢一壓，右鈎「毒蛇出洞」，向這少年脅下探進，少年刀勢異常詭異，一劃之後，立即反剁而上，曾飛熊左鈎壓空，右鈎招又遞出，這少年刀尖，已剁向他脅下，手法俐落快疾，曾飛熊若不撤招，看來是兩敗俱傷，這少年所施，不是同歸於盡招式，便是拚命的狠招，曾飛熊臨敵經驗老到，左脚猛旋，身形倒翻而出，右手鈎乘勢紮向少年肩頭，他雖應變迅速，而少年刀法更爲凌厲，在他旋翻之間，右足跨步，欺前一步，刀鋒一翻，已迅疾削他右臂彎，他不得不接連後閃，少年就在他後閃之間，刷刷刷一連三刀，前二刀封住曾飛熊旁閃之勢，第三刀則向前直探。

曾飛熊雙鈎施出了「分花拂柳」，護衛前胸，就這樣過手祇二個照面，形勢上這位成名多年的「辰州四霸天」之一的曾飛熊，已落了下風。

曾中在旁已看出這少年的刀法，便高聲道：「這小子使的，正是當年老魔頭的『追魂刀法』！」

曾飛熊聽了，心中一動，這時雙鈎已一招發出，想分拂少年的刀勢，可是少年刀雖直進，但刀尖左右搖擺不定，似乎又是上下顫動，曾飛熊雙鈎一分一拂，都未沾上對方刀身，心知不妙，斗大一片刀花，已耀眼的剁到，百忙中疾向後退，斗大刀花，立變成一縷光芒，向他咽喉射來，他疾退身形，硬往側閃避，嗤的一聲，左肩頭爲這道寒芒劃了一道小口子，同時絲絲絲三點寒星，起自曾飛熊身側，向這少年飛去。

這少年一刀向曾飛熊欺進前，身形業已縱起，耳聽絲絲之聲，凌空斜竄，手中刀倒兜而回，抖起一陣刀花，祇聽叮叮兩聲，二點寒星，已爲刀勢磕飛，有一點正中那少年肩頭，少年身形落地，立即用刀割下一幅衣角，拔出了肩頭上暗器。

在這同時，墻頭上立着的另一個縞素帶麻少年，見在旁暗算的正是曾天驥，叱喝一聲，脚在圍墻上一點，凌空直撲曾天驥，手中左右都有一柄雁翎刀，身形正是「雙龍取珠」，曾天驥一看來勢，猛退二步，臉上現出陰森冷笑，二人相隔有三丈左右。

曾天驥看他飛撲出一丈外，右手剛想揚起，左側人影一閃，快如電光火石，祇聽「吧！」的一聲，曾天驥身形猛然橫飛出去，跌出一丈開外。

這人身法不但奇快，而且出手更快，幾乎同身法一氣呵成，所有在場旁觀之人，沒有一個見這人是從那一方面閃出，待衆人定睛一看，這人身穿黑色長袍，身材修長，面色極爲蒼老，皺摺重重，故看來更爲枯瘦，約有七十左右年紀，左臂袖管輕飄飄的，似已殘廢，祇剩下右臂，背負在身後，聽這人對曾天驥罵道：「不要臉的老賊，專是這樣暗算別人，老祖宗今日來向你們算舊賬來了！」

這時，墻頭上縱下來的縞服少年，落地後站在這人身邊，曾天驥受了一巴掌，右頰已腫起老高，口鼻之間，鮮血不斷汩汩而流，瞪起一雙兇眼，對這人注視一眼，不禁退了三四步，一臉驚惶之色。

旁立的曾中、曾天傑，也都同時驚退了幾步，這人轉面對曾中道：「想不到吧！你意料之中，已死了二十年的對頭，還會現身來向你追魂！」

曾中和曾天驥互相對望了一眼，面上顯出迷惑的神情，曾中再回頭看曾天驥，祇這幾句話工夫，他的右頰，已腫得右眼也蓋過了，這一掌眞還打得不輕，再看曾飛熊，他左手持鈎，正用手背按着左肩，面色發青，額間黃豆大汗珠，不斷翻滾而流，便開口道：「飛熊，怎麼啦？」

曾飛熊道：「這小子刀口淬毒！」

這枯瘦獨臂老者冷笑道：「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這四個老少惡賊，專以淬毒暗器傷人，今日且試試這毒刀滋味。」

突然間，院中起了一陣騷動，原來火勢已燒到了大廳屋脊，曾飛熊和曾天驥召集堡中兄弟，尚有二三十人在場，本站在廳前，見火勢焚燒到大廳上，濃烟冒出，都向四處散開，他們一動，站立在圍墻上高昆率領而來之人，紛紛縱下，向四處包圍，監視這堡中之人，站立一旁袖手旁觀的一百多位各地鏢局中人，都向堡門一方移動，同時有不少老年鏢頭，也看清了這個枯瘦獨臂老者，正是當年名震南北「追魂使者」查天洪，却不知他怎會斷去一臂？

二十年前「辰州四霸天」，因與芷湖口水路瀝青寨爭奪湖口霸權，引起火併，瀝青寨主呂氏兄弟呂艮、呂強，和四霸天惡戰了二次，傷了瀝青寨不少弟兄，呂強正是這個著名爲人固執而又心狠手辣的「追魂使者」查天洪的愛徒。

「辰州四霸天」一探聽到呂氏兄弟

身後有這樣一個老魔頭，知不好惹，便放手退讓，因他們知道查天洪固執脾氣，一與他交惡，便糾纏不清，非教對方死傷不可，是勢不罷休。

他們雖然是退讓，然而事爲查天洪所知，却不肯罷休，反尋上門，逼「辰州四霸天」出手，這四個叔侄，功力以親叔「閃陽手」曾中最高，合四人之力，圍戰查天洪一人，才始戰個平手，二次約期再戰，他叔姪四個暗中設下毒計，曾中選擇向陽之地，以他獨門「閃陽戰法」和查天洪過手，然後由他們三兄弟，率領堡中不少弟兄，用各種淬毒暗器，以飛蝗及流星手法，暗算這個老魔頭，在滿天飛蝗和流星般暗器中，查天洪一對雁翎刀雖是飛舞磕擋，但終在左臂上中了一塊飛蝗石，曾氏叔侄一見老魔中了暗器，尚運氣逼毒，雙刀更見凌厲上下飛舞磕擋，更暴起飛向對施放暗器之人猛攻，曾中見狀，立即喝止衆人出手，然後對查天洪道：「你中了我們叔侄獨門淬毒暗器，現雖能運氣逼住，不使毒性侵入，但無我叔侄獨門解藥，時間一久，氣一衰竭，是非送命不可，我叔侄念你成名多年，也不想和你結怨，就此作罷！」說完，故示大方，留下一包解藥後呼嘯散去。

「追魂使者」查天洪，平生以心狠手辣見稱，不想這「辰州四霸天」，更爲狠毒陰險，留下的不是解藥，却是更烈性的毒藥，查天洪一敷上傷口，痛麻更劇，便心知不妙，幸虧他當機立斷，運氣閉住經脈，以雁翎刀齊肩斬去左臂，不讓毒性侵入心胸，用金創散敷傷口，胡亂包紮了，才算保住一命，他氣怒交加，連夜趕往芷湖口，但瀝青寨已爲「辰州四霸天」焚毀，呂氏兄弟也命喪當場，當時幸得水路中那位俠義朋友高昆，率了兄弟前來救援，總算把呂氏兄弟的家眷和子侄輩救離當場。

「辰州四霸天」雖奪下了芷湖口，因對水路上各項不熟悉，霸佔了二年，也自動放棄。

「追魂使者」查天洪，此後也不聞他消息，不想二十年後，這個老魔頭又突然現身，如何不使曾氏四個老賊驚惶失措呢？

曾中聽完查天洪說完，冷笑一聲道：「那個小子，也中了天驥的『三毒喪門釘』，看來也不好受吧！」

查天洪打了個哈哈笑道：「老賊，你放心吧，老夫今日有備而來，決不會和你換命的，這二個正是呂家的後代，他們的命，不知要比你四個老賊值多少倍呢！」

他說完，朝四週一瞥，對站在遠處的武文華道：「四年前曾家堡點穴脅令李化龍送還鏢貨的事，正是出於老夫之手，當時武朋友以所保鏢貨之保款，完全賑濟水災之民，爲老夫所心儀，在百忙中用老夫獨門經外奇穴，點了李化龍，他怕死時受苦，不得不親自回鏢上門致歉，火焚曾家堡，連屠殺七十一命，也是老夫所幹，本擬事後找這老少四賊，但因發現堡內秘室中金銀珠寶甚多，乃提出一大部份，散賑貧苦，再回頭時，這四個惡賊，已遠去關外，老夫正探索他們行踪時，他們却來重建這曾家堡，老夫聽後，心中一喜，這老少四惡賊手下，無一不是江湖敗類，罪惡滔天，當年血洗曾家堡，還不能抵償芷湖口瀝青寨所喪的多，老夫就靜待一時，等這夥老賊建堡之後，召集了手下，乃可一網打盡，不想他們倒念念不忘前事，邀請各地鏢局中人，追究前事，老夫乘此率領呂氏兄弟的小輩，前來復仇，二次焚燒這賊堡，除現時在場的這幾個惡賊手下，其餘的都已喪生在老夫手下了，這幾個老夫也不會饒赦，乘此也好替江湖除去一大害……」說到這裡，祇聽得咕咚一聲，立在那邊的曾飛熊，想是毒已發作，栽倒地下，滿地亂滾。

查天洪回頭對二素服少年道：「另二個老賊，都是你們的殺父仇人，由你倆兄弟動手，這個交給老夫便了，當年老夫領教過他的『閃陽戰法』，今日也教各地朋友開開眼界，其餘的小賊，由高老兒……」

話未說完，砰彭一聲大震，大廳屋頂已燒穿倒了下來，堡中老賊手下乘機想逃，「黑妖狐」高崑所率手下早已圍了上去，引起混戰，一個單刀少年，挺刀直逼曾天傑，雙刀少年則向曾天驥迎了上去。

查天洪右手一抖，在袖管內抖出一柄一尺五寸左右的兵刃，再一晃動，察的一聲，暴長了一尺，原來是一支「判官如意筆」。

曾中一看查天洪撤下的兵刃，心中一凜，這是短兵刃中奇門一路，揑筆的「判官手」姆指和小指微翹，食指前點，所揑如意筆，六寸左右長短，通體發亮，這兵刃能作劍、刀、鈎，棍幾種手法施用，功力非到登峯造極地步，是不敢當作隨身兵刃。

曾中看他一出手時，長短吞吐如是，心中大爲警惕，知道今日之事不能善了，落得放硬朗一點，便一聲長笑，對查天洪道：「今日局面，有你無我，老夫就讓你領教領教這個眞名『閃陽戰法』。」

說完，外衣一翻，在大廳燃燒火光和斜射的日光下，立感精光耀目，使人看了眼花撩亂了。

原來曾中的身上，穿一襲魚鱗式的軟甲，每一片魚鱗，都用薄銅片打成，正中略凹，陽光兜聚反射，便見精光閃閃，他手中三尖兩刃刀，對查天洪一指道：「接招。」

他斜跨一步，肩背略一晃動，身上魚鱗映日生輝，一點點閃爍不停的精光，全朝向查天洪雙睛射去，同時手中兩刃刀一招「長虹貫日」，疾向查天洪咽喉點去，查天洪一矮身，判官

如意筆平平淡淡的一招「橫掃千軍」，向曾中魚鱗軟甲未掩護的腰腹下點去。

曾中兩刃刀「玉帶圍腰」撤招拉回，疾護中路，兩人一動上手，各以絕學攻守，出手由慢變快，先還能看清攻守之勢，五六招後，已見閃閃精光和判官筆影，上下盤旋飛舞，這時已難看得清楚一招一式了。

那一旁，曾天驥受了一掌，似受傷甚重，動作呆滯，不上三招，早爲少年雙刀，右刀斬在肩上，左刀在脚上劃了一口子，少年得手，並不趕絕，却回身助單刀少年，來攻曾天傑，曾天傑所施的是一對子母拐，和單刀少年交手，已難佔上風，再加上一個，便見手忙脚亂，雙刀少年攻上二招，突然右刀脫手飛出，射中曾天傑腹中，二人一見他中刀，都突然收勢，看刀尖毒藥，發揮威力，堡中老賊們手下，早爲高崑和他手下的弟兄們殺得屍橫遍地，無一個漏網。

現時祇剩下查天洪和曾中一對，他們決鬥了一陣，招式便漸漸的緩慢下來，但勁力未減，曾中始終搶佔向陽地位，利用陽光反射，想淆亂查天洪眼神，查天洪却視若無睹，一管判官筆，挑、打、點，撤全向曾中中下二路猛攻，幾次都因判官筆能伸縮如意，突然間暴長，使曾中閃避，頗形忙亂。

二人武功，本是查天洪高出多多，然而曾中身上有魚鱗軟甲護身，又有別出心裁的這種淆亂眼神的閃陽戰法，故還能接戰。

查天洪一見曾家堡所有人都已就戮，祇剩下老賊一人，高喝一聲，判官筆招式一變，改向曾中上路猛攻，急如狂風暴雨，驚雷駭電，同時判官筆一遇到兩刃刀封閉，便伸縮不定，吸引了曾中全副精神。

查天洪一輪急攻之後，判官筆突然一招「獨劈華山」，判官手的如意筆尖，猛向曾中的天靈蓋砸下，曾中的兩刃三尖刀「托樑換柱」護頂一封。

查天洪暴喝一聲，「躺下！」判官筆在一碰兩刃三尖刀下，筆尖上突有三點寒星急射而出，罩向曾中頭面。

曾中怎會料到這筆尖會藏有暗器，祇離頭頂一尺，如何躲得開？於是三點寒星全數中上，立覺痛痲難當，一撤三尖兩刃刀，雙手掩了頭面，翻身倒下，滿地亂滾，立即和先前中刀的曾天驥、曾天傑兄弟滾在一起。

查天洪這時拉了兩少年，向在場各地鏢局中人拱手介紹道：「這二個是芷湖口瀝青寨呂強之子呂文、呂武兄弟倆，也是老夫徒孫，老夫今日對付曾家堡中老少四惡賊，各位看了，也許會認爲手法太過殘忍，但當年瀝青寨爲這老少四惡賊和他手下屠殺，也有一百多條人命，這老少四惡賊，又一生慣用惡毒之器，因此，老夫也教他們試試這毒刀毒針的滋味，這可說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老夫以二十年苦心，敎養這二個徒孫，但許他們在往曾家堡復仇時能施這淬毒兵刃外，此後終生不許再用。老夫殺孽太重，此臂也傷在這四賊的淬毒暗器之下，故老夫發誓，有生之年，必在天下找那施用淬毒暗器之人，以替江湖上除一大害，蓋施用淬毒暗器，必無善良之輩也，各位到處走鏢，見聞廣闊，請以老夫此願，帶至各地，或能在江湖上減少一點兇殺！」

說完，對衆人深深一揖。呂文呂武兄弟也向各位行禮，更說了幾句場面話。

衆人離開曾家堡前，堡中火勢仍盛，來時一座美奐美輪的莊堡，轉眼又成了一堆瓦礫和焦土了。

（全文完）

湖海恩怨錄／劉浪・文　可飛・圖

玄門十八抓

喜獲靈丹妙藥　少年得報血仇

六月的酷熱天氣，中午時份，烈日高空，在陝北一帶，這時候，路上並無行人，因爲恐怕中暑之故，可是那天午後未牌時分，一騎白馬，沿着十里亭這條石板路飛馳，直至鎭上，才收韁勒馬，歇在酒館門前。

這時酒館裡的酒保，俱懶洋洋的懶得接待客人，這不是欺客，實在是因爲暑氣酷熱，提不起勁，對新客如此，待舊客亦一樣，所以坐在店堂裡喝酒的人，自斟自飲，沒有酒保侍候，這種情形，在陝北是司空見慣的。

可是這一騎白馬的主人，來自江南，不知這裡的風俗，而且他有急事在身，看見酒保這樣不予理會，忍不住的高聲大叫道：「你們這間店是不是做生意的？」

此時店堂裡的人一片沉寂，他這麼一叫，眞有如晴天霹靂，伏在櫃台裡打瞌睡的老掌櫃，猛地給他驚醒。

儘管陝北風俗如此，做生意畢竟是要接待客人，當下掌櫃連忙答道：「客官，你要茶還是要酒？請吩咐一聲，老夫爲你端來便是。」話雖如此，老掌櫃兩隻眼睛，本能地打量着客人。

幹酒館這一行業的人，眼尖耳利，一望之下，便能分辨對方是何等樣人，現在老掌櫃雙眼一瞧，見客人相貌俊秀，雖然是穿上了短裝勁服，却如玉樹臨風，而且說的是江南口音，便知道他不是北地英雄，却是南方武士，於是不待吩咐先泡一壺茶過來，接着便奉上一把油紙扇。

這少年武士奔走長途，實在是鞍馬勞頓，早已汗濕重衫，接過油紙扇，使勁的揮扇生風。說也奇怪，這一把尺許長的油紙扇，竟然給他扇得滿堂皆風，暑氣盡消。

這老掌櫃雖然不懂武藝，看見這樣情形，也知道這少年武士，武功修爲一定不淺，所以特別客氣招待，請教他的姓名，少年答道：「我姓邵單名一個清字，因爲初出道，還沒有甚麼外號。」

邵清說到此處，便問老掌櫃道：「請問老丈，這裡附近是否有一所名爲石練廬呢？」

這一問，老掌櫃登時面色陡變，半晌才答道：「邵公子，你查問石練廬，是否找毒掌紅拳倪金漢報仇？」

邵清點點頭道：「正是找他報仇，不瞞老丈說，烈日炎炎，太陽似火一般灼熱，我在一個上午，趕了一百多里路，目的就是找他報仇雪恨，請你告訴我，石練廬在哪裡？」

老掌櫃搖搖頭說：「不能告訴你的，我還得勸你趕快回頭回去吧！」

老掌櫃斂容正色的說，一字一頓，恐怕邵清聽不清楚，但邵清聽完哈哈的大笑道：「老丈，你這些話，師父早就對我說過，但他老人家也不阻止我來報仇，你又何必瞎替我躭心？」說着伸手一摸肋下的刀把，面色頓變，剛才是玉樹臨風的翩翩少年公子，現

在却變成雄糾糾的莽漢，前後判若二人。

老掌櫃見他這般神態，慌忙退後了二步，連聲說道：「公子，我實在不能告訴你，因爲從這裡去石練廬報仇之人，從來是沒有回頭，可以說，去十個，死五雙，你年紀這麼輕，何苦去送死？」

邵清道：「不！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就是死也得要去報，老丈，請你告訴我吧！我已經忍了五年，再不能多忍受片刻了。」

邵清再三要求，老掌櫃還是不肯告訴他，但是，那個懶洋洋對客人提不起勁的酒保，却插口道：「朱三爹，你就告訴他吧！看來你不告訴他，他眞的會發狂的，看！他眼睛也發光了。」

酒保這幾句話沒有說錯，這時的邵清，眞的眼露兇光，雙眉倒豎，活像個瘋子，他這種神情，老掌櫃朱三爹也感到害怕，坐在店堂裡喝酒的幾個客人，也給邵清這一副目露兇光的眼神眞嚇慌了，於是個個離座，紛紛走進後院去，祇有坐在靠近牆隅的一個老人，仍然是安詳坐着喝酒，但是，面色凝重，若有所思。

老掌櫃朱三爹被迫不過，終於告訴了邵清道：「邵公子，石練廬距離這裡不到二十里，沿着這條石板路去，過了橋，橋脚下就是倪金漢立下的指路牌，可是，我勸你還是不要去的好，父母之仇雖是不共戴天，這句老話，但是對於目前這個厲害的仇人，也要修改一下，量力而爲，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也。」

朱三爹苦口婆心的忠告，邵清並不理會，也不取回馬匹，匆匆而去。

朱三爹是個忠厚慈祥的長者，看着他的背影，連連嘆息道：「可憐這個孩子，又得死於非命。」話剛說完，坐在牆隅喝酒的老人忽地說道：「閻王老爺的朱皮薄也會漏賬的，怎能說他一定死於非命。」

這個老人是個怪客，半年來店裡一次，每次來便喝得酩酊大醉，但從來不跟任何人聊天，他不說話，是獨個兒喝悶酒，今天却例外的說了這兩句話，而且還未喝醉，便會賬出門。

午後的太陽，漸漸的日影西斜，柳蔭樹影，也倒映在石橋之下的水面，邵清却跑到橋脚來，果然看見橋脚下，豎起一個五尺多高寬的石碑，碑上刻有兩行字：「再走五里是石練廬，回頭者生，再進者死。」下署毒掌紅拳倪金漢提示。

邵清看見這座石碑的碑文，便勃然大怒，猛地一掌拍去，掌勁所及，立時將這座石碑震得四分五裂，倒塌在地上，繼續前行，沿途上，每隔一丈，便有一根木樁，樁上寫着：「死亡之路，有去無回。」八個血紅大字，邵清每見一根便打一掌，盡將路上的木樁全部擊折，一口氣走了五里，便看見山崗之上，孤零零的祇有一間茅屋草廬，門楣一塊橫匾，端端正[illegible]三個字——石練廬。

邵清看見這一座石練[illegible]起三千丈，厲聲喝道：「姓倪的[illegible]夫，快出來納命，金刀邵天龍的[illegible]來報仇了。」

話剛說完，石練廬中，便出現一個亂髮披肩，相貌猙獰的彪形大漢，兩隻目光灼灼的大眼睛，不往下望，却翹向天，桀桀的大笑道：「十八年前沒幹掉的孩子，今天送上門來，該是邵門絕嗣，無子無孫，哈哈！」

笑聲還在空氣盪漾，但人已如飛鳥般從山崗上落了下來。這座山崗，少說也有三四丈高，但倪金漢祇一瞬間便已飛躍下來，落地無聲，只看他這一手「百步無踪」的上乘輕功本領，便顯出他之內功修爲，已是登峯造極，可是邵清面對着這樣一個本領高強，功力深厚的仇人，一點也不害怕，刷的一聲，金刀出鞘，已然擺開架式，準備廝殺了。

倪金漢落在邵清身前一丈開外站着，仔細的打量了邵清一眼，便哈哈的大笑道：「果然是邵老頭子的該死短命兒，否則不會有這麼樣的金背大刀，哈哈，邵天龍，你陰魂不息，我給你父子黃泉路上好相會的便是。」

他說得這麼驕傲，狂妄自大，簡直不把邵清放在眼內，但邵清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於是，怒吼一聲：「無恥匹夫，你記得當年在金華採花殺人這筆血帳麼？」

倪金漢仰天哈哈大笑道：「我生平的血帳多到數不清，但是你邵家這一筆，我却記得清清楚楚，因爲你的母親邵二娘，是我一生所見的最漂亮的娘兒，眉彎彎，眼如秋水，腰細細，嘴似櫻桃，正因爲她太漂亮之故，我才不用三更迷魂香，打算跟她樂個痛快，誰料她高聲呼叫，才招上滅門之禍，一家十三口人，死了十二個，如今第十三個的命也不長了。」

這一筆血債，早結在十八年前，那時邵清才牙牙學語，壓根兒不知道當時的眞相，兩個月前，師傅十指金蟾告訴他，才略知梗概，直至現在，出自仇人之口，他才完全明白父母慘死原因，不禁氣得往上衝，怒從心發，大吼一聲：「饒你不得！」

手中金背大刀，迎頭劈下，其快如電。可是倪金漢並不閃躲，不退則進，竟然上前一步伸手抓去，一把將刀背抓住，說道：「撒手！」便將這口金背大刀奪了過來，擲於地上，哈哈大笑道：「憑你這一點不成材的武功，便想找我報仇，眞是太不自量了。」

邵清報仇心切，不因丟失大刀而氣餒，反而罡氣一提，開山掌當胸直劈而出，呼的一聲，風隨掌起，力重千鈞。

邵清這一手「開山掌」，勁道甚大，功能開山裂石，掌風過處，二十步

之內，沙飛石走，樹木也給這一股凌厲的掌風打得獵獵發响。

有毒掌紅拳之稱的倪金漢，也不敢不避，連忙側身往右一躲，竄到邵清背後，邵清翻身過來，正欲再劈出「開山掌」時，突然發現對方掌心盡赤，他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對方已運功行氣，施展玄門掌法。

邵清的「開山掌」雖然是厲害，但乍見對方掌心盡赤，也是吃了一驚，連忙往後退了二步，雙掌護胸，目灼灼的注視着。

倪金漢桀桀的大笑道：「孩子，現在你知道我的玄門掌厲害時已經是太遲了，知機的跪下地來，饒你個全屍，否則勢必成爲無頭之鬼了。」

邵清自知「開山掌」之功力，是敵不過對方的玄門掌法，但是，憑師門絕技，還可以勉强與之週旋。

原來邵清這一套七十二式的「開山掌」，功力雖然不及倪金漢的「玄門掌」法强勁，但遊身走動，快若飄風，一口氣鬥了五個回合，而未落敗。這麼一來，倪金漢也自驚奇，厲聲問道：「孩子，你這一手功夫，學自何人？」

邵清冷冷的說道：「傳自四明山青木禪師上人。」

青木禪師是當代武林高手，他的名字，在黑白兩道都吃得開，萬字响噹噹，倪金漢愕了一愕道：「這老禿驢，怎麼將這一手鎮山絕技傳你？」

邵清答道：「禪師是我爹爹方外至交，怎能不助我報仇，告訴你吧！當時你走進後堂，殺我全家之際，老禪師已將我救了出去，他就是撫養我成人的恩師。」

當時天下武林人，以掌功揚名於世的，是南僧北俗二人，所謂南僧，就是青木禪師，北俗却指倪金漢，這四隻肉掌，眞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如今，比較起來，論功力，「開山掌」還遠不及「玄門掌」之勁道，不過它是勝了矯捷靈活罷了。

邵清仗着師門絕技，掌法巧妙，勉强鬥了五個回合，第六個回合吃不消了。原來倪金漢這一手「玄門掌」法，變化甚多，有剛勁、柔勁、吸勁、引勁，現在他使出吸勁，一股强柔之氣，發自掌心，如磁吸鐵一般，把邵清的雙掌吸住，成了四掌相接，儘管邵清身靈步巧，掌法奇妙，但內功眞力，那能及得上倪金漢，四掌相接之後，掌心互抵，吸力越來越大，不一會，邵清之內勁，便被倪金漢的掌心吸力，將他收了去。

此消彼長，邵清之內勁被吸去，倪金漢的勁道因爲吸收了對方的內勁而增加，較諸初時更爲强大，無形中的功力是多了幾分。

要知道倪金漢這一手「玄門掌」法已妙絕武林，再加上歷次前來報仇之人，都中了他的詭計，四掌相接，內勁被他吸收了去，換句話說，多一個人來報仇，結果他就多吸收了一敵人的內勁，所以十數年來，他的功力日益精進之故也。

依倪金漢之意，要將邵清的內勁吸收殆盡，然後才結束他之性命，但是，就在這當兒，山岡上的石練廬，忽然濃烟直冒，火舌飛揚，倪金漢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問道：「姓邵的小子，你勾結了多少人前來，快說。」

邵清也覺奇怪，他心知肚明，自己沒有偕同任何人前來，而倪金漢却從來都是獨來獨往，獨個兒結廬而居的，那末除了遺下火種之外，石練廬決不會發生火災的，現在竟然冒出濃烟來，究竟是誰放火？

邵清心中在想，沒有回答，石練廬中火勢已快將燎原，倪金漢心中一急，不暇再吸收邵清之內勁了，猛地將吸勁收回，一掌劈下，想迅速的結束邵清生命，却不料腦後生風，斜陽之下，一條人影飛來，快如鷹隼，一下子便將邵清抓去，身法之快，快如電閃，倪金漢不但追趕不及，連這人之面相也看不清，但從衣履方面，他看出這人是自己的大師兄童永，不禁詫異的說道：「原來你這孩子和老傢伙一起來的，這一回中了你的調虎離山之計。」

果然不出所料，當他跑回石練廬時，發現爐灶倒塌，煉丹爐中的「大力金剛丹」却不翼而飛，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這一爐大力金剛丹，是他提煉出來給自己服食，增加自己的功力，如今丹藥失去，這是不平凡事，於是顧不得石練廬了，立刻施展輕功提縱術，邊追邊罵道：「童老鬼，你不能這樣無恥，奪了我的大力金剛丹。」

可是，童永並不回答他，脚底下加快，不一刻，已越過石橋，落荒而走，跑進樹林，頓失所踪。

一路上慌忙逃走，邵清還沒空看看搶救自己之人，現在逃進樹林裡，這才看清楚救命恩人之相貌，啊！不是別人，竟然是酒館裡喝酒的老頭子，立刻跪下地來叩頭，叩謝老頭子救命之恩，老頭子搖手道：「邵公子，危難之中不能講禮，此處並不安全，不久，倪金漢一定找進來的，我背你再走一程吧！」

剛才爲了酬謝救命之恩，身體四肢，本能地彎腰屈膝跪了下來，現在却連站起來之氣力也沒有，才爬了起來又仆跌下去，老人嘆息地道：「公子，你之內勁已全部給他吸吮了去，幸而他早放你一些，若是稍遲了一點，你之精氣也被他吸吮殆盡而死啦，快伏在我背上吧，此時不走，你難得有逃生機會了。」

事到其間，邵清想强打精神也不能，祇好爬到老人背上，老人端的是好心眼兒，他背着邵清，展開大步，快如風馳閃電，偌大的樹林，一會兒便走出林外了，可是，就在此時，忽然有人在樹頂上，怒吼如雷道：「童永，你這下流無耻的老匹夫，快把大力

金剛丹交回給我，如不交回，休怪我下毒手，取你之性命了！」

說罷，凌空打了個跟斗，便趕上前來，可是這個叫童永的老人，却冷哼一聲道：「我才不把害人的『大力金剛丹』還給你，要下毒手，儘管施爲，反正我已不是你的師兄。」

童永這幾句話，聽得邵清心裡納罕，因爲他是正派名師弟子，對於同門之誼，是十分重視的，何以童永會說不是倪金漢師兄，如果在平時，他一定會追問童永的，但此時此地，倪金漢已凌空趕到，兩隻掌心赤紅如血，高度運用他的「玄門掌」法了，邵清那還有功夫細問，祇好說道：「童老伯，他的『玄門掌』厲害得很，你看！他的掌心已殷紅如血。」

童永說：「這個我知道，你摟牢我的肩膊吧，當心摔下來才好。」說着，雙掌連環，他也使出「玄門掌」法，也是掌心透紅，不過沒有倪金漢紅得這麼鮮艷。

邵清看在眼裡，便知道童永的武功，到底不及倪金漢了。

果然不出所料，倪金漢嘿嘿冷笑道：「童永，你雖是我的大師兄，可是師傅祇傳你『玄門拳』，憑你這一點本領，豈能是我之敵。」於是，雙掌一分一合，啊，厲害得很，兩掌滙成一股强大勁道，激蕩空氣，轟然一聲，响如雷鳴，童永雖然也用雙掌硬接過去，可是雙方掌勁才接觸，童永被震得身子七顛八倒，踉蹌的後退了幾步，伏在背上的邵清，險些兒被摔下地去，幸虧童永反手一摟，把他背心按住，這才不致摔下地來。

饒是如此，經過這一接觸之下，童永是不敢戀戰，奪路而奔，倪金漢那肯放過他，隨後追趕，口中發出胡胡之聲，好似一頭野獸一樣。

邵清不知厲害，還回頭後望，童永連忙警告他道：「公子，當心他拳掌兼施，把你活活的震死才好。」

邵清曾聽他師傅青木禪師說倪金漢「玄門掌」厲害吧了，不曾聽過「玄門拳」，好奇的回頭窺望，一看之下，登時使他嚇得丟了三魂，原來此時之倪金漢，不但兩掌掌心發赤，兩個拳頭，也全部出現了鮮紅之色，火辣辣的熱力四射。

邵清正在詫異這手「玄門拳」法古怪，倪金漢雙拳一放，不但熱力四射，在變拳爲掌之際，掌勁比「玄門拳」更爲厲害，掌勁如山，霹靂一聲，恍如行雷，邵清功力淺薄，受不了這特別强大掌勁震撼，駭叫一聲，登時昏去。

倪金漢以爲他已被震斃了，哈哈大笑的道：「童永，你還背着他作甚，他已經被我掌勁震死了，還不把這具死屍丟下來。」

不但倪金漢以爲邵清死了，童永也是這般的想，因爲「玄門拳」厲害得很，憑邵清這一點內功本領，無論如何是抵擋不住的，不過童永爲人忠厚，雖然也以爲邵清死了，但也不肯放下他的屍體，反而雙手更緊緊的摟住他，脚步加快，翻山越嶺而逃，接連亡命的逃過了兩座山頭，脫出了倪金漢之脚程。

邵清是否已死了？這是童永最關心的問題，逃進山岩裡之後，童永便將他放下地來，用手一按邵清之鼻息，嘿，奇怪，竟然有點氣息，再一按他之心坎，無意中掌心觸着一件東西，此時童永沒空解衣拏這件東西觀看了，祇是注意他的心脈和臟腑是否機能無損，但掌心所觸之處，這件東西硬綳綳的，妨阻探驗工作，童永祇得解衣將這件東西取了出來。却不料衣襟解開之後，發現邵清胸前束帛纍纍，這件硬綳綳的東西，就在束帛之內，看清楚時，才知道是一塊玉精製成的玉碟，落在邵清胸前，好似是護心鏡一樣，而這塊玉碟，却已四分五裂成龜背紋。

童永看至此，才恍然大悟道：「原來你有這隻奇珍異寶的玉精碟子護身，怪不得心臟無損，性命無虞，原來是你這寶物作怪。」

童永武功修爲湛深，邵清昏死，在他並不難醫治，祇消駢指點了邵清人中穴，邵清便馬上悠悠甦醒過來，大叫一聲：「好厲害的『玄門拳』。」

童永見他安然無恙，欣然的道：「公子，『玄門拳』之外，還有更厲害的『玄門十八抓』，可惜我功力俱弱，不能發揮它的功能罷了。」

天下事，出人意外者十常八九，自然，出人意外的有喜有悲，有好有壞，現在出邵清意外的却是可喜之事，童永話完之後，猛然想起「大力金剛丹」來，本能地立刻把它取出，抖開一看，啊！這顆「大力金剛丹」，朱紅如血。

童永一看之下，便知道它是採集百草之精英，以及奇禽猛獸之腦血而煉成。他看到此，便對邵清說道：「公子，你的造化可眞不小，不消三個月之後，你便可以報殺父之仇了。」

邵清心急下山，遠道從江南跋涉而來陝北，都是爲了報殺父之仇，當下聽聞此說，連忙詢問。

童永指着那顆「大力金剛丹」道：「這是稀世難得之寶，你把它服下，三個時辰之後，身體四肢百竅，便立起變化，這對你之內功修爲，可以憑空的增進十倍，快把它吃下吧！這是你之緣份吧！」

邵清怔怔的看着這顆「大力金剛丹」，半晌才道：「童老伯，我想了一遍，如此寶物，還是留給你老人家服吧！我怎好要你的呢？」

童永大笑道：「公子，這是你的緣份，我服不得，因爲我年紀已老，筋骨和你年輕人不同，我服它得益很少，而你服它得益很大，何況你誅滅這

個魔頭，間接也爲我清理門戶，不必多言，你快把它先行服了下去吧！吃了之後，我們便要立刻離開此地，帶你到冷泉寒潭去，否則你會雙睛暴凸，全身發紅，瘋狂而死，因爲這一顆丹，非比尋常，功力甚大，能使人脫胎換骨。」

果然在邵清服下之後，童永便引他狂奔疾去，不管日落月出，一口氣跑了五十里，此時邵清遍體發熱，內臟如沸，雙目不由自主的睜大，好像兩顆眼睛要爆了出來似的，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連忙趕去告訴童永。

其實童永早已看出他面色脹紅，知道「大力金剛丹」的藥力發作了，於是微微一笑道：「不用害怕，前面不遠之處，便是寒潭，你祇消跳下潭中，憑奇寒徹骨的潭水洗個澡，便可無事了。」

邵清身體確是灼熱如火，爲了解除遍體的灼熱，便立即趕到冷泉寒潭來，噗咚一聲跳了下去，果然不出童永所料，冷泉浸到之處，一陣涼快，舒服得很。

他洗了個澡，童永就在潭邊，傳授他本門導氣練形心法，叫他立刻導氣納入丹田。邵清一一如教進行，不到兩個時辰之久，頓覺丹田氣充，兩眼發出異樣光芒之感覺，雖在黑夜，百步之內，可覺纖毫畢現，這麼一來，證明自己之功力已增加不知若干倍，他這一喜，喜得手舞足蹈，跪在童永身前，叩頭如搗蒜。

童永大笑道：「你不要喜瘋了心，還得苦練本門獨創的『玄門十八抓』，方能爲父報復血海深仇。」說罷，便將「玄門十八抓」之招式傳授給他。

「玄門十八抓」不過是十八式而已，邵清很容易便學會了招術之形式，童永再從容指導他進修之法，不到三個月，邵清便盡得「玄門十八抓」之奥妙。

童永便告訴他說：「公子，現在你可以去找倪金漢報仇去了，他之『玄門掌』、『玄門拳』都不是你的對手，因爲『玄門十八抓』是我師父去世之前創出來之絕技，因爲他知道逆徒倪金漢武功卓越，已盡得『玄門掌』及『玄門拳』之技，故另創這一手『玄門十八抓』克制他……」邵清聽到此，忍不住問道：「童老伯，爲甚麼你師傅罵倪金漢爲逆徒？你們師兄弟之間，爲何勢成水火呢？」

童永嘆了一口氣道：「公子你有所不知，我師傅有三個徒弟，我是大弟子，倪金漢是老二，還有一個師妹阮青蓮，可恨姓倪的鬼蜮爲心，兇暴成性，他貌作恭謹，討得師傅歡心，獲得本門絕技，但他早已覬覦師妹之美貌，竟然在一個風雨之夜，潛入師妹睡房，用點穴手法將她點了痲穴和啞穴，使她抵抗不得，呼叫不得，就在這樣情形之下，將師妹污辱了，所以師傅斥他爲逆徒，要出手結束他的性命，可是，師傅已將本門絕技傳了給他，師傅跟他過招，也祇能鬥個平手，因此，師傅氣憤成疾，憤恨而終，但在去世之前，他老人家竭盡智慧，創出『玄門十八抓』的武功，這一種武功，必須功力甚大之人方能運用，不才如我，是無法發揮它的威力，所以師傅臨終吩咐，要我訪尋有緣人，傳授他『玄門十八抓』之技，以清理門戶，如今，我將這一項武功傳授給你，總算交代了清理門戶之責任。」

邵清聽罷，這才知道武林中有這麼一件令人髮指之事，於是便問道：「童老伯，你師妹現在何處？」

童永悽然道：「她被污之後，便投環自盡，所以師傅才氣憤成疾，定要將這逆徒倪金漢誅殺以正門規。」

邵清黯然道：「既然你師傅師妹都直接的喪在倪金漢手上，而我不共戴天之仇，又急欲報復，咱們就此起程吧，這萬惡的魔頭，實在不能再讓他生存於世。」童永點頭稱是，於是二人立即起程而去。

這一回邵清功力增長，又學成了「玄門十八抓」絕技，正是有恃無恐，偕同童永登門尋仇，此時倪金漢已另結新居，正在草廬裡打坐練功，突見邵清童永二人聯袂而來，吃了一驚，但隨即欣然道：「童永，你這老不死，偷了我的『大力金剛丹』，我正要找你啦，知機的快快還給我，否則……」

此時，童永與往日不同了，往日他敵不過倪金漢，所以一經接招，便藉輕功逃走，不敢硬接他「玄門拳」絕技，現在可不同了，有了邵清，他哈哈一笑道：「你要我交還『大力金剛丹』麼？這顆丹已落在他肚子裡，你有本領，從他肚子裡要回吧！哈哈！」

倪金漢這才恍然而悟，邵清大喝一聲：「教你知道『玄門十八抓』的厲害。」說罷，十指箕張，指掌通紅。

倪金漢見了，吃驚地道：「我師傅並無『玄門十八抓』之武功，你這小子是從那裡學來的？」

站在一旁的童永笑答道：「是師父後來所創的武功，現在你該知道師傅雖死猶生，還能誅滅你這個忤逆之徒。」

「玄門十八抓」果然厲害，不到十招，邵清已將倪金漢抓住，活生生的將他抓死，然後哭拜於地，向天禱告說：「父親在天之靈，孩兒爲你老人家報仇了……」

童永也跪在一旁，喃喃的說道：「師傅，弟子童永已遵囑將『玄門十八抓』傳給邵清，如今，已收拾了這個忤逆之徒，師傅在天之靈，從此安息吧！」接着又說道：「師妹，污辱你冰清玉潔的仇人，已經伏誅，妳可以含笑九泉了。」

「玄門十八抓」果然是妙絕武林的武功，邵清挾此行走江湖，未逢敵手，人們提起他的名字，必然連及「玄門十八抓」之武功了。

(完)

武俠短篇故事／麥　穗・文
可　飛・圖

刺虎記

一箭引出仇家　三才劍法難圓

章邱是山東省一個小縣，風土文物都比不上濟南大城，但章邱城郊的千里灘却有一穴溫泉，途人經過這裡，即使最忙不過的人，也到這溫泉中去洗個澡，因爲這穴泉水，終年不涸，也四季溫暖，所以人們稱它爲溫泉，說也奇怪，千里灘是一片淺水灘，水深及膝，溪澗縱橫，溫泉就在千里灘邊的幾座大石中，祇有泉水外溢，灘水却不會流入泉水去，所以這一穴溫泉水，不但溫暖，而且是非常清潔，即使一日之間，有爲數十人在此沐浴，泉水外溢之後，又可清澈見底了。

那天黃昏日落，遠處坎烟凄凄，這個時候，途人甚稀，祇有三個大漢騎着馬走來，爲首的是個上了年紀的老大郭龍，鬚髮均白，但肋下佩刀，雄赳赳的，跟他背後持轡而行的却是老二郭虎，年紀也已經四十開外，面白無鬚三角眼，綽號叫「花蝴蝶」，見了美麗的女人，從來是不會放過，走到最後的却是老三醉蛇郭彪。

他們哥兒三個到了千里灘，郭龍當先下馬，對兩個兄弟說道：「今天晚上我們得趕到楊柳集去，以報一劍之仇，可是，連日來爲了趕路，汗濕衣衫，正好在此洗個澡，然後繼續登程趕路。」

郭虎道：「混身是汗，不洗個乾淨，姑娘們會不高興哩。」說着也跳下馬來，也不管是通衢大道，一下子把衣衫脫個清光，噗通一聲，跳下溫泉裡去。

郭彪却從腰間取一葫蘆酒，骨都骨都的仰着脖子喝，並不解衣沐浴。當下郭龍便吩咐他道：「你這醉蛇，不要老是喝酒哩，當心牲口跑掉才好。」誰知話剛說完，老大的坐騎——火龍駒，長嘶一聲，豁喇喇的涉水狂奔。

這麼一來，郭龍想追也趕不上了，因爲他已脫個清光，一絲不掛在溫泉裡洗澡，祇是着急的呼喝道：「你這醉蛇，如果不給我追回火龍駒，以後我也不許你喝酒！」

郭彪一手提起酒葫蘆，一手把絲韁亂抖，拍馬便追，一口氣把火龍駒趕過了千里灘對面去，他越趕得快，火龍駒越跑得快，過了千里灘，前面一片麥地，鐵蹄踐踏之下，麥子給它踏翻不少，可是火龍駒是大哥的名駒千里馬，而郭彪的坐騎又怎能趕得上呢？一直趕到麥地後的村莊去，火龍駒却踪跡杳然，如果是別人，一定焦急，怕牲口給人帶走了，但郭彪却相反的態度安詳，口中還自言自語的道：「好了！待會兒到了村莊，馬兒也拴住了，酒也有得喝了，哈哈！」

原來他打的主意，是別人拴住了他的牲口，他就乘機勒索了，要他給他酒喝，人橫有恃，他仗着自己武功出衆，可是出乎意外，當他走進村莊時，看見火龍駒倒斃在地上，頭頂中了一枝勁箭，他不自咎馬兒踏翻了人

家的花木，却咆哮如雷的斥喝道：「這花圃是誰？快滾出來會你三老爺！」

矮簷下，一個漢子倒提着鐵弓，大聲答道：「是我，你待怎麼樣？」

郭彪嘿嘿的一笑道：「這一匹火龍駒，是我大哥的坐騎，你射死牠就得償命！」

這漢子冷冷的說道：「那末叫你大哥來吧！我姓屠的不會逃的，理直氣肚，我還要他賠償花木哩。」

一個是酒鬼，一個是渾小子，前者懶得動手，坐在馬背上，雙眼瞪望着，後者屹立如山的站在矮簷下，你瞪着我，我盯着你。

要知火龍駒是千金不賣的千里馬，郭龍找到來，看見自己的火龍駒倒斃在地上，馬頭前額中了一支勁箭，立刻無名火起三千丈，厲聲的道：「老三，是誰射殺我的坐騎？」

郭彪用手一指道：「就是他射的，老大，他還要你賠償他的花木哩，你說氣人不氣人。」

郭龍和郭虎一路尋來，跑了十多里路，已經一肚子氣，聽此說，更加火上加油，一步竄上前去，大喝一聲道：「你這小子是誰？敢口出不遜之言？」

這姓屠的漢子淡淡的回答道：「我姓屠名德光，你來得正好，快賠償我的花木，每一株二吊錢，整整五吊。」

郭龍給他氣得一佛去世，二佛昇天，戟指大罵道：「你知我是誰，我是雷州三兇，休說我的牲口踏了你的花木，即使踏死了人，官府也管不了。」郭龍被氣得面色紫紅。

屠德光卻嘿嘿冷笑，道：「雷州三兇有甚麼了不起，我們這裡有一位大俠，是鏢行上的大俠，自然比三兇強得多了。」

這一說，郭龍立時一怔，忙問道：「是那位大俠？」

屠德光是個渾人，看看郭龍聽聞「大俠」兩個字，登時一怔，也就得意洋洋地說道：「稱得上鏢行大俠的還有誰？當然就是金劍飛騎徐天宏啦，我勸你老兒趕快把死馬抬回去，不要在這裡撒野！徐大俠知道了，定不饒你。」

屠德光用這些話來嚇人，其實他看見郭龍洶洶而來，心中已有怯意，强作鎮定，搬出金劍飛騎徐天宏之威名來嚇嚇他們。

誰知這話才說出，坐在馬上的郭彪却哈哈大笑道：「老大，這回你得請我喝酒，可不是，如果我不喝酒，給火龍駒跑了，你再找二三十天，也找不着金劍飛騎徐天宏哩！」

屠德光以爲他們是金劍飛騎徐天宏的朋友，插口道：「是呀，徐大俠自從歸隱，已謝絕武林，若不遇着我，你們難得找他相見。」

屠德光以爲他們是金劍飛騎徐天宏的朋友，藉此拉近相好，却不料郭龍冷笑一聲道：「好小子，你以爲我們

三個是畏怕金劍飛騎徐天宏麼？告訴你，我們兄弟三個，此次下山，為的是找他報一劍之仇！」

說着疾施擒拿手，一把揪住屠德光，使勁一提，把他高高舉起，厲聲斥道：「徐天宏在那裡？快說！」

此時，屠德光才知道話不對勁，因為郭龍這一揪，五指如鐵鉗一般，捏得他疼痛難當，殺豬似叫着：「你就是要報仇，也不能報在我身上呀，我跟你無仇無怨。」

射死火龍駒，郭龍已恨死了屠德光，此時那肯放過他，掌心吐勁，指頭用力，把他肩膊握得血肉模糊，鮮血淋漓。咆哮如雷道：「小子，還不告訴我徐天宏的住處，難道你不想活嗎？」一抖手，把屠德光擲在地上。

就在這當兒，一個鵝旦臉形的少婦，聞聲跑了過來，可是她一眼看見醉蛇郭彪騎在馬背上，當路而立，她又不敢跑過去，凝目望着屠德光乾着急。

一直站在旁邊的花蝴蝶郭虎，他是個色膽包天的傢伙，見這漂亮的少婦躊躇不前，於是走上去，陰聲怪氣的說道：「娘子，男子漢的事情妳犯不着去管啦，快隨我進屋子去，我給你銀子買脂粉。」說着伸手去摸摸她的面頰，連聲說道：「好漂亮的美人兒啊！」

郭龍大喝一聲：「老二，不要胡鬧，報仇要緊，待殺了徐天宏之後，我給你娶一個俏姐兒便是！此刻不準你胡來！」

郭彪訕訕的說道：「老大，你老是這般說，已經哄了我五天了，這一回決不依你。」說着便扯住這少婦之手，打從郭彪身旁走過，一直向屋子走去。

郭彪哈哈大笑，把酒葫蘆骨都骨都的喝個不停。

郭龍和他弟弟郭虎郭彪，併稱雷州三兇，是山東道上著名的响馬大盜，五年前，徐天宏途過泰山之下的井欄集，那時郭家三兄弟正動手襲擊一個少年武士，他們三兄弟，三口青鋒劍，連揮帶砍的把少年武士狂攻狂襲，困在核心，揚言先害命後謀財。

金劍飛俠徐天宏看不順眼拔力相助，抱打不平，一劍削斷郭龍左臂，解了少年武士之困，因此和雷州三兇結下了樑子。

郭龍自從斷臂之後，發奮用功，和兩兄弟合練一套「三才劍」法，那是採取天地人三才陣法演變而成的絕技，現在馬不停蹄的由泰安府而來，跋涉了好幾天，目的正是要找尋金劍飛騎徐天宏，以報一劍斷臂之仇。

此刻從屠德光口中發現了徐天宏之下落，他那肯讓兩個好兄弟貪色好酒，於是亮出青鋒劍來，狠狠的說道：「老三，快把酒葫蘆給我。」

郭彪不敢不依，祇好將酒葫蘆扔了過去，嘴裡却抱怨道：「一路上找仇人，不許我喝酒，如今仇人找着了又不准我喝，好沒有道理。」

郭龍不理他咕嚕，回過頭來，莊容正色的說道：「老二，快給我站住，此刻仇人已在眼前，決不能讓你和婦道人家尋歡取樂，咱們三才劍，是按着三才陣法的，我們兄弟三人，缺一不行。」他邊說邊走，虎勢昂昂的走上前，就從郭虎手中把少婦扯了過來，不用說，郭虎也抱怨老大哥。

郭龍一手帶着少婦，一手指着屠德光問道：「他是妳甚麼人？」

少婦戰戰兢兢的說道：「他是我的當家。」

郭龍獰獰笑道：「這最好沒有了，妳如果要保存丈夫性命，乾脆的告訴我，徐天宏在那裡，否則，我就把他一刀殺掉。」

少婦眼見丈夫肩膊上，血肉模糊，人已昏死過去，那還敢說個不字。當下便道：「徐大俠住在前面六十里地的英雄鎮，門口有兩株大槐樹的房子就是了。」

郭龍仰面打個哈哈，絲韁一抖，回頭說道：「老二，英雄鎮以前我到過的，古三畏店裡有個小姑娘，出落得眉彎眼媚，端的是花容月貌，還有，鎮上那家兩儀軒的大酒館，規模宏大，不但酒好，菜色也精美，甘脆肥濃，待報了仇之後，咱兄弟三人在那館子裡吃得勝酒，讓你們玩個痛快，吃個痛快。」

所謂玩得痛快，不用說，郭龍說這些話，是給兩兄弟打氣，饒是如此，郭虎眼看着屠德光的漂亮妻子，不能一親香澤，心中快快不樂，沒精打采的跨上馬鞍，和老三同乘一騎。

時在黃昏，六十里地，少說也得去三個時辰，屠德光給妻子救醒之後，聽聞雷州三兇已往英雄鎮去，他心中一急，叫道：「不好，這一回必定害了徐天宏大俠，他妻子快臨盆啦，仇家找上門，怎麼是好呢？阿秀，你休辭勞苦，快騎馬打從小路上，趕到英雄鎮給徐天宏大俠報個訊，讓他好作準備。」

屠德光雖是渾人，他這個處置倒也週全，而且為人很有義氣，他一面催促妻子登程，一面裂帛包傷，準備為徐大俠賣命。

王文秀專抄捷徑從小路走，初更時候，便趕到了徐天宏的家裡，策馬來到門前，高聲大叫道：「開門！開門！」

看門戶者給她尖銳的聲音叫得急了，隔門問道：「阿秀，妳這麼急跑來，是渾小子害了急病麼？」

王文秀道：「不是我丈夫害急病，是有緊急事要告知徐大俠。」

大門開處，王文秀直闖大廳，一疊連聲說要見徐大俠。這個時候徐天宏正在後堂和妻子商量僱穩婆來接生，因為他的妻子周芬芬快將臨盆了。

當下聽聞王文秀在外面吵鬧，皺一皺

眉道：「她老遠前來找我，準是屠德光出了事，我得要出去問個明白才是。」

王文秀看見徐天宏走出廳來，立刻說道：「不好了，你的仇家雷州三兇馬上就找到了。」接着將屠德光射死三兇老大火龍駒惹禍之事的經過，細說一遍。

徐天宏不聽猶可，一聽之下，吃驚地說：「渾小子，這個禍闖得大了，王文秀，妳快拿我『八寶金創』散回去替他敷在傷處，也許還來得及。」

就在這個當兒，周芬芬從屏風後走了出來，高聲對徐天宏說道：「你好沒主張，仇人找上門，你不安排迎敵，却忙着人取『金創八寶』散，難道不能殺退仇人之後，才替他醫治嗎？」

徐天宏解釋道：「娘子，妳有所不知，肩膊上有一處穴道叫做『井肩穴』，渾小子武功淺，不知道這個穴道重要，如果不迅速治理，會誤他一輩殘廢，至於雷州三兇來報仇，我單手獨拳，不能跟他對敵，他們練了一套三才劍法，三口青鋒劍聯成一氣，我即使武功再好，也敵不過他們三人。」

周芬芬聽聞此說，大吃一驚道：「那麼，咱們更沒有空照顧渾小子了，該備快馬逃去才是。」說完，立刻叫僕人裝鞍備馬，收拾行囊，準備遠走他鄉。

徐天宏搖手說道：「不！休說妳現在快將要臨盆，騎不得馬，即使能夠，也不能策馬奔馳，定然給他們趕上，那時逃去不得，反而壞了我一世英名。」

周芬芬道：「難道咱們坐以待斃，嫁鷄隨鷄，嫁狗隨狗，我陪妳一起死在仇人之手上，倒還罷了，肚裡的孩子也得給他想個辦法呀！這是你唯一的骨肉後代，再說家中僮僕萬一也給仇人殺了，他們豈不是死得更無辜？」

這一連串的問題，徐天宏何曾不考慮過，當下便道：「娘子，正因為妳肚裡的孩子和家中僮僕多人性命，我才不讓妳走，我比較清楚的，便是郭龍雖然心狠手辣，但畢竟是個江湖人，不會全不講理，到時我讓他報仇，一死了之，給他躊躇滿意，他便不會傷害無辜了。」

周芬芬一聽，非常吃驚，忙道：「你死了我怎能獨生，就是他不殺我，我也活不下去啦！天宏，你得想法子抵抗才是。」

他的妻子周芬芬一連的催促他，王文秀也插口道：「徐大俠，憑你老人家一世英雄本領，縱然三兇練得三才劍法，你一人打不過他們，鎮上懂武功的人有的是，難道不能請古三畏及趙半山二人助拳麼？」

周芬芬說道：「是了，郭龍現在還未到來，你趕快去找古三畏及趙半山吧，多了他二人，正好勢均力敵，他們三才劍聯成一氣，如果獨鬥單打就不怕他們啦。」

徐天宏微微一笑道：「好像妳也懂得武功似的，但妳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三畏也居此地，以製造暗器賣給綠林朋友圖利，那肯為我與雷州三兇對敵，而且他新婚不久，更不會為我而冒生命之險，拔刀助拳，去請他幫助，等如白費唇舌。」

周芬芬一想也是，隨即說道：「那末趙半山該不會推辭啦，他曾受你救命之恩，而這一段樑子，也是因他而結的，該義不容辭了？」

徐天宏搖搖頭道：「不！趙半山這傢伙膽小如鼠，他住在此地，隱姓埋名，原因是怕三兇尋仇，如果他聞到郭氏三兇前來，不立即跑折腿逃去才怪啦。」

徐天宏老是搖頭說不能，周芬芬忍不住勃然怒道：「我真不曉得你平日幹甚麼事情，往常老是聽聞你說行俠仗義，扶危濟世，如今事到臨頭，聽你說沒有一個人肯幫你的忙，早知如此，你老住在家裡還好，可不是，行俠仗義，到頭來惹禍上身，自己性命不保。」

周芬芬這一頓話，又氣又憤，像這樣憤激的話，她倆口子結合以來，從未有過的，如今，她實在氣極了，才口出不遜之言。徐天宏見妻子氣得很，祇好勉為其難，出門求助，但他臨行時，還將八寶金創散取了出來，交給王文秀，再三叮嚀，要她趕快回去醫理丈夫。

此時，英雄鎮正是萬家燈火，行人熙來攘往，但徐家莊的人，却如大禍臨頭一般，特別是周芬芬，她仍在廳中踱來踱去，雖然她快臨盆，腹部隆然，加重了她的體重，行起來好不自然，可是，她委實心急了，急得如鍋上螞蟻，頻頻到院子去張望，唉聲嘆氣，等候丈夫回來。

過了半頓飯之久，徐天宏沒精打采回來，周芬芬一眼望去，情知不妙，但還是忙不迭的問道：「古三畏與趙半山二人怎麼樣？」

徐天宏沒神沒氣的道：「我早說他們不會為我賣命的啦，妳偏要我去走一遍，好生沒趣。」

這些話，周芬芬聽在耳中，面色蒼白，長吁了一聲：「罷了，罷了，既然他們都不肯拔刀相助，你迅速離開好了，孩子未出世，你得保全性命要緊。」

徐天宏道：「不！郭龍來報仇，志在必得，如果他見我逃去，他更光火了，不但我全家，鎮上的人，也必遭其荼毒，我怎能為我個人獨生而累及大眾，芬芬，妳還是好好的回到後廂休息吧！保重身子要緊，孩子快要出世了。」

周芬芬在廳中實在乏趣，她知道丈夫性子，決不苟且偷生而禍及他人，祇好含淚到後廂去，她自然睡不着，家中僕婢也人心惶惶，如大禍之將臨似的。

就在此時，徐天宏忽然喝令僕人

備酒治餚，獨個兒在廳中喝酒，起先他還斯斯文文，用杯喝酒，杯上杯落，喝個不休而已，後來索性改用大碗當作酒杯，終於嫌大碗喝得慢，索性把罈子捧起來，整罈的喝，骨都骨都的如長鯨吸川一般，他本是個規規矩矩的人，從來是沒有這樣粗豪的喝酒，所以僮僕看見他這個樣子，都感到詫異，暗暗去告知周芬芬，周芬芬聽聞了，急急的走出廳來，制止丈夫酗酒，說他這樣大喝特喝，萬一仇人找到來了，如何是好。

但徐天宏却泰然地道：「娘子，妳有所不知，我越喝得醉，仇人越不肯向我動手。」

周芬芬那裡曉得，祇道丈夫借酒消愁罷了，可是就在這時，外面傳來了一片叱喝之聲道：「哼，快叫金劍飛騎徐天宏出來見我，我們是雷州三兇來報一劍之仇……」

徐天宏一聽，認得這是雷州三兇中老大郭龍的聲音，不待看門者來報告，便站了起來，步履跟蹌的走了出去。

周芬芬見他醉得走路也步高步低，一搖一晃，而且他也不拿他慣用的金劍，這樣子怎能與仇人動手格鬥，趕忙上前抓住他臂膀道：「天宏，我看你還是到床上去休息一下，你醉成這個樣子，怎能和仇人動手，唉！我早就叫你不要多喝酒啦！」

徐天宏道：「不！我非出去不可，郭龍志切報仇，我不出去會他，便會更火了，妳讓我出去好了。」說完之後，掙脫了周芬芬，往外面便走。

果然，不出徐天宏所料，他跑到大廳中的石台階，還未跨出院子，外面叱喝之聲又起，厲聲叱喝道：「徐天宏，難道你不出來，我們就不能殺進去麼？」

好一個膽大的徐天宏，他雖然是醉了，還是雄風武烈，不減當年，高聲應道：「郭龍，你休得逞强，我姓徐不是怕人的，馬上出來和你這廝會面。」

周芬芬看見情勢已迫，自己腹大便便，行動蹣跚，已是快將臨盆的時候，想和丈夫一起出去也不能，祇好使僮僕隨同徐天宏走出大門去。

徐天宏跟蹌跨出大門之時，看見雷州三兇坐在馬背之上，有道酒醉還有三分醒，徐天宏雖然醉眼矇朧，却看見郭虎和郭彪同乘一馬，這正是王文秀所描述之情形，火龍駒千里馬給屠德光射殺了。

郭虎及郭彪二人看見徐天宏走了出來，便雙雙下馬，各自拔出腰間青鋒劍，可是郭龍大叫一聲：「慢着。」

郭虎愕然問道：「老大，你不是要報一劍之仇麼？爲甚麼仇人在眼前，你又不許我們動手幹掉他嗎？」

郭龍道：「不是不想幹他，但我們要做得英雄點，使江湖道上知道我們雷州三兇是有風度的武林好漢罷了，看他醉得這個樣子，就這樣把他殺了，也不顯得我們三才劍之本領。」

郭龍說到此處，用手一指徐天宏道：「我要你死得明明白白，待你明日酒醉之後，才結果你的狗命！現在饒你多活一宵，回去好好睡一覺吧！可是你休想逃走，我會在這裡守候的啦。」說完之後，撥轉馬頭，逕奔兩儀軒酒館而去。

兩儀軒距離徐家莊不過是半箭之遙而已，他們一行三衆，直至門前下馬，三個人齊頭並進，大踏步走進店堂去。此時才是二更過後不久，店堂裡還有幾桌客人，但是，客人看見他們哥兒三個兇神惡煞的走進來，紛紛站起來叫酒保結賬。

但聽郭彪大喝一聲道：「都給我坐了下來，不准任何人走動。」

這一喝，聲如雷鳴，於是，衆人那敢再行走動，祇好乖乖的回到座位上。郭彪目光一掃衆人，就靠近大門口那張桌子邊的椅子坐了下來，伸手一拍桌面，大叫一聲：「人來！」

坐在櫃台裡的陳老板，生怕這三個瘟神發威動氣，立刻喝令酒保上前招呼。郭彪大剌剌的說：「快給大爺拿一罈上好的女貞陳紹來。」

郭彪不但舉動粗野，喝酒的態度也粗獷得很，一手將酒杯扔去，要酒保拿大海碗來，一口氣喝了三碗，可是當他想喝第四碗時，郭龍便按住他的右臂道：「老三，你不要再喝了，待明天報了仇後，才許你喝個痛快，現在吃飯好了。」說罷，便吩咐酒保安排上好菜餚，來一碗鮮魚湯。

剛才雷州三兇在徐家門前，大嚷大叫，隔隣的左右隣居，已知道他們是來找晦氣的了，如今郭龍可在兩儀軒酒館公然說要殺徐天宏報仇。這麼一來，座上之人，都露出驚慌之色，人人俱急欲離去，但是恐怕郭彪動粗，不敢走動。

陳老板坐在櫃台裡面，心頭也是忐忑不安，自然渴望這三個兇徒快快離去，可是，他一直喝到三更後，仍無離去之意，陳老板祇好上前說道：「三位客官，夜已深了，小店規矩，晚間賣酒，不過三更，現在已是三更過後，該停止賣酒，讓伙記休息休息，明天早上，還得開門做賣買，請你們另投客店如何？」

郭彪一拍桌子道：「胡說，什麼規矩我不管，大爺要喝到什麼時候，就喝到什麼時候，誰也管不着。」

倒是老大郭龍講理，淡淡的道：「掌櫃，這樣吧！你們祇管去休息，可是大門却不要關了，我們要在這裡監視徐天宏，不許他逃走，不另投店，吩咐伙記，就在這裡給我們安好床舖便是。」

郭龍這一說，急壞了座上的客人，因爲郭彪不許他們離開，而郭龍要在這裡留宿，這豈不是陪他哥兒三個通宵達旦，衆人心中雖然不願，但誰

也不敢說一個「不」字。

這一晚，雷州三兇就在兩儀軒歇宿，郭彪嗜酒，已喝了三大海碗，雖然並未夠，總算有酒潤喉。

郭虎就好色，却不曾得嘗大慾，心中悶悶不樂，所以次日早晨，他趁郭龍郭彪熟睡了，還未起床，悄悄向酒保打聽，詢問古三畏的店子在哪兒了。

古三畏這爿店專賣暗器，江湖中人，常常特地前來英雄鎮購買的，酒保以爲郭虎也購買古三畏店中的暗器罷了，於是用手一指道：「斜對面這一爿店子就是了，看！老板娘在開門營業了。」

郭虎循酒保所指之處望去，啊！登時眼前一亮。

原來開門的這個少婦，年紀才二十許，不但肌膚如雪，而且眉彎眼媚，兩邊面頰梨渦，尤其清麗絕俗。

要知郭虎綽號花蝴蝶，是個不折不扣的「色狼」，美麗的女人被他看中，便如磁吸鐵的把他視線吸着，雙眼直視，目不轉睛，這麼一來，不但站在旁邊的酒保覺得出奇，在開門營業的老板娘古二嫂子，也嬌羞滿面的匆匆走進店裡去，因爲她給郭虎瞧得害羞了。

古二嫂子走進店裡，雖然避過了郭虎目灼灼的注視，可是郭虎並不就此放過她，當下便問酒保道：「聽說以前古家店裡有一個漂亮的小姑娘，現在那漂亮小姑娘那裡去了？」

那酒保本來就覺得他這樣目不轉瞬的看女人出奇，現在聽聞此說，更加詫異，愕然答道：「客官，難道你不認識她麼？她就是以前在古家店裡當伙記的小姑娘了，後來古老板的妻子過世，就在前兩個月才娶她爲續絃妻子，所以人們稱她爲古二嫂子，就是這個原故了。」

郭虎弄清楚眉目之後，一顆心更癢得難熬，脚底下便連連頓足道：「可惜，可惜，如果我早知如此，就不會給古三畏這傢伙吃了『頭湯』。」

酒保聽聞此說，更加覺得出奇，可是更出奇的事情就在眼前出現。

郭虎喃喃說了幾句之後，立即離開兩儀軒酒館，逕向古三畏這爿店子走去，要知道郭虎是奉老大之命，輪值監視徐天宏的，如今，他竟忘記這回事，一口氣向古三畏店子跑去，那酒保怎能不詫異，甚至被留在店裡的客人都心中納罕，可是，也就趁這個機會，乘機溜走了，各自奔回家中，因爲他們已給郭彪强迫地羈留了一夜。

由於三兇蠻橫兇悍，酒保不願叫醒在熟睡中的郭龍與郭彪，陳老板更躡手躡足的溜出兩儀軒。原來陳老板是一個好心眼兒的商人，他看出郭虎這一張「色狼」相，定然不懷好意，要調戲古二嫂子了，所以一直放輕脚步，走過對門。

誰知就在他走近古三畏店子的門外時，猛然聽得古二嫂子一聲尖叫：「客官，休得無禮。」

接着又聽得郭虎的聲音嘻嘻的說道：「那有什麼要緊，不過碰着妳的手腕罷了，難道我化錢買匣弩，不能讓我試看貨色嗎？」

陳老板是上了年紀的老人，世故甚深，一聽這話，就知道郭虎在調戲古二嫂子了，時在早晨，街上人甚少，古家的店子裡，更孤零零的沒有其他客人。

陳老板想到此處，生怕古二嫂子給郭虎汚辱，一時氣憤塡膺，忘了這個魔頭的厲害，搶前一步，走到窗下。啊！這麼一來，他看得清清楚楚，郭虎不但瘋言瘋語的調戲，還得手持匣弩，藉口說不懂得使用，要古二嫂子試給他看。說罷，便將匣弩塞在古二嫂子手中，乘她兩手接匣弩的當兒，大恣所慾。

古二嫂子大驚失色，喲的一聲退入櫃台去，可是郭虎色膽包天，他就縱身一跳，跨過櫃台來，十指箕張想把她摟住，口中還說：「娘子，妳怕什麼？咱們到後廂去樂一下子吧！」

此時不但古二嫂子嚇得花容失色，站在窗外的陳老板也看得心急，差點驚呼起來，可是，就在這一瞬間，嗤嗤聲響，眼前亮光連閃，郭虎龐大的身軀蓬一聲倒在地上，陳老板看得清楚，他咽喉和脖子上，密麻麻的釘着七枝弩箭，另有三支射在牆上。

陳老板看得清楚，古二嫂子瞧得明白，眼見郭虎給自己連弩射殺，她這一驚，當眞是非同小可，更使她吃驚的是，眼前人影一晃，從窗外竄進一人。

儘管古二嫂子認得來人是兩儀酒館的陳老板，彼此街坊隣里，饒是如此，人命關天，她這一驚，直嚇得說不出話來。倒是陳老板有見識，連忙安慰她說道：「古二嫂子，不用害怕，妳爲自衞而殺人，就是見官也是理直氣壯，當務之急，得趕快將這傢伙的屍體隱藏，當心他還有兩個兄弟哩。」

古二嫂子驚魂甫定，一疊連聲說道：「他這麼大的個子，怎能隱藏呢？我當家的又不在這裡，陳老板，你給我幫幫忙吧。」

陳老板訝然說：「古三畏往那裡去了？」

古二嫂子射死郭虎，人命關天，她那還有空回答，忙不迭的說：「陳老板，待會兒告訴你吧！此刻你先幫一個忙，將他收拾收拾好吧！」

其實陳老板比她更着急，因爲他知道，郭龍郭彪兩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就在他的酒館裡，所以快手快脚的協同古二嫂子，將郭虎的屍體移入櫃台下，用一張草蓆掩蓋了他，跟着把地上的血漬抹乾淨。

因爲郭虎的身軀龐大，忙碌了這一會兒，不但古二嫂子氣喘吁吁，陳

老板也精疲力竭，頹然坐在櫃台外的椅子上，但是，他好奇的問道：「古三畏很少離開鎮上的，爲什麼這個時候他却去了呢？」

古二嫂子喘了一口氣道：「說來慚愧，他本來不需要離開鎮上的，爲的是徐大俠昨晚前來求助，說雷州三兇前來尋仇，請求他拔刀相助，聯手迎敵，但徐大俠露了一句口風，氣憤憤的說趙半山沒有義氣，推說封劍歸隱，不肯再動刀劍，因此，他一口拒絕了徐大俠，諉稱應了朋友之約要進縣城去了，臨行時還吩咐我，如果徐大俠再來求援，就說他要去城裡躭擱幾天方能回來。」

陳老板聽了這一頓話，冷笑一聲道：「古三畏這樣不講交情，到頭來却險些累了自己的妻子。」

古二嫂子尷尬的說：「當時我也勸過他了，要他跟徐大俠聯手，可是他說雷州三兇練成了一套三才劍法，是難以抵擋的。」

二人正在說着，突地裡闖進二個大漢來，陳老板認得不是別人，正是郭龍郭彪，這一驚面色突變了。

古二嫂子雖然不曉得這兩個大漢是誰，但看見他們兇神惡煞的闖來，也就意識此兩人來頭不對，怯生生的問道：「兩位客官可是要買飛鏢和袖鏢暗器？」

郭龍郭彪都不答她，特別是郭龍，目光四射，一眼看見牆壁上插着三支弩箭，走上前去，把它拔了出來。

陳老板畢竟作賊心虛，看見郭龍發覺了插在牆上的弩箭，便恐怕禍事發作，翻身便去，可是郭彪大喝一聲：「動不得，快給我站着。」陳老板不動身想走，郭龍還不致立起疑心，現他就滿腹疑雲，冷冷的詢問陳老板道：「你不在兩儀酒館裡，跑來這裡作什麼？」

陳老板吶吶的答不出來，心頭卜卜跳。郭龍是個老江湖，鑑貌辨色，已看出事有蹊蹺，於是回過身來對古二嫂子說：「我不是來買飛鏢，也不買袖鏢，我是來向你打聽一個人。」

古二嫂子一聽就知道郭龍要找的人，正是她剛才用匣弩射殺的大漢，盡管她推說不會來過，但面色青白，說話慌張，這那能瞞得過郭龍。好兇狠的傢伙，把她摔在地上，一脚踏住她的胸膛，厲聲叱喝道：「妳這小娼婦，我老二究竟在那裡？快說！」

要知道郭龍盛怒之下，這一脚踏去，用力不小，嬌小苗條的古二嫂子，那吃得消，這一踏，氣也喘不過來，血湧氣騰，面色脹紅。

陳老板生怕她會死在郭龍手裡，心中一急，撒謊地道：「好漢爺爺，你的兄弟在那裡我知道，待我告訴你便是。」

郭龍圓睜怒眼，喝道：「快說。」

陳老板囁嚅道：「他剛才在店裡和古三畏比暗器，不分勝負，後來相約到鎮後杉林裡比武，你們找他，得趕快一點，遲了恐怕二虎相爭，必有一傷。」

陳老板這個謊撒得恰到好處，郭龍稔知古三畏也是武林高手，郭虎好色想奪他的妻子，這一個英雄式的比武决鬥，極有可能，當下猛喝一聲，「你這傢伙何不早說，快給我帶路！」

陳老板滿以爲撒這個謊，騙得郭龍二人離開店子，以救古二嫂子之危，却不料因此而自惹痲煩，但又不能不引二人往杉林去，祇好隨機應變。於是，一行三衆，離開店子朝西走。

陳老板撒這謊古二嫂子是曉得的，她明知自己丈夫已經往縣城去了，陳老板引郭龍等到杉林，圖窮匕現，性命難保，她感激陳老板撒謊是爲了救她，因此她爲了要救陳老板的性命，飛也似的往徐家莊去，好在距離不遠，不一刻便已跑到。

她一脚跨進大門時，便聽到屋子裡靜悄悄的沒有人，但是，當她走進大廳，便聽聞裡面傳出嬰兒呱呱哭聲，接着就聽聞徐天宏喜洋洋的說道：「好了，好了，既然生下來的是個男孩，咱們徐家有後了，我可以放心豁出性命去跟仇人拚個死活。」

古二嫂子聽聞此說，正好請他去救陳老板的命，三步併成二步走，奔進後堂來，大叫道：「徐大俠，你得快點，陳老板有性命之危。」接着便將射死郭虎及陳老板撒謊之經過，細說一遍。

徐天宏不愧是當代大俠，他並不因爲古三畏不肯幫他忙而拒絕古二嫂子，反而急急從壁上取下金劍，往外便走。

周芬芬看見丈夫拔劍而走，尖聲叫道：「天宏，你往那裡，三畏不肯幫你聯手抵拒敵人，你何苦充好漢去救人性命。」

徐天宏道：「不！三畏是個銅臭商人，不肯濟困扶危，我可不是，不能見死不救！」

徐天宏俠義爲懷，不理會妻子的嘀咕，拔腿便跑，古二嫂子也跟他走。

一個在前，一個在後，才跑到大路轉彎角外，便聽聞蹄聲得得，有人高聲大叫道：「呔，你這兩個傢伙往那裡走，我屠德光要找你報仇哩！」

屠德光突然而來，徐天宏暗叫：「不好。」因爲他知道屠德光的武功，不是郭氏兄弟的對手，趕忙高聲喝道：「渾小子，你動不得，該讓我來收拾他。」

說着脚底加勁，一刹那間，便跑過大路的彎角，啊！屠德光騎在馬上，肋下佩着一筒勁箭，背負鐵弓，手按單刀，飛馬而來，看樣子，雄糾糾得狠。那一邊的郭彪也手執青鋒劍停止前進。

事情發展至此，郭龍兩邊望，心中着急，他着急的是郭虎不在這裡，

三才劍陣缺少了他，三才劍絕技施展不得，但是，徐天宏已虎勢昂昂的提劍而來，勢不能不迎敵，於是吩咐老三道：「不要理會這渾小子，趕快往杉林去，叫老二馬上轉回來，咱們報仇要緊。」說罷，翻身過來，當路而立，擺開架式，打算擋徐天宏一陣。

其實雷州三兇，武功全不是徐天宏的對手，他們膽敢前來報仇，是仗着練成了三才劍陣罷了，所以郭彪答應一聲，便押住陳老板走，可是，陳老板一眼看見前面有屠德光，後面有徐天宏，那還聽郭彪指揮，斜刺裡往後便走，郭彪提刀追趕時，屠德光已經馳馬趕到，就在馬背上一刀劈下。

這麼一來，不由郭彪不招架。於是二人便搭上了手，刀來劍往的大戰起來，金鐵交鳴，鏗鏘之聲不絕。

這一邊的徐天宏，他和郭龍雙劍對舞，各自使出平生本領，在朝陽照耀之下，刀光閃閃，劍影重重，殺氣騰騰，惡戰了二十來招，徐天宏使的全是進手招式，郭龍也迭用險招，拚命抵擋，一心指望郭虎趕到，三兄弟組成了三才劍陣，那就甚麼也不怕。

眞的，他們如果組成了三才劍陣，三劍聯成一氣，發揮了三才陣法招術，休說徐天宏一人，再加上屠德光，甚至多上了古三畏，他也滿不在乎。

所以郭龍雖然單打獨鬥，敵不過徐天宏，但是他抱着這一股的希望，仍能支持下去，舞出一片光暈。

那一邊的屠德光却敵不住郭彪的猛攻猛襲，招攔架格，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四個人，分兩組搏鬥，郭彪已然佔盡上風，耀武揚威的對屠德光吆喝道：「兔崽子，我倒要看看你能抵擋得幾時？」

徐天宏雖壓制郭龍，但眼見屠德光鬥不過郭彪，險象環生，心中着急，未免分了精神。要知徐天宏俠義爲懷，急人之急，這一分神，劍術上的功力，便自然而然的打了折扣，因此，郭龍能夠强扯一個平手支持下去。

就在這當兒，古二嫂子趕到來了，她看見兩組人正打得刀光閃閃，而且又見屠德光已臨於危局，心中一急，便破口大駡道：「狗强盜，你們已經罪惡滿盈，可不是，三個死了一個。」

這一說，郭龍吃了一驚，憤然問道：「你這小娼婦說甚麼？」

古二嫂子大聲道：「告訴你吧！郭虎已給我用弩箭射死了。」

郭龍不聽猶可，一聽之下，大吃一驚：「甚麼，我的老二給妳射死？」

動武交戰，武藝功夫，勢均力敵，聽聞惡訊，怎能支持，現在郭龍本來就不是徐天宏對手，聽聞這個消息之後，登時氣餒膽怯，因爲死了郭虎，三才劍陣完了，再沒有希望去報一劍之仇，他這一怔，顧不得招呼郭彪，虛晃一劍，撤腿便走，應了諺語一句，「大難臨頭各自飛。」

郭龍開步溜逃，徐天宏一時還趕不上，可是郭彪就吃虧了，他兩條腿跑不過屠德光的坐騎，祇一刹那，便被屠德光趕上，一刀劈下，半邊腦袋滾下地來，已然血濺屍橫，倒斃在地上。

他臨死慘厲呼叫，郭龍雖然不致嚇破了膽，但已經脚步慢了一慢，徐天宏飛步趕上去，大喝一聲：「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却闖進來，郭老大，該是你認命的時候了。」一劍揮下，連肩帶背的被劈爲兩半。

這一場惡鬥，徐天宏屠德光雙雙獲勝，陳老板笑逐顏開，回到店裡之後一疊連聲叫酒保安排酒席，請他們喝勝利酒，還把古二嫂子邀了去。

席間，陳老板翹起大拇指說：「徐大俠果然武功蓋世！」

徐天宏謙虛的說：「不！這一回得勝，應該歸功於古二嫂子，可不是，如果不是她首先射殺了郭虎的性命，郭家三兄弟聯手使出了三才劍陣，我徐某人也得掉命也。」

古二嫂子連忙抱歉道：「我得代表丈夫向徐大俠道歉才是，那敢居功。」

於是他們就在席間酒筵上盡歡而散。到了次日，古三畏回到鎮上得悉三兇已除，便連同趙半山向徐天宏道歉，徐天宏却是一笑置之，並不怪責他們二人，這樣他們二人良心更是難過了。

（全文完）

三期完武俠故事／雲飛雁・文
可飛・圖

塔底乾坤

臨危托孤 李代桃僵

咸豐五年正月初一，大雪把茫茫原野染得一片銀白。

城外樹林深處，千年古刹龍華寺，顯得威嚴莊重，神秘莫測。

古寺的一道邊門悄無聲息地打開了，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僧緩緩步出古刹大門外。他身材清瘦高大，披一件黃色袈裟，濃眉下雙目神光內斂，神情十分嚴肅。

老僧走到寺外松林中，向東盤膝而坐，微閉雙目，雙手合什念了聲「阿彌陀佛！」片刻便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

突然，老僧不知被何物驚動，只見他微閉的雙目猛地一睜，倏忽射出兩道逼人的光芒，接着，他又一躍而起，向松林的右方疾奔而去。老僧經過的雪地上，只留下八個淺淺的似有若無的腳印。內行人看到這情景，均會驚呼：「好個八步趕蟬，踏雪無痕的絕頂輕功！」

老僧奔至百步之外的一個樹林，只見倒斃於地的一匹紅馬旁，側卧着一個昏死過去的大漢。那大漢遍身血跡，一條腿傷得尤其嚴重，但他的雙手仍然緊緊抱着一個三歲光景的男孩。

那小孩凍得不輕，嘴裡發出斷斷續續的抽泣聲。

老僧似黃鶴飛臨輕輕落在大漢身邊，伸手搭過大漢的脈搏，不禁眉頭微皺。他先將大漢的腿傷裹好，隨後盤腿而坐，左手把凍得面色慘白的男孩摟進懷中，右手扶起大漢，用食指頂住對方後心，運用一指禪柔功，源源不斷地將內力輸進大漢體內。

約莫半個時辰，老僧頭上騰起團團白色蒸氣。再過片刻，那大漢終於長吁一聲，甦醒過來。

「恭喜施主！」老僧撤指起身。

大漢睜眼一看，見一老僧立在眼前，正單掌施禮，知是遇上高人了，趕忙起身下拜，老僧伸出二指，托住大漢手臂道：「施主適才失血過多昏倒林中，老衲理該相助，不必多禮。」

大漢顯得異常感激，不知張口想再說些甚麼，不意一顆藥丸從老僧袖中發出，落進他的嘴裡。只聽老僧道：「此是本寺的還陽丹，補氣壯陽最顯功效。」大漢雙手一揖，閉目運功。沒多會便覺得丹田溫熱，功力已恢復了六七分。

「敢問大師尊號？」大漢撐起身子問道。

「不敢，老衲法號圓心。」

「哦，圓心大師！」大漢長揖到地，「後會有期，救命之恩容後圖報！」說罷，他便接過圓心大師懷中男孩返身欲行，不意話音剛落，背後傳來一聲獰笑：「張三强，今日你插翅難飛囉！」

話音未落，一個四十開外，雙臂奇長，突額暴眼的兇漢已經到了跟前。緊接着，前後又跳出三個手執兵器的清軍官兵。

四人「刷！」地一聲，擋住了圓心和尚和張三强的去路。為首的兇漢向圓心雙拳一抱，道：「圓心和尚，俺們御前四雄施禮了！」

「不敢！」圓心單掌還了一禮，他臉上不露聲色，心中卻吃了一驚。

這御前四雄乃是咸豐皇帝御前的帶刀侍衛，武功在江湖上堪稱一流。太平天國建都南京之後，四人奉咸豐意旨，前往清軍江南大營，專事偵探軍情，刺殺天國將領。前年上海小刀會起義，他們又跟着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前來小刀會。只緣小刀會中武林高手甚多，所以御前四雄來上海時，特地從鎭江金山寺請來老二的師兄，一個不肯透露姓名的大和尚相助。昨夜一戰，小刀會無數突圍將士喪在他們手裡。

眼前為首的兇漢便是神臂魔王馬健，他使得一手通臂絕技。第二人背負九環大刀，喚作大力金剛張宗耀。第三個名喚活地閻羅關大海，他雙腕各懸一柄柳葉金絲刀，祖傳的刀法神出鬼沒。最後一個名千手潘郎白玉林，此人風度翩翩，看上去像個英俊風流的白面書生，只是左手捏着的是一管鐵筆，右手扣着的是一把餵毒暗器，一看便知是個心狠手辣的陰險傢伙！

馬健雙眼一翻：「大和尚，這漢子乃是小刀會紅頭鬼的一名要犯，昨晚一戰，數千紅頭鬼喪生，唯他成了漏網之魚，請容下官捉拿歸案。」

「休得猖狂，看劍！」張三强早已怒火中燒，一聲吼叫便要拔劍，但被圓心和尚一把攔住了。

千手潘郎白玉林嘻嘻一笑：「張將軍！半夜虹橋道一戰，幾千紅頭鬼都見了閻王，賊首劉麗川、李仙雲、徐耀身首異處，你這個小小的狗屁將軍還逞甚麼英雄呢？

話聲未落，一團白糊糊的東西倏然飛向白玉林面門。原來張三强腿上負傷，跳躍不便，暗中運起全身功力，吐出一口濃痰，千手潘郎乃是暗器名家，一個閃身，輕輕地在雪地上滑開數步，躲了過去。不過，當他弄清從張三强口中飛出的竟是一口濃痰時，千手潘郎不禁紅暈上臉，顯得很是狼狽。白玉林哪裡受過如此嘲弄？他大吼一聲，猛地朝張三强撲來。

「且慢！衆位聽我一言。」圓心張臂一擋，那木然的表情，冷峻的聲音，頓時把白玉林鎭住了。

「四位施主！佛門有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位施主孤身一人，身負重傷，望各位網開一面，放一條生路給他。」圓心勸道。

「此賊犯了滔天大罪，你如此庇護，不怕王法？」馬健怒道。

「阿彌陀佛！世人誰無罪？但求善德。四位施主如依老衲一言，老衲天天為你們拜佛求安。」

大力金剛張宗耀聽得不耐煩了，一聲「滾開！」，右掌帶風早向圓心左肩抓去。圓心「噫！」了一聲，雙足未動，身子後移半尺，避過鐵爪。

張宗耀原以為施展這一鐵爪，定把圓心摔到一邊，不想對方不費吹灰之力便輕巧讓過，當下不敢怠慢，立即變抓為封，施一招「黑虎掏心」術向圓心前胸封去。圓心「哼！」了一聲，右手反揮，長袖裹住他的手腕，張宗耀只覺被鐵箍箍住一般，痛徹腕骨，進退不得。

「你師傅是誰？」圓心第一招認出這是本門少林寺金剛擒拿手法，厲聲問道。

張宗耀也哼了一聲，右手使足掌力，帶着一股雄風向圓心丹田拍去。圓心見他如此狠毒，微微搖首，忙用左掌相迎。兩掌相交，「啪！」地一聲，圓心凝立不動，張宗耀卻倒翻數丈，跌坐於地，頓時吐出一口腥血。

馬健等三雄吃驚不小。他們四人之中，張宗耀的武功固然稍遜馬健半籌，但掌力卻算第一，哪知被圓心輕輕一拍，居然抵擋不住，這可激怒了其餘三位大漢。

馬健一抱拳，道：「大和尚既有心和反賊做一路，莫怪我們不客氣了。三位弟兄，吃皇糧得辦官差，這裡不講究江湖規矩，並肩兒上！」

話音一落，馬健一掠丈許，已到圓心跟前，手臂暴長，一招「白猿摘果」，從左路擊向圓心面門。張宗耀也大吼一聲，從地上跳起，拔出九環鋼刀向圓心右肩猛砍。關大海雙手一抖，兩柄柳葉金絲刀握在手中，捲起一團雪花，向圓心下三路掃來。那白玉林輕功卓絕，身法飄忽，已閃到圓心背後，鐵筆如矢直點命門大穴。

强敵當前，圓心顯出驚人神功。只見他一招「撥雲見天」將馬健擊退數步，待張宗耀鋼刀離肩不過半尺，他突地扭身，一掌向刀背拍去，借刀封住關大海的左手刀，而白玉林的鐵筆亦被圓心身子一斜，早滑過一邊。關大海怒不可遏，右手提刀朝圓心小腿斜劈下來，圓心一個「反踢北斗」，早把那刀踢出一丈多遠。

四雄見擊不中和尚，立刻改變打法。馬健左竄右跳，快打閃擊，活似猿猴，不讓圓心稍息；張宗耀將刀舞得水潑不進，單掌護胸與圓心周旋；關大海、白玉林一上一下，專門偷襲。四人都是一流高手，此時聯手並肩，威力倍增，越鬥越兇。而圓心大師此時一則要顧及懷中熟睡的孩子，二則不忍殺生，故反而攻少守多，漸漸落在下風。

鬥到酣處，只聽得「嘶！」地一聲，圓心的長袖被馬健、張宗耀撕去一截。張三强見圓心危急，大叫：「圓心大師，接劍！」一道虹光，龍吟寶劍脫手而出，飛進人圈，圓心反手接住。

白玉林見張三强相助，右手一招

「三魁點元」，三枚梅花毒鏢從左肘下穿出，直取張三強。張三強見此，一個「鳳點頭」，劍柄一格，打落了兩枚毒鏢，可惜他腿傷過重，下肢不靈，傷腿上頓時又吃了暗器，痛得他「啊」地一聲慘叫。

「張三強！運功護住心室，待老衲救你！」圓心長叱一聲，仗劍衝出。但四雄死死纏住，不讓和尚脫身。圓心雙眼一瞪，光焰逼人：「四位再逼，老衲可要開殺戒了！」

四雄齊聲怪叫，拳、刀、筆一齊使出，將圓心死死圍住。不想圓心面對四雄强攻，反而神定氣爽視若等閒，他只是手挽寶劍東面一指，西邊一劃，猶如跟四雄鬧着玩一般！誰知經圓心這寶劍一指一劃，四雄頓時手脚發痲，連連後退。

這套劍法乃是少林派最上乘的劍法——達摩劍。此劍奇妙之處在於愈趨上乘境界招數愈少，初練時有一百零八路劍法，隨後層層減少，最後只剩下十三招，招數越少，殺機越濃，威力越强。掌握了這套劍法，即達到了劍術中最上乘的「重、拙、大」境界。圓心大師便有達摩劍、羅漢功、金剛指等三大絕技。

馬健見擋不住圓心大師，忙呼老四下毒手。那白玉林聽得馬健發話，頓即倒縱三丈，雙手齊發，將手中的十四枚梅花鏢、鐵蓮子、袖箭、金錢鏢如蝗雨般向圓心大師投來。好一個圓心，只見他運起羅漢神功，衣衫鼓蕩，白玉林所發暗器如撞皮鼓，頓即一一彈落於地。關大海一見，手舉雙刀猛地一招「秋風掃葉」砍向圓心大師。圓心見了，只將寶劍輕輕一擋，一招「普渡衆生」，關大海雙腕當即齊斷，血噴不止，昏死過去。

四雄失一，其餘三人怒不可遏，白玉林雙足一點，轉至圓心背後一丈處，又一把暗器急射而來，圓心回身一招，竪起一道劍壁，暗器當即斷裂，落滿一地，馬健、張宗耀此時也雙雙撲到圓心大師跟前，馬健一個「纏樹盤根」，雙拳直搗圓心小腹，張宗耀鋼刀橫截圓心後腰。圓心龍吟一聲，一個「黃鶴衝天」，高達三丈。馬健也拔地而起，在空中與圓心對擊。只聽一聲慘叫，馬健前額穿洞，落地身亡。

圓心胸口也中了一拳，幸好有神功護體，雖受傷不輕仍能格鬥。張宗耀見圓心有傷，虎步躍上，鋼刀、巨掌左右出擊，圓心舉劍相迎，一招「仙人指路」點中張宗耀手心，震斷心脉，當即氣絕。

白玉林見狀，不禁膽戰心驚。他一面投擲鐵筆，一邊轉身疾遁，圓心大師見鐵筆飛來，忙將剩餘的功力化做達摩劍的最後一招：「乘龍西歸」，剎那間劍飛如電，鐵筆立刻倒飛回去，追上跑出七、八丈之遙的白玉林，將他牢牢釘在松樹上。

圓心力殲四雄，喘着氣奔到張三强身邊，但張三强此時已經毒血遍身，回天無術了。

「晚輩無能，連累大師。」張三强喘着氣道。

「三强兄弟，實不相瞞，老衲斬鷹爪已不是第一回了。」圓心臉上掠過一絲痛惜。

「大師，晚輩已經不行了，但有一事相求，不知能否成全？」

「請說。」

「這孩兒是太平天國統理政教招討大元帥劉麗川麾下先鋒大將軍徐耀之子，是我的外甥，名喚嘯天。嘯天周歲那天正逢小刀會起義、劉元帥給起的名，取意爲效勞太平天國。昨夜小刀會被圍，劉大帥和徐耀夫婦等西路義軍全部昇天，我拚死衝出，原想護孩兒長大，再圖復仇，不想身負重傷，不行了！目下只能求大師慈悲，望大師收下這孩兒。」說罷，張三强撲倒在圓心大師脚下。

圓心一把將張三强扶起：「三强兄弟，老衲答應！」

「大師，嘯天懷中有一方綉着金刀的紅頭巾，半年後望你到米市渡憑着紅頭巾與一位兄弟接頭，有件關係重大的事商量。待嘯天長大，還望告訴他，殺他父母的仇人是張宗耀的師兄，鎭江金……金……」一語未完，張三强已經溘然逝去。

* * *

二十年過去了。

這天正是清明節，天剛啓明，雨後的龍華官道上已有不少早起的商販及菜農挑着貨擔推着獨輪鷄公車，往龍華鎭擁去。

突然，九匹黑色的高頭大馬飛奔而來，馬上的漢子個個慓悍異常，領頭一個矮胖子手揮長鞭，往躲閃不及的行人背上揮去。挨打的人頭也不敢抬，只是護着頭皮驚惶逃遁。原來這隊人馬便是清朝衙門專門緝捕罪犯的快班。那個領頭的班頭名叫石八，因他長了一頭癩疤瘡，所以人稱癩八子。

九匹馬橫衝直撞，旁若無人，直把許多鷄公車、牛車衝得東倒西歪，貨物撒滿一地。待到癩八子領着人馬過後，大家才趕忙扶起車輛，收拾貨物。可是，一個小伙子趕的一部牛車此時已經深深陷進一條溝渠的泥漿裡，任憑衆人幫助拉拽，始終沒法將它拽出溝渠。正當衆人拽得氣喘吁吁時，忽然人羣中一根光溜溜的棗木棍悄悄地伸了進來，只見那棗木棍輕輕往上一挑，衆人便覺手中一輕，牛車已經出了泥坑。

大家回頭一看，見一位年輕僧人正向他們合十致意。這僧人長得寬肩長臂，長方臉，懸膽鼻，兩道漆黑的劍眉下雙目炯炯，顯露出一股英氣。你道此人是誰？他便是二十年前的遺孤徐嘯天。嘯天在圓心大師撫養下，已經長大成人，由於他自小生活在龍

華寺，因而打扮舉止同一般僧人無二。他在圓心大師的悉心指點下，學得了一身好武功，特別是少林童子功、金剛掌、達摩劍等，更是十分精通。

今日他是因師父囑咐命他祭掃父母墳墓而路過龍華鎭的。不意進鎭之時，就看到癩八子一伙在街上橫衝直撞留下的一片慘景。他對癩八子一伙恨之入骨，因而幫助商販們收拾貨物，拉拽牛車。

衆人對這位年輕僧人很爲感激，上前致謝，僧人道：「患難相助乃是人之本份，各位不必客氣。癩八子一伙如此橫行霸道，總有一天會遭到報應！」

說罷，嘯天雙手合十，告別衆人又匆匆往龍華鎭西邊奔去。

嘯天奔出龍華鎭，穿過桃園，來到父母墳上。墳內實際葬着他的舅舅張三强，只是圓心大師爲避人耳目，一直說是他父母之墳。好在張三强待嘯天恩如父母，祭他也不爲過。嘯天放上祭品，點上香，跪下磕了三個頭。就在這時，忽聽背後傳來一陣女子的怒罵聲和老人的哀求聲。他回頭一望，只見一對賣藝的父女正被一羣幫會地痞圍住，幾個膽大的，正在死皮癩臉地拉扯那位姑娘。那姑娘一臉怒色，猛地推開擋道的惡人，拉着父親便跑。那幫地痞緊追不放，把倆人逼到龍華河邊。

「嘻嘻，爾還往哪裡跑？乖乖跟我們走吧！」

小頭兒說罷便要動手搶人。嘯天一路跟着，見地痞如此猖狂，不禁怒火中燒，不過他記着師父的囑咐，不到緊要關頭不輕易動手。於是他便從地上拾起幾顆石子，準備用彈指神通功夫叫那小頭兒受些懲罰。不想還未出手，河面忽然傳來一聲炸雷似的吼聲：「不許無禮！」這吼聲嚇得地痞們大驚失色，嘯天心中暗贊：「好俊的獅子吼功夫。」

一眨眼，一艘小船如箭飛至岸邊。一個大辮盤頭、身材瘦小，面色黝黑的年輕漢子，輕輕一個豹躍，跳至人羣之中，那個拉扯姑娘的小頭兒忙拱手道：「林幫主，小的向您問好！」

「嘀嘀，還認識你阿爺，狗眼不算瞎！今日饒孫子們一回，快快滾蛋！這位老爹，姑娘請上船。」那青年漢子說完便請父女倆上船。

「慢！林幫主，我們短斧黨與扁擔幫井水不犯河水，這位姑娘我們短斧黨馬龍頭早就看中了的，請您老不要管這閒事。」小頭兒居然領着手下擋住去路。

「嘿嘿！這位姑娘是我阿姐，你家羣烏龜孫兒怎敢如此沒大沒小？」那青年若無其事，邊說邊走，擋道的地痞被撞得個個四脚朝天。不想那小頭兒不死心，仍然死死拉住那年輕漢子，年輕漢子火了，給了他重重一記耳光，打飛了一顆牙齒，痛得他沒命地逃跑了。

青年人雙手叉腰，哈哈大笑，等那羣地痞走遠之後，他回頭從兜裡掏出五兩銀子對父女倆說：「拿着銀子，快回家吧！」

嘯天這時走上前來，從懷中摸出兩只菜包子道：「我沒錢，兩只包子給你們充饑。」老漢熱淚縱橫，要想跪下，被青年一把扶住。倒是姑娘爽快，接過東西，道了一聲：「二位恩公，後會有期。」拉着父親便走了。

那青年見嘯天氣宇軒昂，心中歡喜，自我介紹道：「小弟林小福，家住陸家濱，是扁擔幫幫主，專愛惹事生非。請問兄台高姓大名？」嘯天也說了自己的姓名，小福年長三歲，便以兄長自稱。他見嘯天敦厚，便打趣說：「剛才阿弟手中暗扣石子，莫不是想教訓那幾個惡人？」

嘯天忙道：「大哥見笑了！」英雄相交，甚爲投機，由是兩人相約中午在鎭上淞風樓會面。

待到徐嘯天走遠，小福回身上船之時，不想兩條身影一前一後向他撲了過來。他們是短斧黨武功最高的兩名堂主，一喚彭銅頭，一叫宋陰手，兩人是龍頭馬三寶的左臂右膀。

彭銅頭曾一頭撞斷過石碑，宋陰手專習七十二把神拿術，兩人搭檔，狠毒無比，不知多少英雄好漢傷在他們手下。他們是聽了小頭目的稟報而趕來河邊找林小福算帳的。

此際只見宋陰手一個老鼠出洞，搶先一步拿住小福後心，右手大拇指已按在對方兩股之間的氣門上，將小福抓了起來。那彭銅頭一聲吼叫，光亮亮的腦袋直向小福胸口撞去。這是他們的絕招，如此配合傷人萬無一失，不想這次卻吃了大虧。

那林小福功夫非同小可，早知有人偷襲，他便封了穴道。此時他雙腿一夾，痛得宋陰手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左手運勁想震斷對手背後督脈，不想一使勁便遇到反擊，受了內傷。

情急之下，他猛抽被林小福夾住的拇指，不想一聲慘叫，宋陰手的大拇指只留下一節骨頭，痛得他跪在地上不住地嚎叫。差不多同時，小福一個虎撲，兩手按到五步之外的彭銅頭雙肩上，「嘶——」地一聲，將他的外套從上至下剝個精光。彭銅頭雖然沒傷毫毛，卻嚇得半天不眨眼睛，立在那裡像隻木鷄一般。

「林幫主名不虛傳，果然厲害！哈哈！」不知何時開始，林小福的背後站着一個滿臉橫肉、挺着肚子的大漢，他口中在笑，臉上卻充滿殺氣，這人便是名震滬北的短斧黨龍頭「笑面虎」馬三寶。他四十開外年紀，乃江南有名的獨脚大盜，後在盜竊南翔大德寺時被住持貫之和尚制服，做了他的徒

弟，學得一身軟硬功夫，成爲瀘北一霸。今日他應快班頭目癩八子之請，帶了十幾名功夫高强的手下到龍華做一樁大買賣，不想遇上了林小福。扁擔幫和短斧黨矛盾由來已久，今日寃家路窄，馬三寶不顧要事在身，硬「請」小福此刻便去淞風樓「吃講茶」。

小福面色不改，從船上操起一柄烏溜溜的精鋼扁擔，在十幾個人的「簇擁」下，來到鎮上大酒館淞風樓。

這淞風樓底層倒也平常，專供過路小販，行人歇脚喝茶，賣些點心劣酒。樓上卻十分雅緻，一色紅木座椅，窗明几淨，八面來風，端上來的茶是清明前的碧螺春，酒是陳年玉壺香、狀元紅，菜餚充滿江南風味。

「吃講茶」是個甚麼名堂？原來是舊時淞瀘幫會和流氓的一種風俗。每逢發生口角細故，雙方便到茶桌上評論是非曲直。如果講和，則將紅、淡茶混入一個杯內，雙方一飲而盡，握手而別。否則茶館便成了戰場，就不可收拾了。

林、馬揀了副乾淨座頭對面相持，這副架勢早驚動了靠窗的三個人：上首一位是中年道長，五綹長髯，氣宇昂然；下首坐着一位十八九歲的小道士，背負長劍，一雙大眼睛充滿靈氣；對面那位的打扮更不尋常，對襟藍布衫，胸前一排十三檔胡桃鈕扣，腰束雪白綢帶，下着緊身西褲，一雙方頭皮鞋擦得錚亮，一頂西式禮帽遮了半邊臉孔。這不中不西的打扮，一看便知他是個海外華僑。

那道長是何人？他便是二十年前名震江南的小刀會女將周秀英的弟弟周耕餘。

咸豐五年正月初一凌晨，他隨潘起亮、周秀英從北門突圍，半途姐姐遭洋鬼子槍擊身亡，他和潘大哥等兄弟投到太平軍東王麾下。在攻克寧波一戰中，他左手五指被刀削去，後被雲遊在外的天台山玉京觀玄峯眞人所救。後來天京陷落，潘大哥陣亡，周耕餘帶着潘大哥的獨生女兒潘英姑投奔玉京觀當了道士，改名冲虛。

坐在他下首的便是英姑，因這次他們來到龍華商議要事，所以她便女扮男裝，以免少惹麻煩。

周耕餘帶着英姑雖已入道，但他們塵緣未斷，依舊和往日的小刀會會友有着廣泛的聯系。這次冲虛道長他們來龍華，那是爲了秘密取一筆小刀會起義時準備運往南洋買槍炮爾後未買成的一筆黃金。

這筆黃金計有十萬兩，周道長雄心勃勃，一直在籌劃東山再起，想再用這筆黃金買槍炮。今日冲虛道長是來茶樓與一個名叫陳漢龍的漢子接頭的。

冲虛道長今晨依約來到淞風樓上臨窗第三張酒座坐定，見一個膀闊腰圓的大漢早已端坐另一頭。

冲虛道長坐下之後，便用小刀會門行話與那漢子接頭：「單刀不過是驚人。」

那漢子答曰：「何不雙、相迎。」

「路上相逢親手足。」

那漢子答曰：「洪英遭着[illegible]英。」

小刀會是清朝最大的抗清組織洪門會的一個支派，會衆對洪門切口都能對答如流。冲虛道長見那漢子答得準確，已知他是門會中人，但爲防意外，此刻仍不與他相識。

那大漢會意，便將手中那把玉柄折扇單手打開，連扇三下，隨後將畫着一束蘭花的扇面面對道長。道長一瞥，見扇面左下角有一方印章：弄潮兒。這是冲虛道長二十年前爲好友陳阿林刻的，頓即疑慮全消，他忙叫跑堂撤茶上菜，和那年輕漢子對飲起來。

英姑對這位英俊的兄長早有好感，見師父高興，便不停地爲兩人斟酒。言談之間，道長知道他叫陳漢龍，是他好友陳阿林的兒子，眼下正在南洋經商，待到兩人講到如何去取黃金時，林、馬衆人忽然在旁邊桌上鬧將起來。

馬三寶見林小福三番兩次壞他的事，因而無意講和，幾句話不對，便和小福較量上了！因爲這是「講茶」，所以動手的方式頗爲奇特。

只見馬三寶一聲「林幫主請！」左手一拍桌面，一隻胎薄質細、小巧玲瓏的蓮花觀音茶盅猛地跳起，他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一夾，茶盅已飛向小福面門。小福單手一擋，將茶盅吸進掌心，接着猛地吐勁，「嘻嘻」一笑，回道：「馬龍頭先請！」話音剛落，茶盅便滴溜溜倒飛回去。

馬三寶伸手想接，不想小福發勁極巧，茶盅突然下沉，從他的肘下穿過，直撞胸口「期門」穴。馬三寶忙用師傳絕技梅花拳接住茶盅，不意林小福接着又飛來一隻，這一下馬三寶措手不及，茶盅正中面門。

馬三寶惱怒異常，忙命跑堂的端上一盤紅燒肉，他伸手夾起一塊便向林小福嘴巴塞來，林小福出手如電，飛也似地提起筷子夾住了嘴邊的肥肉。兩人於是在一塊熟肉上較量起柔功來。

這邊陳漢龍見了心急如焚，忙拉道長衣袖：「道長，莫管他們。快將黃金的地點告訴我，讓我好早點携去南洋辦事。」

道長覺得氣氛不對，剛想說甚麼，只聽得漢龍「啊」地一聲，身子後仰，躲過窗外射來的一枚細金針。與此同時，道長忙將拂塵一揚，捲住一物，展開一看，不由驚呆了。原來這也是一柄玉柄折扇，上面也繪着一束蘭花，蓋着道長親手刻的印章，再一抬頭，窗台上已站着一位身材適中，和陳漢龍打扮一般的少年。

只聽那少年大吼一聲：「大膽奸賊，看拳！」便撲向坐着的陳漢龍。

這邊情況突變，那邊也爭鬥得難解難分。馬三寶沉溺酒色，內功不純，氣息一亂，早把肥肉夾斷，小福得勢不讓，一聲「不要客氣！」手中竹筷使個「青龍出水」，早將半塊肥肉塞進馬三寶嘴裡。馬三寶氣得哇哇大叫，一掀桌面，領着衆徒羣起圍攻。

這邊撲向陳漢龍的少年一口氣攻了三十六招，將陳漢龍逼得步步後退，英姑見狀大驚，便欲拔劍出手，道長忙將英姑一把拉住。因爲他認出這少年使的是南派武功中有名的詠春拳，覺得事有蹊蹺，因而讓他們雙手格鬥，他和英姑不動一拳。那邊林小福在衆人圍攻中，使出劈、蹦、鑽、踢、橫五行拳，一路進手，打得對方一片混亂。

突然，酒樓四周又傳來「抓紅頭鬼！」的喊聲，窗口、樓梯這時早已站滿了手執兵器的捕快，那領頭的正是癩八子。

* * *

癩八子一聲吆喝「抓紅頭鬼！」早有八名捕快撲向冲虛道長和英姑。

馬三寶見癩八子到來，猛然想起今天他是應癩八子之邀來暗捉兩個要犯的，於是他忙令徒弟們停手，抛下小福便向道長等四人撲來。小福不明眞相，亦不願久留，他操起地上的一根精鋼扁擔，道了聲：「笑面虎，這筆帳來日再算！」便將扁擔一點，身子凌空而起，躍出窗外。

衆捕快對此視而不見，各挺兵刃圍攻冲虛道長和英姑。道長神色泰然，揮動一柄鐵拂塵將對手封在一丈之外。他原先學的是少林拳術刀法，後從玄峯眞人苦修內家眞功，二十年來，內外功夫可算達到爐火純青程度，但他此刻不想下殺手，他想看看癩八一伙究竟想作何動作。

英姑早氣得柳眉倒豎，利劍出鞘，使出武當派七十二手連環奪命劍，三五招便將三名捕快的兵刃削斷，其中有個捕快縮手稍慢，頓即五指齊折。

這八名捕快全是上海快班的一流好手，此際受挫，氣得癩八子七竅生煙。他長鞭一抖，如惡蛇疾遊，上捲英姑頸項，下捲英姑手腕。這毒龍鞭法和毒龍黑砂掌是癩八子生平絕技，使出來實在驚人。

英姑見此，忙將鳳儀劍往回一格，只見一片大大小小的銀圈頃刻將她周身護住。這劍術叫無極柔雲劍，它和連環奪命劍一守一攻，一正一奇，合二爲一，乃是武當南派的祖傳劍術。癩八子收勢不及，長鞭當即一削兩段。但他腕力極沉，半截削斷的金絲獸皮鞭依舊向英姑頸上捲來，英姑一不留意，頭頂道冠卻被他掀去了。

周圍的人只覺眼前一亮，原來英姑露出了女兒裝。只見她膚色勝雪，雙眉如畫，眼似秋水，唇比櫻紅，一頭秀髮披在肩上，恍若仙女下凡一般。英姑急了，一時無法遮掩，忙揮動鳳儀劍遮住自已的頭頂。

陳漢龍與那個少年格鬥，此時已佔了上風，他剛想痛下殺手，不想對手突然使出「巧燕鑽雲」那絕頂輕功，倏忽飛身上了窗台，單腿倒掛於屋檐上，接着施放出一把金針，直把陳漢龍逼得倒退數丈。

此時，那少年再飛放一個紙團給了冲虛道長之後，便飛身跳下樓去。陳漢龍自知輕功不是來人對手，見他飛身下樓，也不去追他，只是衝進人羣，擋在道長和英姑前面大叫道：「道長快走！我來抵擋他們！」說着，早抓起兩名地痞仍出窗外。馬三寶大怒，一個梅花樁步奔上前來，使出「折拇手」來扣陳漢龍脈門。眼看要被拿住，陳漢龍左手一引，右手一托，一招「分筋錯骨」便將馬三寶摔在地上。

癩八子趕來救援，不想一招失手，左臂中劍倒地，衆捕快見此，頓時驚慌失措，道長乘機拉着英姑躍出窗口。英姑見漢龍身陷重圍，被彭銅頭一頭撞在胸口，脚步踉蹌，嘴角流下一絲鮮血，不覺芳容失色，十分惦着他，只是師父手似鐵箍似的拉着她下樓去，使她無法再幫漢龍一招。

且說與陳漢龍交手的那少年跳下樓後，飛速向鎮外奔去，但他不明路徑，走進一條只通江邊的死巷，當他再奔回原路時，癩八子領着八名捕快已擋在路前。

那少年也不多話，拿下腰間九節鋼鞭直向前衝。癩八子左臂受傷，仍然拚死命截住對手，八個手執鐵尺、鋼刀、棍棒、長劍的捕快，也從兩翼圍攻。

少年毫無懼色，只將九節鞭如狂風驟雨般橫掃過來。這鞭頭有一個長滿尖刺的圓球，少年人鞭法凌厲，或圓或直，專打對手穴位。

癩八子雖然只剩半截長鞭，但有八名手下相助，並不膽怯，雙方鬥了七八十招之後，只因那少年連日趕路，體力不濟，一鞭擊出之後，因動作稍慢而被癩八子的半截長鞭捲住。

八名捕快見此，各舉兵刃砍來，眼看就要將他擒住，不想一條灰影倏忽飛至，還未看清來人施出甚麼招法，那八名捕快如同被施了定身法一般，在原地呆住一絲不能動彈了。

癩八子一驚，脅下突感酸麻，頓即也被點中穴道。

那人不等少年明白過來，拉着他便跑，左拐右轉，便奔進龍華寺一道邊門。

這人便是嘯天。中午時分因他應林小福之約，到淞風樓相會，走沒多遠便看見癩八子等人在鎮上亂闖，似要抓人，他便從後面跟來，在危急關頭用一指金剛禪絕技救了那少年一命。

走進僧房，那少年拱手道：「小弟姓陳，名漢憶，今日全靠壯士相救，謝過恩公！」說完便要下跪。

嘯天見那少年細眉如漆，目似朗星，雖然滿面風塵，卻不失儒雅英俊，心中又佩服他的勇敢鎮靜，當即一把扶住道：「路見不平，理當相助。兄台多處受傷，待我為你包紮。」說罷，便去拿來金創藥膏和寺內名藥還陽丹。

不想漢憶不肯讓嘯天動手，他背過身自己胡亂上了些藥便算了事。

嘯天為人豁達，不以為意，又道：「兄台這身打扮，莫不是海外歸來？怎麼與捕快相鬥？」

「小弟是為報私仇而回故鄉與他們相鬥的。」陳漢憶與嘯天初次見面，雖然頗有好感，但沒摸清對方底細，不敢把真情實告。

陳漢憶的身份非同小可，陳漢龍是他的親哥哥，一個月前陳漢龍奉父命回來與冲虛道長接頭，不想剛上厦門碼頭便被清軍包圍。

、原來，捎信的人酒後失言被捕快逮住，酷刑下捎信人供出機密，陳漢龍寡不敵眾負傷被捕。幸厦門府義軍眼綫冒死通報，陳漢憶前去搭救，不想陳漢龍性子剛烈，在獄中自斷經脈身亡。

他救兄不成，手刃叛徒，趕來龍華找冲虛道長，在緊要關頭拆穿了假陳漢龍的騙局。漢憶沒對嘯天說出實情，只說有個奸賊殺了他的哥哥，他是來報仇的。

嘯天聽後，動了俠義心腸，說道：「惡人當世，除之而快！小弟沒甚本事，願意為兄長助力。」漢憶覺得嘯天武功高強，為人正直，心中早就願意，便點頭答應了。兩人商量後，漢憶覺得龍華寺不是久留之地，他便決定回到浦江中游的桃花島落腳，那裡是他父親當年所創青巾社的大本營，十分隱蔽。

嘯天決意陪同漢憶去桃花島，便向師父告假半日，不想大師正在內室靜思，不能打擾，只得留了一張簡札，和漢憶從後門小港上了船。

漢憶出世二十年，第一回見到故鄉，只覺天藍水清，田野飄香，風光秀麗，甚是歡喜。又想起流浪海外的父親和慘死的哥哥，心中痛楚。嘯天見他神情不快，便和他說些江南俠客和風土人情引他高興，漢憶便被他宏闊的胸襟和坦直的言談所折服，興緻也高了起來，不到一個時辰，船便到了桃花島。

桃花島只有三十來畝地大小，但島上竹桃相夾，梅杏互擁，郁郁葱葱，瀟灑清雅。最奇的是島上各色植物和隱約可見的怪石假山皆佈成陣式，進去之後如陷迷宮。

嘯天跟師父學得不少陣法，卻不識此陣，走了一會便迷了路徑。

漢憶道：「這是家父從九宮八卦陣演化而來的太極陰陽陣，共有六十四陣八十一變。不過要出去也不難，只要有石榴的地方便是活路。」

果然，一行忽隱忽現的火紅石榴把他們帶到一幢別緻的小樓前，門洞上草書三字：「潛研館。」

進門之後，早有一名眉鬚皆白的老僕上前問候：「少主人駕到，老僕羅誠恭候多時了。」說完，便領二人進了書房。

漢憶一聲「告退」，便去換衣包傷，讓嘯天留在書房端着老僕送上的清茶觀賞雅室。嘯天見東西靠墻擺滿了各種兵法、武術、醫療、卜卦等書籍，南面一張沉香木書桌上，一盆蘭花正放出清香，嘯天不由暗暗嘆服主人的雅氣和風度。

這時漢憶換藥回屋，他頭紮藍巾，身着藍褂，足蹬薄底快靴，越發光采照人。他進門再次拜謝嘯天大恩，慌得嘯天忙下跪還禮。兩人相扶而起，嘯天緊握他的手道：「小弟想與哥哥結為兄弟，不知哥哥可願意？」漢憶見嘯天如此熱誠，沉思片刻，點頭答應。兩人一報歲數，嘯天年長三歲，當為兄長。可他自稱是二哥，因為他心中還有一個林小福，兩人當下喝了血酒，義結金蘭。

至此，漢憶也就把自己的來歷告訴嘯天了。嘯天自小聽師父講述小刀會業績，更生敬仰之情，便問漢憶此次回來有何打算，漢憶答道：「假扮我哥哥的妖賊既然和捕快串通一氣，晚上必在道台府，今晚我們去探個虛實再作計議。」嘯天點首。

這晚，坐落在上海老城內的道台府陰氣森森。內院客廳裡，道台吳圖丹正襟危坐，癩八子、馬三寶站在一邊大氣不敢喘一口。只有那假陳漢龍倒剪雙手，來回走動，一張俊秀的臉變得出奇地兇殘。

半晌，癩八子輕輕說了一句：「小王爺，奴才探明，今日在淞風樓與馬三寶爭鬥的小賊是小刀會紅頭鬼首領林阿福的兒子，叫林小福。」

「哦？」被稱為小王爺的大漢停步轉身，兩道兇光直逼癩八子。這使殺人不眨眼的捕快頭子癩八子，也打了個哆嗦。

「還有，奴才後來眼看就要逮住海外回來的那個小賊，突然遭人暗算，奴才倒地之前，看清此人係僧人打扮，兩人逃往龍華寺去了。」

「哦？」小王爺閉上眼睛，沉思起來。良久，小王爺不知發覺了甚麼動靜，他臉色一變，長袖往窗外屋檐一甩，一支袖箭當即向窗外射去。只聽一聲慘叫，一團黑墨墨的東西當即掉了下來。癩八子奔出去右手使一招「毒蛇吐信」，抄住一看，見是只野貓，袖箭已鑽入腹中，他順手將死貓扔出墻外，四處察看一回，方悻悻回屋。

此時，趴在屋頂上的嘯天和漢憶才舒了一口氣，晚飯之後，他們換上

夜行服駕船上岸，使出神行功來到道台府。剛才聽下面講到緊要處，兩人不覺呼吸重了些，不意引起對手警覺，好在漢憶機靈，路上捉了隻野貓當了替死鬼。

吳圖丹見袖箭射中一隻貓，忙對假陳漢龍道：「小王爺身手不凡，下官佩服！下一步如何舉動，請小王爺明示。」

嘯天和漢憶見道台和癩八子等對假陳漢龍口稱「小王爺」，竭力獻媚，知此人決非尋常人物！

此人確實非比平常。他叫查達爾，乃是八旗營中正黃旗子弟，曾祖是嘉慶皇帝的親弟弟，父親現在任刑部尚書。

他年紀輕輕便任八旗禁衛軍統領，聲勢遠非小小道台可比。這次皇上面授機宜，命查達爾務必捕獲小刀會遺孽，並賜給他雍正皇帝傳下的青虹劍。

查達爾武功奇高，城府極深。他受命之後，剛好快馬報來厦門府捕獲星洲來客——小刀會遺孽陳漢龍，並在獄中自斷經脈而亡，查達爾將計就計，就假冒陳漢龍之名，並在淞風樓「仗義」出手，果然，使英姑受騙上當。

自陳漢憶出現後，他知道真正的威脅來自這個神秘的星洲客，所以他又想出一個毒辣的計策，於是說道：「幾條漏網之魚掀不起大浪，諸位不必多慮。」說到這裡，查達爾招呼三人附耳過來。因為剛才一隻野貓並沒使他放心，他把聲音壓到最低限度：「明天……」

嘯天、漢憶雖有辨風聽聲之術，此時也難聽清耳邊絮語，只聞吳圖丹三人「喳、喳」聲不斷，他們只好悻悻然離去。

嘯天回到龍華寺已經三更天，他不便從大門進寺，便縱身一躍飛上墻頭。就在此時，突見一條黑影從寺內躍上高墻，轉眼不見。他忙倒縱下墻，緊追而上。嘯天輕功極佳，腿力悠長，風馳電掣一口氣追出七八里，可是前面那人始終離他三五十步，嘯天不由得暗暗吃驚，一提氣使出羅漢神行功，趕上十幾步。只聽那人贊了一聲：「好輕功！」便倏然停步。

「你是何人？」嘯天說着，一把金剛擒拿手抓向那人肩頭。剛剛觸及對手，只覺手中一滑，他知道遇上內家高手了，連忙一手護胸，一掌化指向對手點去。

這一指金剛禪專破內家真力，點出之時「颯颯」有聲。可那人並不回頭，左手反揮長袖如一團白雲裹着無窮勁力湧向嘯天。

這招「流雲飛袖」是武當南派絕技之一，當今只有天台山玉京觀幾個高士會使，那人正是天台山玉京觀高士冲虛道長，只聽一聲刺耳的布帛破裂聲，嘯天連退三步，手指發麻。

他心中惶然了，不知今夜遇到的是敵是友，也不知來者夜探龍華寺是何用意，為免意外，他施出輕功倏忽返回龍華寺來。

不想進得寺廟剛要進房，肩頭突然被人輕輕一拍，還未回首，身上已有數處穴道被封，嘯天不禁暗暗叫苦，閉上了眼睛。

＊ ＊ ＊

嘯天被人點中穴道，轉眼之間他被帶到寺外松林深處，那人將他輕輕放下後，又忙給他解了穴道。嘯天回頭一看，不禁又驚又喜，大叫：「師父！」

師父道：「嘯天，剛才師父一路跟着你，為何沒有發覺？你為人坦直，易被暗算，日後務必多加小心。」

「徒兒銘記。」嘯天道。

「白天來的少年可是陳漢憶？」師父問道。

嘯天有事從不隱瞞師父，當下把白天發生的事全告訴了圓心大師，不過他心中卻有些奇怪，師父消息怎麼這般的靈通？

大師聽後，輕嘆一聲：「塵緣不盡，終有散時。今晚皓月當空，星光燦爛，正適夜話，師父把一些往事與你講明白吧！」

師徒二人雙盤對坐，大師將二十年前小刀會起義，徐耀夫婦突圍遇害，張三强臨終托孤等事一一說了，聽得嘯天目眥盡裂，淚水漣漣。

大師又道：「你舅舅把你托給我半年後，我遵囑到米市渡與張龍兄弟接上了頭。十年前，他將小刀會起義的十萬兩黃金存在本寺，臨走前張龍兄弟又將綉着金刀的紅巾撕去一半，約好十年後憑它來取黃金。剛才取黃金的人來了，他就是和你交手的冲虛道長。此人說來與師父還有些淵源呢！」

原來玉京觀和國清寺都在天台山，也是奇怪，自古道佛相爭，水火難容，可天台山上道佛兩家卻相處得十分和睦，互有來往，情誼頗深。

當周耕餘在寧波戰役受傷後被玄峯真人相救，並在玉京觀當了道士，道號冲虛，其時圓心大師也正在國清寺出家，兩人結識，並成為忘年交。

冲虛道長今日在淞風樓上接到陳漢憶的一團紙條下樓一看，見是陳阿林的親筆信，便火速趕到龍華寺來找圓心大師商議提取這十萬兩黃金去海外購買洋槍事。

圓心大師當即在龍華寺僧房與冲虛道長整整商議了半夜。眼下，正是嘯天為死去的父母及舅舅報仇和為繼承先輩之志的時候了，圓心大師要嘯天火速離寺，與冲虛道長等一起行動。

聽完師父叙述，嘯天雙手伏地，俯首說道：「師父二十年養育之恩，徒兒銘心刻骨，終身不忘！本想在師父身邊厮守終生，無奈深仇未報，這件事又非常緊迫，徒兒明天便離寺而去

，乞望師父自己要多保重了！」說罷，不知不覺流下了兩行熱淚。

圓心大師此時也心潮難平，八十餘年他有過許多親人，都被無情的捲走了，眼前這個比兒子還親的徒兒明日又要離去，他怎能不難過？

大師滿面慈祥地伸出手掌，輕輕撫摸着嘯天的頭，說道：「嘯兒，師父教你做人，教你武功，正是爲了今天，你走師父高興。」

說罷，他從懷中掏出一本寫滿蠅頭小楷的紙遞與嘯天道：「師父一生練習少林武功，這裡記着七十二項絕技功法和師父的畢生心得，最後一頁便是一指金剛禪『憑空點穴』的練功口訣，師父現在傳授給你，日後要好好琢磨。」

嘯天聚精凝神，把師父講解的要領默記在胸，隨後又跟師父操練數遍。大師道：「『憑空點穴』不同尋常武功，招數精妙尚在其次，關鍵是功夫到家，出手自然奏效。」師徒倆直練到東方破曉，方才罷手回寺。

一大早，嘯天背上龍吟劍，換上普通衣裳，與師父和衆位師兄弟灑淚而別。

嘯天匆匆來到洋涇濱，過去這裡兩岸都是田野，小刀會起義失敗後許多百姓遷移到濱畔安家落戶。因爲這兒是外國租界的分界處，濱南是法租界，濱北是英界，兩邊管不着，所以一時人煙稠密，房屋也不斷增加。嘯天一路問訊，終於在濱南茅閣橋與打狗橋之間的碼頭邊上找到了林小福的家。

這是一幢用籬笆圍起來的木屋，嘯天上前推門，柴門隨手而開。進內一看，嘯天叫聲「不好」，原來場子裡血跡斑斑，像是剛廝殺過。嘯天大喊：「小福哥！」可四周空無一人，正自猜疑，門外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這位兄弟可是找小福？」

嘯天應聲而出，見隔壁老伯從籬笆上探頭打量自己，連忙話問。老伯嘮嘮叨叨講了半天，嘯天方才聽明白，他連連叫苦，謝過老伯飛也似地奔向白雲觀。

原來這天凌晨，小福和扁擔幫陳松、戴根寶、黃水龍等幾位首腦人物在院子裡練罷武，待兄弟們走後他收拾家計，正待出門，不想癩八子與馬三寶帶着十幾個打手湧進了院子。

癩八子氣汹汹說是奉道台之命前來捕捉林小福歸案，小福一聲冷笑便將扁擔往地上一戳，這時癩八子將八尺來長的半截長鞭揚空一抖，身後四個捕快立刻如狠似虎地撲上前來，這些打手們昨天被嘯天點過暈厥穴，心中怒氣此刻便出到小福身上，動手便扣脈、鎖勁，按穴、拿後心，招招狠辣。小福待四人貼身，猛地運功抖勁，使出「沾衣十八跌」的上乘內功，身形未動，已將四人直拋出一丈開外。

癩八子和馬三寶見此，齊聲怒吼，雙雙撲上。癩八子腕力雄奇，半截長鞭帶着一股陰風掃來，馬三寶吃過小福的虧，這次也使出四十二路梅花斧法，兩柄鋼斧竟舞得如旋風一般。

這兩人武功非比尋常，小福不敢怠慢，他拔起扁擔，鋼牙緊咬，氣入丹田，一招「烏龍翻江」，便將對手三件兵器蕩開，緊接着又使出獨創的七十八路雜式扁擔打法，一路進擊，招招搶攻，地上留下一行行寸許深的脚印。

癩八子和馬三寶武功也不弱，兩人一鞭雙斧，一攻一守，和林小福走馬燈似地打成一團，小福越鬥越勇，百招過後，癩八子和馬三寶還未佔上風，直急得癩八子大叫：「彭銅頭，劉、胡、張快上來助攻！其餘的人把住四周！」

劉、胡、張和昏死過去的馮捕快是癩八子手下最得力的幹將，雖然不是小福對手，一齊上來圍攻倒也叫人分心。雙方又鬥了七八十個回合，林小福漸落下風。正在此時，籬笆外一條大漢飛臨院內，幾個捕快和地痞上前攔截，都被他像捉小雞似地一一扔出院外。小福認出他正是昨天在淞風樓上那個星洲華僑陳漢龍(查達爾)。轉眼間他又將彭銅頭和劉、胡、張的兵器奪過，一一折斷。小福大喜，奮起神威，和那大漢一起將癩八子和馬三寶等人打得抱頭鼠竄。

那人便是查達爾，演完這齣苦肉計後，他向小福拱手道：「林小福幫主威名遠揚，果然英雄非凡。」

小福還了一禮，道：「多謝壯士相助，不知高姓大名，怎麼知道在下姓名？」

「哈哈，五年前一舉將數洋種狠犬打死的英雄誰人不曉？門前這橋不也改叫做打狗橋了嗎？本人姓陳名漢龍，與林幫主雖然初次相識，卻也有些淵源，如不嫌棄，我們進屋談。」

兩人在屋內坐定，查達爾劈頭便問：「二十年前，你父親林阿福突圍爲小刀會購買槍彈，後被英國人炮擊身亡之事還記得嗎？」

林小福被人揭破身世，如遭電殛，「刷」地彈起，怒道：「不錯，小刀會右元帥林阿福正是家父，你要怎樣？」

當年小刀會失敗後，洋鬼子和清軍衝進上海城燒殺奸淫，幸虧小福娘幾手拳脚，抱着五歲的小福拚死逃到浦東鄉下。半路上小福娘又救了一個被打瞎雙眼的師弟，三人又一起逃到崇明島。那瞎眼師叔是形意拳高手，爾後便將渾身本事教給了小福。十年前師叔病逝，小福娘記掛故園，又和小福回到上海，在洋涇濱安了家。不久小福潛回殘破的老房子，挖出祖傳武術秘籍「林氏形意拳法」，日夜修練，武功日益精進。這段身世除幫裡幾位長老和五年前故世的母親，幾乎不爲人知，不料卻被一個陌生人說破。

（未完．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　飛．圖

惡江湖

送護道清王大山　鄉還老告爺師惡

上文提要：黃書郎聽聞有人打聽水火洞所在，心知不妙，連忙折回，可惜遲來一步，田不來與田大嬸已被黑紅門中人擊至重傷，眼見兩老渾身浴血，黃書郎怒火中燒，把前來尋仇五名堂主殺得一個不剩，待替兩老包紮好傷口後，秀秀收恰細軟，與黃書郎及兩老離開水火洞，擬往柳蔭小築暫住，途上，由於兩老傷勢嚴重，黃書郎決定往三仙鎮找古班……

黃書郎臉不洗衣不整，匆匆的奔向街當中，他老兄一口氣衝進三仙街鎮上的「普濟藥舖」裡，可把坐在桌邊喝人參茶的古班嚇一跳。

「不是我說的！」

古班起身要躲，他以爲黃書郎來殺他了。

黃書郎一瞪眼，道：「你說甚麼？」

「不是我自願說的，是……」

黃書郎何許人也，一看古班的表情立刻明白了。

是的，他與大嬸曾來過，古班一定根據這點，便說出水火洞所在。

他原是來請他去醫二老的傷，突然的出現，竟然嚇得古班自己吐出實情來了。

甚麼叫做作賊心虛？古班的表現就證明他作賊心虛。

黃書郎本來還在心中有團疑，如今馬上豁然明朗了。

他大叫一聲如豹，道：「哇！原來是你個狗操的把水火洞地點告訴了黑紅門的人，你差一點便害死我田大叔田大嬸，娘的老皮，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他不抽棒，「惡信」握在手上了。

「惡郎中」古班被嚇死了，他噗通一聲跪在地上，道：「惡客呀！我只是……只是想叫他們去整整你，我可沒叫他們去殺人。」

「叭！」

黃書郎一巴掌打得古班要叫媽，張口吐出一口血，他又叫：「別殺我……我以後不敢了。」

黃書郎冷冷笑，道：「你沒有以後了。」

就在這時候，斜刺裡勁風生腦後，黃書郎錯步側旋身，好一把切藥大肚子刀砍下來，差半寸未砍中他的頭。

那大伙計出手了。

黃書郎一聲冷笑，道：「茅坑掌燈，找『屎』不是？」

話聲甫落，暴抬左脚如搥，「轟！」的一聲，踢在大伙計的肚皮上。

「唷！」

「咚！」

大伙計撞在櫃枱上，好像閃了腰，溜着櫃枱坐在地上了。

「惡郎中」古班立刻對大伙計叫罵，道：「你是一頭笨猪呀！誰叫你對黃大俠出手的，我們已經對人家不起了，賠不是還來不及，你竟然還想出刀，你活該，你該死，你死吧！」

黃書郎冷冷道：「你兩人都該死，我如今殺了你兩人，放上一把火，你的後院家眷也完蛋，惡郎中，這可是你惹我，非是我惹你，你今天認了吧！」

「惡郎中」古班竟然哭起來了。

他哭叫道：「我不能死呀！黃大俠，我的醫道是一流的，我救過無數快

死的人，你若殺了我，以後誰來救人？」

黃書郎道：「你救過不少人，也弄了不少銀，你也害死更多的人，你死吧！惡郎中。」

古班忙搖手，道：「黃大俠，除了死之外，你甚麼條件我都答應呀，萬萬刀下留人，手下留情。」

黃書郎沉聲道：「那麼，且先削下你一隻耳朵來。」

古班大叫，道：「不可以，不可以呀！黃大俠，少一耳那該多難看。」

黃書郎道：「你如今連一耳也不願失去呀！」

古班道：「我可以用別的方法加以補償。」

黃書郎暴出一腳踢得古班就地滾。

古班爬在地上，道：「只要不用刀，你賜我我也認了，黃大俠，我知道自己不對，那石敢當他們……」

黃書郎沉吼道：「五個全被我殺了。」

「唉！你殺了石敢當五人？」他咬咬唇怒罵道：「石敢當不是人，我把水火洞地名告訴他，他竟然臨死把我拖下水，死了就最好，我操死他親娘舅舅的！」

黃書郎心中眞想笑，姓石的至死沒有說出口，這全是自己突然出現，嚇得惡郎中自己招出來。

黃書郎怒道：「割掉你一隻耳朵你也不願意，你卻告訴他們五個兇漢去殺我們，你他娘的簡直不是人！」

古班忙應道：「有關這一點，我不是人，黃大俠，我也覺得自己不是人。」

黃書郎道：「總歸一句話，我實在心軟，怕人家低頭求饒，惡郎中，你如今又活了。」

古班大喜道：「謝謝，謝謝。」

他心中可在罵不停，奶奶的，你的命眞大，你小子不是黃鼠狼，你小子是貓，貓命九條啊！

黃書郎道：「死罪我免了，活罪也不加在你的身，我好像聽你說，你的醫術是一流的。」

「惡郎中」古班道：「放眼當今，便宮內御醫也瞠乎其後。」

黃書郎道：「那好，你今天給我證明一下，要知道我之不殺你，就是看在你的醫術高明，去，龍鳳大客棧裡有兩個因你的一句話差一點沒命的兩個老人家，如果他們死了，我說古班呀，我的兒，你就別想活了。」

古班聞言忙站起來，他對大伙計吼道：「快，快去取我的藥箱子，救人如救火呀！」

他伸手在櫃裡摸一把，半斤重的老山人參拿了七八根，大伙計把藥箱遞過來，古班提着就往外跑。

黃書郎心中哈哈笑，這小老子怕死呀！

如果不是古班自己開口承認，這件水火洞被找到的事，黃書郎永遠也不會知道。

黃書郎本來還在動腦筋，如果古班不答應替二老治傷，他準備眞的要送一顆夜明珠作爲醫費，不料事出突然，把黃書郎氣壞了，可也樂透了。

他可以不必花銀子了。

他相信古班爲了性命，他會全力施爲的。

＊　＊　＊

興沖沖，也是氣唬唬的，黃書郎押着古班走進龍鳳大客棧，那伙計已笑道：「古大夫，你老又有大筆進賬了，祝賀你。」

古班沉下臉來，道：「你爲甚麼祝賀我？」

伙計哈哈笑道：「像我們這種生來就侍候人的下人，還會爲甚麼？不就是你吃餃子我喝湯，你賺銀子我求個小錢嗎？」

古班鼻子一抽，罵道：「去你娘的！」

他罵伙計發了楞，只見黃書郎淡淡的道：「伙計，這一回大夫看傷不要錢，義診。」

伙計也笑了，他笑對黃書郎道：「古大夫有病不要錢，這是天下奇聞呀！哈……」

＊　＊　＊

黃書郎領着古班走進門，客房中，古班只見大床上躺着兩個血淋淋的人，他開始忙了。

田大嬸見來了古班，不由心中一寬，道：「大夫，你可認得我田大嬸？」

古班苦笑，道：「老主顧了，當然認得，田大嬸，妳老傷得眞不輕呀！」

一邊，黃書郎怒道：「甚麼意思？還用不用拿尺來量一量傷有多深多長呀？」

古大夫忙搖手，道：「不，不，不，我這是義診，不要銀。」

黃書郎冷冷道：「娘的，全拜你所賜。」

田大叔睜開眼叱道：「阿郎，咱們這是請大夫來治傷，多多少少得對大夫客氣一些，不能如此叱喝，你怎麼連這一點也不知道？」

黃書郎道：「大叔，我沒殺了他，已經是天高地厚的對待他了，我還給他客氣呀！」

田不來臉色一寒，道：「這算甚麼話，當眞大叔不在你身邊，你就胡亂來不成？阿郎，你乾爹和我可不是是非不分，黑白不講的無義之人，咱們這是求人治傷，不能用武力對付一個手無縛雞能力的人，你別叫我二老白疼了你。」

黃書郎道：「大叔，水火洞被黑紅門知道，是這惡郎中說的呀！」

他此言一出，田氏二老立刻怒目而視古班。

古班一見，嚇得忙道：「我……也是無意之間脫口而出，兩位老人家，

我今是來贖罪的，希望能將功折罪，我給兩老盡心醫傷，如何？」

田不來怒道：「可惡，你滾！」

田大嬸也厲聲道：「娘的，我兩老的銀子你賺得還不夠，合着還想找人要我們的命，娘的，眞黑心呐！」

田不來吼道：「叫他滾。」

古班如果走出房門，他心中明白，後面黃書郎就會跟出來。

黃書郎如果跟上來，自己的命就完了。

他對黃書郎道：「黃大俠，你勸勸二老吧，他們的傷需要我來治，否則他們的壽不長。」

黃書郎開口了，他看着田不來。

古班見一邊有個姑娘，那姑娘長得巧模樣。

他伸手拉住秀秀的手，道：「姑娘，妳也幫幫我的忙，妳好心……好心……哎呀！」

他這一聲叫，還眞嚇了衆人一大跳。

黃書郎立刻問道：「你叫甚麼？」

古班指着秀秀，道：「她……她……好像……」他伸頭仔細看秀秀，又道：「來，我看看妳的脈象如何了。」

秀秀吃一驚，只好伸出手。

古大夫還眞行，他仔細的爲秀秀拈脈象。

客房中的人直不楞的看着他。

尤其是黃書郎更緊張，因爲秀秀走了一夜山路，身懷有孕，如何不發生問題。

田大嬸也是想，秀秀可別出岔子呀！

不旋踵間，古大夫拍手而笑。

黃書郎道：「你笑甚麼？」

古大夫道：「黃大俠，她是你的……夫人吧？」

黃書郎道：「差不多是我的老婆。」

古大夫道：「我先恭喜你呀！黃大俠。」

黃書郎道：「我們早就知道她有孕了。」

古大夫道：「她不但有孕，而且肚子裡是個男的，黃大俠，你多積德少殺人，你有後了呀！」

黃書郎一怔，道：「老小子，你在這兒等着了，就憑你這一手，我不殺你，你得用心爲我大叔大嬸治傷了。」

古大夫點頭，道：「當然，當然。」他取出三支老山人參，分別送入田不來與田大嬸口中，秀秀也啣了一根，保平安呀！

「惡郎中」古班只要下手治傷，這個受傷的人就死不了，田不來沒有死，當然，田大嬸也一樣死不了。

只第三天，田不來就叫黃書郎弄來一輛大車上路了。

黃書郎少不得又狠狠的敲了古班許多刀傷良藥，氣得古班只有心裡罵。

他當然罵得很毒，去死吧！最好早死，我操你十八代老祖宗。

他嘴巴裡可不是在罵，他嘴巴裡說得眞好聽，「黃大俠，平安上路吧！多多保重身體，更要小心照顧你媳婦，有甚麼頭痛腦脹不舒服，隨時大駕光臨，我立刻全力治療，等你的媳婦要生產，你來我這裡生，我一定保你媳婦母子平安。」

黃書郎站在大車邊，聞得古班的話，他是又高興又痛快，好不爽也。

他拍拍古班笑道：「古大夫，有你這些話，我就知道你還不錯，對於過去的不快，彼此一筆勾銷，下次若是再來麻煩你，我照單付銀子。」

古班忙搖手，道：「不，不，收你黃大俠的銀子，那就太見外了，你能上門找我治病甚麼的，那是你黃大俠看得起我古班，千萬別提銀子。」

笑了，黃書郎跳上車，雙手拉過韁繩，低頭道：「古大夫，你請回吧，我們這就回水火洞去了，只不過請你的口風緊一點，千萬別再走漏了我們住的所在。」

「當然，當然，若是有人打聽你的住處，我就說你去涼河了。」

黃書郎一怔，道：「你怎麼說我去涼河？」

古班笑笑，道：「找你的仇人一定是黑紅門的人，黑紅門總堂在涼河，我說你去涼河，他們以爲你去拆他們招牌砸他們堂口，他們就會立刻回涼河了，哈……」

黃書郎笑笑，道：「眞會騙造謊言，古大夫，只要你不說出我們回水火洞，隨你怎麼說了。」

他抖着韁繩一聲喝：「得！」

於是，兩匹馬撒開蹄子便往三仙鎭外馳去。

站在「龍鳳大客棧」外的古大夫半天在發楞。

那伙計走過來，笑道：「古大夫，車走遠了。」

古大夫答非所問的道：「老天保佑，叫他生個兒子沒有屁股眼，操他八輩子祖奶奶。」

他當然是罵黃書郎。

江湖上就是這碼子事，休以爲別人在你面前恭維奉承，骨子裡絕對不是那麼一回事，骨子裡也許在罵你，就好像古大夫對黃書郎一般。

＊　＊　＊

馬車馳走鎭外了，車上的田不來笑哈哈。

「大叔，你笑了。」

田不來很少發笑，至少黃書郎已經很久未聽見田不來笑過，突然聽到田不來的笑，頓覺新鮮。

田不來收住笑，道：「阿郎，你說咱們回水火洞去，不是？」

田大嬸道：「阿郎是騙騙惡郎中的，你也信？」

田不來道：「我當然不會信，惡郎中也不會信。」

田大嬸道：「你怎麼會知道？」

田不來道：「我問妳，老太婆，咱們這是坐甚麼呀？」

「當然是大車。」

「水火洞在荒山裡，大車怎能上得去，惡郎中只一思索，就知道咱們遠走高飛了。」

田大嬸哈哈笑了。

黃書郎道：「大叔，我是隨便謅的，也可以說我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他抖着韁繩，又道：「我還知道惡郎中在心裡恨透了我，他也許在心裡罵我老祖先，哈……」

田不來道：「任何人心裡也不舒坦，任何人一樣會罵你，阿郎，有時候咱們就是把惡罵當歌聽。」

秀秀道：「阿郎，咱們這是去……」

「柳蔭小築。」

「遠不遠吶？」

「二百多里地，那地方很靜，妳一定很喜歡。」

「不會再有惡人上門了吧？」

黃書郎回頭笑笑，道：「我乾爹當年就住在柳蔭小築，不會有人找去的。」

秀秀伸出頭來，她笑得眞甜。

* * *

大車已經馳了一天，秀秀懷了孕，黃書郎只好慢慢的馳，他很小心。

當然，田大叔與田大嬸的傷也尚未好，更不能顚簸，只不過這一路還算平坦，車上備有吃喝東西，爲了避免遇上黑紅門的人，黃書郎便連住店也免了。

夕陽就快下山了，黃書郎招呼秀秀陪着二老在車內吃東西，就在這時候，迎面走來一個漢子。

漢子身材既瘦又小，走起路來却像跑。

黃書郎並未注意那人，直到雙方正面碰上，黃書郎才看清來人。

來人正是小流球。

小流球發覺趕大車的是黃書郎，立刻像癱了一樣溜着屁股坐在地上了。

他坐在地上大喘氣，張大嘴巴直哎呀。

大車停住了。

車帘子也掀起來了，秀秀伸出個頭來看。

小流球一看便火大了，他指着黃書郎大聲吼：「好，好，你用大車載個美女江湖遊，害得我到處找你跑斷腿，我可敬的大哥呀！你整人不是這麼整的吧！」

黃書郎笑笑，道：「小流球，少在我面前耍無賴，快起來見見你嫂子，還有車上的二位老人家。」

小流球聞言彈身而起，他張大嘴巴吃一驚，道：「大哥，你甚麼時候成親了？我怎麼不知道？」

笑笑，黃書郎道：「去，給二老叩個頭。」

田不來在車上道：「誰呀？」

小流球忙走到車後面，他見後面車帘掀起來，車上面擠躺着二位受傷的老人，立刻爬在地上叩個響頭。

黃書郎叫他叩頭，他非叩不可。

田不來道：「你小子大概就是阿郎時常提起的小……小甚麼來着？」

黃書郎笑道：「小流球。」

小流球笑道：「老爺子，小流球就是我，我叫小流球，二老金安，大嫂子康泰。」

秀秀粉臉帶紅的掩口笑了。

田大嬸自車上抛下一錠銀子道：「小流球，你接着，送你的見面禮。」

小流球高興得哈哈笑道：「謝謝大嬸。」

黃書郎道：「吃過東西沒有？」

小流球道：「爲了替大哥辦事，午飯也過頭了。」

黃書郎道：「車上取些吃吧。」

秀秀取了個醬肘子遞給小流球，笑道：「看你瘦得猴兒似的，多吃些。」

小流球也不客氣的接過來就是一口啃。

黃書郎已問道：「小流球，可有曹三聖的消息？」

小流球直點頭。

黃書郎道：「快說，甚麼消息？」

小流球道：「曹三聖離開八府衙門了。」

他此言一出，便田大叔與田大嬸也伸出頭來了。

田不來沉聲道：「你說甚麼？」

小流球道：「曹三聖已經離開八府衙門，告老歸鄉了。」

黃書郎道：「甚麼時候離開的？」

小流球道：「昨日早上日上三竿起的程。」

黃書郎道：「都是些甚麼人跟着？」

小流球道：「一共有大車三輛，一輛車上是物件，另一輛坐的是女人，曹三聖坐的是第三輛，一路出了八府北城往北去了。」

黃書郎冷冷一笑，道：「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田不來道：「姓曹的不辦官家事，他的仇人一定不會少，我奇怪他竟然不找保鏢，他憑恃的是甚麼？」

田大嬸也奇怪的道：「曹三聖老奸巨猾，活像一頭猴兒精，我相信姓曹的一定有安排。」

黃書郎笑了，他笑對田不來道：「大叔，咱們江湖行，目的就是曹三聖，如今他已不是官家的人，管他甚麼猴兒精，我去收拾了他，咱們以後靜靜的住在柳蔭小築，再也不作江湖行了。」

田不來道：「阿郎，你可得當心上當呀！」

一笑，黃書郎道：「二老放心，秀秀還要我照顧，我也答應過秀秀不要我們的孩子將來沒有爹，我當然處處

多加小心了。」

秀秀聞言忙拉住黃書郎，道：「阿郎哥，我眞怕呀！」

黃書郎笑笑，道：「別怕，妳看我這長相，會是個短命的人嗎？」

秀秀也笑了。

但她笑得好勉强，好像快要哭了。

黃書郎還伸手摸摸秀秀的肚子，道：「好生小心吶，咱們的兒子在裡面。」

秀秀嬌羞的低下頭。

小流球已驚喜的道：「喲，大哥，你眞高竿吶，不但有妻，也有子了，唉，我小流球和小白菜也不是一天了，娘的蛋，她就是不下蛋，石頭嘛！」

黃書郎笑笑，道：「小流球，你從柳蔭小築來的吧？」

「我先去柳蔭小築找你呀。」

「文彩姑娘還好吧？」

「她很想念你。」

他發覺自己說溜了嘴，忙用手掩口。

秀秀却笑了，她對黃書郎道：「阿郎哥，文姑娘是好人，她眞的好可憐。」

黃書郎道：「小流球，你來駕車。」

小流球道：「大哥，你這就要去找曹三聖？」

黃書郎道：「我已等這一天等了好幾年了。」

車上的田大嬸道：「孩子，曹三聖的模樣兒，你不會忘了吧？」

黃書郎道：「剝了皮我也認得他。」他走近小流球，又道：「我再問你，你可眞的看清楚曹三聖上了車？」

小流球道：「不會有錯。」

黃書郎拍拍小流球的肩，道：「把大車駛去柳蔭小築，我辦完事就回來。」

他重重的看了秀秀一眼，立刻拔腿往南走。

* * *

小流球駕着大車往西北方，黃書郎轉而要往南行，只因爲曹三聖的車是出八府北城往北行，黃書郎以爲，只要大車上了路，他就能在大路上堵住惡師爺曹三聖。

黃書郎不住店，他找個靠路邊林子歇下來。

這一夜，他就住在林子裡，因爲他推算一下日程，曹三聖的大車一定還在往北行。

他睡得很平穩，直到第二天一大早，聽到林子裡吱吱喳喳的鳥兒叫，他才爬起來又往南行。

黃書郎預定今天應該可以堵住曹三聖的大車子，他必須先找個地方塞飽肚子。

順着大道繞過一道山坡，坡下邊正是炊煙升起，那是一家野店在下面。

黃書郎奔到野店前，只見店門口拴着兩匹健馬。

看那馬鞍上好像雕刻着一個虎頭字樣，只不過黃書郎並未注意它。

抖一抖身上灰草，攏一下頭上亂髮，黃書郎大步走進野店大門。

他只一進去就覺得奇怪，野店的當門是鍋灶，有個老頭兒正在炸油條，另一個是老太婆，坐在灶下加着柴升着火苗子。

黃書郎走進店裡面，已經有兩個大漢在吃着油條喝着大碗稀飯。

桌面上小菜只兩樣，一盤猪頭皮，另一盤就是花生米，兩個大漢只看了黃書郎一眼，便又自顧着吃油條。

黃書郎坐在櫈子上，半天沒人來招呼，他輕聲的說：「一碗稀飯，兩斤油條，小菜兩樣。」

他叫了一遍，不見兩個老人動。兩個老人只顧着炸油條。

黃書郎立刻走近那老者，道：「店家，客人上門了，我叫了吃的。」

老者不抬頭，只淡淡的道：「想吃甚麼自己拿，你沒看見我在忙着炸油條？」

頭一回遇上這碼子事。

黃書郎笑笑，道：「你不怕我稀飯裝得多？」

老頭道：「橫豎就是一碗，多不了一口吧！」

黃書郎道：「小菜呢？你也叫我自己拿？」

老頭道：「吃多就多給銀子，你自己看着辦。」

黃書郎道：「眞乾脆，省個伙計。」

老頭不開口，他和老太婆兩人就是忙着炸油條。

黃書郎自己動手，他先取個盤子，把油條拿了十幾根，又把小菜取了三四樣，那稀飯裡面有綠豆，走路的人喝了會去火。

黃書郎坐在另一張破桌上吃，不時的望望門外面。

他奇怪，爲甚麼這兩老拚命的炸油條，這兒客人並不多，路上也不見行人，可那鍋邊已堆了至少上百根的油條。

另一桌上的兩個人，兩人只吃不開口，好像吃得還眞不少，小菜早已又取了幾樣放桌上。

也是他們自己取的。

黃書郎吃飽了，他抹一抹油嘴站起來，從懷中摸出一錠銀子往桌上放，道：「算賬了。」

老者回過頭來看，不由叱道：「你吃的不過幾個制錢，弄那麼一錠銀子叫我贖，給我爲難嘛！」

黃書郎笑笑，道：「我身上沒有碎銀子呀，老掌櫃，你看怎麼辦？」

老者搖搖頭，道：「算了，你走吧，記住下一次打此經過時還給我。」

黃書郎笑了。

他拿着那錠五兩重的銀子走到老掌櫃身邊，一笑道：「老掌櫃，我不欠

你的，我從不欠人錢，我把這五兩銀子放在你這裡，以後有機會再來吃你的。」

不料老者也是個彆扭的，他搖搖頭，道：「拿去，拿去，我不收。」

眞奇怪，還有不要銀子的人。

坐在灶下升火的老太婆道：「年輕人，財不露白你走吧，我們算是請你吃一頓好了。」

黃書郎怔住了。

他再也想不到這一對老人這模樣。

笑笑，黃書郎道：「這麼吧，兩位老人家，我花銀子向你們打聽一件事情。」

老者搖頭，道：「不知道。」

黃書郎道：「我還沒問呢，你就不知道。」

老者一瞪眼，道：「你要問甚麼？」

黃書郎道：「八府師爺曹三聖就要歸鄉了，請問你們可曾見有大車由此經過？」

老者搖搖頭，道：「沒看見，唔，那個幹刀筆的惡師爺，他終於滾離八府衙門了，眞老天有眼。」

黃書郎笑道：「得，就這麼的，銀子是你的了。」

他放下銀子就走，而且走得很快。

他連頭也不回，倒眞的把一對老夫妻給楞住了。

鍋枱上放着一錠閃閃發光的銀子，老頭兒不取，他看着正在吃喝的兩個大漢不開口。

老太太伸手了。

她把銀子塞進袋子裡，臉上好緊張。

於是，有個眼睛火紅的漢子雙手撐着桌子站起來。

他對面的黑漢也哈哈笑。

一邊笑，一邊起身走近鍋邊，道：「拿來！」

他當然是要銀子，向老婆子要銀子。

老太太雙目幽邃，好像很無奈的把銀子取出來。

那黑漢一把搶在手中，還拋向空中掂了幾下，道：「娘的皮，那小子是個肥羊。」

另一火眼大漢走過來，他對炸油條的老者吼道：「要快，到時候不夠吃，老子燒你的房子。」

老人忙點頭，道：「我盡全力，一定趕得上。」

老太婆重重的往灶內塞了一把柴，她想罵人，只不過她只一看那黑漢的模樣，便又低下了頭。

* * *

兩個大漢出了門。

兩個人的身手不賴，不用跨馬，而是飛身上馬。

只聽得一人挾馬發一聲喊：「嗨！」

兩匹馬撤開蹄子往前奔，轉了個山角便發現前面正在大步走的那個人。

那人當然是黃書郎，他要去堵曹三聖的大車了。

身後面响起馬蹄聲，黃書郎立刻往路邊閃，眞快，轟轟隆隆的已經到了他身前。

兩匹馬分開了，一匹在前面，另一匹堵在黃書郎的身後。

這光景很明顯，兩個人是找上黃書郎來的。

笑笑，黃書郎不開口。

他能說甚麼？他等着兩人問他。

前面的人長了一雙火眼金睛猴兒眼，他在馬上哈哈笑，道：「聽說你要找曹師爺？」

黃書郎楞然，道：「不錯。」

那人又一笑，道：「找曹師爺幹甚麼呀？」

黃書郎道：「這關兩位甚麼事？」

後面黑漢開了腔，道：「你看來很有銀子嘛！」

黃書郎道：「我從未缺過銀子。」

兩個大漢齊聲笑起來了。

黃書郎道：「好笑嗎？」

黑漢哈哈笑得大團臉肉一抖一抖的，道：「好笑，當然好笑，你從來不缺銀子，我們缺，朋友，拿出來吧！」

他在背上緩緩的拔刀，臉上一片煞氣。

黃書郎道：「兩位是……响馬？」

兩個齊搖頭。

黃書郎又問：「兩位是刀客？」

兩個漢子很有耐心的再搖頭，只不過前面的火眼金睛大漢也在拔刀了。

兩個人坐在馬上不下來，黃書郎就看不準這兩個人到底是幹甚麼的。

他淡淡的又問：「我知道了，兩位這是票友，臨時來一個客串，等到把我的銀子搶到手，兩位又是一樣的正派大亨，是也不是？」

兩個人立刻大笑起來。

黃書郎道：「我的話一定使你們覺得好笑，不是？」

黑漢指着山的另一邊，道：「便實話對你小子說，爺們乃是虎頭寨上下來的好漢，我……」他指着自己的鼻尖，又道：「我叫『刀客』劉民，他……」他指着「火眼金睛」大漢又道：「他，他叫丁成濤，人們也叫他『火眼金睛』，你，你可以把你腰裡花之不盡用之不完的銀子全部一分不剩的掏出來，然後輕輕的，很有禮貌的遞過來，你就可以活命了，哈……」

黃書郎笑笑，道：「喲，原來是佔山爲王的强盜呀！敢問兩位貴寨在甚麼地方呀？」

黑漢的臉色立變，道：「不許多問，快拿銀子保命吧！兒。」

黃書郎道：「兩位的大手也太長了吧，你們應該在虎頭寨附近橫行霸道攔路打劫，怎麼跑到這兒來做這無本

的買賣，危險吶！」

黑漢怒叱道：「囉嗦！要命的快拿出銀子，爺們不打算在這一帶殺人！」

「火眼金睛」丁成濤嘿嘿冷笑，道：「若是在山寨前，你小子早就挨刀了。」

黃書郎道：「兩位，我把銀子送了你兩位，我自己又怎麼辦？」

黑漢劉民厲吼：「老子們如果也爲你着想，叫老子去喝西北風呀！」

黃書郎道：「兩位，我每人送你們一錠銀子，咱們算是拉個交情，甚麼地方不是交朋友的，我交你們這個朋友了，如何？」

劉民仰天大笑，道：「你小子想高攀不是，行，把銀子全部拿出來，你以後想找劉大爺，虎頭寨上去找我。」

黃書郎道：「看樣子，我不給你們是不會放過我了？」

丁成濤嘿嘿笑道：「你才明白呀！」

黃書郎忽然指着兩人的牛皮馬鞍，道：「你們的馬鞍上還雕個虎頭，想來虎頭寨還是個大寨了，人馬一定不會少了吧？」

丁成濤哈哈笑道：「幹嘛呀！拐彎抹角的拍馬屁不是？丁大爺認定你是肥羊了。」

黃書郎道：「唷！把我當肥羊呀？」

劉民哈哈笑道：「老子們是虎狠，小子呀，你想想虎狠不吃羊吃甚麼？」

黃書郎呵呵笑了。

劉民也笑道：「想通了吧，想通了以後，你便也明白應該把銀子掏出來了。」

黃書郎道：「天底下有許多虎狠，當然天底下也有更多的肥羊，你兩位是虎狠，你們的作風便也是『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只不過你們把我比錯了，我不是肥羊，江湖上的『惡客』就是我。」

劉民怒道：「甚麼『惡客』？」

黃書郎賣招牌，却不料對方根本不認識他這個黑道上人人頭痛的『惡客』，他覺得臉上還有些微熱熱的。

還有人不知道他的大名的，他豈不是在這道上白混了十年了？

其實不然，黑道與山寇原本就是兩碼子事，山寇恃人多勢衆佔山爲寨，劫的是過往客商，他們才不管黃書郎甚麼惡客不惡客。

嘆了一口氣，黃書郎道：「兩位既然不知『惡客』是何許人也，也罷，我這裡就給兩位打個比方。」

劉民臉色在變了。

他沉沉的道：「想要花招不是？」

黃書郎淡淡的道：「我求兩位一定要把我的話聽完，否則兩位會抱怨我事前不把話說清。」

丁成濤火大了，他擧刀戟指馬下的黃書郎，叱道：「好小子，你要說甚麼？你找死。」

黃書郎道：「非是我找死，兩位，我只打個比方呀！」

丁成濤吼道：「說！」

黃書郎道：「我的比方是，咱們雙方換個立場，我是虎也是狠，兩位應該是肥羊。」

丁、劉二人齊聲笑，兩個人在馬上笑彎腰。

丁成濤忽然不笑了，他嘿嘿道：「娘的皮，你把爺們當肥羊呀，嘿……」

劉民也聳聳雙肩，道：「難道你還想下手來打劫老子們嗎？我可愛的虎。」

黃書郎道：「那裡是想打劫你兩人，你們可曾知道，如果虎狠吃飽了，便再好的肥羊打從牠的面前搖搖擺擺的走過去，牠也不會有胃口，我對兩位就沒胃口。」

丁成濤怒道：「唬人呀！」

黃書郎道：「我有更要緊的事要辦，不想在這兒躭誤太多寶貴的時間，兩位，你們眞幸運。」

劉民吼道：「把你身上銀子全部掏出來，爺們才算眞的幸運。」

黃書郎道：「唉！何苦呢？」他反手自背上拔出棒子在掌上旋着，又道：「武力解決實在有失天和呀！」

丁成濤哈哈笑道：「還是個花拳繡腿的傢伙，嘿……」

劉民對姓丁的點點頭，道：「老丁，當家的叫咱們在這一段路上幹甚麼的？」

「掃路呀！」

「這小子好像提到曹師爺了。」

「所以他就是我們掃除的對象。」

這幾句話聽在黃書郎的耳朵裡，立刻提高了警覺之心，他想問一問虎頭寨與惡師爺的關係，只可惜兩匹馬上的惡煞出手了。

先是前面的丁成濤一個觔斗自馬背上翻下來，他翻向黃書郎，人尚未落地，七刀已罩上黃書郎的頭頂。

黃書郎棒子猛一掃，空中發出「噹」的一聲响，姓丁的已吼道：「點子扎手，聯手殺！」

他口中厲吼：「看刀！」

於是，劉民騰空而起，他在空中雙手抱刀，對準敵人惡狠狠的殺來。

黃書郎乃何許人也，他只一看就對這兩個山寇有了評價，兩個人有力氣，也有勇氣，武功却是不怎麼樣。

當然，這號人物江湖上不缺，氣勢上足以唬住膽小的人，至於對付黃書郎……

黃書郎怎會是膽小的人。

旋動的棒走偏鋒，黃書郎的身法像游魚，他快得宛如幽靈般錯身在兩個惡漢之間只那麼一晃，便聞得「邦邦」兩聲响。

「吭叱」之聲隨之而起，丁成濤第一個雙手抱頭往地上倒，劉民還發出第二聲叫：「唷！」。

兩個惡漢倒一雙，黃書郎已哈哈笑了。

他把兩個惡漢打昏在地上，獨自一人走到馬匹一邊，他拉開了馬鞍袋，忽然眼睛一亮。

只見鞍袋中有一錠銀子，那銀子好像是送給那野店的二位老人家的。

他也不多想，立刻取出來塞在懷裡，又在袋中摸了一陣子，摸出女人的內衣褲，他吐了一口涎沫，道：「娘的，霉氣！」

他又走到另一匹馬前面，同樣的掀開馬鞍袋，只見裡面只是三兩件衣衫舊襪。

黃書郎嘆口氣，道：「眞窮，半兩銀子也沒有。」

他老兄那裡會知道，山大王出遠門扛把刀，山大王出門不帶銀子的，他的大刀就是他吃喝不完的寶物。

當然，黃書郎可想不到這點。

他也想不通爲甚麼這二人會在這一帶走動。

黃書郎也後悔爲甚麼把他二人打昏，應該弄醒來問一問，虎頭寨到底下來了多少人。

虎頭寨爲甚麼和惡師爺曹三聖攀上交情？

他伸手抓起丁成濤的頭，晃了晃又拍了幾下子，姓丁的就是沒有醒。

於是，他又試着去拍劉民，劉民好像只哼哼。

這附近沒有水可以用，黃書郎又想着去堵曹師爺，便又走到一匹馬前。

他拉馬跨上去要往前馳，想了一下又下來了。

他不能騎着山寇的馬，怕的是惹上大麻煩。

黃書郎已經下定決心了，他不再去惹別的是非，只要殺了曹三聖，就立刻轉回柳蔭小築，去過那似神仙一般的隱居生活。

他又下得馬來，慢慢的去解馬鞍，光背馬也可以代步，只因爲馬鞍上雕着虎頭的關係。

就在黃書郎正自解那馬兜帶的時候，也眞巧，那匹馬挨着蹄子往側閃，好像不叫他解帶子似的。

黃書郎楞然的又伸手，那匹馬又一閃，於是，黃書郎發現一道地上出現的人影兒。

那人影罩過來了，而且就在他的頭頂上。

黃書郎想也不多想，一個前伏又翻，身後面發出「咻」的一聲，緊接着「切！」

眞殘忍，一把大砍刀切開了那匹馬的大肚皮。

看吧！好端端的一匹馬，肚腸擠着流了一地。

黃書郎剛站定，斜刺裡又是一把砍刀殺過來。

於是，他看清楚了。

丁成濤與劉民兩個早醒過來了，只不過二人不起來，二人在地上裝死。

裝死的目的就是叫敵人放過一馬，等到黃書郎走了以後，他二人再起來。

沒想到黃書郎眞的扮虎狠，也把他二人當肥羊，洗了二人的馬鞍袋，又要騎上二人的馬。

丁成濤輕輕的爬起來，他還摸摸頭上起的大肉包，眞痛！

他拾起地上的刀，從背後走向黃書郎，他的心中在噗通的跳，雙手舉刀就要殺，那匹馬幫了黃書郎，馬也怕挨刀。

於是，黃書郎這才從馬肚子下面平飛到馬的另一面，那匹馬替他挨了一刀。

劉民也操刀殺過來了。

他堵在黃書郎前面殺，頭上雖沉沉的痛，這時候他依然兇殘無比。

十一刀一口氣送上敵人，劉民粗黑的臉膛上一片橫肉抖動，只因爲黃書郎在他袋中劫去了他的五兩銀子。

幹强盜的銀子也會被人劫去，這是一項大恥辱，就等於黃書郎騎在他的頭上撒尿水一般。

他見丁成濤去偸襲，立刻從另一個方向兜，就怕丁成濤一刀未砍死黃書郎，他正好上去補一刀。

丁成濤只把馬砍死，黃書郎却神奇地逃避到馬的另一面，當死馬倒地的利那間，他展開身法溜着敵人的刃鋒邊閃展着。

他還哈哈的笑道：「沒死呀！二位。」

劉民又是十七刀殺，他大罵：「老子們的命長得很，你小子死吧！」

丁成濤砍死一匹馬，他也火大了，舉刀又追過來殺，他也叫罵：「操，你別以爲你手上一根棒，老子們手上的刀才會要命，要你的命。」

一陣叮噹過後，黃書郎閃到三丈外，道：「喂，等一等，等一等，我有話要問。」

兩個怒漢不聽嚷，雙手舉刀又殺，劉民更叫：「老子劫的銀子尚未暖熱，你這個王八蛋又回到你的腰包子，老子不殺你才怪。」

黃書郎一路閃躲着，道：「二位，你們告訴我，曹三聖和虎頭寨是甚麼關係呀？」

劉民吼叫如虎，道：「你是快死的人了，知道那麼多幹甚麼？」

他上砍下劈，十一刀又送上去。

只不過，黃書郎一心想知道曹三聖和虎頭寨的關係，所以他只閃不回手。

看上去，他好像被兩個惡漢追着殺，實際上，他一心想知道虎頭寨的大當家是何許人也。

他想得當然對，因爲他正要去刺殺「惡師爺」曹三聖，也許虎頭寨的大當家做了曹三聖的歸程保鏢，這件事就得多琢磨了。

黃書郎左閃右躲一陣過後，丁成濤殺紅了眼，劉民更是凶殘的揮刀狂砍，光景這時候二人發了野性。

黃書郎問了半天不見二人再開口，他發現山寇比之黑紅門還要狠幾分。

他逐漸的火來了。

他的雙目也露出了少見的惡毒光芒。

「娘的老皮，火星爺不放光不知道神靈不是？」

他的話聲甫落，旋動的棒子猛一抽，橫着肩頭頂向劉民，劉民一見敵人撞來，發了狠，老子不用刀砍了，娘的，咱們乾脆摟腰摔跤吧！

他是惡向膽邊生了，不就是卯上了。

他的雙臂分開了，而且也快要抱緊黃書郎，他相信，只要被他抱住，憑他的水桶腰，準能把黃書郎的腰抱斷，至少也會把黃書郎抱得岔氣。

然而，他的打算錯了。

黃書郎的動作似脫弦之箭一樣，他並未眞的撞入劉民的懷裡，他的「惡信」出手了。

「惡信」，是的，當年江湖上人人見了打哆嗦的一把尺長尖菱刀，狀似毒蛇的舌信模樣，只那麼一閃之間，已抹過劉民的肚皮，他的人已旋到揮刀殺來的丁成濤的側面，那動作也眞嚇了姓丁的一跳。

姓丁的張大了口，一邊，劉民已捂着肚皮轉過身子來，只見他的雙手拚命在按，只是鮮血不聽他的按，反而一股一股子的往外流。

劉民張着大口直吸氣，好像這時候他才明白挨刀的滋味不好受，不但不好受，怕是要了老命。

「噗通」一聲跌坐在地上了，劉民那黑黑的臉上一片蕭煞與慘白，他的眼也張大了。

「你……你殺了他！」

丁成濤的刀仍然在空中，只不過他砍不下來了。

他不是不砍下來，只是因爲一把尖得離譜的尖刀正抵在他的脖子上，尖刀閃動着光芒，寒入他的心房，他張大了嘴只說出那麼一句話。

黃書郎道：「我也要殺了你！」

丁成濤啞着聲音，道：「你……你是……」

黃書郎道：「我是眞正的虎狠！」

「你是眞正的虎……狠。」

「你們才是一羣肥羊。」

「是……我們是一羣肥羊。」

於是，黃書郎笑了。

他緩緩的出棒，一棒打在半空中姓丁的刀身上。

「叭！」

姓丁的軟了，他的刀就是他的膽，刀掉了，他便也等於掉了膽。

「想活命嗎？」

「當然想。」

「你怕死？」

「每個人都怕死。」

「那好，你回我幾句話，只要我認爲你說的是眞實的話，你就不會死了。」

姓丁的道：「我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你就問吧，但願你問完了放人。」

黃書郎道：「你們是虎頭寨上下來的？」

「不錯。」

「你們虎頭寨下來了多少人？」

「一共四十八個人。」

「都是些甚麼人物呀？」

「像我們這種二流的頭目有三十四個，一流的頭目有十二人，還有……」

「還有甚麼？」

「女的也有幾個吧！」

「操，山寨上還有女人呀？」

「沒有女人怎麼行，沒有女人的地方男人會打架，沒有女人的地方男人會發瘋。」

笑笑，黃書郎道：「這話是實情。」他把尖刀在姓丁的下巴上蹭着，冷冷道：「老兄，我想知道你們大當家何是許人也。」

姓丁的胸一挺，道：「我們大當家乃『惡虎』段八，段八爺是也。」

黃書郎道：「段八爺？」

「是的，段八爺很少下山來，這一回他是親自出馬，而且在山寨裡精選細挑十中選一的選了四十八個肯拚的弟兄，一齊下山來了。」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方玉琪獲悉師兄龍步青竟會是玄黃教總壇主，決定先行手刃九陰夫人，再找師兄規勸；離開準提庵，方玉琪來至勾漏山，因誤喝毒潭泉水，爲谷飛鴦救回家中，豈料他因服過「翠玉蓮實」，諸毒不侵，區區毒泉傷不了他，還有幸結識了谷飛鴦的祖父、九陰夫人的恩人蓑衣丈人，從而獲悉九陰夫人的身世……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雪蓮情

逃命逢絕路　一語啟生機

谷飛鴦道：「這麼說來，普天之下，就沒有人能夠傷她了？」

蓑衣丈人笑了笑道：「有，自然有，那也只是傳說中的先天劍炁可以破了。」

谷飛鴦急急問道：「爺爺，你知道誰會先天劍氣？」

蓑衣丈人笑道：「爺爺也只是聽說罷了，那是幾十年前，爺爺的師傅曾見過會先天劍氣的人。」

谷飛鴦失望的道：「這又到那裡去找？」

他們說話之間，天色已是大亮。

方玉琪自從下山以來，接連遇上的像樊秋雲、呂雪君、簡小雲、姜青霓和自小青梅竹馬的蓮兒在內，這幾位姑娘，對自己都表示好感，雖然有明有暗，但她們從眼神中流露出來的脈脈含情，則如一轍。

他瞧着谷飛鴦的神情，那會覺不出來。

是故，他一直如坐針氈，心中警惕着自己，此時一見天色大明，一來心急師仇，二來也怕情孽牽連，急着要走，當下站起身來，向蓑衣丈人拱手道：「晚輩因爲誤飲毒泉，有緣拜謁老前輩，至感榮幸，晚輩師門血仇刻不容緩，意欲就此告辭，還望老前輩賜告九雲嶺方向，俾使即刻趕往。」

蓑衣丈人微微一楞，臉色又立即和緩，微微點頭道：「方老弟心急師仇，老朽也無法挽留，不過此行不論成敗，還望再來一敘。」

說着，把九雲嶺方向詳細說了一遍。

谷飛鴦聽說他要走，先前還認爲爺爺定會挽留，此刻見爺爺說出九雲嶺方向，並無挽留之意，眼睜睜的望着方玉琪，心中不由大急。

方玉琪的心情，自然愈快愈妙，他迅速戴上人皮面罩，對谷飛鴦抱拳道：「昨晚多蒙姑娘指引，打擾一宵，深感不安，後會有期，在下敬此告別。」

說完，向谷騰拱了拱手，一轉身形，正待往門外走去。谷飛鴦星眼一紅，再也顧不得羞澀，急忙叫道：「方少俠請留步。」

方玉琪怔得一怔，只好停下步來，轉身道：「姑娘有甚見教？」

谷飛鴦很快的從身邊解下一方佩玉，脹紅着粉臉，遞了過去，口中低低的道：「這是九陰夫人送給我的，她當時曾說過：『事無大小，無不遵辦』，方少俠此去，也許有用，快請收了吧。」

方玉琪被她這一舉動，鬧得臉上一紅，差幸戴着面罩，不易發覺，他十分尷尬的遲疑了一下，才道：「這方佩玉雖是九陰妖婦信物，答應事無大小，無不遵辦，但在下乃是尋仇而去，勢不兩立，自然又當別論，姑娘美意，在下心領。」

說罷，再一拱手，人已翩然往門

外走去。

谷飛鴦羞急交迸，伸出的手再也縮不回來，口叫了聲：「爺爺……」猛地往蓑衣丈人撲去。

蓑衣丈人一把攬着孫女嬌軀，莞爾笑道：「傻孩子，妳別撒刁，妳的心事，包在爺爺身上。」

「嗯！」谷飛鴦羞得一頭躬入爺爺懷裡，不依的道：「他一個人前去，你不想想辦法？」

蓑衣丈人摩着她的頭髮，笑道：「九陰夫人雖然厲害，但方少俠除了一身所學，人也着實機警，此去雖不能完成心願，也決吃不了虧，九雲嶺相距非遙，我們只要在嶺上暗中接應，也就是了，咱們老住在山裡也不是辦法，還不去收拾東西？」

谷飛鴦登時臉綻笑容，依言急急忙忙的往房中奔去，蓑衣丈人回頭向谷騰吩咐了一番，才含笑回轉靜室，收拾應用之物。

好在他們山居簡樸，又是武林中人，携帶簡單，一會工夫，谷飛鴦已提着一個包袱出來，祖孫兩人一同跨出柴門，往九雲嶺趕去。

* * *

却說方玉琪別過蓑衣丈人，出了茅屋，略一瞻顧，只覺晨曦初上，遠近山峯重疊如屏，但不少山澗幽壑却還在雲氣淹沒之中，白茫茫一片，他辨認了方向，立即依照蓑衣丈人所說途徑，往九雲嶺疾奔。

要知方玉琪在蓮花峯石室雖然只有短短三個月時間，但他一連服了四顆助長先天眞氣的「翠玉蓮實」，練成「六合神功」，普通人即使窮畢生精力，勤修苦練，也休想達到他此時境界。

這一覷定方向，施展輕功，當眞有若天馬行空，在山林之間馭風而飛，快得幾乎令人無法看清。

不到半個時辰，已差不多奔了四五十里光景，前面一座百丈高峯排雲而起，遠望過去，雖然樹林參天，但山腰附近却疎而不密，露出橫斷面的陡壁巉岩，和蓑衣丈人口中的九雲嶺極相近似，方想駐足瞧瞧周圍情形。瞥見右側一處樹林中，忽然飛出一條人影，迎着自己縱來。

這原是電光石火，刹那間事，方玉琪心念轉動，脚下未停，縱出的人身形堪縱出，他已像閃電般一掠而過。

那人敢情瞧到有人往峯前奔來，才現身攔阻，那知自己迎着縱出，等身形落地，人家已掠出十餘丈外，身法之快，簡直令人瞧都來不及，一時不由怔得一怔，驀然大喝一聲：「什麼人，還不站住？」

雙脚一頓，人已跟蹤飛撲而至。

其實他這聲大喝，方玉琪也早已停下身來，抬目一瞧，只見飛身趕來的，是一個年約二十四五的瘦長漢子，手中拿着一根似杆非杆的長形兵器，落在自己面前五六尺遠近，怒聲喝道：「你是何人，敢到九雲嶺亂闖，難道……」

他只喝到一半，已然瞧清方玉琪臉上戴着的面罩，陰沉臉色頓時稍露。

方玉琪有爲而來，一聽對方說出九雲嶺，心知已到地頭，不待對方再說，立即抱拳笑道：「老哥請了，在下方玉琪，由九宮山前來的。」

瘦長漢子瞧着方玉琪抱拳答禮，一面疑惑的道：「方香主還是第一次來？」

方玉琪眼看對方鷹目高顴，目光閃鑠，不時流動，顯見此人極爲狡黠，自己倒得小心一二。

一面却心中暗暗計較，原來自己這張面罩乃是玄黃教香主身份，以香主的地位，在教中敢情已是不低，但對方只是微微拱手，可見此人身份最少也和香主相等。

他心念一轉，陪笑道：「老哥說得不錯，在下奉命前來，這還是第一次，不知老哥如何稱呼？在下多多失敬。」

瘦長漢子眼珠轉動，並沒有直接答覆，皮笑肉不笑的點了點頭，又道：「方香主奉何人之命，來此何事？」

方玉琪不慌不忙的翻起長袍，取出金光燦然的一柄圓形金透（銀鍊劍沒有出鞘，外型依然是金透），雙手遞過，口中說道：「在下奉總壇主之命，以『蓮峯之鑰』爲憑，晋謁夫人，面報本教機密計劃。」一面又陪笑道：「在下投效本教，爲時不久，今後還要老哥多多照應。」

瘦長漢子嘿了一聲，接過金鑰，瞧了瞧，隨手遞過，問道：「這就是『蓮峯之鑰』？嘿，方香主投效本教，既然爲時不久，如此機密大事，怎會叫方香主前來？」

方玉琪惕然一驚，心中暗暗罵了聲：「好狡猾的傢伙。」但表面上却依然陪笑道：「想來總壇主因在下脚程較快，才命在下兼程趕來。」

瘦長漢子給他一說，突然想起方才自己見他往峯前奔來，相距還足有十來丈遠近，及自己迎着縱出，他已掠過去了十丈有餘，這等身法，別說自己，可能連總壇主還要自歎不如。

心念一動，立即把那根長杆交在左手，伸出右手和方玉琪緊緊相握，陰笑道：「方香主的輕功，兄弟方才已經目覩，果然不弱。」

方玉琪發覺對方一面說話，一面却在暗運功力，把那隻右掌變得宛如鋼箍一般，向自己緊緊相迫，心知瘦長漢子有心試試自己功力，自己要進入九陰谷，此人倒得罪不得。

心念一轉，故意把脖子脹紅（他臉上戴着面罩瞧不出來），一面啊道：「老哥神力，在下佩服之至。」

瘦長漢子只使了八成力道，已見他脖子脹得通紅，心中暗想原來他也

只不過輕功略佳而已。

收回右掌，鷹目閃動，露出得意之色，陰笑道：「方香主內力也是不弱，不知投效本教，是何人接引的？」

方玉琪驀地計上心頭，故作誠懇的道：「在下投效本教，是由總壇主接引的。」

瘦長漢子目射奇光，訝道：「方香主和總壇主如何認識的？」

方玉琪忙道：「不瞞老哥說，總壇主乃是在下以前的大師兄。」

這句話，果然大有份量，瘦長漢子臉露驚詫的望了方玉琪一眼，立時換成一副笑容，呵呵笑道：「兄弟一眼瞧到方香主，便知是大有來頭的人，原來還是總壇主的同門師弟，兄弟多多失敬。」

方玉琪眼看自己計劃已經收效，心中一喜，連忙補充道：「老哥好說，其實兄弟此來，師嫂還另有要事囑兄弟面稟夫人。」

要知龍步青雖然身爲玄黃敎總壇主，極爲九陰夫人寵信，但敎中大權，還是操在九陰夫人的大弟子玄裳仙子姬如玉手裡。

方玉琪因見過這位「師嫂」，才信口胡謅，那知恰好說到竅上。

瘦長漢子自然知道夫人面前第一紅人的玄裳仙子，和總壇主夫妻恩愛，總壇主的同門師弟，她當然愛屋及烏，相信得過，眼前這位香主，自己倒要籠絡一番才好。

他嘿嘿乾笑了一陣，滿臉春風的道：「方兄弟，咱們不是外人，說實在，這次總壇主不派別人，要方兄弟前來參謁夫人，就是要夫人親自瞧瞧方兄弟你的才幹，嘿嘿，說不定回去後就好派個堂主職務。嗨！聽說內外三堂還有幾個堂主沒有派定，方兄弟，你回去在大小姐面前，替兄弟美言幾句，也調個堂主幹幹，比在這裡强得多了啦。」

方玉琪見他居然想走自己的門路，活動堂主起來，心中暗暗好笑，連忙低聲說道：「憑老哥的身手機智，能夠調任堂主，定可大展抱負，老哥如有意合作，堂主職務，在下不敢妄求，能夠升個副堂主，也與願已足。好在師嫂面前，在下還算說得進去，這次回去，就央師嫂在總壇主面前一說，就可發表。」

瘦長漢子聽得心花怒放，猛的拍了一下方玉琪的肩膀，呵呵笑道：「方兄弟眞有你的。」

他好像已經發表了堂主似的，躊躇滿志，在山岩前踱了兩步，忽然搖頭道：「咱們自己兄弟，合作自無問題，只是這樣，豈不太委屈了方兄弟？」

方玉琪正容道：「這是小弟自己願意的，咱們一見如故，那有委屈可言，何況小弟年輕識淺，有老哥合作，自是最好不過。」

瘦長漢子興奮的道：「一言爲定，方兄弟，咱們就一言爲定。」

方玉琪目光向四週一溜，壓低聲音道：「只是這件事，老哥最好暫峙切莫透露口風，因爲小弟來此，總壇主和師嫂也會提起老哥們來。」

瘦長漢子聽得大爲緊張，道：「原來大小姐和總壇主已經提叱們四人了？不知說了些什麼？好兄弟，你快說出來聽聽。」

說到這裡，不禁一拍腦袋，道：「該死，該死，咱們說了半天，我還沒有告訴你名字，我叫賀長干，在夫人座下龍虎干戈四護法中排行第三。」

方玉琪三個月之前，在九華山因使用「飛葉摧枯掌」，被孫殘、李跛誤認爲四大護法弟子，是以聽賀長干一說，立時想起，一面故作早已聞名模樣，點頭道：「賀老哥不說出大名來，小弟也已猜出了一半。」

賀長干點頭道：「當然，當然，咱們四人之中，就以兄弟個子最高，啊！方兄弟，你聽總壇主提起咱四人？不，據我想來，老四苗金戈自然比我佔先一步，就是老大厲人龍和老二朴一虎，也會佔我的先……」

方玉琪沒等他說完，低聲道：「賀老哥放心，那天總壇主和師嫂的話，小弟一時未便細聽，總之內外三堂中，四位老哥可能要外調兩位，不過這事等小弟回去，把夫人意旨傳達之後，再作決定。」

賀長干越聽越覺得方玉琪此來，果然銜着機密任務，向夫人請示來的，心中一陣高興，說道：「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方兄弟，咱們合作，决沒有錯。」

方玉琪抬頭瞧瞧時光，急道：「賀老哥，時間不早，小弟……」

賀長干搖搖頭道：「方兄弟你別急，此時已牌已過，就要接近午時，這子、午、卯、酉四個時辰，乃是夫人修習玄功之時，你不到子時，無法叩見，咱們邊談邊走，正好趕到谷中吃午飯。」

方玉琪道：「今天可是賀老哥輪值？」

賀長干道：「不錯，咱們輪值，原是只到嶺頂爲止，兄弟方才因悶得發慌，才到嶺下走走。」

方玉琪試探的道：「啊！聽賀老哥的口氣，九陰谷離這裡很遠嗎？」

賀長干笑道：「也不算太遠，咱們到了嶺上，就可看見。」

方玉琪訝道：「九陰谷不在嶺下？」

賀長干嘿了聲，道：「九陰谷如果能隨便尋得到，就不算隱秘了，你來此以前，沒聽總壇主說過？」

方玉琪心頭驀然一震，知道賀長干極爲機警，自己差點露出馬脚，一邊輕笑道：「小弟來時，師嫂只說不登雲嶺，不見陰谷，她說到了這裡，自然有人接應，如果萬一沒有人接應的話，她要我自己用點腦筋，也可找到。」

方玉琪隨機應變，把九雲嶺、九陰谷隨口編了兩句，但在賀長干聽來，可十分相信。

因對方乃是玄裳仙子丈夫的師弟，這樣看來，他們之間果然像家人一般，十分隨便，心中更是暗暗高興，如果他向師嫂進言，自己外調玄黃敎堂主，該是十拿九穩，嘿，平日裡厲老大、朴老二處處佔先，這回就叫你們乾瞪着眼，瞧我賀長干的了。

他心中越想越樂，不由大聲笑道：「方兄弟，大小姐說得一點也沒錯，唔，不登雲峯，不見陰谷，哈！對極啦，咱們這就上去，到了地頭，你不叫絕才怪。」

方玉琪見他並不起疑，心上總算放下一塊石頭。

此時眼看賀長干話聲一落，已率先往百丈高峯攀援直上，自己那裡還敢多說，就跟着巧縱輕登，往九雲嶺翻去。

不消片刻，兩人業已援登峯頂，賀長干引着方玉琪走到嶺北一塊凸出的懸岩之旁，指着壑底笑道：「不登雲嶺，不見陰谷，方兄弟，現在你瞧到了吧？」

方玉琪伸首一瞧，只覺雖在傍午，那壑底依然一片黝黑，深不見底，心中不由暗暗驚詫。

這般黝黑的深谷，如何能夠住人？只聽賀長干在身旁笑道：「咱們從這裡下去，還得穿過一條里許長的隧道，才算到達谷中呢。」

方玉琪又是一楞，暗想：原來九陰妖婦竟然住在這等隱蔽所在，如果不遇上賀長干的話，自己就是踏破鐵鞋，也不會尋到這個所在。

但自己却不知道這千丈絕壑該如何下去，一時可又不好再出口相詢，自露馬脚，這就故作歎賞的道：「師嫂這兩句話，眞個巧妙已極。」

賀長干平日狡猾機警，此時熱衷着玄黃敎堂主，再也不存絲毫疑念，接口道：「方兄弟，來，我們要打那邊下去。」

說着回身繞到凸出大石的右邊，原來沿着凸崖邊上，還有一條僅堪容脚的石磴，斜斜通往凸崖底下，賀長干招了招手，便提氣走去。

這石磴雖可容脚，但下臨千丈，也大是目眩心驚。

方玉琪瞧他走了幾步，便已不見，自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立即提氣下縱，沿着石磴走了過去。

只見賀長干此時已在凸崖底下等候着自己，身到崖下，方看出這塊覆蓋如屋的巨石下面，懸着兩個鐵環，環下懸有兩根粗如手臂的繩索，直垂壑底。

賀長干瞧方玉琪走到鄰近，才道：「方老弟，你記着這兩根繩索，便是咱們上下要道，左上右下，不可弄錯，否則上下的人半路上碰在一起，豈不痳煩。」

方玉琪點了點頭，一面笑道：「要非碰上賀老哥，小弟僅憑師嫂兩句話，恐怕一輩子也找不到這裡來。」

賀長干道：「那也不然，九陰谷雖然沒有外人闖來，但每天子午卯酉夫人修練玄功之前，輪值之人照例必須到嶺上巡視。」

方玉琪失笑道：「啊！我知道了，師嫂算定我只要找到嶺上，即使猜不透這個啞謎，也會碰到輪值之人，原來她怕我江湖經驗不足，在外面露出口風，其實我才不會呢。」

賀長干聽他口中不時掛着師嫂，心中十分相信，瞧了方玉琪一眼，道：「方兄弟，咱們下去了。」

方玉琪道：「小弟初來，恐怕不懂規矩，還是賀老哥請先。」

賀長干笑了笑道：「那麼方老弟請先除下面罩。」

方玉琪又是一驚，暗想原來九陰谷怕外人戴了面罩，不易發覺，混入禁地，九陰夫人防範如此嚴密，自己下去，倒要特別小心才好。

心念疾轉，口中却哦了一聲，笑道：「不是賀老哥提醒，小弟差點忘了，這事，師嫂叮囑過小弟。」

說着，急忙伸手揭下面罩，往懷中一塞。

賀長干驟見方玉琪取下面罩，露出一張唇紅齒白的英俊臉孔，看年齡竟然還不到二十，不由瞧得一呆，心中暗暗哦了一聲，暗忖難怪大小姐對這位小師弟如此關心。唔！這樣看來，他方才說的話，果然一分不假。哦！原來總壇主叫這小子前來，果然就是爲他小師弟日後打出路，他知道夫人平日就喜歡眉目清秀之人。

這樣看來，這小子不難在夫人面前立時走紅，只要夫人一高興，說不定把小姐許配了他。

自己這下可下對了賭注。

他望着方玉琪，瘦削臉上笑意越來越濃，但方玉琪却是作賊心虛，瞧他怔怔的盯着自己，臉露陰笑，不由心頭一驚，難道他已經瞧破自己行藏不成？

他俊臉一熱，立即運功戒備。

「哈哈哈！」賀長干在大笑聲中，伸手握住右邊一條長索，緩緩下落，一面叫道：「方兄弟，你儘管一起下來，這繩索是特製的，不礙事。」

方玉琪定了定神，立即沿索而下。

兩人下降速度極快，一會工夫，已縋到壑尾，只覺亂石成堆，高低不平，擧頭望去，天空只剩下一條帶形，雖在白晝，陰黑如晦。

賀長干引導方玉琪繞着亂石而行，壑底盡頭，現出一個黝黑山洞，賀長干回頭笑道：「方老弟，這隧道足足有一里來長，深邃黑暗，狹窄曲折，極易撞傷，你初次通行，路徑陌生，可得小心。」

方玉琪連連稱謝，賀長干話聲一

落，就彎腰鑽了進去，幾經轉折，果然已伸手不見五指，他一路上熱衷名利，早把方玉琪當作調升玄黃教堂主的終南捷徑，是以盡心結納，每逢轉折，必出聲相告。

其實方玉琪經過蓮花峯三個月苦練，身懷絕世之功，目光湛湛，隧道雖黑，他却瞧得極爲清楚。

不過爲了掩飾自己的行藏，不令賀長干起疑，有時還故作驚啊，但脚下却絲毫不慢，緊跟在賀長干身後，亦步亦趨。

隧道前面逐漸透進微光，賀長干脚下加快，晃眼便閃出洞去。

方玉琪跟着躍出洞口，只覺眼前豁然開朗，約有二三十畝大小一片空地，四週百丈峻峯，矗立如壁。

不，兩旁山峯却是上豐下削，逐漸向內傾斜，到了最高之處，幾乎互相連接，束得只剩一個窟窿，透下天光。

是以進出之人必須經過那條隧道，從九雲嶺上下。

、二、三十畝大小的空地之中，綠草如茵，正中間却是一棵數人合抱、枝柯之間，滿掛着根鬚的楓樹，如傘如亭，足足覆蓋了一畝方圓。

金邊紅葉，燦爛入目。

「不凋金楓」！方玉琪驟睹這棵金楓，宛若仇人相對，份外眼紅，心頭仇火立時熊熊燃燒，再也按捺不住。

賀長干見他望着不凋金楓出神，笑道：「方兄弟，你肚子想必餓了，咱們快進去吧，休息一會，夫人也好運功完畢了。」

方玉琪悚然一驚，連忙笑了笑道：「在這幽谷之中，竟長了恁大一棵楓樹，怕不已有兩三百年以上？」

賀長干邊走邊道：「方兄弟，你還不知這叫『不凋金楓』，生性極寒，專攻人身三陰絕脈，一片楓葉的寒毒，足能夠凍死一個武林頂尖高手，所以『金楓令』就成爲江湖上的催命符了。」

「金楓令？」方玉琪還是第一次聽到這三個字，但他不敢多問，心中暗想，敢情殘害各大門派掌門人的那片楓葉，他們叫做「金楓令」。

說話之間，兩人已從樹下穿過，走了三百步光景，迎面矗立着一座白石牌坊，上面鐫了「玄陰洞府」四個金字。

再過去就是一座高大洞府，十三級石階上面，兩扇硃紅大門並未開啓，白銅獸環被門額上四盞琉璃宮燈照得閃閃發光，朱門兩邊站着八個手執腰刀、盾牌的勁裝大漢，看去十分威武。

這座洞府夾峙在兩道峭壁中間，以前敢情是谷口的一座小山，全是人工開鑿而成。

左右兩邊却是兩條天然甬道，山峯和前面相連，上豐下削。

賀長干指着甬道，低聲說道：「夫人就住在這座洞府之中，此時尚未啓關，這是九陰谷的入口。」

說着，引了方玉琪向左邊一條甬道走去。

方玉琪邊走邊瞧，細看九陰夫人所住洞府共分上下兩層，上層還開了許多窗戶，繡簾低垂，燈光隱隱。

不多一會，兩條甬道會合成一條寬大通道，直達谷底，看來九陰谷佔地極廣，洞穴極多，只是不見一個人跡。

賀長干引導方玉琪走向左側一個最大的山洞，一面笑道：「這是咱們進餐之所，此時正當晌午時光，大家全在裡面用餐。」

方玉琪跟在他身後，走入石洞，不，那簡直是一個寬敞大廳，廳上燈火輝煌，像品字形放着三張圓面石桌，下首兩桌，每桌十人，都是全身緊紮的彪形大漢，此時雖在進餐，却肅靜得鴉鵲無聲。

中間一桌擺了四副碗筷，却只坐着三個漢子。

飯廳左右兩邊是兩排兵器架，架上放滿了各式兵器，敢情是這些正在吃飯的彪形大漢用的。

賀長干引着方玉琪跨進飯廳，大家只瞧了一眼，依然自顧自低頭吃飯，好像沒瞧到一樣。

方玉琪暗暗驚愣，這些人武功個個不弱，而且平日一定門規極嚴，不然那有如此整齊，看來九陰谷當眞非同尋常。

他隨着賀長干走近中間一席，席上三人却一齊站起身來。

賀長干向三人笑道：「這位方香主玉琪，乃是總壇主昔日的同門師弟，頃奉大小姐和總壇主之命，晉謁夫人，面稟機密。」

一面又忙着替方玉琪介紹，坐在上首，眉目清朗，身穿青袍的是龍虎干戈四大護法弟子之首厲人龍，第二位濃眉隆鼻，身穿黑色勁裝的是老二朴一虎，下首一位五短身材，生相精幹的是老四苗金戈。

三人聽說方玉琪乃是總壇主以前的師弟，此次奉命面謁夫人而來，大家不敢怠慢，紛紛說了些久仰的話，這時早有下人替他添了碗筷。

厲人龍吩咐厨下多添了兩盆菜餚，一面堅要方玉琪坐在上座，說什麼遠來是客。

方玉琪打量情形，知道這九陰谷中，就算他們龍虎干戈四人爲首，再三遜謝，只肯和賀長干並坐。

他們原先是等賀長干巡視回來一起進餐的，此時來了方玉琪，知他飯後就須晉謁夫人，一時不便躭延時光，客氣了幾句，便各自吃喝起來。

飯後，依舊由賀長干領方玉琪到另外一間石室，說道：「方兄弟，你先休息一會，再過半個時辰，夫人練功完畢，即可召見，兄弟還需到前面伺候，待會自然有人前來引路。」

方玉琪忙道：「賀老哥有事，只管

請便。」

賀長干走後，他一個人再也靜不下來，九陰夫人運功即將完畢，師傅、歸老前輩以及五大門派的掌門人，凡是死在九陰夫人「飛葉摧心掌」下的血仇，統將在今日了結。

他摸着斷金切玉的銀鍊劍，手心不期沁出冷汗，同時他對自己是否能夠勝任，也產生了疑問。

據蓑衣丈人的說法，九陰夫人已經練成了舉世無匹的十三層「玄陰煞氣」，普天之下，只有「先天劍氣」才能破她。

那麼，萬一一擊不中，又將如何？自己的「大羅天劍」、「六合眞氣」是否能夠和她一拚呢？

尤其她座下龍虎干戈四個護法弟子，那時必將羣起而攻，還有，飯廳上那許多彪形大漢也無一是弱手。自己……

他愈想愈覺得勝算渺茫。

突然，他狠狠的一咬鋼牙，自己既然來了，豈能臨陣畏縮，大師兄已經認賊作父，背叛師門，師傅的血海深仇，除了自己，還有誰來湔雪？何況爲武林除害、爲正義奮鬥，全在此舉。

他一念及此，頓覺豪氣萬丈，熱血騰沸。

正當此時，石室外傳來一陣輕快的脚步聲，一個黑色勁裝大漢走到門前，躬身道：「夫人召方香主晉見。」

方玉琪點頭爲禮，右手摸了摸身邊金透，心中暗暗切齒：「九陰妖婦，今日不是妳死，便是我亡！」

一面整了整長袍，不，他是檢查自己是否夠俐落，才跨出門去。

勁裝大漢沒有再說話，立即在前面引路，那是依照方才來路退出，回到那座高大的洞府前面。

此時兩扇朱紅大門已然敞開，兩邊雁翅般站着八個手執腰刀盾牌的彪形漢子，更顯得表情肅穆，一動也不動。

勁裝大漢引着自己走上石級，進入大門，裡面是一條寬闊的甬道，左右兩道掛着兩排琉璃宮燈，照得十分明亮，連地上也光滑如鏡。

這條甬道並不太長，走到盡頭，又是三級石階，階上圍着朱紅雕欄，中間是一個圓形月洞門，綉簾低垂，瞧不到裡面的景物。

那龍、虎、干、戈四大護法弟子，此時全都換了一身勁裝，背插兵刃，分別侍立在月洞門外，見到自己，都含笑點頭，勁裝漢子立即退了下去。

方玉琪進入大門時，業已暗運玄功，但瞧着這副陣仗，不禁心頭打鼓，一面故作鎮定和四人點頭還禮。

賀長干瞧到方玉琪拾級而上，便緩緩走到月洞門前，向裡躬身道：「啓稟夫人，玄黃教香主方玉琪叩見夫人。」

方玉琪登上階台便站定身子，臉上裝出一片恭敬之色，心中却暗想：「九陰妖婦的排場倒不小！」

忽聽裡面傳出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道：「夫人有請方香主。」

嬌聲入耳，立時有人從兩邊掀起綉簾。

賀長干閃開身子，低說了聲：「方兄弟，請！」

方玉琪微微點頭，舉目瞧去，只見圓洞門內是一座宮殿式的花廳，燈光柔和，地下還鋪着厚厚一層地毯。

花廳正中，一把紫檀交椅墊着精繡座披，上面端坐着一位眉目如畫、容光煥發，年約三十左右的中年道姑。

她身後站着一排四個十六七歲宮裝少女，手上分別捧着寶劍、拂塵、玉如意和一張古琴。

方玉琪這一陣打量說來話長，其實也只是一瞥的工夫，他心下暗暗驚奇，九陰妖婦算來年齡應在九十以上，怎地看去還是這麼年輕？

仇人相見，不由心頭一陣激動！

但他知道自己此舉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是以强按着滿腔熱血，表面上顯得十分拘謹，緩步向九陰夫人跟前走去。

他這陣工夫早已暗自盤算，自己只要走到她身前五尺，驟起發難，她武功再好，也難逃得出自己的手去。

方玉琪裝作不敢抬頭模樣，漸漸走近，距離九陰夫人只有五尺了，他站定身子，慌忙拜了下去。

不！就在他將跪未跪的一刹那，右腕疾抖，寒氣砭骨，一縷銀練往九陰夫人前胸激射而出。

這是「大羅天劍」中最厲害的一招「閃電問心」，配合了凝聚已久的「六合眞氣」，直透劍尖。

別說血肉之軀，即使銅鑄鐵打，這一劍也得透個窟窿，但事實却並非如此，九陰夫人依然端坐如故，只不過身子似乎微微震動了一下。

方玉琪手上枉自執着一柄兩百年前雪山神尼鋼母鑄成的「銀練劍」，枉自用上十二成力道的「六合眞氣」。

一劍出手，只覺劍身似乎碰上了一層無形勁氣，往劍尖上彈來！

「嘶嘶嘶嘶」！那只有自己才感覺出來，一陣連珠輕震，劍尖還是破竹直入，但震動一陣比一陣强烈，自己一條右臂已無法負荷。

錚！終於在刺到距離九陰夫人身前兩尺光景，再也刺不進去。

果然遇上了「玄陰煞炁」，方玉琪大驚失色，急忙用力抽回長劍，返劍入鞘，身子噗的跪了下去，口中說道：「恭喜夫人，瘴毒無恙！」

九陰夫人晶瑩如玉的臉上，飛過一絲驚異之色，但此刻早已平復，望了方玉琪一眼，左手輕抬，徐徐的道：「你起來！」

站在九陰夫人身後的四個宮裝少

女眼看這位俊美如玉的少年向夫人突起發劍，全都驚得花容失色，但她們久知夫人武功通玄，雖然驟遭變故，依然不敢作聲。

此時滿以為夫人必然暴怒，眼看這俊美少年就得橫屍花廳，芳心不禁替方玉琪暗暗惋惜，那知夫人竟然若無其事，反而叫少年起來，不由個個臉上都流露出詫異之容。

方玉琪自然更大出意外，他可事先早已籌思妥當，聞言恭恭敬敬的站起身子，躬身道：「弟子奉總壇主之命，兼程趕來，向夫人呈報定期消滅江湖各大門派的五年計劃，不想昨晚誤飲毒泉潭水，差幸為蓑衣丈人所救……」

九陰夫人點頭道：「嗯，你遇上了蓑衣丈人？」

方玉琪見她並無怒容，心頭大定，接着道：「蓑衣丈人因知弟子乃是玄黃教下，便提起夫人，曾說當年夫人身中桃花瘴毒，因發現已晚，瘴毒深入骨髓，雖有解藥也難以除根，數十年後，仍有復發的可能……」

「唔！」九陰夫人輕唔了聲，並未說話。

方玉琪續道：「他曾說本年曆閏五月，正是六十年潛伏餘毒來復之期，他躭心夫人可能在此一時期復發，如一經發作，極易導致走火入魔。」

「唔！」她還是只唔了一聲。

方玉琪續道：「弟子心中一急，叩問如何始能證明發與不發？他說夫人已練就『玄陰煞炁』，刀劍所不能傷，如出其不意拔劍相刺，『玄陰煞炁』依然無損，即是瘴毒不再復發之兆，弟子一時情急，冒死一試，還望夫人垂察。」

九陰夫人微微頷首，意似嘉許，一面問道：「那麼龍步青叫你送來的計劃表呢？」

方玉琪慌恐的道：「弟子因聽夫人可能瘴毒復發，心中惶急，發足狂奔而來，所有行囊都留在蓑衣丈人家中，待弟子前去取來。」

九陰夫人和聲道：「不必了。」

方玉琪看見自己一番揑造之言，她居然深信不疑，心中暗暗高興，臉上神色也愈加誠敬，但微一抬頭，目光和她一接，只覺九陰夫人兩道冷電般的眼神精光內蘊，不但使人不敢逼視，簡直好像要洞穿自己心事，心頭驀地一怔，暗忖這妖婦好精湛的內功，急忙低下頭去。

九陰夫人微笑道：「你好大的膽子！」

她說的聲音不大，但在方玉琪聽來，何異五雷轟頂，暗忖：難道她已經瞧出我在說謊？

不！她分明臉露笑容，那麼她是說自己不該把東西留在蓑衣丈人家中，就隻身趕來？對了，這妖婦說的，準是那張計劃表！

心念轉動，他故意囁嚅的道：「弟子該死！弟子不該把……」

九陰夫人不待他說完，淡淡一笑，接口道：「不！老身是說，你娃兒的膽子不小，竟敢在老身面前撒此彌天大謊！」

方玉琪聽她如此一說，不由心頭猛震，突然疾退五尺，昂然挺胸抬頭，氣聚週身，一雙俊目寒光暴射，凝視着九陰夫人，全神戒備。

九陰夫人端坐錦椅之上，身子也沒稍動，徐徐點頭道：「你這點年紀，僅憑手上一柄鋼母精劍，能刺透老身七層『玄陰煞炁』，普天之下已是少見，尤其你這份膽量和這份鎮定，老身不得不另眼相看，只是你那一套說辭却幼稚得可笑。

「『蓮峯之鑰』在三個月之前已有人從李跛手上奪去，那當然是你，你豈能以此作為進身藉口？此其一；玄黃教香主均由玄陰洞頒發牒文，此其二；有關定期消滅江湖各大門派的計劃，何等重大，即使外三堂堂主尚難參與密令，一個香主如何能夠知道？可是這件報表已為你半路截獲，此其三；老身昔年雖瘴毒入骨，但三十年前已為老身本身三昧眞火練化，你從谷守貞那邊聽了一點往事，就想作為退身之計，此其四；玄黃教教規何等森嚴，身為香主，呈遞機密豈會不隨身攜帶，留在行囊之理？此其五。只此其中一點已難瞞過老身，何況你還刺了老身一劍。」

方玉琪聽得冷汗直流，方知自己江湖經驗還是很少，以致漏洞百出，難以自圓其說，不由劍眉一剔，問道：「那麼妳待怎的？」

九陰夫人搖頭道：「只要你說出受了何人主使？老身還可不予計較。」

方玉琪敞聲笑道：「妳問我受何人主使？哈哈，妳瞧了就會明白，小爺是受它的主使而來。」

說話之際，伸手從懷中掏出一片不凋金楓，揚了一揚。

九陰夫人臉色微微一變，懷疑的道：「瞧你這身功力，並非五大門派出身，和老身那來的樑子？」

方玉琪俊目凝煞，厲聲道：「姓陰的，妳聽着，天台門下方玉琪，終有手刃妳這妖婦的一天！」

他早已覷準出路，話聲未落，雙脚一頓，人如箭射，往月洞門外飛出，只見龍虎干戈四大護法早已手仗獨門兵刃，攔住去路。

方玉琪大喝一聲：「還不讓開？」手上銀練劍疾洒而出！「噹」「噹」兩聲輕響，厲人龍的盤龍杖和賀長干的精鐵杆立被截斷了一大截，身形一晃，奇快無比的衝出大門，只聽身後一陣暴喝，跟踪追來。

方玉琪冷嘿一聲，只要自己出了此谷，他們就無法攔阻，當下那敢怠慢，縱身飛落石階，正待往廣場掠去。

「你想走？」一個冷峻的聲音從前

面傳來。

抬目望去，那不是九陰夫人是誰？她臉帶冷笑，不知何時已站在牌坊之下。

方玉琪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猛的他想起自己左手還握着一片不凋金楓，立即劍交左手，葉貼掌心，揚掌吐勁，往九陰夫人拍去。

他此時功力大進，三陰眞氣自然也隨着增强，一片紅葉飛到身前，九陰夫人才發覺方玉琪使的竟然是「飛葉摧心掌」。

「砰」然一震，她上身不禁晃動了一下。

方玉琪眼看她擋在中間，自己既無法和她硬拚，就莫想奪路而出，心中一急，趁九陰夫人一怔之際，驀地掉頭往九陰谷裡面跑去。

正好厲人龍、朴一虎、賀長干、苗金戈等龍、虎、干、戈四大護法弟子也同時追踪趕到。

擋住前面去路的九陰夫人，自己雖有利劍，無法傷得她分毫，那麼只好往裏衝去再說。

方玉琪此時無暇思索，銀練劍一橫，驀地往龍、虎、干、戈四人衝去。

那厲人龍、賀長干兩人手上兵器方才被銀練劍削去一截，知道對方手上是一支削鐵如泥的利器，心存顧忌，一時可不敢硬接，一見方玉琪奮不顧身的衝來，立即紛紛避開。

方玉琪大敵在後，那有心情戀戰，身形晃動，使出「飄香步法」，身如飄絮，一下從四人身邊掠過。

他發足狂奔，往左邊一條谷口掠去。

九陰谷兩邊峯巒如削，他往谷中奔去，寧非死路？

但一個人在情急之下，自然難免有錯。

方玉琪武功遠在龍、虎、干、戈之上，自然更超過九陰谷一干爪牙。這一路急掠，瞬息之間已把所有追踪的人丟在身後。

他經過方才進餐的膳廳，也經過無數山洞。

不！兩邊許多山洞像流水般掠過，依然不敢稍停。

因為身後厲聲叱喝蜂湧而來，兩邊削壁漸漸窄狹，眼看九陰谷已到盡頭啦！

方玉琪這才發現自己已經走入死路，心頭一凜，不禁仰天長叫：「師傅、歸老前輩，弟子雖不能手刃妖婦，替兩位老人家報仇雪恨，但弟子也要大開殺戒，殺他個落花流水，殲滅幾個妖婦的爪牙，便算幾個了。」

話聲才落，忽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壯哉此語！」

方玉琪聽得驀地一怔，回目四顧，那有人影，不由怒聲喝道：「爾是何人？」

那縷聲音又道：「九陰妖婦是你的仇人？唔，還有許多人追着你，你倒跑對了地方！哦，我老道要問你的是否想生離此地？」

方玉琪細聽這一縷語音，好像發自石壁，不由心中大奇，忙道：「尊駕到底是誰？」

那聲音又道：「咳，時間無多，我問你想不想出去？」

方玉琪俊目放光，道：「在下身負師門血仇，雖然自問尚非妖婦對手，如能假以時日，終有手刃妖婦的一天！」

那聲音笑道：「好，這就是了，小伙子，你快記住，唔，你武功不弱，大有希望，此時迅速回頭，趕到兩條岔道交匯之處，那裡有一座石樓，從窗口飛入，那是妖婦練功靜室，她榻上放着一個一尺來高的紫玉葫蘆，裡面裝的是紫芝駐顏仙露，你只要搶到此物，妖婦就會放你出去。記住，不到谷外，千萬不可放手！」

話聲才落，只見龍虎干戈四人已帶着二十幾名大漢飛馳而來。

方玉琪急忙喊道：「老前輩，你是何人？」

那聲音急道：「不必多問，快走吧！」

「好小子，你還想往那裡逃？」

「別放了那小子！」

一干人紛紛湧到，厲人龍左手一揮，朴一虎、賀長干、苗金戈三人即各率爪牙一齊散開，堵住去路。

方玉琪眼見九陰夫人並沒有親自追來，心頭稍寬，那還猶豫，驀地大喝一聲：「擋我者死！」

銀練劍陡然射出森森寒芒，人隨劍起，快如閃電，往人叢中掃蕩衝擊。

只聽「嗆」「嗆」連聲，驚叫慘號同時响起，立有五個人手上的兵器被削，應聲倒地。

方玉琪一招得手，清嘯一聲，「大羅天劍」、「六合眞氣」配合「飄香步法」，把一身絕學悉數使出。

但見劍光流轉，所向披靡，莫說九陰爪牙，就是龍虎干戈四人也莫攖其鋒。

轉眼之間已衝出人羣，拔脚往前面飛去。

耳中聽到厲人龍的聲音大聲呼喝：「這小子手上是柄利劍，大家小心點，反正出路已斷，諒他也逃不出去。」

「追！」大家還在身後緊追不捨，但誰也不敢逼近，和他保持了一段距離。

方玉琪緊記着那聲音的話，毫不停留，往來路狂奔。

夾峙在兩邊峭壁中間的一座石樓已在眼前，但方玉琪目光乍接，登時涼了半截。

原來擋在山路岔口上的，正是練成十三層「玄陰炁氣」、連自己手上鋼母鑄成的銀練劍尚無法傷得她分毫的九陰夫人。

（未完・十四）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身焚齒象　丸蠟內腹

夜已深。

天上沒有星月，也沒有一絲兒風。在這一片荒涼的原野上，偶爾會有些淡黃和淺綠的鬼火跳舞著。

二更左右，武夷山天心巖附近，靜得形同鬼域，幾乎連松針落地都可以聽清。

這時，一個人影，向天心巖移動，也許是經過長途跋涉，或受了重傷，他的步伐是那麼沉重、吃力，搖晃着像隨時都會倒下去。

他站在天心巖下，扶着一塊巉岩，四下打量。他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髮如飛蓬，一臉汗漬和泥垢，衣衫破舊，肩上有凝乾的血漬，他的確受了傷。

他在岩石上喃喃地道：「爹，煌兒奉母命，間關萬里，離開長白山找您，母親又重病在身，煌兒本不願離開媽媽，但是……」

一陣步履聲來自左側，邊走邊低聲交談，男的道：「大妹子，妳累了吧？讓我背妳一會。」

女聲道：「大哥，累倒是不……不累……只不過這些雜碎已經流出一些……咱們總要找個地方歇歇，要不……只怕妹子我就沒有救了。」顯然是一對男女老人。

男的道：「大妹子，咱們能活多久，只是仗着一點殘餘內力，苟延殘喘而已，來，我背妳一會……」重濁的喘息聲及步履聲更近了。

那少年人立即閃入巉岩縫隙之中，偷偷望去，不久，自斜坡下冒出一個奇高的人影。

那少年人不禁吃了一驚，世上那有這樣高的人？原來來人高約一丈三四，在黝黑的夜色中，只能隱約看出這人步伐踉蹌，好像一個頭重脚輕的醉漢一般。

高大身影越來越近，那少年人突然大吃一驚，差點失聲呼叫起來，原來這是兩個人疊在一起，一個鷄皮鶴髮，面貌極醜的老嫗騎在一個身軀高大，相貌兇猛的老人脖子上，無怪乍看起來高得出奇了，雖是兩人疊在一起，他們的個子也比普通人高出一頭有餘。

令人驚奇的尚不僅此，只見這兩個老人肚上的衣衫都破了一個大洞，各以兩手按著肚子，但那血淋淋的腸子，仍自指縫中流了出來。

鮮血已經濕透了他們的長衫下襬及褲子和鞋襪，因此，那老人的步履蹣跚而沉重，若換常人恐怕早就倒下了。

少年人驚得呆了，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世上那有這樣堅强的人？然而，他揉揉眼睛仔細望去，這不是幻覺，也不是夢境，一點不錯，是兩個有血有肉的人。

同時，這少年人也體會到那老嫗剛才所說的話——「大哥，累倒是不累，只是這些雜碎已經流了出來……」。

原來老嫗是指腸子流了出來，由此看來，當年關羽刮骨療毒，談笑自如的豪氣，已經不足爲奇了。

沉重的脚步聲自巉岩旁邊走過，逕向天心巖走去。只聞那老人道：「大妹子，記得傳說中，羅通曾盤腸大戰，被後人傳誦，引爲千古以來的豪舉與美談，但和咱們比起來可就差得多了！」

老嫗道：「誰說不是！咱們被十五個絕世高人偷襲，身負重傷，突圍逃走，半路又殺出一個絕世魔頭，乘我們不備，以類似『穿雲手』的手法戳破了我們的肚皮，將我們肚中兩個蠟丸取去，他以爲我們已經死了，那知……」

老嫗說到這裏，「勒」地一聲，身子搖晃了一陣，那下面的老人道：「大妹子，妳怎麼樣了？」

老嫗吃力地道：「大哥……我……我支持……不住了……」

老人道：「大妹子，忍耐點！前面有個石洞，我們先歇一會，也許還有救！」

老嫗道：「大哥……我……是不行……了……你……若能……不死……定要察出那十六個絕世高手，爲我……報仇……」

老人哈哈大笑，道：「大妹子，妳放心！俗語說：好人不長命，禍害一千年。我們也許死不了的，妳還記得吧？咱們都是二十歲出道，第一次在華山蓮花峯上邂逅，我第一眼看到妳，就像『三九天的蘿蔔』凍『動』了心啦！況且，妳又對我飛了一眼，我當時的骨頭都酥了……」

老嫗的身軀顫動了一下，似乎想笑，又怕震動創傷强自忍下，道：「大哥，如今……想起來……像昨天的事情一樣，其實……我也是……對你……一見鍾情……憑咱們這個塊頭，和這份德性，正是門當戶對，將就材料……」

那老人哈哈大笑一陣，笑聲未畢，打了一個踉蹌，差點栽倒，扶着天心巖下的岩壁，喘了一會，進入洞中。

少年人不禁肅然起敬，深信這是兩位遊戲風塵的奇人，被十六個武林絕世高人偷襲，最後又被一個高手戳破了肚皮，搶走了兩顆蠟丸，不知那兩顆蠟丸爲何要藏在肚中？有何妙用？

一個人被開膛破肚，取走蠟丸之後，還能背着一個人走路，眞是天下奇聞，這兩位老人的身手可想而知了。

少年人大爲激動，不禁喃喃地道：「唐煌啊！你也是一向自負的人，決定要在武林中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僅吃了一點跋涉之苦和負了一點輕傷，就狼狽不堪，你太沒有骨氣了！你要知道，你是武林中數大高手之一『長白神君』唐一飛的兒子呀！」

他精神一振，腰幹又挺了起來，喃喃地道：「這兩位奇人太可憐了！也太可敬了！我要去看看他們，也許能幫助他們。」

他毫不猶疑地向石洞大步走去，剛剛走進洞口，突聞一聲大喝，道：「是那一個？」

唐煌大聲道：「晚輩唐煌，剛才發現兩位前輩不幸的遭遇，太可憐了，因此，晚輩想……」

「胡說！大丈夫絕不受人憐憫！『天地二聖』何等身份！豈能接受你小子的憐憫。」

唐煌又驚得呆了，「天地二聖」之名，在武林人物心目之中，有如天際神龍，見首不見尾，只聞其名，能見到他們的屈指可數，想不到這兩位滑稽突的老人竟是「天地二聖」。

唐煌虔容道：「原來兩位前輩是『天地二聖』，晚輩絕非憐憫，而是想爲兩位前輩略盡棉薄。」

老人道：「你是何人門下？來此何幹？是不是那十六個高手派來的眼線？」

唐煌道：「家父『長白神君』唐一飛，乃是當今六大門派之一的掌門人，晚輩是南下尋父，絕非偷襲之人派來的眼線。」

老嫗道：「好！你進來吧！」

唐煌大步向洞中走去，這山洞高約六尺，寬不逾丈，洞內伸手不見五指，唐煌進入七八丈，也不知道這山洞有多深，突感一道雄渾無儔的暗勁迎面壓到，不由吃了一驚，連忙雙掌齊出，集十成功力推去。

那知這道暗勁十分奇特，待他的掌力推出，竟化於無形，立即又變爲吸引之力，力道之大，無與倫比。

唐煌的武功得自「長白神君」的親傳，也算是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但在這股奇大引力之下，竟無法拿穩樁步，向內栽去，衝進七八步，突感一隻大手抓住他的右掌，而對方的小指，恰巧按在他右手背上的陽谷穴上。

唐煌既驚且怒，驚的是這「天聖」左世保肚破腸出，仍有這等雄渾的內力，怒的是這老怪以大欺小，蠻不講理，不由大聲道：「左前輩，你這是幹甚麼？」

「天聖」左世保冷笑道：「小子，快說實話，是那個派你來的？」

唐煌大聲道：「是我媽媽派我來的，她老人家叫我尋找爹爹唐一飛。」

「天聖」左世保道：「我不信！因爲『長白神君』唐一飛也不是甚麼正人君子。」

唐煌一聽對方侮辱他的爹爹，不由大怒，道：「左前輩，你再侮辱家父，我可要罵人了。」

「地聖」王令嫻冷笑道：「小子，你初出茅廬，自也不能怪你孤陋寡聞，若說唐一飛是壞人，目前尚無證據，若說他是好人，却又於心不甘。」

唐煌不由大怒，道：「晚輩今天才

長了見識，江湖傳聞畢竟不可盡信，人人都說『天地二聖』是一代奇俠，如今看來，也不過是徒托虛名。」

「天聖」道：「小子，你這次南下尋找唐一飛，可是你媽媽的主意？」

唐煌冷漠地道：「不錯！但我媽媽絕不會派我作眼線。」

「天聖」道：「你媽媽可是重病在床，四肢癱瘓，臉上有粉紅色的斑點？」

唐煌不由心頭一震，道：「左前輩怎能知道這樣詳細？」

「天聖」道：「這就是了！老夫相信你不是那些人派來的眼線，但這件事是武林中一大秘密，目前還不能告訴你，但是我要提醒你，在短期內，你找不到你的爹爹。」

唐煌道：「前輩是說家母生病是武林一大秘密？」

「天聖」道：「不錯！不過還要加上你爹爹失踪，以及我們『天地二聖』遭人暗算，這都可能包括在一個秘密之中。」

唐煌不由一頭玄霧，道：「晚輩不懂前輩的話！」

「天聖」道：「不懂就算了！小子，我倆已經命在旦夕，你可願爲我們辦一件事？」

唐煌道：「若看在兩位前輩侮辱家父份上，晚輩本不應幫忙，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看在兩位悲慘的遭遇上，晚輩勉爲其難。」

「天聖」一鬆手，唐煌竟被震出五六步，不由駭然，只聞「天聖」道：「快走吧！如果你是爲了可憐我們兩人，而答應爲我們辦事，那你太幼稚了。」

唐煌大搖其頭，心想，這眞是一個老怪物，既然張口求人，却又不接受人家的憐憫，立即大聲道：「晚輩除了憐憫之外，還有一份尊敬之意！」

這時唐煌已能看到洞中的景物，只見「地聖」王令嫻倚在洞壁上，閉目養神，「天聖」一隻手貼在她的頭頂百滙穴上。

兩人不再按着肚子，因此，腸子突出一段，慘不忍睹。

「天聖」嘆了口氣，道：「若在平時，你小子敢說出憐憫老夫的話，不把你劈成肉醬才怪，唉！現在爲了武林大計，也只有遷就點，你眞願意爲老夫辦一件事麼？」

唐煌大聲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豈有反悔之理。但晚輩必須事先聲明，這件事必須是好事，而且要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才行！」

「天聖」側頭對「地聖」道：「大妹子，妳看這小子行不行？」

「地聖」端量了唐煌一會，喃喃地道：「這小子蠶卧眉，丹鳳眼，隆鼻闊口，廣額豐頤，乃是剛直福壽之相，辦這件事足可勝任，只是他將來情孽牽纏，恐怕誤了大事。」

「天聖」道：「不妨！我要這小子起誓。」

「天聖」續道：「我有一徒，名叫吳其人，本想將全部武功傳與他，不知現在何處，而我倆又行將死去，不能將一身絕學帶入土中，所以想由你代傳與我的徒兒。」

唐煌道：「這件事晚輩一定可以辦到，但不知令徒是甚麼樣子？多大年紀？」

「天聖」道：「他和你的年紀差不多，儀表身材，也和你差不多。」

唐煌道：「晚輩答應了。」

「天聖」沉聲道：「你要對天起誓！」

唐煌冷笑道：「兩位前輩有個做人的原則，那就是一生從不接受別人的憐憫，但晚輩也有個原則，凡是懷疑我的人格之人，晚輩絕不和他來往！前輩既然有求於人，却又懷疑他的人格，晚輩鄭重聲明……」

「天聖」冷笑道：「錯了小子！老夫叫你起誓，並非怕你學了老夫的武功之後不傳與我的徒兒，而是怕你情孽牽纏，誤了大事，所以叫你起誓，在未找到我徒兒之前，不能接近女人！」

唐煌恍然大悟，不加思索地道：「這一點前輩儘管放心，晚輩最討厭與女人打交道。」

「天聖」厲聲道：「發誓。」

唐煌心想，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發誓就發誓吧！立即跪在地上，肅容道：「神明在上，我唐煌若在未找到左前輩徒弟之先而接近女人，就叫我不得善終！」

「天聖」道：「行了，坐下來！你要仔細聽着，老夫的絕學，天下無雙，而且非常博雜，現在時已不多，僅能把內功心法『寶瓶眞炁』、『乾坤掌法』、『天地十三劍』、『萬里飛虹輕功』和『七步迷踪身法』傳你，老夫只能仔細說一遍，你要注意了。」

接着，他不厭其詳地解說這幾種絕學，大約十五六個時辰過去了，「地聖」已經奄奄一息，「天聖」也面色灰敗，萎頓地道：「我倆已經到了油盡燈枯之境，不管你能否全部悟解，我也無能爲力了，從現在開始，你速到天心巖上一個秘密岩洞中苦練百日；天心巖是武夷主峯，人跡罕至，百日之後……」

唐煌大聲道：「兩位前輩既然即將仙逝，晚輩怎能離開。」

「天聖」不由大怒，道：「小子，你知道甚麼？我們原籍西藏拉薩，本省有個風俗，人死之後，必須曝屍郊野，任鳥啄食，最後剩下一堆白骨，才能超生，你小子在此，鳥不敢來，難道你眞要老夫改變習俗死不瞑目麼？」

唐煌心想，怪人怪事，屍骨讓鳥啄食，多麼殘忍！但他不便反對，只好聽命從事，「前輩還有何事交代？」

「天聖」道：「偷襲我倆的十六個高手，可能都是當今各大門派頂尖人物，百日之後，出山洞去察訪一下，如果察出，一個也不要留活口。」

唐煌道：「這個前輩不必操心，晚

輩自會照辦，只是晚輩尚有一事不明，不知兩位前輩肚中的蠟丸是何貴重之物？」

「天聖」道：「事到如今，老夫只有告訴你了，蠟丸中是一塊天蠶絲織成的白絹，絹上繪着一個人的形像，找到那個人就可以得到一本『達摩武事眞詮』，誰能得到這本奇書，誰就能無敵天下。」

唐煌不由一怔，心中大呼怪事，原來蠟丸中是一個人的畫像，立即又問道：「以兩位前輩的身手，不是已經冠絕天下了麼？又何必再練其他絕學？」

「天聖」道：「武功一道，學無止境，誰敢說冠絕天下？況且，這『達摩武事眞詮』包羅萬象，如果被壞人得去，豈不爲害武林？那時再想制服他就不可能了。」

「地聖」道：「大哥……我們走吧……」

唐煌知道他們即將死去，不由流下兩行清淚，「天聖」厲聲道：「小子，你還不走？」

唐煌只得含淚出洞，這時天色已明，朝曦射在天心巖上，只見巖壁上雕着十餘個斗大的字——「曾經滄海難爲水，看到武夷方是山。」下面是朱晦翁題了一行小字。

唐煌知道這是元微之的詩句——「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竟被改爲一副聯語，他這時也無心想這些，腦中又想起「天聖」所說的那個秘密來，他說母親生病，爹爹失踪及他們遭人暗算都可能是一個秘密。

唐煌邊走邊想，想不出母親生病與這武林秘密有何關連？但唐煌却相信「天聖」不會信口開河，因爲他對母親的症狀說得一點不錯。

唐煌又想到爹爹失踪和「天地二聖」遭人暗算這件事，同時又想起「天聖」說爹爹也不是好人那句話，不由哼了一聲。

然而，「天地二聖」在武林中乃是頂尖人物，而且俠譽極隆，當不會無的放矢，隨便誣衊一個人的名譽，唐煌心中一動，面色微變，忖道：「莫非這十六個偷襲『天地二聖』的人中有爹爹在內？」

唐煌不敢再想下去，同時也不願相信這個臆測，因爲這是不可能的，假如「天地二聖」有此發現，他怎會把一身絕學傳與仇人之子？

上了天心巖，雲生脚下，萬峯環拱，大有唯我獨尊之概，巖上有一廟，規模很大，據說當年王陽明因疏救給事中戴銑，觸怒了權閹劉瑾，謫龍場驛丞，而劉瑾却派人暗暗跟着他，準備把他秘密處死，陽明已經察覺，知道非常危險，就效法孔子微服過宋的辦法，到了晚上，僞裝投江自殺，把帽子和衣服投在水上，還作了一首詩，其中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果然瞞過了當時的官吏，乘船到了福建，進入武夷山，到一禪寺求宿，不意寺中住持是他的舊相識，也正是天心巖上這座廟。

唐煌找了很久，才發現那個秘密的山洞，不禁暗暗叫苦，原來這山洞是在天心巖之後一個絕壁之下，距離絕谷不下數百丈，距天心巖端頂也有七八十丈，而且這絕壁是以脆石組成，雖然凹凸不平，可以攀援，但若無絕頂輕功，絕不敢冒險，因爲那些脆石非常鬆軟，絕對支持不住一個人的重量。

下瞰無底深谷，雲霧繚繞，頭昏目眩，唐煌深知自己的輕功基礎，況且昨夜在天心巖附近被一個年輕人打了一掌，內腑已受重傷。

他猶疑不決，望壑興嘆，如果冒險下去，九死一生，如果不下去，違背了「天地二聖」的遺言，生性倔強的他，遇上生平第一個難題，心中非常痛苦。

終於，他決定冒險一試，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失信於人。

他試提眞氣，尚能勉强提聚，看準了洞口突出的一塊脆石，騰身飄落下去，耳邊生風，下落極速，儘量提氣輕身，向脆石上落下。

那知他內創未癒，輕功僅能施出五六成，況且下落之勢極快，那塊脆石自然承受不住，只聞「嘩啦」一聲，脆石四分五裂，他驚呼一聲，身子也向下墜去。

在這剎那之間，他反而鎭定下來，因爲這不幸的後果，幾乎是他預料到的，他現在只是對纏綿床笫的媽媽感到無限內疚，死不瞑目。

這僅是脆石碎裂眨眼間的事，唐煌身軀下落約五七丈，突然眼前一花，腰上一緊，似被一條柔軟冰涼的物體纏住，反而向上升去。

他睜眼一看，不由直冒涼氣，混身鷄皮疙瘩暴起，原來是一條花斑大蛇的尾巴纏在他的腰上，向上縮去。

唐煌暗叫一聲「完了！」沒有死於絕谷之下，竟死於毒蛇之口，反正仍不免一死，他又閉上眼睛，等待蛇吻。

「叭噠」一聲，他被摔在地上，腰上一鬆，立即又傳來「呼嚕呼嚕」的鼾鼻之聲，好像有人在附近睡覺，發出極大的聲響。

唐煌睜眼一看，不由大大地楞住，原來此洞深僅三五丈，洞口甚低，僅四尺來高，即使矮人進洞，也要傴僂着身子，裏面端坐着一個老人，衣衫襤褸，差堪蔽體，頭上沒有幾根頭髮，白皚皚地生了一頭禿瘡，臉很大，五官擠在一起，鼻樑奇矮，好像剛入籠的饅頭被踏了一脚，鼻尖紅紅的，像熟透的荔枝，嘴唇翻起，小腿上紫疤纍纍，那條花斑大蛇纏在他的身上，蛇頭放在他的頭上。

這老人仍在呼呼大睡，除了面部和腿部可以看到外，其餘部份都被大

蛇纏住，樣子既可怖又滑稽。

老人鼾聲如雷，那巨蛇卻閉着眼睛，好像對這極大的聲浪已經習慣了。

唐煌死裏逃生，深知必是這位怪老人驅蛇救了他，立即跪了下去，拜了三拜，大聲道：「晚輩叩謝前輩救命之恩。」

老人仍然呼呼大睡，唐煌心想，我不能擾他的清夢，只有等一會了。那知自早晨等到紅日西沈，那老人仍然沈睡不醒。唐煌知道急也沒用，這種奇人，不能以常人的行徑去衡量他，心想，我何不趁機研習「天地二聖」所傳的幾種絕學。

首先，他開始研悟心法，三天三夜過去，發現老人仍然大睡特睡，唐煌大惑不解，難道這位老人已經達到服氣避穀的境界？反之，怎未見他吃東西？

唐煌對「寶瓶氣功」已窺門徑，深感較之本門心法更加玄奧，立即又開始研習其他絕學。

最初，他擔心乾糧不夠食用，因為他要在這洞中研習一百天，那知自習得「寶瓶氣功」之後，非但不感飢餓，而且有一種特別舒暢之感，但他還是多少吃了一點乾糧。

奇怪的是那老人一直呼呼大睡，那巨蛇也盤在他的身上一動不動，好像冬眠一般，日子久了，唐煌也就不以為怪了，只是有一點使他不解，那就是「天地二聖」叫他來此練技，他們知不知道這位怪老人在此洞中？以「天地二聖」的身份，不會不知道此洞有人，如果他們預知此洞有人，他們叫自己來此是何用心？這位怪老人又是誰？他和「天地二聖」有沒有關係？

既然老人沉睡不醒，唐煌也不再顧慮，日夜苦練，百日將近，他自己也感覺達到神光內蘊，玄靈外洩的境界了。

尤其當他練習「萬里飛虹輕功」和「七步迷踪身法」時，常常飛出洞口之外，划一兩個半弧再掠回洞口，感覺為所欲為，得心應手，不由驚喜交集。

至於「天地十三劍」、「乾坤掌法」，也都經過一番苦練，沒有遺漏一招，僅是火候太差。

當洞壁上劃上第一百條記號時，正是入夜時分，唐煌照例練完了幾種絕學，心中盤算，百日之期已屆，自應遵守「天地二聖」的遺言，去收拾他們的骨頭，想到這兩位絕世奇人如此下場，不禁淚光閃閃，悲從中來。

但他沒有馬上離開此洞，並非是這絕壁把他難住，而是不忍離開這位曾經救他一命的老人，即使要走，也要向老人拜別。

但老人一睡百日，從未醒來，唐煌不知他是在睡覺還是在坐關。因為天下內功心法種類極多，千奇百怪，唐煌聽爹爹說過，有的調息靜坐時口中唸唸有詞，像唱「蓮花落」，有的靜坐調息雙目暴睜，有的側卧，有的站立，有的甚至於走路也能調息。

這位老人一坐百日，可能是在坐關，唐煌不敢驚動他，心想，我先去看看「天地二聖」，事畢再回來向老人道別也是一樣。

他打定主意，剛要飛身上壁，突聞老人沈聲道：「小子，你要走？」

唐煌倏然一震，轉過身來，只見老人的眼睛睜開，兩道寒芒如電射到，唐煌不由一震，暗想，好犀利的目光！立即跪了下去，道：「前輩救命大恩，終生不忘，還請賜告大名。」

老人道：「小子，你敢故意消遣老夫？」

唐煌又是一怔，道：「晚輩一條小命乃是前輩所賜，怎敢對前輩不敬！」

老人道：「好小子，就看老夫這份德性，還不知老夫是誰？」

唐煌肅容道：「晚輩確實不知，請前輩見諒。」

老人道：「難道你也沒聽說過『一神二聖三仙四鬼』？」

唐煌斗然一震，道：「難道前輩是與『天地二聖』齊名的『鳩面神』金銀金前輩？」

老人道：「不錯！老夫這份德性天下無雙，『癩痢頭，連瘡腿，荔枝鼻，蒲包嘴。』可恨『天地二聖』那兩個老鬼見面就叫我美男子，其實他們那份德性，也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

唐煌強忍着笑意，心想，這位前輩確實醜得可以，用那十二個字來形容他，真是絕透了。

「鳩面神」道：「起來！你怎知此處有個山洞？」

唐煌只得把遇見「天地二聖」之事說了一遍。

「鳩面神」哈哈大笑一陣，聲音之雄渾，直震得洞中颯颯落着石屑，震耳欲聾，道：「想不到這兩個老雜碎也會上這個大當，以後他們該學點乖了。」

唐煌道：「兩位前輩已經仙逝了，金前輩怎說他們以後會學乖？」

「鳩面神」道：「不必多問，久後自知，不過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你先說說看，你是何人門下？」

唐煌道：「家父『長白神君』唐一飛……」

「鳩面神」微微一怔，一雙電目凝視着唐煌，一瞬不瞬，好久才道：「『天地二聖』這兩個老雜碎到底在玩甚麼花樣？」

唐煌一頭霧水，好像這位前輩對長白一派也沒有好印象，似乎「天地二聖」對自己另眼相看使他大為不解。

「鳩面神」點點頭，道：「好吧！老夫也冒一次險，託你辦一件事，不知你願不願意？」

唐煌道：「只要是不忤正義之事，萬死不辭。」

「鳩面神」道：「我也託你去找一個人，此人是我的師姪，名叫莫樹有，老夫必須把一身武學傳與他，你能代老夫傳授與他麼？」

唐煌暗自稱奇，心想，這三位前輩無獨有偶，都放心把一身絕學交給我，然後再傳與別人，不知他們是何居心？

唐煌道：「晚輩願意代勞，不知莫樹有少俠多大年紀，是何模樣？」

「鳩面神」道：「和你差不多，樣樣都好，就是天生桃花命。」

唐煌心中一動，覺得三位前輩的話不謀而合，不由臉上熱烘烘的，道：「前輩剛才曾說要告訴晚輩一個秘密，不知是何秘密？」

「鳩面神」道：「就是關於那蠟丸之事，老夫肚中也有一個蠟丸。」

唐煌驚咦一聲，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鳩面神」道：「沒有甚麼！『天地二聖』肚中兩個蠟丸一真一假，真的蠟丸中有一個畫像，找到那個畫像之人，就可以得到『達摩武事眞詮』，我想左世保那老雜碎已經告訴你了。」

唐煌道：「不錯！左前輩業已對晚輩說過了！」

「鳩面神」冷笑道：「錯了！他那蠟丸中的畫像乃是老夫，老夫肚中蠟丸中的畫像才是持有『達摩武事眞詮』之人。」

唐煌不由一怔，同時大為「天地二聖」兩奇人抱屈，他們死得多不值得呀！他們受騙了。

唐煌道：「不知前輩您肚中蠟丸的畫像是誰？」

「鳩面神」道：「老夫現在也不知道，因為老夫必須遵守昔年諾言，待第一個持有蠟丸之人找到我之後，我才能打開自己肚中的蠟丸，到那時才知道那畫像是誰，但老夫可以告訴你，當然是與老夫和『天地二聖』齊名之人。」

唐煌道：「『天地二聖』兩位前輩已經仙逝，前輩您還等甚麼？現在就可以打開了。」

「鳩面神」道：「你知道甚麼？老夫自有主張！來！老夫傳你武功。」

這次僅費了一月之期，已學成了「鳩面神」的「梅花三弄掌法」和「趕鳳騰蛟鞭法」，並自腰下撤下一條烏黑透亮、鱗片纍纍的軟鞭，道：「將來遇到莫樹有，就連此鞭也交給他，不過我要警告你，你桃花照命，情孽牽纏，在沒有找到我的師姪之先，不准你接近女人。」

唐煌大為不悅，道：「前輩既然信得過我，就不必杞人憂天，晚輩並非好色之徒，前輩這份顧慮似屬多餘。」

「鳩面神」冷哼一聲，道：「小子，先別嘴硬，任何人也不能離開命運，將來你就知道了！去吧！」

唐煌大拜而起，依戀不捨地道：「前輩您……」

「鳩面神」道：「老夫不久也要到江湖中走走，一方面尋找偷襲『天地二聖』之人，同時去找那第三個持有蠟丸之人。」

唐煌心中惦念「天地二聖」，立即辭別了「鳩面神」，兩臂一抖，有如脫弦之箭，劃了個弧形，向絕壁上飛去。

洞口距絕壁頂端不下七八十丈，僅借了兩三次力，已經飄落絕壁之上，餘力未盡，竟高出絕壁頂端五丈多高，不由大為驚喜。

他長嘯一聲，向天心巖下疾掠，不久就來到天心巖下那個石洞之中，這時他的心情非常緊張，希望看不到「天地二聖」的屍體，那知他此刻內功深湛，雖是深夜，仍可看到洞中兩具奇大的骷髏。

唐煌悲呼一聲，撲到骷髏之旁，只見衣屑及頭髮狼籍一地，骷髏上連一點肉屑也找不到了，唐煌淚下如雨，悲聲道：「晚輩發誓，要為兩位前輩報仇，兩位前輩可以瞑目了。」

唐煌突然心中一動，忖道：「照『鳩面神』前輩的語氣，似乎這兩位前輩並沒有死，莫非他們已經走了？這是別人遺下的骷髏？」

但他不敢相信這種自我安慰的想法，因為事情不會這樣巧，同時當今武林中人，除了「天地二聖」之外，誰的骨骼會這樣大？

他想到這裏，又淌下兩行清淚，一代奇俠，竟死於一些武林敗類之手，實在無法瞑目，他想起兩位奇人臨死之前，仍然談笑自若，詼諧百出，這等胸襟實在令人敬佩。

唐煌埋了遺骨，立了碑記，離開了武夷山，現在他身負四大任務，第一是找他的爹爹「長白神君」唐一飛，第二是找「天地二聖」之徒吳其人，第三是找「鳩面神」的師姪莫樹有，第四是暗察偷襲「天地二聖」的十六個絕世高手。

他在崇安縣一個鎮上，買了一套衣衫換上，向北進發，他知道完成這四大任務，須到中原一帶。

這一天來到金陵城外，午時剛過，突然烏雲四合，豆大雨點子「叭達叭達」落了下來，唐煌急忙奔入一座土地廟，傾盆大雨已經潑了下來。

這場大雨下了約三個時辰方停，唐煌出了土地廟，準備進城，突然對面「潑刺刺」馳來一騎，水花四濺，只見馬上坐着一個火紅的身影，不停地鞭打着馬屁股，快逾流矢。

這條泥路僅有七八尺寬，兩邊都是稻田，而且路上積水很多，唐煌連忙閃於路邊，那匹馬已經近在三五丈之內，馬上的紅衣少女美目一眨，發出一聲輕咦，想勒住馬韁已不可能，已經衝了過去，濺了唐煌一身汚泥。

唐煌哼了一聲，回頭望去，恰巧那紅衣少女也勒馬回頭，四目相對，都不由暗自喝采。

唐煌自信離開長白山已經一年有

餘，未見過這樣美麗的女人，此女身段之美，自不待言，該凹的地方凹，該凸的地方凸，那一雙纖小的金蓮和小蠻腰，令人頓生「三寸金蓮四寸腰」的感覺，雲鬢霧鬟，明目皓齒，那一對小酒渦上，却盪漾着刁鑽倨傲的神氣，火紅衣衫和她那白嫩的面孔相映，更加令人有吹彈得破的感覺。

唐煌俊臉一紅，同時生出警惕之心，心中大聲嘶喊着：唐煌啊！你身負重任，而且曾答應過三位前輩，在未完成任務之前，絕不接近女人，你難道忘了嗎？

他急忙回頭，一抖身上的泥漬，大步向前走去。

他走出二三十步，突聞後面又是一陣「潑刺刺」之聲，心知那少女又回來了，連忙閃到路邊，但却不再抬頭。

「嘩啦」一聲，唐煌又被濺了一身泥漬，這次連臉上也濺了許多。以他的身手，本不應被濺上，但這小路太窄，左邊是少女，右邊是稻田，稻田中水深盈膝，實在無處可躲，除非騰起身形，但他又不想炫露。

唐煌大爲光火，正要喝問，那少女格格嬌笑了一陣，一勒馬韁，又奔了回來，這次唐煌身上污泥濺得更多，一襲新買的長衫，幾乎沒有一寸乾淨之處。

唐煌再也忍不住了，轉身大喝一聲，道：「妳……妳這是幹甚麼？」

那少女冷笑道：「我當你是啞巴呢！原來也會說話！」

唐煌何曾見過這等不講理的女人，厲聲道：「我是問妳爲甚麼故意濺我一身污泥？」

那少女又格格嬌笑一陣，柳腰一扭，神態十分撩人，道：「喲！人家說：『泥人兒也有三分土性』，一點也不錯！哼！你有甚麼了不起？敢藐視本姑娘？」

唐煌眞是哭笑不得，她不但不認錯，反而倒打一把，他氣得一抹臉上的泥漬，厲聲道：「我何時藐視妳來？」

少女冷笑道：「還說沒有藐視我？哼！你連看也不看我一眼，好像我根本不值一顧似的，呸！你有甚麼了不起？活該！」

唐煌楞了一下，硬生生地嚥下了一口怨氣，回頭就走，這次脚步加快，但却不願施出「萬里飛虹」身法。

那知又是一陣奔馬之聲來自背後，這次唐煌暗自決定，心想，妳要是再濺我一身水泥，我非敎訓妳一頓不可。

這次出乎意料地沒有濺起泥漬，少女一帶馬韁迎頭擋住去路，格格笑道：「想不到你這酸丁還有一手，看你剛才奔行的速度，敢情還是個練家子，無怪你目高過頂了。」

唐煌忍無可忍，狠聲道：「妳要怎樣？」

少女道：「露兩手讓我看看，是否也配目高過頂？」

唐煌大聲道：「閃開！我沒有工夫和妳扯淡。」

說着，側身向前掠去。那知道這少女早已有備，一抖手中的馬鞭，疾點唐煌的左耳，這一手又快又狠，唐煌深信若在未學三位奇人的絕學之先，絕對閃不過去。

他冷哼一聲，身懸半空，一扭腰向旁邊閃出半步，堪堪避過一鞭，這一手用得很妙，乍看並無奇特之處，好像他本就有意半途轉向似的，但可瞞不了這少女，她驚咦一聲，一雙美眸射出非常複雜的光芒，也不知是喜是怒，是不服抑是妒嫉。

唐煌閃過一鞭，對這少女已經產生厭惡之心，向前疾掠而去，那少女厲叱一聲，又追了上來，「刷」地一聲，鞭梢堪堪到了唐煌的背心，唐煌大喝一聲，竟施出「七步迷踪身法」身形一幻，伸手抄住了鞭梢。

少女倒抽一口冷氣，用力一扯，等於蜉蝣撼樹，紋風未動，但她自幼被嬌寵，活了一十六歲，還沒吃過敗仗，急得玉面漲紅，罵道：「死人！你壞透了！你雖有一身絕技，我也不稀罕，你還不放手？」

唐煌冷笑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咎由自取，於我何尤？在下有一言相勸。」

少女大搖其頭，厲聲道：「死人！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唐煌冷笑道：「原來妳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女人，去吧！」

他一鬆手，少女差點栽下馬來，這一下更是粉面凝霜，黛眉之間籠罩着一抹煞氣，「刷」地一聲，鞭梢逕奔唐煌的眉心穴。

唐煌再也不能容忍了，偏頭挫身，讓過鞭梢，展開「七步迷踪身法」順鞭而上，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揑住少女的脈門，輕輕一抖，嬌呼乍起，「叭噠」一聲，少女落馬栽入泥漿之中，寂然不動。

唐煌慌了手脚，想不到這潑女人如此不濟，只見她滿身滿臉的汚泥，竟昏死過去，可見這一下摔得不輕。

怎麼辦呢？這潑女人雖然自取其辱，自己總不能見死不救呀！他急得直搓手，最後終於決定先把她弄醒了再說。

他托着她的嬌軀抱了起來，只聞到陣陣幽香沁人心脾，軟玉溫香抱個滿懷，唐煌一顆心突突狂跳不已。

唐煌把她放在較爲乾燥之處，正要爲她推拿活血，突然發現她左脚的小蠻靴脫落，露出一隻小可盈握的金蓮，唐煌一顆心差點脫腔跳出，連忙到泥漿中找到她的小蠻靴。

要爲她穿上靴子，必須一手拿着她的金蓮，唐煌趦趄不前，進退維谷，望着她的金蓮呆呆楞住。

其實他現在絕非在欣賞金蓮，而是在回憶三位奇人所叮囑的話——在任務未達成之先，不准你接近女人。

突然小路盡頭出現一個人影，由於這人是背着夕陽走來，唐煌無法看清這人的面貌，但由這人步伐沉重緩慢看來，似不像武林中人。

唐煌把她的小蠻靴穿上，開始爲她推拿活血，只感她的胴體柔若無骨，陣陣芳香，使他陶然欲醉。

步履聲近了，唐煌回頭一看，不由怔了一下，心想，奇怪的事情都被我遇上了。這人莫非是瞎子？怎地閉着眼睛走路？

原來此人年約四旬，肥頭大耳，身軀臃腫，走起路來身上和臉上的肥肉不停地抖動，閉着眼睛，發出均勻的鼻息，好像已經入睡。

唐煌忖道：「人家說肥胖之人，大都是吃得飽睡得着，心廣體胖，理所當然，敢情這人走路能睡覺，如果前面有一口井怎麼辦？眞是荒天下之大唐。」

就在他思忖之間，那肥胖之人已經走到他的附近，突然停下，坐在路邊一株大樹之下，倚在大樹上呼呼入睡。

唐煌搖搖頭，專心推拿，少女仍然未醒，因爲有些部位他不便摸索，所以事倍功半，心中一急，額上佈滿了汗珠。

突然，那肥胖之人喃喃地道：「方絢作了一部書，名叫『香蓮品藻』，是一部專門研究女人小脚的書，有心人不妨研究一下，香蓮分五式：蓮瓣、新月、和弓、竹萌、菱角。由此五式又引出十八種款式，如四照蓮、釵頭蓮、穿心蓮、並頭蓮、倒垂蓮……」

他囈語至此，突然又喃喃地道：「不知這一雙是甚麼蓮？看樣子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大概錯不了……」

唐煌俊臉一紅，知道這人弦外有音，分明在指桑罵槐，諷刺於他，而且此人必定大有來歷。

那人的肥胖身軀動了一下，打了一個呵欠，睜開眼來，看了唐煌一眼，取下肩上的包裹，掏出幾個茶蛋，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剝皮，似乎還沒睡足。

唐煌揚手連拍她的數大要穴，那少女悠悠醒來，瞇着眼看了一下，仍然不動。

唐煌以衣袖揩去額上的汗，低聲道：「姑娘醒了麼？」

那少女仍然不言不動，臉上浮現着一絲促狹的笑意，唐煌知她已經醒來，大聲道：「姑娘既然醒來，在下可要走了。」

突然，那肥胖之人喃喃唸道：「混沌乾坤一口包，既無骨頭也無毛，老夫帶你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

唸畢，一個茶蛋已塞入口中，又唔唔啦啦地道：「老夫一行事，乾淨俐落，要吃就吃，要睡就睡，反正吃了就睡，睡了再吃，不必扭扭捏捏，摸了半天，如果撒手一走，未免有點那個！」

唐煌心中一動，冷哼了一聲，深知這人在罵自己，但他此行任務重大，不願惹事生非，故作未聞，又大聲道：「姑娘已經醒了，在下要走了……」

那少女嬌軀一扭，哼哼唧唧呻吟起來，一臉痛苦之色，唐煌暗暗叫苦，心想，她雖然醒了過來，却因摔得很重，未必能走路，我怎能不管？

他低聲道：「姑娘能不能騎馬？如果能騎，我把妳抱到馬上。」

少女狠聲道：「我……連爬起來……都辦不到，怎能……騎馬？」

唐煌眞有「濕手插在麵缸裏」的感覺，大聲道：「那怎麼辦？」

少女冷笑道：「不必爲難，你走吧！」

唐煌道：「我怎能留妳一人在此，咳！妳住在那裏？我送妳回去吧！」

少女臉上閃過一絲得意的微笑，道：「我家在金陵城中，你把我抱上馬，兩人一騎進城吧！」

唐煌想早些離開那個胖子，立即把她抱了起來，放在馬上，但他却不上馬，輕拍馬屁股，牽馬就走。

那知少女嬌軀一晃，倒了下來，唐煌連忙接住，道：「妳這是幹甚麼？」

少女冷笑道：「你說幹甚麼？我的腰部岔了氣，根本坐不住，你若不上馬扶着我，根本就寸步難行，你若感覺抱屈，就請便吧！」

唐煌心想，若非看妳是個少女，而且天也黑了，我眞不會管妳！無奈，只得抱着她躍上馬背，一臂攬着她的纖腰，一手挽韁前進。

唐煌一挾馬腹，疾馳而去，兩人肌膚相接，幾乎都能聽到彼此的心跳之聲，尤其少女的秀髮拂在他的臉上，使他奇癢難熬，大聲道：「把妳的秀髮束起來，我受不了！」

少女冷笑道：「活該！誰叫你離我太遠？你要是摟緊貼近我，把頭伸到我的前面，就不會拂到你臉上了。」

唐煌暗暗一嘆，忖道：「想不到她如此大膽，這女人的家敎一定有問題。」

少女見他既不摟緊貼近，也不說話，不由冷笑道：「我知道你心裏在罵我。」

唐煌聳聳肩苦笑了一下，道：「要不是妳會佛道兩家的『他心道』，那就是有自知之明，妳的家敎……」

少女突然轉身，揚手就要摑下，她那雙美目和唐煌的一雙電目一接，好像洩了氣，臉上昇起一抹紅暈，道：「這是我第一次半途收手，你別撩撥我！」

唐煌哼了一聲，道：「如此說來，我還要感激妳囉？」

少女大聲道：「我不管！反正這是我平生第一遭。」

唐煌道：「希望妳動輒打人的毛病是最後一次。」

少女大聲道：「死人，你敢管我？」

唐煌冷笑道：「就算妳叩上一百二十四個響頭請我來管妳，我也不幹！」

唐煌語畢，提防她動手打人，那知她這次並未發火，身子微向後靠，貼在他的胸脯，幽幽地道：「你連我的名字也不想知道？」

唐煌道：「妳的名字也不過是春蘭秋菊之類，知不知道都是一樣！妳最好不要靠到我身上來，人家都在看我們。」

因爲他們身上都濺滿了泥漿，而且一馬雙鞍，招搖過市，行人都駐足而觀，竊竊私語。

少女臉不紅氣不喘，道：「管他呢！他們要少見多怪有甚麼辦法？我……我叫蕭鳳至！」

唐煌淡然地道：「依我猜想，妳該有個響亮的綽號。」

蕭鳳至道：「你眞聰明！金陵一帶提起『血水仙』之名，無人不知！」

唐煌道：「這綽號太好了。」

蕭鳳至十分得意，嬌軀一扭，道：「你喜歡這個綽號？」

唐煌冷笑道：「妳想錯了！我是說這綽號太貼合妳的個性了。」

蕭鳳至不以爲忤，道：「你的名字呢？」

唐煌心中一動，此番來到中原，身負四大重任，都不宜暴露身份，靈機一動，想起「天地二聖」的徒弟吳其人和「鳩面神」的師姪莫樹有來，忖道：「要找他們有如大海撈針，何不冒他們之名，也許能把他們引出來。」

他立即順口胡謅，道：「在下姓莫名樹有。」

「血水仙」蕭鳳至道：「你的名字雖不響亮，身手却很高，不知你是那一派的？」

唐煌道：「在下自幼跟一位鏢師學了一些紮基功夫，以後又遇上一位走方郎中，傳了我一招奇學，就是剛才把妳摔下馬來那一招，嚴格說起來，我既無師承也無門派。」

蕭鳳至格格大笑一陣，道：「死人！看你的派頭，活像一個武林高手，原來是個半瓶醋，假如你願意的話，我教你兩手！」

唐煌聳聳肩，道：「好意心領！我並不想吃這碗江湖飯。」

說着，已來到一座巨大宅第之前，只見大門外兩個家人走了出來躬身道：「小姐妳……」

蕭鳳至一揮手，並使了一個眼色，兩個家人立即退了下去，却迷惘地注視着唐煌，心想，以小姐的脾氣，平素生人多看她一眼，不死也得褪層皮，今天是怎麼回事？

蕭鳳至一勒馬韁越過大門，來到一個木柵便門處，兩腿一夾馬腹，那匹健馬竟越柵而過，進入一個花園之中。

唐煌這才知道她是故意裝病，冷哼一聲，飛身下馬，道：「既然到了妳家，在下告辭了。」

蕭鳳至大聲道：「死人！你這就走了？我怎麼辦？」

唐煌不理不睬，大步向木柵門走去，突然，人影一閃，兩個年輕人擋在他的前面，其實唐煌早就發覺假山石縫中藏着兩個人，只是故作未見，如今人家攔住去路，不能再不理睬了，立即抱拳道：「兩位兄台有何見教？」

兩個少年人都是二十歲左右，猿臂蜂腰，儀表不俗，却是一臉不屑神色，其中一個道：「既然有意護花，爲何又半途而廢？」

唐煌道：「已經到了地頭，小弟也盡到責任了，不知二位是蕭姑娘的甚麼人？」

兩個少年大聲道：「她是我們的表妹，尊駕應該把她送入閨房才對！」

唐煌已看出兩個少年有了妒意，語氣中充滿了敵意，不由輕哂一聲，道：「在下無此雅興。」

說着，繞過兩個少年就要開柵欄門，兩個少年人一交眼色，掠在門前倚在門上，冷聲道：「能摟抱我家表妹，大概有點來歷，要走可沒有那麼容易。」

唐煌冷笑道：「兩位先把事情弄清楚，然後再興師問罪不遲！看來你們這家人都缺乏教養。」

兩個少年不由大怒，那個年紀略大的道：「弟弟，這小子一頭是角，整他一頓！」

年少的大步走了過來，瞇着眼睛道：「看見沒有？那邊有個荷花池，我看你身上滿是汚泥，想叫你到池中洗個澡。」

唐煌聳聳肩道：「我相信你有這份功力，只是找錯了對象。」

那少年說打就打，上步出掌，一式「危巢取卵」疾抓唐煌的結喉穴，出手既快又辣。

唐煌一閃讓過，沉聲道：「你再不住手，我可不客氣了！」

那少年一招落空，又驚又怒，掌未收回，中途變招，一式「橫掃六合」，掌勁中柔中有剛，含而未吐。

唐煌心中一動，知道這是武當派的「棉裏藏針」掌法，若非行家，非上當不可，但唐煌有恃無恐，左掌五指微曲，似拳非拳，似爪非爪，向掌勁中一攬，立即化於無形，那少年失去重心，蹬蹬蹬向前栽了七八步，差點栽倒。

唐煌大皺眉頭，心想，僅是「鳩面神」的「梅花三弄掌法」的半招，而且僅使出五成眞力，看來一般武林中人，都是浪得虛名之輩！

（未完・一）

上文提要：七殺教果然風起雲湧，浩浩蕩蕩殺出死亡谷，教主恨天生，左右使者小流浪、虎妞，四名護法暫屈居轎伕，他們對外亦有名堂，抬起轎來也神氣十足，健步如飛，在江湖上他們四怪比起阿恨教主更响噹噹的。一出谷就碰上一無和尚救起宋寡婦的女兒宋玉兒，據說是受到歐陽世家逼嫁白痴兒成婚而投水自盡的，於是七殺教第一炮先向歐陽世家打去，希望打响……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七殺刀

遭火攻身陷重圍　顯威風初露頭角

阿恨充滿自信的道：「放心，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

歐陽俊英本來就不善飲，起小流浪連哄帶騙的一再强灌，十桌不到，便醉醺醺的不支從未見過這樣潑辣的新娘子。流浪杏眼圓睜，柳眉倒豎的道：「，是男子漢大丈夫就給老娘站起來繼續喝。」

歐陽俊英站着像個桶，倒下像頭猪，人又痴傻低能，聞言在地上打起滾來，滾來滾去的胡言亂語道：「人家不要喝，人家要陪新娘睡覺覺，爹爹說洞房花燭好好啊，還要幫新娘脫衣服，騎木馬，吃奶奶，親嘴嘴。」

小流浪暗暗竊喜，得意非凡，故意要他將歐陽世家的顏面丟盡丟光，繼續作弄道：「想陪我睡覺覺，就得喝酒酒，喝了酒才有力氣脫衣服，辦事，乖，聽話，不聽話就不陪你睡覺覺，要離婚。」

歐陽俊英似懂非懂的傻笑道：「嘻嘻，我喝，我喝，哈哈，睡覺，睡覺覺，脫衣服，吃奶奶，騎木馬……呼！呼！」

說着說着，鼾聲大作，居然當衆睡着了。

至此，歐陽世家可謂斯文掃地，顏面盡失，歐陽春實在忍耐不住了，不顧一切的道：「走，咱們回房去。」

戲演得正熱，小流浪不肯罷休，道：「不，親愛的公公，酒還沒有敬完，這是很失禮的事也。」

歐陽春心堅意決：「不必再敬了。」

小流浪堅持己見：「非敬不可。」

「回去。」

「不！」

「走！」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歐陽春再也顧不下自己的身份地位，上去一把抓住了小流浪的羅衫，打算將他强行拖離現場。

這一來，小流浪逮住理了，更為囂張跋扈，潑婦也似的破口大罵：「你們大家來瞧，大家來看，公公調戲媳婦，老牛要吃嫩草，歐陽春這個老不修想吃豆腐，想扒灰呀，羞羞羞，不要臉，臭臭臭，骯髒鬼！卑鄙！無恥！下流！齷齪！」

凡是想得到的難聽字眼，都被他一古腦抖出來，馬上引得全場騷動，議論紛紛。

小流浪出足了風頭，發足了狠，百密一疏，却給了歐陽俊德兄弟一個好機會，乘亂出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三弟俊英推滾出三丈有餘，脫離了他的掌握。

歐陽俊美的表現也不俗，突施狡計，掙脫了虎妞的手掌心。

眼見困厄已解，歐陽春這才大發虎威，首先下令手下，將三小團團圍住，然後聲色俱厲的喝問道：「說，你們是那條道上的，與老夫何冤何仇，

竟敢大鬧我歐陽世家？」

行藏已敗，三小不再掩飾，俱已恢復本來面貌，阿恨朗聲道：「是俠義道上的。」

小流浪第一次以男聲發音：「也可以說是殺人道上的。」

虎妞吐字如刀：「與你歐陽春仇深似海，恨高如山。」

鐵掌歐陽春一怔神，道：「報上名來。」

恨天生雄赳赳氣昂昂的道：「武林小王爺，七殺教主恨天生，聽說過吧？」

小流浪道：「七殺教的左使者小流浪是也。」

虎妞嬌聲道：「七殺教的右使者虎妞是也。」

人說一無和尚爲人最是喜怒無常，唯恐天下不亂，此言果然不假，剛才還在警告恨天生勿輕舉妄動，如今却又過來幫歐陽春的忙，道：「歐陽大俠，可別小覷了這三個黃口娃兒，前不久不費吹灰之力便挑了黑道的一個分舵，此番也是有備而來，另外還有一支伏兵。」

歐陽春微一怔神，道：「伏兵在那裡？」

一無和尚伸手一指，道：「已經到了，歐陽老兒你自己瞧吧。」

到的是七殺轎。

宋寡婦，宋玉兒母女端坐其中。

已由偷張、賭李、酒仙、丐王抬至場中。

鐵掌歐陽春神色一緊，冷電似的眸光從中州四怪身上一掃而過，道：「江湖上盛傳，四位自甘墮落，淪爲別人的轎伕，老夫尚在存疑，今日一見，傳言果非虛語，寧不叫人扼腕，可悲啊，可悲。」

張三元一本正經的道：「老匹夫，能加盟七殺教，充當馬前卒，乃莫大榮寵，歐陽老兒休得侮蔑。」

李東雲接口道：「何況抬轎子只是臨時客串，另有正式職位。」

歐陽春嘿嘿冷笑一聲，道：「甚麼職位？」

仙人跳跳起來嚷嚷道：「貴爲護法。」

王不留躊躇滿志的道：「將來還會升官發財，前途無量。」

一無和尚猛說風涼話：「了不得，不得了，娃兒初出茅蘆，竟能令四怪服服貼貼，實在難能可貴。」

話完一縱身，跳上屋頂去，盤膝打坐，作壁上觀。

七嘴八舌，一番議論，無形中抬高了恨天生的身價，歐陽春未敢掉以輕心，擺出了低姿態：「今日之事，純由宋家賴婚而起，只要宋寡婦肯履行承諾，補行婚禮，老夫願不究既往。」

阿恨擺的是高姿態，道：「抱歉，此事業已結束，休再提起，本教主今日此來的主要目的是想算一筆陳年帳。」

歐陽春錯愕一下，道：「你我之間有仇？」

「沒有。」

「那你……」

「代人討債。」

「誰？」

「家師賀通天。」

「冷面魔君這個老魔頭還沒有死？」

「已經坐上了武林王的寶座，好得很。」

鐵掌歐陽春怒容滿面的道：「好啊，老魔背信毀諾，食言而肥，竟敢擅離死亡谷。」

小流浪譏誚道：「閉上你的烏鴉嘴，老煙槍一諾千金，仍窩在武林王府內享清福，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歐陽俊美惡行惡狀的道：「你們想怎麼樣？」

恨天生瞪着歐陽春，字字冷硬的道：「只要歐陽老兒肯親至死亡谷，負荆請罪，尊家師為武林之王，就萬事皆休。」

歐陽春斬釘截鐵的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阿恨道：「不肯賠罪事情就嚴重了。」

「怎樣？」

「只有一個字。」

「那一個字？」

「殺！」

「殺！」

第二個殺字出自歐陽俊德、俊秀、俊美之口，三人蓄勢已久，猝然施襲，集中火力，攻向恨天生一人。

歐陽世家，家學淵源，三面進攻，非同小可，虎妞、小流浪睹狀大駭，馳救無及，恨天生立告陷身重圍，處境大險。

事實也不許可，歐陽春已攻至虎妞、小流浪的面前，那一邊，宋玉兒母女與中州四怪也跟歐陽世家的高手幹上了，是全面攻擊，猛銳絕倫。

歐陽春老謀深算，欲以快刀斬亂蔴的手法，將三小四怪擺平。

唐子敬不甘寂寞，也加入戰圈，攻向恨天生。

全場的人都在動，刀光劍影，殺機重重。

不，有兩個人一動沒動。

一個是一無和尚，仍在屋頂隔山觀虎鬥，悠哉遊哉。

一個是歐陽俊英，依舊大醉未醒，倒在地上睡大覺。

驀然，空際閃起一道銀白色的匹練也似的光影。

神刀出鞘。

無血不歸。

果不其然，七殺刀一出，勝敗立分，歐陽俊德、歐陽俊美雙雙兵刃被毀，暴退出戰圈之外。

歐陽俊秀死不服輸，逞强不退，結果招來殺身之禍，一顆上好的人頭

，被七殺刀卡察的一聲切下來。

人頭並未落地，奇準無比的飛上七殺轎頂去。

阿恨神勇異常，萬夫莫敵，餘威所及，復將七殺刀架在唐子敬的脖子上。

由於他的表現太傑出，太駭人，全場皆驚，惡鬥立即靜止下來，數以百計的目光全部投注在他一個人的身上。

恨天生一臉殺氣，直呼他大舅的名字道：「唐子敬，你老子現在何處？」

唐子敬怒目而視，一言不發。

恨天生指着七殺轎上的白綾道：「告訴他，叫唐老兒提着人頭來見我。」

唐子敬怒不可當的道：「孽障，休逞口舌之利，小魔不死，乃唐家之恥，今生今世，勢不兩立！」

阿恨咬着牙根說：「不殺你並非有意施恩，留爾狗命叫你去通風報信，滾。」

滾字出口，收刀揚脚，一脚將唐子敬踢出丈許之外。

一無和尚擊掌讚賞道：「讚！大難不死，後福無窮，三年不見，娃兒果然一鳴驚人，看來唐雪蓮的肚皮，黑肚腸的種都是一等一的貨色。」

阿恨聞言大怒，但念及當年救命之恩，強忍未發。

歐陽世家的一名執事譏笑道：「甚麼？這個小兔崽子原來是唐家的外孫，黑煞神的骨肉，是一個雜種，難怪……」

「殺！」

執事的話激起阿限的萬丈殺機，話說一半，便已人頭落地，比切菜還乾淨俐落。

小流浪道：「小王爺，要不要把這個老小子的腦袋留作紀念品？」

恨天生道：「跳樑小丑，蝦兵蟹將，他還不夠格，不要。」

虎妞道：「對，不要，咱們要的是一宮、二門、三世家的項上之物，他算老幾，別玷汚了七殺轎，累壞了四大護法。」

鐵掌歐陽春下令道：「上！不惜代價，不計死生，給我將這三個黃口小兒拿下，老夫有重賞。」

阿恨戟指道：「歐陽春，本教主要找的人是你，別叫他人當替死鬼，有種就自己上，咱們在功夫上見眞章。」

「臭小子，接招。」

「老匹夫，看打。」

說打眞打，以一對一，動上了手。

刀來劍往，倏合乍分，鬥了三十餘合，仍難分軒輊，恨天生不耐久戰，靈機一動，忽然收刀道：「歐陽老兒，七殺刀鋒芒太銳，非比尋常，勝之不武，你一定會不服氣，而且也很乏味，咱們換點別的玩玩如何？」

歐陽春愕然道：「玩甚麼？」

恨天生道：「自然是你拿手的本事，聽說你對賭技一道很有研究，心得不少，就在這上面較量較量吧。」

是的，歐陽春對賭博的確很有研究，心得多多，聞言心下一喜，心說：「不知天高地厚的雛兒，這下你是栽定了。」

當下展露出一絲獰笑，緩緩道：「玩那一樣？」

「你最有把握的。」

「骰子？」

「可以。」

「賭甚麼東西？」

「賭你歐陽老兒的這一棟宅院，以及一切傢具器皿。」

「恨天生，你拿何物對賭？」

「七殺刀加明珠十粒。」

「還不夠瞧。」

「要怎樣才夠瞧？」

「再加上一本七殺心經。」

阿恨猶豫一下，道：「媽的，你好貪啊，本教主的寶貝你一樣也不放過，成，小王答應了。」

歐陽春道：「還得找一位見證人。」

「這好辦，此地就有一位現成的。」

「那一位？」

「一無和尚。」

一無和尚聞言從屋頂一躍而下，乾咳兩聲，道：「要老衲做見証人可以，但要拿回扣。」

小流浪冷笑道：「出家人要銀子幹嘛？」

一無和尚答得妙：「出家人也是人，要吃喝拉撒睡。」

虎妞道：「回扣多少？」

和尚伸出兩隻手指道：「兩成，外加一隻母老虎。」

阿恨道：「那隻母老虎？」

和尚指着宋寡婦道：「就是那位美嬌娘。」

宋寡婦玉面帶煞，吐字冰冷：「無恥野僧。」

一無口沒遮攔的道：「老僧是爲妳好，免得獨守空幃，誤了春光。」

恨天生不悅道：「出家之人，首戒在色，你……」

一無笑呵呵的道：「和尚不忌葷腥。」

其實一無只是一個酒肉和尚，並非花和尚，一向玩世不恭，喜歡亂開黃腔而已，玩笑開過，言歸正傳，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後，以回扣一成敲定。

* * *

賭場不在室內，在室外。

就在適才大宴賓客的地方，桌椅俱已搬開。

一張八仙桌上擺着歐陽家的房地契，以及七殺刀、七殺心經與十顆夜明珠。

一無和尚站立桌後，一臉肅穆，頗有幾分公正相。

歐陽春確非浪得虛名，單看他收藏的骰子就曠古絕今。

三尺見方，係以漢白玉精雕而成，雕工極細，且有龍紋，堪稱藝術極品，算重量，少說也有五百斤。

所幸不須拿在手中拋擲，推動即可，且純屬噱頭，當作賭盤用，否則，武林中恐怕很難找出幾個可以玩得動的人。

講明規則後，賭賽隨即展開，阿恨與歐陽春各據一方，將面前的巨大石骰猛力向前一推，石骰馬上骨碌碌的滾起來。

按照規則，須在巨骰未停之前，另擲三粒小骰，以定輸贏。

難在投擲太早，必會滾落在地。

投擲太晚，巨骰停止時再出手，就會被取銷資格，以落敗論。

早晚之間，分寸頗難拿揑。

歐陽春拿揑的恰到好處，巨骰將停未停的那一瞬間，單手一揚，擲出三粒小骰，落在一個紅點內。

阿恨也不含糊，以前在賭坊打過雜，見聞不少，得知歐陽春精於此道後，又曾向賭李當面請教，獲益匪淺，小骰出手，滾落在三顆紅點內。

紅點其大如碗。

小骰翻滾如飛。

骰子由快而慢，大骰已停，小骰將止，場中空氣窒息，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歐陽春眞不簡單，三顆骰子一律六點朝上，搖搖晃晃，行將穩定。

一旦穩定下來，就是豹子，穩贏。

按照規則，起碼已立於不敗之地。

反觀阿恨這邊，仍渾沌未開，情況不明。

情急之下，忽生一計，神鬼不覺的發出一道暗力。

他任、督二脈已通，內力充沛無匹，已達收發自如，大小隨心之境，巨石遭襲，宛若微風拂面，僅微微一晃，小骰却起了大變化，翻了一個身，骰面大亂，四不像。

恨天生洪福齊天，大骰小骰俱停，三個六、豹子。

虎妞欣喜若狂：「贏了，贏了這個老匹夫！」

小流浪道：「贏了，七殺教已經有房地產，根據地！」

歐陽春却不認輸：「不算，小子使詐。」

阿恨道：「使甚麼詐？」

「以內家眞力作弊。」

「拿証據來。」

「這……」

暗力無色無臭，無影無踪，歐陽春當然拿不出証據來。

一無和尚宣佈道：「拿不出証據就判恨教主贏。」

「做夢。」

歐陽春不甘受騙，吼聲中彈身而出，伸手抓住了他自己的房地契。

「休想。」

恨天生更快，更毒，更狠，想字未落，已拔刀在手，歐陽春的左手未離桌面，被他齊肘剁斷。

一時，血如泉湧，慘嗥震天，歐陽春當場倒地，痛得他在地上滾來滾去。

小流浪一長身，欲上前取他項上人頭，阿恨伸手攔阻道：「算了。」

「算了？」小流浪一臉困惑的說：「爲甚麼？莫非已將老頭的仇恨拋在腦後？」

恨天生義正詞嚴的道：「七殺教要光明坦蕩，不趁人之危，同時，叫他一刀斷命也太便宜，沒意思，不好玩，不刺激。」

將歐陽春的斷臂往七殺轎頂上一丟，繼又說道：「歐陽老兒，本教主大人大量，大慈大悲，姑且放過你這一條狗命，奉勸你最好是自行去死亡谷報到，否則，下次見面就要你吃飯的傢伙。」

歐陽春急痛攻心，那還有說話的力氣，正由兒子俊德，女兒俊美爲他療傷止血。

虎妞道：「這一座莊院，已歸七殺教所有，本姑娘命令你們馬上搬家。」

小流浪更絕，不知從那裡弄來一炷香，插在八仙桌上，道：「王八羔子們聽着，你們只有一炷香的時間，香火燃盡時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 * *

敗局已定，大勢已去，歐陽春不失爲是一個人物，知所進退，香火尚未燃盡，便已率衆退走，整個莊院內僅餘下三小四怪與玉兒母女等人。

一無和尚也沒有走，正在跟阿恨要回扣。

恨天生道：「小王言出必踐，給你二十間房子好了。」

「和尚無家無室，要房屋何用。」

「二十畝地如何？」

「和尚不會耕作。」

「傢具器皿怎樣？」

「和尚無廟，無處可放。」

小流浪火道：「你娘，房地不要，傢具也不要，你到底想要甚麼？」

一無和尚道：「折價最方便。」

虎妞冷哼道：「說了半天，原來是想要銀子，和尚要銀子又有何用？」

和尚笑瞇瞇的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妙用無窮，老衲如果心血來潮，也許會去蓋一座廟。」

恨天生道：「要多少？」

一無道：「馬馬虎虎，隨你的便。」

武林王府內多的是金銀財寶，單是帶在身邊的就數不在少，復因有救命之恩，阿恨出手很大方，交給他一張一萬兩的銀票，道：「夠不夠？」

一無和尚定目一看，喜出望外的道：「夠了，夠了，老衲也該告辭了，阿彌陀佛。」

在一陣悅耳的誦佛聲中，如飛而去。

小流浪衝着和尚遠去的背影道：「阿恨，你好大方，眞會慷他人之慨，一出手就是一萬兩。」

恨天生笑道：「有錢大家花嘛，何況還是我的救命大恩人，理當如此。」

虎妞道：「可是，我總覺得這個老禿怪怪的，神經兮兮的，有點喜怒無常，令人難以捉摸。」

阿恨道：「是啊，老煙槍在綜論天下英雄時，就曾經說過，一無和尚是一個神經兮兮，喜怒無常，時好時壞，令人難以捉摸的老怪物，不然怎會一無所有，連半間破廟都沒混上。」

話完，突如其來的，舉起拳頭來，在小流浪的頭頂，卡巴！一聲，給了他一個「水煎包」。

這個「水煎包」不小，痛得小流浪嗚哇大叫，眼淚直流，脫口就罵：「死阿恨，臭阿恨，無緣無故的你怎麼打人呀？」

阿恨詭異的笑笑，道：「錯，打你，自然是有緣又有故。」

「何緣？何故？」

「還記得玉兒上吊打賭的事嗎？」

「哦！那已經是陳年往事。」

「不久，是今天一早的事，現在才有時間結帳。」

該結帳的不止他一個，還有虎妞。

虎妞已有警覺，阿恨的拳頭未到，早用雙手抱住自己的頭，連說：「不要，不要，先記帳，下次再算。」

「不行！」阿恨心堅意決。

「那換個方式吧。」

「換什麼方式？」

「隨便。」

「陣便？這可是妳自己說的？」

「是我自己說的。」

「不後悔？」

「絕不！」

「好！」

阿恨好厚的臉皮，冷不防噘起嘴唇來，照準虎妞的櫻唇印上去。

虎妞嚇壞了，臉紅心跳，拔腿就跑：「不要臉，你想幹什麼？」

小流浪冷言冷語的道：「是嘛，簡直有傷風化。」

恨天生理直氣壯的道：「小王在討債。」

虎妞欣喜多於驚懼，甜蜜多於憤懣，大發嬌嗔道：「人家也不欠你這個，討厭！」

「一個水煎包換一個吻，很划算。」

「不划算，不換了。」

「不換就還我水煎包。」

「不要，不要！」

「哼，這可由不得你。」

一個決心討債，一個蓄意賴帳，兩個人童心大發，在院裡追逐嬉戲起來。

小流浪一時技癢，也加入瞎攪和，搬磚弄瓦，丟泥潑水，鬧得天翻地覆，歡樂無涯。

被在外面進來的宋玉兒撞見，好不羨慕，手舞足蹈的道：「你們好快樂，好好玩啊，我好羨慕。」

小流浪大叫一聲：「停！」趨前拉住宋玉兒的柔荑小手道：「羨慕就一塊來玩嘛，七殺教的大門永遠開着的。」

宋玉兒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望着母親，道：「我們母女也夠資格參加七殺教？」

恨天生自吹自擂道：「七殺教前程似錦，目標遠大，將來要一統江湖，獨霸武林，由於草創未久，目前正需才孔亟，不論男女老幼，一概歡迎。」

宋寡婦久歷風霜，心細如絲，發覺虎妞表情有異，遂輕聲細語道：「不知虎妞姑娘高見如何？」

玉兒的話說得更坦率：「開罪了歐陽世家，我們母女已無路可走，虎妞姐姐該不會反對吧？」

虎妞輕描淡寫的道：「怎麼會，歡迎，歡迎！」

宋寡婦聞言甚喜，很激動的說：「承三位不棄，慨施援手，使小女得以脫離苦海，我們母女有生之年，都會感念在心，今後不論水裡火裡，只要教主一聲令下，保証萬死不辭，即使爲奴爲僕，亦甘之如飴……」

話被小流浪打斷了，嘻笑怒罵道：「拜托拜托，別再酸了好不好，這樣正經八百的長篇大論，不把人嘔死才怪，換個話題好嗎？」

阿恨道：「換什麼話題？」

小流浪道：「譬如這一座莊院如何處理，是變賣？還是出租？」

虎妞鄭重其事道：「這是七殺教的第一筆不動產，我反對變賣，咱們又不缺銀子花，也沒有出租的必要，就作爲本教的大本營好了。」

恨天生道：「此計甚善，就作爲本教的根據地吧。」

小流浪道：「阿恨、虎妞，你們有沒有想過，別的名門大派，人來人往，高手如雲，說多氣派就有多氣派，咱們的大本營如果唱空城計，可是很丟臉的事吔。」

阿恨想了想，道：「這不要緊，就請玉兒母女在此留守坐鎮。」

宋玉兒聽得一呆，道：「使不得，萬一歐陽春去而復返，我們母女只有死路一條。」

小流浪歎了一口氣，道：「眞漏氣，說來說去還是咱們的規模太小，缺乏千軍萬馬，有本事攻城掠地，却沒有人來守。」

虎妞道：「我有一個主意，咱們可以招兵買馬。」

恨天生馬上隨聲附和道：「對，這個主意不賴，可以招兵買馬，廣納賢才，必要的時候甚至於可以去劫獄放囚，無論如何，一定要使七殺教成爲名符其實的第一大派，高高在上的騎在一宮、二門、三世家的頭頂上。」

* * *

這是一場漂亮的大勝仗。

救下了宋玉兒，免於好花插在牛糞上。趕走了歐陽春，佔據了他的百年產業。

他們決定暫時留下來，進行招兵買馬的大事。

當天夜裡，還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功會，直至深更半夜，方始興盡而散，各自回房安寢。

不料，就在他們好夢正甜的時候，却從外面湧來一大羣人。

不是歐陽春去而復返。

是阿恨的外祖父神指唐威，還有他的三位舅舅唐子敬、唐子明、唐子剛，以及衆多手下，浩浩蕩蕩的約有數十人之多。

一踏進大門，便將七殺教居住的內院圍住了。

唐威下令封鎖，可謂飛鳥不渡，蚊蚋不入，阿恨等人頓時成爲甕中之鱉。

老大唐子敬說道：「爹，是摸黑衝進去殺他個措手不及，還是……」

神指唐威陰沉着一張臉，簡短有力的道：「照原定計劃行事。」

老二唐子明道：「用火攻？」

唐威沉聲道：「沒錯，用火攻，燒死這個孽障！」

老三唐子剛小心翼翼的道：「可是，爹，孩兒總覺得這種行徑有欠光明，一旦傳揚開去，恐將有損咱們祖先辛苦建立的清譽。」

神指唐威不爲所動：「殺人滅口，神鬼不知，江湖上的人有可能把這筆帳記在歐陽春頭上，絕對想不到是我們幹的。」

唐子明另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一句話孩兒憋在心裡一直不敢說，妹妹的遭遇實在很可憐，死得好冤……」

神指唐威截口道：「不要再說下去，她罪有應得，咎由自取！」

唐子剛硬着頭皮說：「恨天生是妹妹留在世上的唯一骨肉，你老人家就網開一面，給他一條生路吧？」

神指唐威的話好冷酷：「這個孽種的存在，是我們唐家的奇恥大辱，有他無我，有我無他，非殺不可！」

子明、子剛欲再分辯，唐子敬搶先說道：「別再說了，爹爹之言極是，孽障不除，我們唐家會惹人恥笑，永遠抬不起頭來。」

唐威不再多言，立即下令放火。

令出如山，誰敢違抗，只有一體遵行。

早有萬全準備，携來不少乾柴燃油，火勢一發不可收拾，一霎時內院就陷入一片火海中。

接着，神指唐威又親自傳下一道令諭：

出來一個殺一個！

出來一對殺一雙！

必須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誰要是膽敢違令行事，殺毋赦！

火勢來得好猛，瞬眼便波及全院，阿恨、虎妞、小流浪等人悉被濃煙嗆醒。

「失火了，失火了，大家快逃！」

「失火了，失火了，大家快跑！」

羣情大慌，吼聲四起，爭先恐後的衝到院子裡。

宋寡婦朝四下一望，道：「不是失火，可能是有人縱火，老身打頭陣，咱們衝出去。」

不待阿恨首肯，便拔出一支寶劍來衝出去。

可憐的宋寡婦，從此踏上了不歸路，一出門便遭到唐威的偷襲，橫裡砍來一刀，當場身首異處，魂歸道山。

「媽！」

宋玉兒呼天搶地，欲往外衝，被阿恨一把拉住，怒視着神指唐威道：「老狗，你好卑鄙！」

唐威陰惻惻的冷笑道：「孽障，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虎妞咬着銀牙說：「無恥，就會做這種偷鷄摸狗，見不得人的事。」

小流浪道：「有種就進來決一死戰。」

唐子敬冷笑道：「兔崽子，死到臨頭還口出狂言，省點力氣準備辦你們自己的後事吧。」

七殺教的處境的確危急萬狀，不僅四面着火，院子裡也同樣火苗四冒，原有的桌椅亭台加上從外面丟進來的燃油乾柴，火舌四竄，一片火海，如非中州四怪全力保護，七殺轎早已燒成灰。

張三元忽然揚聲說道：「喂，唐老兒，你的手段也未免太毒辣了，我家恨教主是你的親外孫呀。」

唐威沉臉道：「住口，老夫不承認！」

阿恨臭罵道：「放屁，本教主也不承認！」

眞是豬八戒照鏡子，兩邊不是人，偷張的一句話惹惱了兩個人，嚇得他老臉發青，沒敢再出言饒舌。

李東雲一面防火驅煙，一面道：「冤有頭，債有主，老匹夫這種一網打盡的做法，也不怕同道恥笑？」

神指唐威冷森森的道：「四怪無恥，賣身投靠，老夫要你們同歸於盡。」

仙人跳又跳起來了，這一次不是發酒瘋，是脚底發燙，不得不跳，邊跳邊吼道：「姓唐的，你將來一定千刀萬剮，不得好死。」

王不留亦道：「就算死後做鬼，老叫化也要在閻王爺面前告你的冥狀。」

「澆！」

唐威沒再開口，下令澆油。

燃油澆進來，一遇火苗就變成火龍。

一桶桶的燃油澆進來，一條條的火龍往上竄，上下四方都是火，情勢險惡，命若游絲，隨時都有人可能會

東風傳奇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犁庭掃穴絕後患　除魔衛道息紛爭

上文提要：各門派先審問項中英的口供，他父親並不是通天教的人，雖說如此，其實他父親是通天教主右通玄的同門師弟，是白衣聖教的人，通天教主原是昔年的闡教教主，正和項繼楚復興的白衣聖教，欲稱霸江湖。要破解右通玄的金手印不容易，岳大先生特使珠兒專程將紫靈掌的口訣交給谷飛雲早日練成，衆人兼程趕到石窟，會戰通天教主決一勝敗……

每個人都看得心下大奇，這招是甚麼掌法呢？

站在他對面的聞野鶴早已運起功力，把全身眞氣凝聚掌心，靜以待敵，此時看他抬手推出，也立即大喝一聲，右掌直竪，朝前迎擊出去。

雙方交手，只此一掌，這一掌自然要全力出擊，掌勢出手，一道强猛無倫的掌風發如狂濤，洶湧撞出，威勢之强，武林罕有，就是站在兩旁的人，雖在一丈以外，也都可感到勁氣逼人，反觀通天教教主推出的這一掌，不聞絲毫聲息，不見絲毫勁風，實在弄不懂他胡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但這只是觀戰的人的感覺罷了，正在交手的當事人就不同了。聞野鶴掌勢才一推出，就已感到不對，自己奮起全力推出的一掌，才推出到身前五尺光景，就遇上了强大的阻力。

這一阻力，竟然是一團無聲無形的力道，不，應該說是壓力，正朝自己迅速壓來。自己推出的掌力，竟然無法與之抗衡，隨着對方壓力，一步步的往後退縮，自己脚下也不得不步步後退。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大家只看到聞野鶴右掌推出之後，就一連後退了三步，砰然往後倒去。

這一下，看得大家驀然一驚，東海龍王急忙一個箭步掠到身邊，俯下身去，只看了一眼，正待伸手拍去。

金母身形一晃，也到了聞野鶴身邊，低喝一聲：「敖大俠且慢，他可能是被掌力反震，閉過氣了，還是讓老身來吧！」

東海龍王急忙讓了開去，說道：「金母請。」

金母也不客氣，雙手疾發，連點了聞野鶴胸前五處穴道，然後在聞野鶴身後席地盤膝坐下，由兩名小鬟扶起聞野鶴的身子，金母雙掌按在他背後，緩緩把眞氣輸了過去。

大家爲了防範通天教教主突起發難，紛紛圍了上去，算是替金母護法。

聞野鶴倏地睜開眼來，吁了口氣道：「金鳳，可以了，眞謝謝妳。」

金母收回雙手，站起身說道：「你沒事了吧？」

「早就沒事了。」

聞野鶴跟着站起，長長吁了口氣道：「這老和尚的金手印果然厲害得很，他已經練至化境，不着形相。」

東海龍王駭然道：「他有這麼厲害？」

聞野鶴摸摸鬍子，笑道：「方才那一掌，所幸他並無傷人之心，否則兄弟這條命，早就向封神台報到去了。」

東海龍王道：「這麼說，咱們都不是他的對手了？」

聞野鶴道：「咱們這些人中，確實沒有一個人能接得下他的一掌。」

金母道：「那麼，合咱們這些人聯起手來，難道也接不下他三掌嗎？」

被烤死烤熟。

小流浪道：「我受不住了啦，衝！」

虎妞道：「我也受不住了啦，殺！」

恨天生一言不發，以行動來表現決心，亮出七殺刀，身先士卒，勇猛無比的殺出去。

「斃了他！」

這是唐威的命令，父子四人一起上，佈下一道刀山劍林。

其他的人也不客氣，打出無數飛刀暗器。

前有强敵，後有烈火，頭頂上的門樓又隨時會塌下來，阿恨、虎妞、小流浪倘能不死，那才叫天大的奇蹟。

奇蹟出現了。

不是有外援，而是出現在七殺刀與七殺刀法上。

阿恨惡從心頭起，恨向膽邊生，將七殺刀舞得虎虎生風，在三人身週佈下一道刀幕，不要命的硬衝猛闖，居然被他削落暗器，衝破劍陣，殺出一條血路來，突出重圍。

宋玉兒與中州四怪緊隨在後，就在門樓倒塌前的那一瞬間也脫困而出。

五人均有灼傷，但無大礙。

七殺轎雖有損毁，亦無傷大雅。

恨天生滿腹仇恨，一身是膽，舞起七殺刀，直指唐家父子道：「本教主恨透了你們這四頭豬，你們一塊兒上吧，這樣省事又省力。」

虎妞道：「一塊兒上最好，黃泉路上好結伴。」

小流浪道：「在陰曹地府也免得太孤單！」

直氣得神指唐威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喳呼道：「小雜種，不知死活的小雜種，我看你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僥倖逃離火海，休想再突破人牆，上，把他們包圍起來，狠狠的殺！」

其實這話是多餘，早在他發話之初，唐家仗着人多，已在七殺教的四週築下一道密密麻麻的肉屏風。

然而，事有湊巧，變生肘腋，不旋踵間，肉屏風的外面又多了一道肉牆，人數更多，聲勢更大。

是黑道七十二分舵總舵主黑煞神黑杜長，親率四大護法滿天星、一盞燈、撞天王、滾地狠，以及十大鐵衞，百名綠林好漢，及時風馳電掣而至。

黑肚腸行動神速，手段辛辣，一馬當先，如入無人之境，連傷數人，已踏着血跡，與四名護法衝殺到唐家父子的面前來。

一照面就沒好話，黑肚腸吼喝道：「老匹夫，你要殺誰？」

唐威不甘示弱，手指阿恨，吐出來一個字：「他！」

黑肚腸道：「他是我兒子。」

「這就是他該殺的原因。」

「黑某不答應。」

「不答應就連你一起宰。」

「只怕你辦不到，也不敢。」

「不敢老夫就不姓唐。」

「姓唐的，接招！」

「姓黑的，看打！」

一言不合，當即動起干戈來。

這兩派結仇已久，早已勢如水火，唐子敬、滿天星等人也沒閑着，不宣而戰，鬥在一起。

反將恨天生他們冷落在一邊。

偏偏阿恨不甘寂寞，在心裡喃喃自語道：「娘，妳老人家的兩個大仇人，唐威和黑肚腸都在這裡，孩兒實在不知道該先殺誰好，這樣吧，我閉上眼睛，亂殺一通，娘想先殺誰就讓誰先死。」

想法雖蠢，却不失爲是沒有辦法中的一個好辦法。

心意既決，不再遲疑，挺刀投入戰圈，閉上眼，亂殺一通。

殺掉黑肚腸，那是他老子。

殺掉唐威，那是他外祖父。

骨肉相殘，可悲亦復可歎，但又勢在必行，無可避免。

連攻十二刀。

刀刀都是絕招，刀刀都是殺手。

說巧眞巧，刀刀皆不離神指唐威左右。

可惜，因係盲目出手，準頭欠佳，差之毫釐，並未傷到人，僅將唐威嚇得冷汗直冒，退到一邊去。

看在黑肚腸的眼內，却喜出望外，喜孜孜的道：「棒！棒極了，老子英雄兒好漢，將門之下出虎子，孩子，咱們父子聯手，必將縱橫天下，無敵江湖。」

阿恨根本無動於衷，當頭給他澆下一盆冰冷的水，睜眼道：「你表錯情了！」

黑肚腸聞言一怔，道：「孩子，你說什麼？」

恨天生惡狠狠的道：「我說你表錯了情！」

「你剛才不是幫爲父的忙？」

「才怪！」

「分明是單挑老賊一人嘛。」

「小王高興！」

「兒啊，別再胡鬧，快喊爹。」

「放屁，誰是你的兒，你又是誰的爹？」

「你是我的兒，我……」

「我不承認！」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你不承認也沒有用，只要是唐雪蓮生的孩子就是老夫的兒。」

不提唐雪蓮還好，一提起母親來，阿恨就五內如焚，痛不欲生，一股濃得化不開的殺機，從脚板心直衝腦門子，將七殺刀舞得虎虎生風，咬牙切齒的道：「我要殺了你。」

「什麼？你要殺人？」

「不是人，是狗！」（未完・六）

聞野鶴道：「以方才兄弟和他對過的一掌而言，兄弟已經使出全力，但他到底使了幾成功力，兄弟也無法估計，總之，不論內力、掌勢，他都勝過兄弟甚多，以此推論，就是合咱們這些人之力，只怕也無法接得下他三掌，這就是說咱們有多少實力，他早就估量好了，所以才說咱們聯手的話，就要接他三掌，顯然他在三掌之內，有十足的必勝把握了。」

衡山南雲子頷首道：「聞道兄說得極是，但今日之局，已經勢成騎虎，必須和他一搏，單打獨鬥既不是他的對手，與其逐一敗下陣來，不如聯手合擊，只要各竭所能，聯成一氣，也許可以接得下他三掌。」

聞野鶴微微搖頭道：「難，難……」

只聽通天教教主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赦大俠，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東海龍王道：「聞老哥方才已經接過古教主一掌，尚且接不下來，咱們自知功力不如聞老哥遠甚，單打獨鬥，自然誰也不是古教主的對手，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若是聯手合擊，也許可以接得下古教主三掌，所以大家的意思，決定接古教主三掌。」

「哈哈，好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通天教教主繼大笑之後，頷首說道：「各大門派各有絕技，諸位掌教正該如此，老衲候教。」

東海龍王和金母等人磋商的結果，決定由金母、聞野鶴、東海龍王、落花島島主、石大山、南雲子、羅尚祖、冉勿贊、齊漱雲、姬存仁、劉寄禪、鹿長庚、藍公忌和守山四老等十七人聯手爲第一線，其餘的人列爲候補，隨時增援。

大家各自退後丈許，列成內外兩圈，內圈爲金母等十七人，外圈和內圈相距六尺，是席素儀、丁令儀、聞玉音、谷清輝、谷飛雲、丁易、荊月姑、馮小珍、宇文蘭、許蘭芬、祝秀珊、全依雲、沈嫣紅、珠兒、景雲子、浮雲子、荊溪生、姬存義、祝中堅等十九人。

祝纖纖、辛七姑因對方是師父，不便出手，和各大門派不參加戰圈的弟子，一同退出去兩丈以外。

這是大家決定的，把所有的人分成三撥，各自依照計劃，有的進入內圈，有的退到外圈，有的退出戰圈之外。

正在紛紛行動之際，谷飛雲耳邊忽然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谷小哥，你練的『紫靈掌』，怎不出手？快叫大家暫行停止，你單獨上去接老魔一掌，不用多說，也不用害怕。」

這是南山老人家的聲音！

谷飛雲方才一直在考慮，師父要珠兒趕來，傳給自己「紫靈掌」，不知能不能接得住通天教教主的「金手印」，但見連聞野鶴也接不下對方一掌，不禁使他膽怯起來。

此時聽到南山老人家「千里傳音」的話聲，不由信心陡增，立即往中間走去，雙手抱拳，朗聲說道：「赦大俠、諸位掌門人、道長，且慢列陣，在下想接老師父一掌試試。」

這話聽得大家不由一怔，還以爲把他安排到外圈，心有不服，年少氣盛，才要單獨和通天教教主決鬥。

東海龍王剛叫了聲：「谷老弟……」

席素儀搶着叫道：「飛雲，你不許胡鬧！」

金母耳邊也適時響起南山老人的聲音，說道：「谷小哥的師父剛傳了他『紫靈掌』，只管讓他上去試試好了。」

金母聽出和自己說話的是南山老人的聲音，心頭不由大喜，有他老人家到了，谷飛雲當然不會吃虧的，一面含笑朝席素儀道：「徒兒，谷少俠是崑崙傳人，縱或功力尚淺，也足可自保，這種機會難得，就讓他去試試吧！」接着又以「傳音入密」說道：「妳只管放心，飛雲不會有事的。」

谷清輝想到岳大先生專程要珠兒送來「紫靈掌」口訣，不由心中一動，就在旁道：「金母說的自然不會有錯，妳就讓飛雲去試試吧。」

席素儀只得點頭道：「好吧，不過飛雲你要小心些！」

谷飛雲道：「娘只管放心，孩兒自會小心的。」

就在他們說話之時，一班女將可聽得芳心大吃一驚，聞野鶴的武功還高過金母，仍然接不下通天教教主一掌，他能接得下來嗎？

這下不但荊月姑、馮小珍等本來安排在外圈的幾位姑娘，不約而同的跟着谷大哥身後，走了上去，連祝纖纖、辛七姑兩人也顧不得甚麼，急步跟着過來。

她們雖然沒說出口，但每個人心裡都打算着谷大哥接不下來之際，準備出手接應。

其中最高興的還是珠兒，她想：在大師哥出手的時候，我就可以出手助他一臂之力。

谷清輝、席素儀夫婦不放心兒子的安危，自然也跟着上去，谷飛雲的好友丁易當然也跟上去了。

谷飛雲走到離通天教教主七八尺距離，就停了下來，拱拱手道：「老師父請了，在下想在大家聯手接老師父三掌之前，試接老師父一掌，敬請老師父賜教。」

通天教教主藹然笑道：「小施主雖是崑崙傳人，但年事尚輕，現在還不是老衲的對手，不可逞强，還是退下去的好。」

他確是一番好意。

谷飛雲抱拳道：「老師父教誨極是，但方才老師父沒有說明甚麼人不能上場的，對不？在下只是存心試試，是不是能接得下老師父一掌，老師父

何吝賜教？」

他在說話之時，已經運起「紫炁神功」，不但身外籠罩了一層「紫炁」（這是看不見的），連他雙目之中，也隱現紫光！

別人當然不會發覺，但通天教教主是甚麼人，在谷飛雲說話之時，他已發覺谷飛雲一身紫炁氤氳，心中也不由得暗暗點頭，這年輕人眞是武林奇葩，輕輕年紀，竟然已有如此造詣，雙目乍睜，射出兩道懾人的金光，朝谷飛雲看了一眼，點頭笑道：「小施主原來已練成崑崙的『紫炁神功』，但『紫炁神功』雖然小則水火刀兵不侵，大則可以橫瀰六合，護身有餘，要接老衲一掌，只怕仍非易事。」

珠兒不耐的道：「老和尚，我大師哥說過要接你一掌，自然非接你一掌不可，你盡說廢話作甚，還不快些發掌？」

谷飛雲喝道：「珠兒不得無禮。」

珠兒噘起小嘴，說道：「我又沒有說錯！」

通天教教主含笑道：「你這位小師妹說得不錯，小施主既然堅欲一試，好吧，老衲就讓你試試，小施主不妨先行出手。」

他不願先出手，却要谷飛雲先出手，是要谷飛雲知難而退。

但谷飛雲却不領他的情，依然站着不動，拱手道：「在下上場來，是要接老師父一掌的，自然要老師父先發掌，看看在下接不接得下來，所以，還是老師父先發掌爲是。」

通天教教主看他侃侃而言，心想：年輕人眞是不知天高地厚，一面頷首道：「好吧，小施主那就小心了，老衲要出手了。」

說話之時，右手緩緩抬了起來！

谷飛雲神情凝重，他早已把「紫炁神功」凝聚掌心，右手也隨着緩緩抬起，就在此時，耳邊又響起南山老人蒼老的聲音說道：「谷小哥，你聽老夫口令再發掌，不用害怕，因爲心存害怕，氣就不壯了。」

谷飛雲聽到南山老人的聲音，膽氣不由一壯，目中紫光也登時大盛。

這時，通天教教主的右掌已經緩緩朝前推來，場中，金母、東海龍王等人莫不全神凝注，每個人的右掌也都凝聚了畢生功力，萬一谷飛雲稍現敗象，大家便準備及時出手！

最緊張的當然是谷清輝夫婦了，他們擔心愛子是不是能夠接得下來？不，還有荊月姑等幾位姑娘，一個個睜大一雙妙目，連霎都不敢霎一下，每位姑娘的纖纖玉掌，早已沁出汗來！

這眞是最緊張的一刻了，比方才聞野鶴出手時，不知緊張了多少倍。

「好了，谷小哥可以發掌了！」

谷飛雲聽到南山老人的聲音，當胸右掌立即依言朝前推去，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谷飛雲陡覺一股極大的力道從背後傳來，循臂湧向掌心，朝前衝擊出去！

也就在谷飛雲右掌推出之際，一條嬌小人影捷如飛鳥，從谷飛雲身邊飛出，直向通天教教主當頭撲去。

同時也響起了幾聲驚「啊」，那是荊月姑、馮小珍等幾位姑娘，她們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驀地發現小師妹珠兒竟然膽大妄爲的朝通天教教主當頭撲去，自然要驚「啊」出聲了。

谷飛雲發出的「紫靈掌」，是以「紫炁神功」爲基礎，無聲無形，不帶絲毫掌風。通天教教主的「金手印」，同樣屬於武林中至高無上的神功，同樣無聲無形，不帶絲毫風聲。

在場的人神情緊張得如壓沉鉛，也肅靜得鴉雀無聲，大家都看到通天教教主右掌緩緩推出，谷飛雲出手比他遲了半拍，但推出的掌勢却較爲快速，正因兩人出手都不帶掌風，看不出誰的掌勢較强。

不，立時有了分曉，通天教教主掌勢推出後，右手似乎輕微的震動了一下，這輕微的震動，就可猜想得到他的掌力和谷飛雲的掌力已經接觸上了。接着，他雙目陡睜，射出兩道奇亮無比的金光，這是他發覺不對，正在加强掌力。

這原是雙方掌力乍接，像電光般一閃的時間，通天教教主一個人突然間好像站立不穩，一連後退了四五步，雙目金光閃動，一張枯瘦的臉上，似有不信之色，望着谷飛雲呵呵一笑，說道：「小施主這點年紀，居然練成了『紫靈掌』，而且已有八九成火候，實在難以令人置信，差幸小施主拜岳大先生爲師，沒有投在老衲門下，否則眞是埋沒了奇才！」

谷飛雲拱拱手道：「老師父誇獎。」

馮小珍疑惑的問道：「谷伯母，谷大哥是不是接下他一掌了？」

席素儀含笑道：「自然接下了。」

荊月姑目光轉動，口中驚咦道：「小師妹呢？怎麼不見了？」

只見珠兒一蹦一跳的跑了過來，含笑道：「大師姐，我在這裡。」

原來，她眼看大師哥手掌推出，她急忙縱身朝前撲去，這是她早就打算好的，準備撲到通天教教主頭頂，給他一記「紫靈掌」，因此去勢如箭，十分迅捷。

那知堪堪撲起，就聽到一個蒼老聲音在耳邊喝道：「小女娃，妳想去送死？還不回去？」

聲音入耳，一陣輕風已把自己一個身子輕飄飄的朝左首吹了出去，等落到地上，依然好端端的站着，心知有高人把自己攔了下來，正好荊月姑又驚又急的叫着，就含笑跑了過來。

却說谷飛雲剛說出「老師父誇獎」，通天教教主忽然正容的道：「老衲說的是實話，小施主乃是百年難得一見的武林奇才，不是崑崙派也難以造就

，老衲並無半點誇奬之意，老實說，老衲的金手印，也只有崑崙『紫靈掌』才能接得下來。」

東海龍王大笑道：「古教主那是承認失敗了？」

通天教教主點頭道：「老衲沒想到谷小施主練成了『紫靈掌』，這是天意，夫復何言？」接着目注谷飛雲，徐徐說道：「谷小施主，老衲有一事奉託，不知可否隨老衲到石窟中一談？」

谷飛雲遲疑的道：「老師父有甚麼事，這裡不能說嗎？」

通天教教主一臉誠懇的道：「老衲說過有事奉託，實因此事關係重大，除了老衲，只有小施主一人可以聽到，所以要請小施主到石窟中，方能說出來，老衲有事奉託，自無絲毫惡意，小施主自可放心。」

谷飛雲道：「好，在下跟老師父去。」

通天教教主頷首道：「多謝小施主，老衲在石窟中等你。」說完，回身緩步朝石窟中走去。

席素儀吃驚的道：「飛雲，你不能跟他進去。」

谷飛雲道：「娘，老師父有事託付孩兒，孩兒答應他了，豈能失信？」

席素儀道：「你不能去，通天教一再受挫，到最後的全盤失敗，都和你有關，老魔頭居心叵測，他誘你入洞，決不會安着甚麼好心！」

谷清輝也道：「飛雲，妳娘說得不錯，江湖上人心險惡，你不要以爲他慈眉善目，就可信賴，這次已經是他第二次倡亂江湖了，他要你進入石窟去，可能有甚麼陰謀，不可不防。」

丁易道：「谷伯父，小侄覺得谷兄已經答應他了，進去瞧瞧，看他有些甚麼花樣也好，再說，谷兄也未必怕了他，伯父、伯母不放心的話，小侄願意陪同谷兄進去。」

他這話堪堪出口，荊月姑、馮小珍、祝纖纖、辛七姑、宇文蘭、許蘭芬、全依雲等姑娘也紛紛嚷着要去。

珠兒搶着道：「大師哥，人去多了不好，依我說，還是由大師姐、二師姐和我三人陪你進去的好，各位好姐姐，不是不要妳們一起去，因爲師父說過，有我們師姐妹聯手展開劍法，多厲害的人也不用怕，自然也不用怕老和尚了。」

谷飛雲道：「老師父說過，他有事相託，而且十分重要，只能我一個人進去。」

金母道：「通天教教主當衆承認失敗，似有悔過之心，他要飛雲一個人跟他進去，也許確有要事相託，以飛雲的身手，縱或有事，也足可自保，再有老身和聞野鶴、守山四老等人在洞口接應，必可無事，你們夫婦不用爲他擔心。」

席素儀道：「師父說了，徒兒自然放心。」

谷飛雲眼看爹娘已經同意，就欣然朝石窟走去。

金母答應席素儀負責他的安全，自然不敢大意，由聞野鶴和鹿長庚、藍公忌，掩向石窟右首，金母親率守山四老掩向石窟左首，俾可隨時接應。

緊跟在谷飛雲身後的，除了谷清輝夫婦和丁易之外，還有荊月姑、馮小珍、珠兒和宇文蘭、許蘭芬、祝纖纖、辛七姑、全依雲等幾位姑娘，她們芳心緊張，爭先跟了上來，但她們在走近石窟前，就一齊停了下來。

谷飛雲舉步走入石窟，任他練成「紫炁神功」，目能暗視，但在這廣大黝黑的洞窟中，最多也只能看到十丈左右，四周幽暗如墨，再遠就看不清了。

通天教教主就站在入洞不遠，大概五丈光景，看情形，他只是爲了兩人談話，不願被人聽到而已！

谷飛雲走到他面前，拱拱手道：「老師父有甚麼事，現在可以說了。」

通天教教主右手緩緩從左手大袖中取出一本約有二十幾頁的書卷，一面說道：「這本就是『通天寶笈』。」他只說了一句話，似有無限感慨，連拿着寶笈的手也有些輕微顫抖，續道：「老衲三十年前，在這座石窟中，無意中得到兩頁破殘的紙張，上面寫有『通天寶笈』四個字，但因殘缺不全，只記載了一種身法，那就是『靈飛身法』和十三式劍法，就是『通天劍法』，這套劍法，也是殘缺不全的，老衲花了三十年工夫，擷各家所長，把劍法補足爲三十六式，如論實用，也差可湊數，但精奧總不如前面的十三式。另外，老衲又把從天竺學來的武功，和中原各大門派的功夫融會貫通，寫了一些心得，依然沿用『通天寶笈』之名，這本書或許不能和原來的『通天寶笈』相比，但却費了老衲三十年心血，少林武學出自天竺，所以天竺武學可說是佛門神功，這本書前面的兩種武功『靈飛身法』和『通天劍法』，應是道家功夫，所以這本書也可以說集佛道兩門於一爐，這也就是老衲幾個徒弟，對付中原各大門派綽有餘裕的道理……」

他說到這裡，口氣略頓，又道：「老衲已經敗了，從此世上就再也沒有老衲了，但這本書花了老衲三十年心血，要它和老衲同委沙土，實在使老衲十分沉痛，思之再三，當今之世，唯有小施主可以託付……」

谷飛雲道：「老師父……」

通天教教主擺了下手，道：「因爲這本書上所記載的武學，不是老衲誇口，可以說勝過各大門派的武功，如果落在一個居心叵測的人手中，不出二十年，江湖上又會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小施主是崑崙傳人，縱然不屑一顧，但他日小施主可以代老衲收一個徒弟，要他繼承闡教一脈，有小施主督促薰陶，定可規規矩矩做人，也可

以了却老衲一個心願，這就是老衲奉託之事，請小施主把它收下。」

說完，雙手遞了過來。

就在此時，從暗隅竄出條人影，疾如閃電，一下從通天教教主手中搶過寶笈，掠了出去，投入暗處。

這一下當眞迅捷無比，又事出倉猝，谷飛雲幾乎連人影也沒看清楚。

只聽通天教教主大喝一聲：「孽徒敢爾！」右手朝投入暗處的人影拍了過去。

但聽一聲淒厲慘號響處，立告寂然！

這一聲慘號，傳到石窟外面，聽在金母、谷清輝、席素儀和幾位姑娘家的耳中，不啻晴天霹靂，各個人心頭驀地一沉，不約而同，紛紛縱身朝石窟中撲去。

通天教教主擊出一掌，口中喝了聲：「小施主快來。」

身形一晃，就如輕烟般一閃而沒。

谷飛雲急忙跟了過去，只見通天教教主已經取回寶笈，他身前地上，直挺挺的躺着一個人，那不是東無忌還有誰來？

這時，只聽席素儀的聲音叫道：「飛雲，你在那裡？」

接着又是荊月姑、馮小珍等幾位姑娘的聲音叫着：「大師哥，你在那裡？」

「谷大哥，你沒事吧？」

通天教教主迅快的把寶笈塞到谷飛雲手中，說道：「小施主珍重，老衲即將封閉石窟，你要他們快快退出，最好退到石窟前三十丈以外去。」

話聲出口，人影一晃而逝。

谷飛雲把「通天寶笈」塞入懷中，急忙掠了出去，口中叫道：「娘，孩兒在這裡。」

第一個掠到谷飛雲面前的是金母，她手仗長劍，急急問道：「飛雲，你沒事吧？」

谷飛雲連忙躬身道：「多謝聖母，再晚沒事。」

兩句話的工夫，人影紛紛朝谷飛雲圍了上來。

谷清輝問道：「通天教教主呢？」

谷飛雲道：「老師父剛才說，要大家趕快退出去，最好退到石窟前三十丈以外，他要封閉石窟了。」

金母忙道：「那就叫大家快退。」

東海龍王右手提着龍頭杖，左手向空連揮，洪聲道：「大家速退，要退出窟外三十丈方可停。」

衝進洞來的各派掌門有的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聽到東海龍王的喝聲，只當事情有了變化，立即紛紛退出石窟，再要門下弟子一齊退到三十丈外，方始站停。

就在此時，大家但聽石窟中發出轟然巨響，接着山搖地動，大小岩石滾滾瀉落，砂土飛揚，宛如一團濃霧，瀰漫整個谷底。

祝纖纖、辛七姑不覺目含淚水，遙對石窟跪了下去。

東海龍王駭然道：「古教主炸山自埋了！」

珠兒披披嘴道：「石窟裡面還有石窟，他才不會死呢！」

谷飛雲道：「老師父方才只說要封閉石窟，沒說他要自埋，大概是閉關修禪，不再出世了。」

他對通天教教主存有一份好感，才有此說。

珠兒咭的笑道：「祝姐姐、辛姐姐，妳們都聽到了，老和尚只是閉關修禪，不會有事的。」

席素儀回頭問道：「通天教教主叫你到石窟裡去，究竟有甚麼事？」

谷飛雲想到通天教教主不願當着衆人說出來，自然也不想大家知道把寶笈託付自己的事了，不覺遲疑了一下，才道：「他和孩兒說，他已經勘破紅塵，方才那一掌，是故意讓孩兒的，他要從此閉關修禪，不再出世了。」

席素儀問道：「那麼剛才那一聲慘叫，又是甚麼人呢？」

谷飛雲道：「那是東無忌，老師父說他勾結項繼楚，召開武林大會，並不是老師父的意思，所以要當着孩兒面前，把他處決。」一面却以「傳音入密」說道：「娘，老師父託孩兒的一件事，這時人多口雜，不便奉告。」

席素儀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經過一陣工夫，谷底瀰漫的砂石漸漸澄清，那座石窟已被巨石砂土塡滿，再也無人可以出入了。

東海龍王拂髯笑道：「這位通天教教主果然神通廣大，把石窟封閉起來了！」

南雲子稽首道：「善哉，善哉，各位掌門道長共襄盛舉，江湖武林大概又可以有二三十年的平靜無事了。」

劉寄禪大笑道：「弭平這場劫難，咱們只不過共同參與而已，功勞最大的，應推谷少俠了，不但先後挽救了少林、武當、華山三派危險，還改扮隴山莊莊主，使西路總令成爲反抗通天教的勁旅，又在會場上力挫天道教教主乾天辰，最後一掌定乾坤，擊敗通天教教主，逼使他封閉通天崖石窟。以後江湖上一定會流傳着說：『某年、某月、某日，武林各大門派會師通天崖，聯手擊敗通天教。』這不是大家都沾了谷少俠的光嗎？」

荊溪生陪着笑道：「劉掌門人說得極是，今天全仗谷少俠一掌定乾坤，今後江湖上都會把『一掌定乾坤』作爲谷少俠的美號呢！」

他沾了女兒和谷飛雲是同門師兄妹的光，又是谷飛雲的準岳父，自然要給準女婿加上一個響亮的外號，他也好多增一份光彩。

谷清輝忙道：「荊老哥千萬不可如此說，小兒小小年紀，這一外號如何擔當得起？」

石大山笑道：「谷老哥太嫌了，谷

少俠怎麼會擔當不起？事實如此，明明就是一掌定乾坤，沒有谷少俠這一掌，老實說，咱們人數雖多，只怕未必能接得下通天教教主的三掌呢，這個美號，就算咱們各大門派送的好了，天下武林，有誰敢反對……」

他話未說完，大家紛紛鼓起掌來。

石大山得意的洪笑道：「谷老哥，你看，大家不是都同意了？哈哈，谷少俠，今後你就叫『一掌定乾坤』谷飛雲了，這是各大門派封的，你推也推不掉了。」

聞野鶴也大笑道：「小兄弟，我記得咱們剛認識的時候，我說過：江湖上，你只要說是我聞野鶴的小兄弟，就沒有人敢欺侮你了，現在我該說我聞野鶴是『一掌定乾坤』的老哥哥，大家更會瞧得起我了。」

席素儀本來待說各位道長雖是一片好意，但小兒年事還輕，這樣等於是縱容了他，驕傲其心，愛之適足以害之，但聞野鶴這一說，使她不好啓嘴了，因爲聞野鶴是師父的老情人，是自己的長輩，到口的話也便不好說出來了。

谷飛雲連連抱拳道：「聞前輩、各位道長，晚輩實在不敢當。」

東海龍王含笑道：「好了，這裡已經沒事了，咱們也該班師了。」

*　*　*

一行人退出通天崖，剛回到白山關，只見由少林方丈至善大師、武當掌教青雲子兩人爲首，率領兩派和尚、道士，分作兩行迎面而來。

他們後面，則是金鸞聖母和終南派掌門人平半山、華山派掌門人元眞子率領的兩派門人，緊跟着列隊而行。

東海龍王急忙當先迎了上去，拱着手，呵呵笑道：「大師、道兄，請了，你們來得好快！」

至善大師連忙雙手合什道：「阿彌陀佛，敖大俠一行來得才快呢，咱們正要趕去通天崖，沒想到會在這裡就和你們遇上了。」

青雲子也稽首道：「如此看來，通天崖之行，一定很順利了？」

東海龍王大笑道：「順利極了，咱們趕到通天崖，一掌定乾坤，谷老弟只發了一掌就解決了。」

至善大師、青雲子上去見過金母，金鸞聖母和平半山、元眞子也相繼趕到。

金母含笑道：「大家都辛苦了。」

金鸞聖母道：「我這一路（第三路）起程較遲，但和第二路少林、武當兩派是同路的，所以就跟在他們後面，趕上西峯坳去，沒想到項繼楚父子已盡起西峯山莊精銳，在武林大會上全軍盡墨，莊中只剩下些婦孺莊丁，至善大師、青雲道長把他們遣散之後，留下偌大的一座無主莊院，日後說不定會成爲黑道嘯聚之所，我就要幾個小徒縱火把它燒了，以絕後患。」

聞野鶴大笑道：「燒得好，這就叫做犁庭燒穴。」

金鸞聖母問道：「方才敖大俠說你們一掌定乾坤，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聞野鶴道：「其實却對過兩掌，第一掌，兄弟落敗了，但谷小兄弟的一掌却奏了奇功。」

當下就把此行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金鸞聖母聽得極爲高興，回頭朝席素儀道：「素儀，我眞該恭喜妳，妳有這樣一個出類拔萃的兒子，老實說，從我第一次看見谷飛雲，就知道他日後必成大器，是武林後起的俊才。」

席素儀連忙躬身道：「聖母誇獎。」

金鸞聖母忽然低笑道：「妳不用和我客氣了，不然的話，我怎麼會任由我兩個門下弟子跟着他呢？」

這話等於是和席素儀挑明了說，當時她和金母還是敵對狀態，但任由宇文蘭、許蘭芬跟着谷飛雲，隨同金母領導的西路總令一同赴武林大會。

席素儀連忙躬身道：「弟子知道。」

知道就好了，金鸞聖母欣慰的點點頭，沒有說話。

大家正在敘說之際，只聽一聲清朗的大笑傳了過來：「大家都在這裡就好，省得貧道多跑寃枉路了。」

眾人循聲看去，來的正是揹着大紅酒葫蘆的醉道人，只見他一路打着稽首，說道：「兩位聖母、各位掌門人，以及不屬於各大門派的道兄們，貧道奉家師之命，特來向各位道賀，爲江湖武林蕩魔衛道，平息一場刹劫，上體天心，厥功至偉……」

平半山道：「醉道友，夠了。」

醉道人忙道：「不，不，還有第二件事，家師特命貧道前來邀請諸位道兄，前去敝觀一敘，務請仙駕佛駕蒞止。」

席素儀正因谷飛雲和幾位姑娘的親事，希望由醉道人出面，此時他邀請大家到望仙觀去，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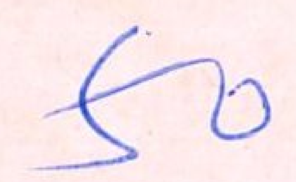
金母合掌道：「老身已有五十年沒見到葛老人家了，既蒙老人家見召，自然非去不可！」

少林至慧大師就要羅漢堂至遠大師率領「大羅漢陣」一百零八名僧人先行回寺，其餘的人一律隨行，前去望仙觀。

作者寫到這裡，差不多已經全寫完了，剩下來的只是些男婚女嫁，也就不用細表了，就此打住，並謝謝讀者的熱烈支持。

（全文完）







天然植物提煉，無副作用
清朝御醫秘方，濃縮精製

健腦靈
MASTER – MIND



功　　效： 益智補腦、鎮心安神、活氣養血、健脾補虛、强筋潤肌、延年益壽。

適用範圍： 失眠健忘、夜卧不寧、氣血俱虧、精疲神衰、脾胃虛弱、腰膝酸軟。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一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